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八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明〕宋端儀撰　薛應旂重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林潤刻本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

〔明〕鄭栢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鄭璧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賢達傳十二卷》提要

金華賢達傳原叙

一十二卷諸父詩逸先生所著燧嘗侍几席見先生用心於著述致力於搜採不以寒暑而暫廢致、研究鞫明究曛一善一行如或失之然皆節其繁辭略其繁冗其文簡而明該而約俾一郡之古今賢達嘉言善行燦如日星揭於中

原序一

天足以發勵德之輝光資
啟沃于多士誠爲世不利
之書也懋以菲才忝學假
館合溪黄君孟舒與其子
子西遇合甚厚嘗与語及
原序二
此書子西遂造麟溪覽之
瘁悦歸請于父欲刊印以
廣其傳父慨然曰鄉賢遺
行先生發其幽光甚盛舉
也刊費吾貲吾何愛焉即

求板鳩工以成其事懋觀
先生用心於著述黄君賢
父子樂然而募工斯皆道
義相符志同契合故能感
盛美爲之者而不寐遂請
原序三
孟舒重加校正懋與兄怡
同子西繕寫入梓趣手刊
鋟於宣德戊申四月　日
書成謹記其歲月云徑懋
識

金華賢達傳序

余嘗讀宋太史浦陽人物記未嘗不嘆其表章之功爲不少至發潛德之幽光追軼行摭既往使人物之在一邑者晦者獲彰疑者獲信是雖就地言地乎其與國史之紀載何異乃若有合金郡而備書之者則莫如清逸鄭先生之賢達傳先生爲太史公高弟其學本之六經其才綜夫諸子其識見之去取自足以服前人信後世相傳太史公西行時嘗來文稿而畀之曰付子斯文之任故所著賢達傳一書亦倣人物記而推廣之者也特其間微有不同者紀列莫詳貞節傳則專及節婦亦[illegible]經綸宇宙固在[illegible]所當行文章不務辯外而略內與近今觀其分門列類彙爲一書先之以忠義次之以孝友更次之以政事儒學卓行

由東漢以及明初上下千數百年間凡其為達而且賢與其賢而未達者一善不遺殊無假飾其序述也核而明其論贊也簡而盡一郡人物得於希闊寥寂中罔不昭著赫奕是以照人耳目動人景仰則此書不但可徵撰述之才而實以為人發文獻攸關用補國史之所未及并是編成於洪永之時閱世既久未免中多缺遺有魯魚亥豕之患而其裔孫鄭子璧乃復詳加校訂重付棗梨此亦繼志述事之一端也今而知在先世為克家師儒在鄭子不且為克繩祖武哉書成持以示余余嘉其不墜先緒深為有功是書即為有功於前哲也因序以表之皖江楊汝穀書

敘

鄭清逸先生發之浦陽人也就地言地作金華賢達傳自秦漢以迄元明凡一郡中之忠蔵孝友敦事儒學卓行卓卓可嘉者莫不為文以記之於時讀其書者多其約而核簡而潔表揚先哲興起後人不惟發之賢者遺者畢以潛行而清逸先生亦於是不朽矣古人立言其以此哉特書成於宣德年間歷今百有餘載

興朝持革之餘兵燹亂離世間殘缺失次魯魚亥豕之訛所賴脩辯而重刊之者

不少然自慷慨之風不行而是書又屬之鄭氏不有賢子孫其能無湮鈌之虞乎鄭子思俊讀書談道士也慨然以述古承先為已任重加校訂分卷十二更為補其缺略如儒學中之劉青村是也方擬付剞劂而天不假年脩文地下僅遺命子璧善繼父志嗚呼豈發之賢者遺者既將泯沒而清逸先生立言之功亦此不朽者遂一再傳已耶孰知天必不然是之酷也而鄭子璧果不憚捐貲謀鋟諸梓且不敢忘父命乞序顛末鄭子璧亦賢矣哉昌黎有云莫為之後雖盛

而不傳　思俊父子其庶幾矣然則是書
成而發之賢若達若顯以不朽移之賢
者達者顯以不朽而清逸先生不與賢
者達者而俱傳耶清逸先生傳而思俊
父子不又可因清逸先生而亦傳耶而
議者且謂此不過重為刊刻凡有功者
頗能之殆未足以傳不知世之有力而
不肯為義舉者夥矣況乎思俊之善尤
有足多者捐田以給科舉路費則有遺
命宗祠狹小更為遷造則有遺命今其
子熒已奉行弗墜且告余曰予父尚有
助田備學之命行將次第舉之則思俊

父子以視天下之有力而不肯為義舉
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而謂不可即
刊賢達傳一書因清逸先生而亦傳耶
是為序康熙戊子夏四月潮海曲壺遷
撰并書

金華賢達傳目錄

卷之一忠義

宋宗澤　宋梅溶　宋梅執禮　宋滕茂實
宋李誠之　宋陳德固　宋徐道隆　宋姜綬
宋胡埜　宋胡嘉祐　元陳達　元申佑
明王禕

卷之二孝友

秦顏烏　晋許孜　吳斯敦　唐馮子華

唐應先　唐翁佑　唐陳太竭　梁何子齡
宋鍾宅　宋董少舒　宋陳天隱　宋金景文
宋樓溫　宋周祖仁　宋賈南金　宋鄭綺
宋鄭德珪　宋鄭德璋　宋鄭文融　宋鄭文泰
宋鄭欽　宋呂皓　宋徐文裒　宋吳貫
明鄭淵　明鄭洧　明王紳　明章觀
明張詩祖　明黃崇深　明黃宿　明黃琥
明黃謐　明朱昉　明黃良祖

卷之三政事

漢楊璇　漢張敦　漢翁仰　漢傅柔
漢駱俊　漢駱統　吳留贊　晋朱汎
南齊朱幼　南梁龔孟舒　南宋元嫕　南朝陳僑
南朝[illegible]晏　唐厲文才　唐馮宿　唐馮定
唐馮審　唐馮寬　唐滕珦　唐舒元輿
唐徐安貞　宋胡則　宋滕元發　宋鄭剛中
宋潘良貴　宋樓炤　宋王師心　王師愈

宋傅雱　宋傅光　宋黃仁環

卷之四政事

宋蘇遲　宋賈廷元　宋葉衡　宋喬行簡
宋王淮　宋徐邦憲　宋陳良祐　宋林大中
宋葛洪　宋應孟明　宋陳亮　宋王萬

卷之五政事

宋王介　宋王霙　宋范鍾　宋李大同
宋馬光祖　宋呂祖儉　宋王埜　宋曹[illegible]

卷之十儒學

卷之十一醫學

補遺

卷之十二卓行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鑒一上氏訂梓

忠義

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夢大雷電光燭身寤而澤生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累官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歲賦倍輸澤奏免之時朝廷遣使與女直約謀攻契丹澤語所

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未行改知磁州從贏卒十餘騎之官至則治城壍修器械募敢勇爲必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益大破真定直抑磁州澤登城拒之金兵引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勸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進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擁二帝北行澤聞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北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論于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自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欲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言開封守缺遂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視師河北數上疏勸上回汴京不報尋除資政殿學士澤威聲日著北方酋悍之衆爲宗爺爺澤疏又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楊進等兵百萬願致死力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澤前後請上還

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澤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給澤衆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頴力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

是蒙俱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失守矣後貞官終兵部郎中

贊曰栢遇蘭江謁井澤墓爲之感憤流涕詢之故老皆云太守劉公析竹制字修理塋塚與復祭田樹碑記事復嘆息無已嗚呼甚哉忠義之感人心不以久遠而忽亡也澤死迨今三百餘年猶能感發於人如夫使當時不爲檢邪所沮義氣一呼效忠致死恢復舊土又在知乎奈何使之忠計不行憤欸而死深可悲矣劉公能[illegible]斯可謂賢守而能扶植世教者歟

宋梅溶傳

梅溶其先[illegible]五代時有諱豫者始避地來遷浦陽後成巨

族在宋仕者爲尤著溶以儒受薦爲郢州助教年七十餘猶松門承官軍 年冬金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又寇處相鑿間其友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illegible]子敦時爲成[illegible]時後爲遂安令

宋梅執禮傳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賢其人爲宰相言擢以求帶識面爲辭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勸焉節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言揚州可發運取茶務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累遷拜中書舍人移給事中論林攄黃復執政蔡昌齡賓屋不遷內侍張補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時爲宰相置酒其第欲與燕樂執禮正言勸之黼愧怒卒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滁苦鹽賦額重奏請於朝詔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屬有司凡六宮歲給皆由度支乃得下以節浮費詔從之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

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執禮與同列陳振等四人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厭雖[illegible]以節法[illegible]罪偏窮其求而宮省扶留怨謗四人於金帥帥怒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抵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悲泣憤嘆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等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加贈政殿學士

贊曰溶死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猶有此心而吾虛

畏之盜，身死不顧，而執禮當靖康之變，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悲夫。觀其與宗室諸將圖結軍民，欲用迎二帝以歸，使狗鼠小臣不泄其謀，則二帝未必北行矣。可勝嘆哉。

宋滕茂實傳

滕茂實，東陽人。靖康初，以太學生與叅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帝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因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

贊曰：茂實秉節終身，至今以黃旛裹屍而葬，可謂[illegible]易其操矣，較之蘇武，殆有過焉。

宋李誠之傳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艱，廬墓終喪，歷官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綱提舉于斧，其物力高下輪錢以飲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輒若此？誠正色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遂謝

[illegible]直徙[illegible]，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之具，移知蘄州，增葺城壁，教閱廂禁兵民，激之以義，捐月廩錢，首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謝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郡，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屢[illegible]却之，殺其首領木斡。金人進攻城下，圍之數重，出兵御之，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又使持書約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又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會黃州失守，併兵十餘萬來攻，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

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請大夫、祕閣修撰，謚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illegible]，錫[illegible]，官仍賜曾迪功郎者二，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歿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死者，通判[illegible]秦鉅。

贊曰：誠之以儒者之學，而能堅守城郭，扞禦強寇，料敵應變，曾不少挫，在於兵少城陷，引劍自裁，戒其妻子與之俱亡，不惜其身，而全其名，可謂烈丈夫者也。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亦由學術之功也。而子士允亦以戰死，斯所謂有其父必有[illegible]

馭、

朱陳德剛傳

陳德剛、金華人、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朝議沮之、及城失守、督將士巷戰而死、潘良貴以詩哭之、有云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蓋紀實也、其子巖伯、字子象、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有汲溪詩話二卷、

贊曰、德剛守禦京城、督戰死虜、而其子巖伯以詞科見取、位躋法從、以是知忠於國者、必有後云、

朱徐道隆傳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與元軍戰、臨安陷城、道隆抗節不屈、遂[illegible]節、與其子俱溺、[illegible]門[illegible]有其之、

朱姜綬傳

姜綬、武義人、端平二年、虜犯東郡、命募士赴淮陽、趙南帥入援、綬為守禦將、出應韶、織書於股、退虜見執、大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子特立尚幼、人欲奪其志、陳取刀斷髮自誓、卒守其子以成名、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閤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朱胡懋傳

胡懋、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政和八年、除婺州教授、未幾、方臘亂、官吏棄城皆遁、生徒勸懋逃難、懋曰、我先世以武勇顯、而我以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不從、賊將、全家俱死、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贊曰、道隆節守義、與子俱溺、綬罵虜而死、不亦烈丈夫乎、而綬妻守節不移、勗子特立力學成名、位躋膴仕、天爾忠良、何其至哉、懋一校官、潔身死義、則凡尊榮富貴、喪節辱身者、聞懋之名、其媿也夫、

元胡嘉祐傳

胡嘉祐、字元甫、永康人、元季釋騷、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居民、嘉祐自邑令為防禦計、領貴以勇、立保伍、[illegible]降、夜出搗邑郛、焚廬舍、官兵且至、嘉祐率眾助討、[illegible]退、兵駐邑中、恣睢擾民、嘉祐白主帥、禁約居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名憲府、署其名曰義士、俾與義旅方允中合而拒賊、數破其衆、久之、賊盡物其衆間道出方岩、與嘉祐遇於古田、嘉祐盡銳以戰、值允中曰、賊衆武集、惟死鬬耳、不可退、自辰至午、戰不利、允中死於陣、嘉祐屬等騎賊、轉戰以死、邑令義之、具疏以聞、未報而王師下婺

城、褒䘏無及、士民爲之流涕云、

贊曰、元季兵興、將帥守令、逡巡畏縮、不能展手足者、蓋相望也、嘉禧無民社之寄、捐貲倡勇以抗巨寇、有進無却之死不避、視彼畏縮者果何人哉、稱爲義士、不亦宜乎、

元陳遘傳

陳遘字元遘、其先居永嘉、至祖自中始遷婺之蘭溪、考浙仕元累官司徒宣政院使、遘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巎巎、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奏議明切、彼劾禿魯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賴皇太子極諫得釋、遂解

官南歸、依永嘉先墓以居、久之朝廷思用舊人、召之不起、遂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兼有御衣上尊之賜、會大明兵下、師克溫州、遘沈淵水、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其刀、乃斷髮、示無用、元亡、安置滁州、遇赦還蘭溪、遘病風痺、聞有薦於朝、遂却藥不御而卒、

贊曰、有概宋史、宰相陳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罷黜、未嘗不嘆其以忠而受禍、遘乃宜中[illegible]孫、憤惡奸回、奉御史文疏彈擊、甘心解職而歸、[illegible]節祖徹矣、至於迍被徵辟、竟不起、國亡而遘死不失其正、非烈丈夫其能然乎、

元申佑傳

申佑字君佐、金華人、祖大度、同弟大康友愛、柳貫爲朱熹表其墓爲孝友二申君、佑業儒、薦署饒州路餘干縣儒學教授、累官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事年七十餘、值元季寇興、抄掠居民、佑曰、吾老無以敵兵、得死忠義足矣、乃公服中坐、寇入覓金與鋒欲屈佑、佑罵之、鋒迫中、罵愈厲、堅坐不屈、忽一卒前自稱張萬戶、問佑汝不屈且死、汝爲何官而堅守忠義、佑對以所歷之任、初佑爲湖廣掾、李節級陷罪、佑以義活之、李乃張舅、感佑之恩、俯伏拜謝、扶佑入室、寇亦解去、後以疾終於家、子繭用、以蔭補

官、仕至永康縣丞、亦以節義見稱、

贊曰、佑無民社之寄、無捍衛之備、堅守忠義、臨刃不屈、非見義明知死日、其能然乎、而其歷職莅政、又能以義活人、俾免辜戮、殆知感其恩、而脫其難、斯又知天之報施善人矣、

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穎、師事黃溍、溍以斯文之緒任之、嘗遊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爲掾、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illegible]知南康府事、召還、議即位禮、復出爲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總裁官、

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持詔往諭雲南梁王、把都、知禕名儒、雅敬之、時元後主遣臣脫脫徵餉於梁王、覘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禕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既訖汝元命、爝火餘燼、乃與日月爭光耶、脫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君子惜之、禕通貫諸書、為文章豐贍典則、學者尊之曰華川先生、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有善政著稱、從弟初、字子升、好學能文、薦授平陽府蔦泉縣主簿、簡約廉平、所著有時習齋稿、長子綬、字孟紳、勤敏有文、宋太史諸公咸稱與之、尤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見孝友傳、

贊曰、禕所著書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大事記、合一百二十餘卷、宋太史序其文、謂其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又[illegible]非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密而不繁、以造大精純之域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噫、後之論者、亦有加於是乎、竊嘗猥不揆、視於言論、而幸與其子紳同執經於宋太史門、補述文之論、謂學者必明乎六經、以究聖賢之道、蓋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矣、而謂為文亦必本之六經、以求其妙、以當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切實而無浮華、平易而不艱險、斯可以言文、嗚呼、論文如是、可謂深切著明矣、因其言以求其行、則大節之著、文章之工、其有以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一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二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璧一上氏訂梓

孝友

秦顏烏傳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成塚群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晉許孜傳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師事會稽孔冲受詩經學竟還鄉冲亡孜負擔奔赴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摧毀骨立卜兆於縣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烏獸翔集葬畢宿墓手植松栢時有鹿犯松孜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鹿為猛獸所傷置之所犯松下孜悵惋瘞之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取瘞之自後林木滋茂立宅墓次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赴布衣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二年郡守張虞疏聞於朝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吳斯敦傳

斯敦東陽人吳赤烏元年父偉為廷尉失誤當死敦叩闕流血乞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并地為孝義鄉

唐馮子華傳

馮子華東陽人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塚

唐應先唐君佑傳

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事親孝居喪著至行天子表其門閭賜粟帛復賦稅

唐陳太竭傳

陳太竭浦江人武肆之子親併亡即葬于梅松栢莫廬終身形質枯悴哀哭不輟每薦果肴烏鳥不呼

梁何千齡傳

何千齡浦江人孝友著稱同居四世貞明六年旌表門閭

宋鍾宅傳

鍾宅浦江人母病刲肝和藥以進病亦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疾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悲傷見之心即出之當時有金智齊者明母得危

疾亦剔肝爲餌而安人皆稱之

宋董少舒傳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父士貢士築室廬其左有靈芝生人以爲孝感時睦寇猖獗境衷稱與公能役陰兵題氏多歸之少舒援唐永徽中陳碩眞與妖伏誅事徵女示衆衆悟相率抗賊所保萬餘家宣和中知州范之才表其孝節恤其家

宋陳天隱傳

陳天隱字君學蘭溪人篤重好學父兄早喪奉母馮氏篤孝母卒築廬墓側埏而蔬食終三年喪大觀初部旌表其門宣和淳

熙間郡守奏恤其家咸淳四年知縣李應芳復奏以其邑有大隱小舒號文二孝表之賢部顯學構二賢堂樹碑以記

宋金景文傳

金景文字唐佐蘭溪人少力學博通群書與妻包氏事親竭誠祖父患喉瘖不療景文晝夜仰天父思抗奢藥乞以身代父疾減而自罹患繼母亦疾母割心於墓天光射墓五色爛然積廬父墳蔬食誦梵烏鼠環馴風雹四降不入其境鄉里遇旱求禱輒應淳熙中郡守李椿狀聞部符下郡也常加存恤後有邦守韓原吉表其地曰純孝鄉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冢哀號負土築冢日自課三十有冢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因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勝且孤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梏終其世巫覡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黃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柏人稱曰周孝子

宋賈南金傳

賈南金金華人親喪晝夜號泣欲見無由忽夢中有見恍若木主覺而求之弗得痛哭無已聞者哀之

贊曰顏烏爲吾婺孝行之首其後有許孜斯敦葉子華應先唐君佑陳太初何千齡錢宅從子明明弟滿金智深董少舒陳天隱金景文樓蘊周祖仁賈南金皆見諸郡志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扶植名教焉耳

宋鄭綺傳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字巨淵自睢來遷浦江巨淵通春秋

善惻人窮竭康儀盡破產以活鄉人人因以仁義名其里宗文
明春秋撰穀粱合經論多發摘幽微事親孝爻以非罪繫獄當
入死宗文欲見不可得以頭觸圄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
端禮偉之爲直其事母張得末疾抱持若嬰兒但至圊必抱就
之三十年不懈張嗜飲溪泉天旱泉竭禱之泉能得仰天大慟
水忽爲湧張死欲葬適大雪方遶宗文哭禱甚哀塚上雪一夜
獨先釋人以爲孝感臨歿戒子孫毋分財異爨至今同居十有
二世宋元二史並見列傳

宋鄭德珪傳

鄭德珪字子潤宗文之五世孫儀狀端緊發語必中理有赴愬
者折以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歷官衢之龍游丞與弟德璋
字子振孝友天至子振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陷以死罪當
會逮揚州子潤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得吾也何預爾事
我往則紓矣汝獨留得不死乎即治行子振追至諸暨道中兄
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子潤默計沮其行遂得以無往夜將
半從間道逸去子振復追至廣陵子潤已斃於獄子振聞之慟
哭欲絕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慟烏鳥皆翔集不食子潤
之子文嗣字紹卿子振鞠之如己子紹卿篩易有識量志在濟
人有告糴者諸子方執量出戒之曰當思久執此勿促之世稱
爲長者云

宋鄭德璋傳

鄭德璋字子振穎茂迥欲咸淳末惡少年嘯聚抄掠居民避匿
子振誘渠魁縛送於官壘大石作柵以絕其窺民賴以安常平
使者上其功辟處之青田尉至元間兵變之餘居人乏食子振
多賑廩之所活甚衆子振家自始遷祖淮嚮產濟儀家道頗廢
至子振厚自樹立與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興擊鐘集家
衆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中申毋聽婦言之戒退而會食子振

沒子文融字順卿文泰字達卿遵守不廢益擴而有恩一錢尺
帛不敢私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
時順卿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
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
嘆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爲孝義門仍復其家部使
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順卿方正不苟淳居老子教
冠婚喪祭一遵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
孫從化皆孝謹雖出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
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

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順卿子欽

欽字子敬器局剛方孝友天性母有疾三度焚頂灼臂以籲天夕病醫言人血能治之乃刺血和藥以進家屬二千指視之如一身長幼有烝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遇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衣卹鄉里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粟勸學有義方之塾葬埋立義阡之塚貧無居者有義宅死無嗣者有義祠嘗自謂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鄉鄰鬪爭者諭以大義聞者感動自新家後古樾大十數圍每游息其間因以青樾居士自號有竇施慶漸染從化能孝事親每得美味輒持歸奉養

執喪哀痛三年不御酒肉御史上除慶青孝童以褒之

贊曰柏家由始遷祖上淵彼產賑饑積德衍慶再傳宗文孝誠感天皆不分異買為義門第一世祖五世至子潤子振友愛淳篤爭先死義逆振起宗業詩夢以禮法順卿達卿繼之子敬承之建規弘業為善行義尚推己及物使義聲彰皆光明俊偉朝廷旌復海宇播揚傳守至今猶籍潤彼餘庥豈非幸歟

宋呂皓傳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父師愈性好施每遇水旱輒捐穀數千斛以食餓者兄約弟源俱好義繩其生平不能畢者間日將產頃給族食其母北見三歲乃已所活甚眾制義塾義班以教養族人約師事陳龍川尤門人中號三傑之一源尤孝弟郡縣上其行詔特賜旌表門閭皓以貲補郡文學受知朱熹得薦於朝未報會父兄被誣繫獄皓上書乞納已官贖父兄罪孝宗義而從之名動朝野子殊字德叔第進士為京陵府學教授廸文侍養皓所著有[illegible]遺稿事監韻語

贊曰呂皓父子兄弟以善行惠綏鄉鄰以孝弟著稱朝野子孫繩衍自宋迨今號稱巨族所謂仁者必有後詎不信歟

宋徐文震傳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尚義好禮數世同居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德祐元年張相留夢炎復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宋吳塤傳

吳塤字天民金華人隱居山橋九世同居以儒紹家妻朱氏名嗣徽年二十八夫亡二子皆幼舅姑繼歿祭葬營治斂未葬鄰火將延宋君卒力不能舉棺撫柩哀泣誓與俱化火遂滅人以為孝感年八十餘卒廟中旌表門閭

贊曰文震吳塤皆同居孝義彼膺旌表而塤妻孝誠感動火焰自滅所謂無忝爾道乎

明鄭淵傳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祖文嗣父宗卿遇物寬弘鄉稱善士父錘
字彥宏至孝母亡哀慟無晝夜幾傷其生性凝慈沖好施與
天大雪遇有凍餒於道飲之以酒治纊衣之喜汪善樂以濟人
之急不取其直有謝者笑避之詳見宋太史墓表仲涵事親極
孝母疾逾年扶持湯藥終日不離泣禱於天請以身代病革思
食西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輙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
遂得脂疾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
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至期奠獻慟哭如初喪沒身不變土

大夫來託者與寒者與衣餓者與粟多懷感之建洞溪橋造潮溪舟
以濟涉者家衆有疾一夜四三起虔誠問候遇死喪必身先之
師事宋太史思義猶父子皆登鄉貫黃溍吳萊之門初學秉于
業以詩經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以古文辭知名於時著
書明道授於學者有蓬初齋稿十卷緝文類七十卷太史銘其
墓表曰貞孝處士子楷孫燿

明鄭洧傳

貞義處士姓鄭氏諱洧字仲宗仲涵之同母弟言行謹愨立志
以古人自期受業宋太史龍雞般側雞鳴即起讀學夜至三鼓
不仕盡通貫群經訓詁尤精於朱氏詩議論根據仁義文詞古
雅遇事善斷諸兄於事有難處者恆就商決一以誠篤恭慎為
本而以忠孝禮義訓飭諸子衆皆悅服洪武丁卯吉闇臨生卒
罪糧長多連重辟兄濂字仲德名隸於籍將行處士毅然請曰
此行必不返兄以八十之年而遠行見家為無人矣吾寧死於
道不愧揚州祖矣遂代行竟死京師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所著有師古齋稿長史朱濂為序妻張氏諱瑞字素貞女德婦
道咸著閨閫人稱為賢母皆避兵諸暨楓子嶺鄰人將延寓今
衆皆趨避長姊周氏臥病賢母侍側或勸之行毋曰吾忍舍姊

而自求生乎號泣籲天已而大雨火焰隨滅人以為義感長子
欉字叔悅懷才負氣游應門戶飲納於官言必中肯洪武乙
丑義門為人誣指奇鈔以無十名或難其行叔悅慨然以往已
而得釋衆皆稱之皆喜鼓琴諸父皆樂為指授將宋太史倩諸
儒數遊麟溪必令鼓一再行每為所稱賞父子俱見儒學傳
又曰楷家以孝義聚居歷十有二世先人貞義處士以代兄而
死於義伯父貞孝處士以念親致毀而盡於孝皆同氣而同譽
其事行之詳見諸縉紳傳著所謂百萬世而不泯者其殆世教
不無有所助云

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褘之子聰敏好學承家傳之懿從學於宋太史以文詞著稱蜀王聞其名聘致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翰林待制褘持節死雲南遺骸未歸陳其哀懇王憫而賞其行予以資南訪求遺骸不得乃於諱所立木主號慟致祭聞者泣下有傾南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禮重之未幾有以才行薦於朝召為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於官次士林惜之紳至孝母病篤刲股作糜以進幼孤鞠於伯兄綏事之如嚴父而性行誠慤勵志不懈著書立言下筆不能休有繼志齋集

三十卷子稌字叔豐勤敏嗜學弗循侍父入蜀遊學京師父殁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稱於士林永樂中以儒士舉預修國史志及孫上太宗仁宗實錄事畢以病辭還家鄉邑人姓[illegible]聘為師所著有青巖稿

贊曰栯與紳同受業於太史而紳年加長一歲其情猶兄弟而切磋之益則紳有益於栯者多矣今紳文能繼父師之懿仕能勤劇習之術者能感賢王之重而栯也抱拙養病終老山林其視紳寧無汗顏也乎惜紳不究盡用其才未中壽而歿悲夫悲夫栯嘗為挽詩一百韻以述同門交好之情付之于余今於扶傳請鄉紳誌其墓稱紳之文豐蔚雅贍稱其家法詩沖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斯可傳之無窮矣豈獨云乎哉

明章觀傳

章觀字仲賓蘭溪人舉任開封府城縣主簿尋擢永城嘉祥縣事咸著政績嘗以二親年老道遠不克奉養奏乞分已俸之半於鄉郡給以奉親詔允所請命本郡給與人稱之

明張壽祖傳

張壽祖字伯機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養母母患乳癰不得潰壽祖以口吮其毒母亡哀毀骨立尋以例赴京歷事戶曹後

除襄陽光化知縣卒於官

贊曰壽祖為母吮癰章觀分祿奉養斯亦孝行之誠不錄以彰之俾勵風俗云

明黃逵原傳

黃逵原字資深浦江人與兄逵吉弟逵昌友愛雍睦同居共爨立約以齊內外為訓以飭勵僕應酬庶務率諸子姓而分任之錢尺帛必咨稟而後行家庭化之縉紳稱之多為文詞以彰其義暇則博涉經史尤管釋老子術

適字仲瑞聰慧而勤敏好學而有文從學於黃伯衡又嘗游宋

太史之門以文詞稱奉侍諸父服勤將事聞命俾行而持公平
以服鄉里旋悉愛以處家衆見義樂爲臨難不避洪武丁卯伯
父逢吉以非罪名隸重籍宿挺身代行卒死於法鄉里哀之予
洵敏而好學親賢尙友以文詞知名士林云
贊曰稱嘗過合溪獲與賓深兄弟周旋於樽俎之間雍容言笑
粹然德人之容也後數與仲昭晉會麟溪燕游笑樂俯仰四十
餘年而賓深兄弟去世已久仲昭亦殉身以義今得與洵爲忘
年交而喜其不墜詩書之緒爲可尙矣

明黃璁傳

黃璁字均璧浦江人事親孝父陶字伯成以累當赴京璁請代
行吏議克廣西軍役璁任之請告歸取行貲璁子保字[illegible]文
請代之既而從征蠻寇遂沒於陣初保娶陳氏甫歲餘生子龢
未逾而保死守節育子教之成人云

明黃謐傳

黃謐字均靜浦江人同族父宿受業於伯衡以孝友稱父隆字
伯茂被仇家誣搆當詣京師謐毅然往冤白而辛爲時論所稱
又能以義制鄉里忿爭則平之以理饑貧則賑之以粟恤其鰥
寡解其紛難人多德之聞其死悲哀涕泣迎其喪者甚衆予艮

嗣艮貽艮頤勤敏有爲以才行見稱於時艮和見別傳
贊曰父子人倫之至璁謐及子保皆能代父厄難斯爲能盡子
職矣其不可尙乎書之以扶世教云

明朱助傳

朱助字士貞金華人樂善好禮見義必爲與兄寧友愛雍睦早
喪父母楊氏守節不貳助承顏順意孝養備至母好施與歲出
粟以貸貧民不取其息助承母志率以爲常鄰有孤窮之女鞠
有待長而嫁之饑寒之予衣食之貧不能葬者賻之爭訟不決
者直辭以理之學無所師者構塾延師以教之而庭有黃雀哺

雛乳大返哺之義由是鄉稱善士郡邑守令咸加禮翰林縉
紳皆爲詩文以美其行稱之爲尙厚先生助善爲詩而喜交賢
士推敬斯文至則唱酬觴詠雖久不衰所著有竹軒集然其善
行非一詳見翰林王杰所爲傳見寧字士安洪武間以聞有舉
授河間府同知後遷汀州皆以廉謹稱請能歸宣德初再起王
長沙游縣簿從弟士楊才行有稱一子昇舉進士爲刑部清吏
司主事得以本官受封鄉人榮之
贊曰稱與助未獲接識聞其才學行誼於士林蓋中爲之歎賞
企慕間得觀其所詩辭皆瞻麗曾選入文集有嘗休孟尊歐陽

之文爲文章正原義烏王稌持以示助將家方被回祿貲書亦
俱得見是書欣然喜曰是書有益後學苟非刊印何能行遠督
産吾亦爲之遂鳩工刊於家塾噫斯豈非倘厚之君子歟縉紳
稱之不亦宜乎

明黃艮祀傳

黃艮祀字孟舒浦江人性至孝蚤喪父事母世寢食予恋或語及之
輒泣然流涕事母石氏甘旨之奉溫凊之禮怡顏順適能盡其
歡至老不衰母年逾八十時孝養左右侍養無違尤敦友愛
兄艮嗣以非罪械繫至京師艮祀從其行詣理代服不以累兄
法司義之俾贖其罪而歸人稱其賢兄艮死艮顛沛早喪艮
祀哭泣悲哀喪葬盡禮撫其諸孤教育如己子門戶之應役賦
之供皆不及之其待鄉族贊襄其善事調解其紛爭咸中心悅
服而說賢樂善見義必爲孜孜於心子長字子西聰敏好學友
善倘義與梧從姪懇其洽間總譜梧所著賢達傳俾澗麟溪觀
書喜悅歸請於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欣然曰是書表彰吾郡
賢達誠義事也吾何愛其貲而不爲乎仰求板鳩工刊於家塾
縉紳咸嘉之

贊曰艮祀爲文節庭堅之裔司戶黃裳之八世孫而孝友行宣

見稱士林推服鄉黨可謂不忝厥祖矣觀其允子晏之請而刊
賢達傳其好義之心亦賢於人遠哉舉其一行其餘可知矣

金華賢達傳卷之二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三

浦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鐽一上氏訂校

政事

漢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高祖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

麗數上書言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尚書時為零陵太守用計破賊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檻車徵璇防禁嚴密嚙血書衣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陳訴詔書原璇拜議郎凱乃受誣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為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官

漢張敦傳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為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為患悉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郃傳

蔣郃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猿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傳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為宜城令無為而治謳謠載道遷鄂州刺史

贊曰人物紀云洪邁撰東陽志書楊扶在蔣郃張敦傅柔之後其言郃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柔亦刺鄂

州扶東漢中人也如是則郃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然敦為車騎大將軍車騎固涉官也敦為扶前人則未可知若洪在西漢時名為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為江夏郡並無有洪撫鄂之三州名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郃柔疑隋以後之人也覽者尚加考焉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境賊不敢犯濟養有姓時隣郡饑荒人多仰給俊傾貲賑贍全活甚衆有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為名後

術衆議求擁後拒絕術怒欲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俊之子也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嘆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常勸權尊賢接士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咸統言深嘉意焉年三十六卒

吳留贊傳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鉾一足自後屈蹶不伸操刀自割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伸鉾愈駱統聞而奇之乃表薦贊鉾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二子略平並爲大將平征西將軍贊曰俊能濟義有姓領貢賦贈多所存活不幸死於袁術人多哀之其子統乃能效忠於吳建功樹勳爵及封侯可謂仁者之有後矣至於表薦留贊父子三人並爲大將斯又見統知人之明云

晉朱汎傳

朱汎字孝群義烏人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居浦塘村朱女適王氏親迎之日兩旗車紅輝映溪岸鄉人榮之因名浦塘曰赤岸自晉至唐衣冠不絕迨今猶盛云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汎之曾孫也歷高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楊有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民安盜賊空

南梁龔孟舒傳

龔孟舒金華人通七詩善談名理仕梁爲鄱陽郡丞元帝在江

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陳天嘉中位大中大夫

南宋元旋傳

元旋金華人仕宋爲散騎侍郎撰齊諧記七卷

南朝陳修傳

陳修字承遷東陽人起家爲茂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修嘗以捷耙之法編書於鄉使民知習

南朝韓晏傳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起家爲承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爲河南尹所至稱爲仁惠

贊曰吾婺之士以賢才著稱其所由來尚矣朱汎朱幼龔孟舒元旋陳修韓晏皆政蹟彰著有功生民君子稱之有以也夫

唐厲文才傳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爲道州刺史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樂以壽終於家四世孫玄乘進士第歷監察御史

贊曰文才臨郡威愛著稱僅歷一州解官歸隱斯所謂能勇退者歟

唐馮宿傳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拜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吏不敢捕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繕城郭增兵械防水患民賴以安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子圖字昌之進中進士宏詞科大中時官終戶部侍郎判度支

馮定字介夫與宿齊名第進士與弟爲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是歲改元天子御前殿仗士員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詩改太子詹事轉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文詞外史多傳誦而識於屏

馮審字退思登進士第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府宗青額以周紀號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子珹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馮寬登進士第擢起居郎

贊曰馮氏在貞元中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登進士位儕法從可謂一時之榮矣而宿之子圖審之子珹又能述纘先猷彝綴相繼至今聞者猶爲之景慕況吾郡當時之士其欲艷爲何如

哉

唐滕珦傳

滕珦東陽人歷茂王傅太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給笏還鄉自珦始

唐舒元輿傳

舒元輿[illegible]人元和中第進士裴度表掌書記文檄宗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郎中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奏辯明辭不三日即真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甘露之變及誅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

良方正仕終司封員外郎

唐徐安貞傳

徐安貞一名楚璧蘭谿人神龍二年擢進士第歷官至中書侍郎

賛曰元輿與弟三人皆第進士而元輿爲裴度所推歷踐台輔不幸死於宦寺所謂福兮禍所伏者安貞擢進士官終侍郎然無瑕可指勝殉以名庶乎致仕給劵還鄉斯蓋明哲之保身者矣

宋胡則傳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司索湘護[illegible]公則論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命記姓名中書尋改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後以太常博士知睦州徙溫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戸部員外郎遷擢三司度支副使累遷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則曰彼急而投我惡可拒耶已而償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辯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累遷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道京東西陝西鹽法入便之坐侍御史王沿假官舟及鹽出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卒

賛曰觀黃溍所撰祠廟碑陰記有云宋初婺之第進士自則始又云則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又按郡志則嘗奏免衢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此皆史傳所不載由是觀之其功德被於吾郡者多矣至今祠廟布滿郡境不啻千數百

區民之報祀不懈益虔豈不宜哉

宋滕元發傳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九歲能賦詩再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累遷戸部判官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又言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河北地震命爲安撫使辭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神宗嘗與論事言

無文飾制見肝膈神宗知其誠事無巨細輒皆問之隨事解釋不少隱王安石立新法恐神宗信其言以翰林學士侍讀出知鄆州徙定州疏奏新法之害民者不報又徙青州天應府齊鄉二州會赭黨李逵爲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先度城外廢營地名寓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器皆

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十萬徙真定又徙太原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將佐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來臨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我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夏人欲以綏德爲城詭言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贊曰史稱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以感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觀其預警舍守全活淮南京東流民五十萬可以見其設施矣而其治邊勵將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惜乎朝廷不能用其言至於九上章而不報因之不競不亦宜乎

宋鄭剛中傳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歸克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

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爲四川宣撫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以宣撫司在河北僻不稱乞移司利州日是省費百萬剛中欲移屯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辭色俱厲政即聽命又請蠲四川雜征復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階城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州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怨剛中在蜀專擅令侍

史汪勃奏罷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頋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詣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而卒

贊曰剛中雖由檜薦而志不苟隨其宣撫川陝訓將恤民興利除害威行巴蜀足以有爲而檜以專權不由己出而疾其能傾危至死君子惜之

宋潘良貴傳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

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釣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納日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而敵人不敢輕議宋勝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起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攻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工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將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延叱戶部侍郎何子諲語言煩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

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官除授合辭免今乃求於宰相辭之於君乎良貴不敢爲也有雜著十五卷朱熹爲序

贊曰史稱良貴才識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厲世信哉吾又觀其辭蔡京之願交卻頤浩之省職拒邦昌之妻女不從秦檜之求郡至於請易四相延叱子諲眞豪傑之士哉

宋樓炤傳

樓炤字仲輝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累遷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

言於其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遷擢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為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溫州再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詠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音炤奏統制吳革為范瓊所害知瓌州田[illegible]成忠郎盧大受為劉豫所殺皆死節義乞賜襃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産並令防驗給還炤還訓以親老求歸肯於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邏關人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詠為李文會等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後謚襄靖

贊曰炤之所言皆廸合倚且無恢復遂斷其取識於時論固亦宜已然其封還張滉與郡乞襃吳革等節義奏還不從偽命之貲産又有合於公論者矣讀者可不辨夫

宋王師心傳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沭陽尉敗劇賊宋江境上部攻承奉郎履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蹟在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進羨餘以圖進擢師心以羨餘貸貧民逋租在洪州轉運判官張常先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朝連坐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嘗侍讀三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垂統為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弊至今不可不監前後進見從容盡規皆非一紹興末年知虜敵將犯邊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嘗具陳事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弟師德其子雅

宋王師愈傳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幼從潘良貴游又從楊時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熹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栻呂祖謙間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樂安尉丹丧不得行校臨江軍學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遷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有見言事時戶部尚書楊倓取諸郡積逋付金部督之師愈以為此官無可徵徒為罔上擾民特不可傷倓為功請中師愈擢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累遷浙西提點刑獄[illegible]論卒階至中奉大夫直

煥章閣寳金華縣開國男子析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紹興末年知虜數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師愈爲政以仁恕爲本而綱目整嚴所至賑饑蠲苛民力繩權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擒驕兵饒州之擒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五徒衆皆卓卓可傳而斥外二十年不得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爲恨云

宋傅雱傳

傅雱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璵始遷浦江之感德鄉雱多膽畧遇事奮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黃潛善力主和議

遣雱爲綱請使雱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又命雱奉兩宮表獻二帝衣且致書於粘罕雱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宋傅光傳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爲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及縣民多託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詠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奈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

分乎於時

宋黃仁環傳

黃仁環浦江之上洛人以武幹爲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聚曹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五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爲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諸子密謀僞與賊約攻縣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等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聾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宰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勸之仁環曰吾拚事不就一女何惜卒是竟爲所戕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贊曰觀雱之使金雖被拘留終以歸國而致身法從不亦奇偉乎哉光解職田里能以一言感悟統兵脫民之死豈非仁者乎仁環以武幹自奮率其諸子奮身報國誅殺賊黨以活生靈民之祠祀亦宜已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三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四

浦陽義門鄭 栢 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鑑一上氏訂梓

政事

宋蘇遲傳

蘇遲字伯充轍長子也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此子簡策

蘇簡字伯業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累官直秘閣師廣東轉朝議大夫行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再除直龍圖閣尋罷再祠轉中散大夫龍圖閣致仕乾道初以中□大夫二年卒累贈少保有山堂集子謂誦謂字伯誥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累遷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累贈至正奉大夫有[illegible]齋集誦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滁州謂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嵊縣主簿累遷朝散大夫福建運判改除左侍郎丁母憂免喪除江東提刑再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贊曰遲以奏減買羅父老為立生祠而其子孫簪纓蟬聯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

宋賈廷佐傳

賈廷佐字千野東陽人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剴論讎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菩願集愚齋雜著孫大方大年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筍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堂集玄白

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葉適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

贊曰吳師道稱賈廷佐書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因求如之何而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天典民彝豈不有所助哉然胡銓以上書竄逐遐遠而聲名暗著天地間廷佐雖無竄逐之患而名窈然無聞豈非名與患之並行不悖者乎世知誦銓之書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宋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破鹽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上其績召對除知常州發廩為糜以賑水潦命醫藥自隨以療疾疫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與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帝馬政之弊措置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升參知政事奏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才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召對賜坐講論機務又問三代為政漢唐治亂衡

對願陛下皆以周公無逆為龜鑑社稷之福上論抗敢遣使求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恨衡排己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眾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三薨贈資政殿學士

贊曰史稱衡材智有餘觀其治民稱最制兵得要革弊切時奏對稱旨可謂一時之遇自縣簿歷官不十年而位登台輔遭逢之盛亦云極矣而邦彥一言之譖竄逐至死大易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其可不慎與

宋喬行簡傳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累遷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再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陞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累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言李全背義忘恩殺大將 請天理人情所共憤宜

聽除誅戮以戒跋扈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上疏切陳利害不報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授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十上章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提兵戍夔選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

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
薨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於
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
贊曰栢過東陽登喬氏孔山堂瞻拜行簡遺像觀其文集奏議
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著乎文字之間誠所謂大臣者矣今其子
孫繁衍日盛各以所宗散居東陽而居孔山者尤號昌盛蓋孔
山乃丞相舊第栢嘗以弱女歸其八世孫深接其父兄子弟皆
恭謹豈弟能克其家豈非丞相之委祉乎所謂君子之澤止於
五世者固未易論也

宋王淮傳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力學信友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
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由泉欲留淮曰篤
旦將母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再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
無物望條其罪數十於是宰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
都司方師尹狡險大將劉寶掊尅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為治
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賓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
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嘆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
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蜀中利病
言悉帝旨之令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除太常
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
張說除太尉任京宮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
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
論曰樞密際事盡公人無間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
宰相久虛淮與季彥頴同行相事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
論功惟允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
抃怙寵為奸淮極陳其罪上即斥之章頴論事狂直上將黜之
淮曰陛下以直言黜之適成其名上悅頴復留時以荒政為急

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備郡國其後推賞上曰
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
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闕帥淮以留正對上稱善升正丞
相龔頴以執政之咨補官求前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
上嘗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
光宗即位詔論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固不
在初毋怠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
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為
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乃擢陳賈為監察御

史彌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偽之弊請詔蕭華之■爲史
部尚書相與協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
贊曰史論淮爲偽學之禁君子之典措其可不慎乎而其行已
持志■歷造積自小官至登宰輔論議蹇諤終始不渝君聽其
言人服其議可謂能行其所學矣至於上章求退保厥榮名又
何其知止知退者歟奈何溺於仲友而以偽學馮禍朱熹以取
論後世不亦深可惜哉

宋徐邦憲傳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
家之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
侂胄開兵端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知
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
若因建儲而赐赦又上侂胄書侂胄愿其言唆御史徐柟擊之
爲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漕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
領侂胄已誅尚書倪思乘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不可與
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
敗壞甚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核伴
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江州癸乞郡得

節制屯戍兵至邵族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於官年五十七謚
文肅
贊曰史稱邦憲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可謂
不負所學矣至於抗書被擊罷秩罷祠志不少變不亦大丈夫
也哉

宋陳良祐傳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
戶累官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
之發內帑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板弗造軍民翕然上銳
意圖治以晉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
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弗爲患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
奏公侯貴戚放房廊專利且禁廟嚴戒敕時左相丁外艱詔
起復良祐言非止禮經使送黃遂寢遷右諫議大夫再轉吏部
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釁之端今之求地欲
得河南鞏洛宮歸故闕不旋踵而又失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
梓宮猶爲有辭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詔令自
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贊曰史稱良祐力止泛使惜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其忠

國之心蓋可見矣而其請發內帑紓民之急奏禁公侯貴戚之專利冒禁止左相馮延之詔何其侃侃正直者歟

宋林大中傳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從納告勅而歸已而主太常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上疏言祀典遷殿中侍御史紹熙二年春雷雹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言仲春雷雹則陰勝陽之義蓋男爲陽女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侍御史趙善俊

得旨奏事大中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用其言召汝愚而黜善俊與郡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爲大中言於朝爲減所輸者三歲焉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皆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朱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詩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請納交大中笑而卻之侂胄怒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詞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乞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罷歸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侂胄既伏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黜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讜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

贊曰大中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剴切凛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學務引其君以當道者矣

宋葛洪傳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論事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遷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升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illegible]

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侍職充萬壽觀
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
日諡壯獻杜範稱其佩佩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詩文二
十四卷

贊曰史稱洪守正不阿觀其奏疏忠誠之心見諸肺腑杜範稱
之有以也夫

宋應孟明傳

應孟明字仲賓永康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官樂平縣丞侍
御史葛邲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删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
朝廷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不可以一日忽除貪
殘苛酷之吏進君子遠小人次乞申嚴監司庶貪吏之禁薦舉
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升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
童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
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
有不便於民者宜悉意以聞尋除江東提點刑獄會廣西謀帥
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
略安撫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其弊奏請

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伍弄兵雷化間孟明遣將縛
至轅門斬之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
左司改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詳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
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務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守正不阿
未嘗依違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
士論重之

贊曰史稱孟明之不汚侂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是
特舉其操行之端耳觀其奏論剴切慮患革弊愛民之心見知
人主斯孔子之謂以道事君者歟

宋陳亮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有芒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
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酌古著論郡守
周葵奇之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令揖亮因得交
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
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
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
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其
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

建康撕闘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傍朝堂以勵羣臣召令
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爲留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
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
察之命宰相以上旨問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
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當醉飲言涉不敬或告
刑部侍郎何澹澹亦故亮憾諸即檄獄以聞事下大理笞掠無
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廉知其冤遂得免罪居無何亮家
童殺人又下大理丞相淮知帝欲生亮援之復得不死歸家益

勵志讀書孝宗崩金遣使弔慢亮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光
宗即位策進士亮入對稱旨擢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
卒吏部侍郎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
毅史與一子官

贊曰亮之學本諸經術有命世識量宏遠志在經濟雖處布衣
而切切以恢復中原爲念觀其奏疏則自懇切雖能感動人主
而沮於朝議其志不獲少伸可勝嘆哉

宋王萬傳

王萬字處一其世婺州人道淮甸因生長滁州登嘉定十六
年進士第歷官通判鎮江府時金剎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
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
詔與派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
臣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治邊事宜遍告
大臣數陳綫數萬言皆切於當世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
嘉熙元年兼重臣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
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
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寧知有桐
里郡月惟蔬飯終日危坐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

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從五月之三大三年
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昔臣上一書以人心
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有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有奪權
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竟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
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召帥入相萬又
有論之時論相之事已決疏上遷大理少卿萬即日辭常熟寓
舍遷太常少卿辭右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奉事出爲福建提
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
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

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有時稍編奏議凡十卷

贊曰史稱萬言行相顧終始不渝故其立朝謇諤奏論剴切謂天命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奉祠非烈丈夫能如是哉觀乎御札褒賜所謂知臣莫若君者貳於權倖而不用其言雖欲悔之無及已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四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五

浦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毅一上氏訂梓

政事

宋王介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上嘉其直擢居第二人再除爲國子錄上疏言壽皇孝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可朝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又力請上過宮執喪屢疏言辭

激切人嘆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常博士時韓侂胄用事疑介前封事詆己甚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僞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僞學之黨日附會趙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累官秘書郎遷度支以不禮蘇師旦爲侍御史徐柟所劾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詔延臣任名選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再轉爲國子祭酒會東西路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上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降

英宗免丞相乞令編述終養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秘書監
陛太子右諭德為嘉輔導勿與謝謂因事規諫太子皆欲張樂
設樂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往請謁官僚之
月上直以資見聞選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
張允濟以闕賄為州鈐介封還詞頭丞相日此中官意介日宰
相而逆宦寺意而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
月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宦寺誰敢
以忠告陛下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以言事去因介奏陛下更
化三年而言事去官者五人是宰相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

立之勢疏入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陞集英殿修撰
知慶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
定六年卒年五十六端平二年郡守趙汝議請於朝特贈中大
夫寶謨閣待制謚忠簡子埜

替曰史稱介直道而行其志操節由天性亦朱呂講明之益故
其論諫一本忠孝扶植綱紀宜其大節直者哉

宋王塈傳

王塈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棠詠方臘有功補官塈嘗試有司
下輒大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與等奇行簡者契喜日吾為
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司計議
官時帥趙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塈從勝至城與敵接戰
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在賊壕賊氣為惰差知應州
兼沿邊都巡檢使大帥為之召試為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
說極陳時弊願勃前驅帝稱其言可採用陞武功大夫出知濠
州賜金帶至州管葺器械聚買馬以備不虞壯兵至淳光知論
為淮乃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大戰於謝令橋光人
遂安尋召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塈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
史嵩之數以書留塈塈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

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
擊軍副都統制論游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差知高郵軍
兼時遂見讒提舉集慶觀尋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
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擢沿江等邊誌一編以上差知常州軍攻
蘄州賊吉木相杜範乞救江路二城以倡邊急不報尋卒于官
嗣其子弟日務理義性學之本也有三溪集行於世

替曰史稱王塈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其訓子以窮理
盡性為學之本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歟

宋范鍾傳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尚書郎官兼崇政
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其
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遺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
說書累進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
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
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
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
年薨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贊曰史稱鍾居位直清守法謹飭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觀其歷職次第自卑而升至位宰輔其操守可見矣

宋李大同傳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兼崇政
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楚分野乃有熒惑犯輿鬼之
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其衝而傷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
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
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
院討校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累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
士知平江府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贊曰史言大同因喬行簡爲相而薦用本傳惟記其歷官次第
而星變之疏天下有一言及於政治豈識者之所失歟然行簡薦
舉鄉賢士觀其星變一疏則餘可知矣

宋馬光祖傳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
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九年
起直寶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
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趙葵乞嚴下海禁歷陳[illegible]京糶食和

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
屯田使加煥章閣學士始至官卽以常例公用器
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縣
使折收綵綿綢絹[illegible]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士闢召僚
屬皆極一時之選升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
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
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墜
無不爲謁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蠲租稅課悉罷或進半部

茶以利小民公用法行光祖助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欲行之擢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選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王辭以故及三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曰蒼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按籍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兼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

事五年拜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弟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

贊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為京[illegible]然而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建祠者六可謂賢矣

宋呂祖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illegible]明州倉將上會祖謙亡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制祖儉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歷官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言切權倖既上東撰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寬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

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易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禮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皆不足言也所著有大愚集

習門翻倫以怍權奸竄逐至死不亦可悲也夫蓋其守正不阿窮達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朱熹之書其嘆慕爲何如哉傳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朱王埜傳

王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仕潭時師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至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樂然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有勸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嘗議遣

使講和時相依回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尋爲副都承旨[small annotation]請出師經和使淮東西夾攻不然則當將深理宗深然之[illegible]輪對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上疏乞聽終喪又言嵩之當罷黜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正禮部尚書奏十事務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帝嘉之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事日與鄭侯與守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埜因德秀知

朱熹之學凡蔡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埜工於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埜曰史稱埜得名父師而學問益光亦其信好之篤也觀其對德秀之言趨向之正蓋可知矣故能立朝眾諤奏論切實雖不合於時學公論其可少乎

朱葉蒸傳

葉蒸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蒸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知荊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臺荊途

兩山之頂蒸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事時帥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蒸嘆曰敵民謀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假役寺祠結廬東山福日留與嗣滿秩知武岡軍未上而卒弟讚亦進士子由庚

朱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視策進士質次之後陳春秋大義以復仇爲說孝宗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用事下詔北伐擢質右正言在司諫皆兼侍講疏論邊

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貢獨以爲和不可恃侂胄怒卽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論去用累叙復官予祠遂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奏要奏議詩文雜編

宋黄夢炎傳

黄夢炎字子陽其先由浦江徙義烏祖父耕字子野以太學上舍生登進士第官止郡丞夢炎博學善文辭淳祐末登進士第關陞入京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兪公廉銀冤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調放屯田撥民顧

以安集出判平江府轉節浮鹽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歷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少卿論對力言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祕書省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偏所居曰桂隱堂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特日嘗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嘗陳春秋大義以復仇爲說而以議和爲不可遂忤侂胄所擯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而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噫三人者所謂直道而事君者歟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穎字儒之擢第後試中教官來遷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植以蔭自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歆次之殿執鄉於徐僑之門者三年嵩平吏化侍僑赴京僑行爲欲處以職事植亟赴省記任制置使史嵩之聞結爲門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台遷國子正累陞太宗正丞兵部郎官改浙西提點刑獄劾奏知平江府史宅之聚斂病民交結權勢願賜罷斥理宗[illegible]欲加之罪植抗力爭改福建提點刑獄回

轉除福建轉運判官兼權知建寧府以疾請納祿後行赴行在卒事卒於建溪驛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實義烏人從徐僑學登進士調饒州司理參軍平反疑獄伸冤辨誣多所全活遷籍吳令改幹辦行在諸司提對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諸近臣曰朱元龍好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丞右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內侍陳詢益求進節力持不可宰執論上旨令改擬擬筆終不移皇叔良弟有圩田之訟皇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歲旱

本大夫司農卿浙東安撫使兼提刑事致仕周瀍登淳祐四年
進士第歷國子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贈太傅永國公子實以恩授奉議大夫覺山崇明縣尉庭海
錫千戶

賛曰栢遊東陽登覽東陽山水之秀訪求先達舊址而山之下
有故參政夢然之遺址焉今其子孫蕃衍散居東陽而五世孫
觀光良弼良能作通宗譜以為栢栢以內姻親接言笑溫乎有
厚之君子也昭譜其系而知源流之長歲求生于名字刻諸世
譜以次序列一行之中衍至六百餘人斯亦德厚而流光者矣

卒孫儆孫以恩補官至承直郎

宋倪千里傳

倪千里字進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入上庠孝宗
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議論文墨篇甚一時擢分御史退食蕭然
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注舍人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並兼侍講卒于位特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子立
文奎字禮度都雅詞章光艷克稱其家允文以恩授黃岩縣監
鹽幸全戕科場不利卒李子哲領鄉薦

宋孫約傳

孫約字若敬東陽人少冠入太學中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從本
建人北界遷太學正轉對慷慨上與嘉之遷博士再言京尹厚
武孝生約抗論力爭遷自外差知漢陽軍大旱□十氣帶出饑
郡人以為美談尋知黃州德湖南所至有善政終吏部郎官有
晦菴集大學講義及詩十卷子德之登紹熙二年進士第又中
宏詞科為國子博士孫侍兒寧循子淵字巨源嘉定元年上舍
登第淵孫綸學寶祐元年進士授鎮江教授

宋李大有傳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與弟大同怡愉講切友愛為閭里所稱

原缺第一葉

入太學登慶元三年進士第通判通州遷太常博士卒于官其在通州民田大旱大有廼視相視鑿山浚河引江水以溉田民以大橋高艑通行人皆利之攝郡事判事例錢不受吏服其廉子自然以恩授江陰簿不赴自道以叔大同貴補常寧丞

宋徐雄傳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擢開禧元年進士第通判州縣瑜平中齋行簡薦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編修積階朝奉大夫奉祠以歸雄居朝稍峻議論不阿時奉命前鞫兩處疑獄皆守其寬所著有易齋漫言南珊詩稿

弟可義俱由西雅登武舉[illegible]進士第[illegible]制閫權知滁州以寺殺戒同列[illegible]官于據[illegible]年進士第為隆興府觀察推官

宋趙希伋傳

趙希伋字景思以族九世孫延後南渡寓居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強敏不撓嘗公有成管任紛幹紛摘奸弊知瑞州衡州提舉湖南使民畏愛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以卒希伋兩求州庇一持使節所至有田不足供伏臘丁三人日入士[illegible]孫孟藻登進士監潭州鎮弟希俠守進昌

宋厲仲方傳

厲仲方字約父東陽人閉戶讀書經融傳注並試兩學博士額之淳熙元年擢武舉進士第一守安豐奏淮北飢民扣關求救議者指為開邊生事北邊既卒歎服仲方竟坐貶死從弟樞嘉泰元年武舉進士知竺山縣樞子埠太學上舍餘武學上舍淳祐十年同進士

宋馬壬仲傳

馬壬仲字次淳家本建陽從朱熹游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居東陽遂為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稱嘗知右部撫循兵民捍

禦邊寇郡賴以安專上祠請歸上篇議論典刑詩章開雅所著有舫齋集孫世穎以恩監潛封酒庫世綸為洲浦宰

宋周師銳傳

周師銳字從父東陽人嘉定元年武舉進士第一仕至閤門舍人知黃德安府歸班又知封州以卒師銳本名進士不得志於場屋故就右科廷對聲聲萬言皆守伊川師祖之旨真德秀考覈異之遂置上第且目此雖文舉亦當為首選嘗副奉使入國朝南歸裝不持南物孫野老以恩監寧海縣鎮

宋郭始中傳

贊曰傳範皆浦江人而以廉能著稱于時斯可謂賢士矣範之
不謁惟貴以倖進取豈非學行之高歟

宋潘峙傳

潘峙字德鄰金華人受教于仲父良貴任為登仕郎累官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滿守誣當宰取償檄攏之守怨搆以他事坐削一官移江西[illegible]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平人者白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西東路經畧安撫使公事捕殺大惡梁氏兄弟號白虎者改知潮州安撫湖南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不就以疾卒累階中大夫金華

縣開國男孫服孫字世務仕至奉議大夫通判江陰府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德鄰遊張栻呂祖謙門故居官威著風跡當時號稱精吏道而寬猛得宜者無[illegible]前嘗與朱熹雅交故熹為其誌墓云

宋黃裳傳

黃裳字元佐浦江人穎悟嗜學名稱士林而尤敦詣行嘗讀范仲淹義田記遂捐常稔田二百畝儲租以濟降族告急者卽嗣之置籍以計其出入名曰擬范晚年登進士第調三衢司戶暇日與士友觴咏為娛有詩文數百篇達官咸敬禮之郡守朱士衡稱其儒林模楷前輩典刑章奏于朝未報而卒長子從龍登進士官至節幹文學行誼見稱于時次子友龍登進士第權史館編修孫球咸淳庚午中文武兩科孫琦元以儒士舉為武義縣學教諭曾孫夢弼登進士官至西京節幹姪孫象龍登咸淳進士以養親不仕姪仲龍登進士官至秘書省校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絕口而死侄孫世元以儒士舉為月泉書院山長裳六世孫以禮字儀可經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illegible]聲著稱尋卒于官七世孫道斌字叔厚由國子生任刑部司門主事

肖冤抑枉獄無滯因奉分理鳳陽太平二府政績藹然時屯田夫多死亡寡婦無依道斌奏請悉聽還鄉人咸德之道斌姪如岳今亦以文學行誼稱于士林

贊曰裳讀義田記而創田廩粟以資鄉降可謂勇于為仁者矣而其子孫衣冠累葉咸登仕版而揚政績以至于今猶有愈盛益充厥宗而振其家聲仁者必有後其信然矣乎

賢達傳卷之六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七

浦江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楚一士氏訂梓

政事

元吳直方傳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有志操嘗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後北走京師一身逆旅中凡二十六年備歷困苦志不少變後上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脫脫貴顯薦爲太相府長史中統至元末權臣專政肆虐上與近臣謀罷其政俯直方協贊

有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再轉崇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多咨之直方勸引名賢告之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以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職近官階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冤復之

元趙大訥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敷民浦江人也宋諸曹掾歷官龍泉尹後尚泉驛有作亂以爭碑大訥投碑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縣多洞僚弄兵暴掠大將用兵經年不解大訥調御以術服從如其

其果遷知永新州除蠹辨奸興利除害尋稱雄然請以老告歸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浦江人由湖南廉訪司掾歷官至嘉興府推官亦以政事稱于時

贊曰人物記稱直方處大事羅群言沸騰不爲小移雖貴顯謙下待人恒如布衣時大訥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平反寬獄民多感之爲立生祠噫是豈非大丈夫能以功業自見者乎

元王安國傳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喜讀孫吳書以[illegible]門功當授成功郎宋亂將領不果上元至元中宋既納土而人心未靖以策干帥高

興陳撫綏之計興與語意合仰署爲東陽尉監民兵寧靜特王山險相挺爲亂校官尉使陳大稱行省令平章命領兵討之安國往諭親入賊窟以計誘之于懷輿以戶[illegible]大喜嘉爲用之以親七同儕從征海妖賊楊鎮龍又下山接境寧海挾爲巢穴勞其用賦安國奉羅兵捍之賊聞返寇焉未幾與官軍遇衆潰賊首受擒安國有力焉

贊曰王偉傳安國嗣其爲尉論以威信民有德于之邑令而惟勻是直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祀其像于家者噫是豈非勇而能仁者哉

元陳達大傳

陳達大字宏文浦江人少從鄉學治尙書經義而倜儻有爲時邑里初附山谷餘孽蠭聚爲寇達大延將執其渠魁而平之薦爲上其功得試辰州路沅陵州判官累遷溫州路平陽州判官所至多善政辭低思風靜遂自免歸築處一室題曰達觀子十

元婺州路儒學正文十直釣臺書院山長

銘曰達大初治經義以文易武平寇治民咸著政績而教二子皆爲儒將斯爲不隳其學矣

元鄭深傳

鄭深字仲幾浦江人文融字景敬不屑任事以深貴贈福建行院奇官仲幾負氣不羈游學京師受知大師脫脫延在其子塾爲傳府長史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中書員外郎以親老乞便改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轉僉江東建康道階本訓大木上存仲幾居官多善政蹟在宣文閣教勛戚子後皆爲名臣退謝經筵有金織文幣之賜性伉直寬恕有學有文士林傳之

贊曰宋太史稱仲幾爲奇偉士嘉其立志于少年之日卒能成功名于強壯之時非奇偉之士其能然乎

元王餘慶傳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番僧言爲總統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至或以其名間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京師悉服其有守正初入經筵爲檢討累拜會稽監察御史政聲稱著後使廣東訪問疾苦惠政爲多

元傅光龍傳

傅光龍字子才義烏人初與兄子賜皆宋太學生景定甲子詔求直言偕同舍葉李等上書斥賈似道之奸葉李竄瘴地光龍

兄弟遂逭跡歸隱青岩之傍漢學者稱爲梅溪先生元世祖取江南葉李應詔入中書爲右丞光龍兄弟館其門後兩典郡學再佐民社皆有善政光龍終仕官縣簿

贊曰餘慶受業許謙造履純正觀其拒番僧之召其行可知故能歷踐臺諫彰著政蹟可謂不負所學矣光龍兄弟排斥似道已而退隱不亦知進退之幾者歟易代而出典學佐令雖位不稱才而善政有稱矣

明呂文燧傳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曾祖鎔仕元爲永康尹祖汲體義門

良族人立義學以教宗族子弟燧承先志行義著稱元季蹂躪
盜掠永康欲攘隣邑文燧散貲與弟文燁召募丁壯覘與盜
盜敗走斬獲其衆修邑皆賴以安天兵克婺立永康翼以文
爲本翼元帥兼知縣事時文燧以事留杭命其弟文炬攝之
尋又以文燧爲浦川司經歷改中書省都事再轉爲嘉興路
松江民作亂嘉興文燧走使者告總兵仰遣兵擒捕之諸
府欲倚賊文燧爲言而止考滿乃入朝奉部論閩婺倒次興化
俄有疾卒于驛舍

明吳履傳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通春秋學能詩尤工行草書國初召爲州
儒學正累官知濰州事民有爭訟輒諭以理而釋其怨不忍置
于獄寬其征斂不使物價騰湧民多德之
然自文燧以扞禦鄉井列官省府平寇解難斯有功于世者履
以儒學治行卓然亦可謂吾郡之能人矣

明鄭渙傳

鄭渙字仲釋浦江人嗣東有爲元季寇興院判謝國璽僭署浦
江縣簿以才能稱卞殘解賦還家以公平御鄉里不使豪强病
下有爭訟則論以理而與酒和解之子桐姪柳

桐字叔成勤敏明察鄉里推之御史劉辰薦于朝累官滁州判
州階徵事郎奉公廉謹爲同僚所敬州當衝要牒訴繁劇能節
勤治理考稱吾最後升邏木衛至額中風卒于馬上知州陳鎮
惜之爲銘其墓
柳字叔鄂仲釋次子命爲弟瀛仲容後仲容早世且配黃氏守
居叔鄂與妻許氏奉養惟謹黃氏沒執喪三年及居所生父母
喪俱行三年禮人以爲難叔鄂受業陳剛習貫穿經史尤喜吟詩
與諸兄弟觴詠怡怡然如游春風中喜怒不形始終如一自號
怡怡子以子煥貴封承直郎府軍前丞煥今陞奉議大夫大理
寺丞以廉能著稱朝署

明鄭浞傳

鄭浞字仲持浦江人嗣僭朱應見義必爲洪武中宗有誣指寄
錢者時罪匪測仲持毅然就逮不以煩諸兄至京見仲德相
遇爭往就獄皇上義而釋之賜仲持冠帶衣服欲任參政而廷
臣對無缺員仍命增設參議以仲持爲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
階中順大夫命舉所知五人皆以爲參議東傳到官至即去倉
吏革弊政損民者十餘有滯獄積年不決者立剖之稱爲神明
高談笑摘阮以自適時論高之姪餘

翰字叔恭仲持親兄渙仲昭之子也仲昭不侵識精溫恭寬裕談笑處事恒中平望衆敬服之叔恭受業臨川陳剛剛育其才擢行風紀永樂中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尋被旨宣撫廣東惠政循著士民懷之後以年老勅賜致政錫賚還歸

明鄭洪傳

鄭洪字仲緘浦江人應聘起詣其岐陽王府駐兵嚴陵令參謀軍事王入朝爲除侍禮郎累官內藏庫提點以累死妻方氏以例當配絕粒者十日人勸之泣曰吾爲義家婦今夫既死何以生爲遂縊而死上聞嘆曰真義門婦也

明鄭沂傳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父銶字彥平嘗北遊京師以才受知丞相爲官政陞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轉松江等處稅田提領所大使秉傳赴官仲易去十關之病民者名自除糧二千石亦給還仲宇大戚棄官而歸仲與性通敏洪武內子朝廷更新庶政選士閭有輔明治化仲與應名赴京特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仲與自以布衣致位列卿夙夜勤勞盡心報國上念其誠篤嘗嘉獎之已而大行賞人奸臣僭政遂解組還家永樂初元詔起前官復用參官尋以年老賜歸田里未幾卒上北巡詔起還朝論朔太子既而爲還仍賜歸老以高壽終於家

儀字叔慎敏學勤事永樂中以賢良薦召試吏部授文林郎湖廣漢川知縣轉廣東仁化知縣縣猺寇爲亂朝廷遣其招撫叔慎召父老用計擒其渠魁白于主帥帥其不擾而民安

贊曰衎之諸父兄多以功業著見知名于時閭里稱其賢而詩皆見諸簡誌觀者有足徵焉

明劉辰傳

劉辰字伯靖金華人以文行著稱洪武已卯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立朝謇諤持正不阿遷鎮江太守興利除害士民懷之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書成超拜江西左參政群黎稱焯然尋免歸既而朝廷思者碩召拜北京刑部侍郎俄以年老勅賜致仕邦人榮之

贊曰伯靖遁歸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觀其復宗澤祭田而作其墳斯可知其爲政之先後矣

明張子玉傳

張子玉浦江人曾祖孝能湖州儒學正祖一寧成以公平服鄉里父銅字均茂倜儻負氣喜交賢士尤喜談兵天下婺州薦授婺州錄事司錄事未幾退歸田里鄉鄰爭訟者許詣庭者皆

懽解而退至于排難解紛不動聲色而弭之帖然人稱其能子
玉性質純厚而師于戴良所學益充洪武中父以非罪赴京子
玉侍行請代詣理俄以恩宥得釋鄉里稱之洪武丁丑部選閣
右任用子玉應召赴京擢拜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治政寬平
守職廉謹未幾卒于官次姪孟兼
孟兼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洪武初薦入史館預修元史書成
授國子學錄累官僉山東按察司事彰善糾惡憲綱肅然陞山
西按察副使與布政爭論異端布政銜之中以他事法死京師
縉紳惜之所著有白石山房稿

贊曰子玉以代父繫獄而列職大藩斯蓋天之[illegible]吉人矣孟
兼爭論異端而受誣以死又何物理之有反乎[illegible]亦以訓方
正容而陷身刑戮豈孔子所謂不得其死然[illegible]其歟

明王應傳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敦厚周愼佐父士堪以禮齊家以義聚食
防範有條訓飭有規脩從允服洪武中薦授廣東布政使司參
參議時益發南海官軍不能平應率義旅以指撝爲導搜入其
巢穴擒渠魁而殲之餘黨悉平俄以外艱去職服除轉河南右
參議未幾以累卒朝士惜之子溫衍禮好學手抄胡翰文[illegible]其
文錢衣傳世爲縉紳所稱
贊曰應能以禮齊家以寬治政平盜靖民民懷其德可謂能人
也已

明吳彥珍傳

吳彥珍浦江人以才行稱洪武中由閩右縣擢四川布政使司
右布政寬平簡易軍民懷之尋能歸求樂初召復原職俄以年
老乞賜致仕子思學孝行純篤知名于時
贊曰吾邑自本朝以來由布衣縣任布政者先後六人迪于良
費斗南以耆民縣彥珍貢繼先方孟升拱辰皆以閩右縣可謂

遭際之隆矣然攷其治彥珍爲有稱焉

明何士英傳

何士英東陽人宋參政夢然之八世孫操行純潔洪武中由閩
右縣任平涼府通判政治稱最陞本府太守累官兩淮轉運鹽
使所至以廉能稱

明潘榮仲傳

潘榮仲浦江人洪武中由閩右縣任建昌太守廉能著政士民
懷之尋卒于官

明鄭子祥傳

鄭子祥浦江人義門疎族也恭謹好學嘗爲義門義塾師洪武中薦授[illegible]縣知縣守職廉平畏慎自持或勞以斯毅然却曰吾爲義門族豈使鐵鑄不傷而取玷吾宗乎君子稱之

贊曰士奕爲忝政奇孫而以廉能歷聯膺仕斯其無忝厥祖矣象仲由閭右躬而潔廉著政子祥以義門疎族淸愼奉職介然不移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與

明鄒玘傳

鄒玘字以先蘭溪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忠言讜論上前聳衷超升江西按察司丁內艱服闋遷福建按察使撫綏貞肅政聲

蔚然家有靈芝之祥時人異之

明祝戒傳

祝戒字存禮蘭溪人由監生任刑部主事陞湖廣按察僉事尋超福建按察副使廉能者最所至有聲

贊曰蘭邑爲吾郡大邑玘戒俱以文章政事致身顯要同秉憲綱澄清府著政大藩其有光于吾郡矣

明徐子玉傳

徐子玉字公璧東陽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授寧國府涇縣知縣秩滿陞崖州知州應求賢詔又陞鎮遠知府蒞遷知建寧府善政著績聲稱遐邇其事親孝母俞氏守節教子子玉官[illegible]時道遠不能迎養分俸于本貫支給以養母人多稱之從兄隆亨原大由監生擢監察御史秩滿陞福建按察僉事其事父仲禮生能盡孝沒能盡哀爲郷閭所稱云

贊曰東陽爲五府之地仕宦赫奕其所由來尚矣子玉事親能孝政治有聲則其歷聯台輔又何前賢之不及哉

明黃嗣安傳

黃嗣安字仲行浦江人洪武中以孝廉舉任安東知縣主則除黠吏以安其民舉賢才以爲國用俄入覲銓選爲天下第七授

承直郎賜以勑書俾陪祀闕丘尋卒于官

贊曰嗣安以孝廉舉而能去黠吏舉賢才斯亦[illegible]爲政矣

明洪澤傳

洪澤字宗潤浦江人宋忠宣皓之適之裔孫以能吏辟事京師嘗以計吏入久之授丹陽主簿咸著善政奏減莊役民稅甚應悚之說見蔚字延輝事母盡孝火延居室赴火抱母而俱免爲縉紳所稱云

贊曰栢與澤以世姻之契嘗過麟溪見栢所編文集以爲當今盛典宜刊印以廣其傳遂特至建安捐俸刊行以成聖朝文物

之美斯非卓見遠識見義必爲而能之乎觀其立志則致身班要詎可量哉

明朱珦傳

朱珦字師全永康人文行稱于士林洪武間舉任新會縣丞累官刑部主事轉松江府通判請選判福州府所至以能聲著稱

明盧濬傳

盧濬字貝明東陽人祖怡仲謹厚有容洪武中飢民聚黨取其廩粟縱之不問衆感之濬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以才能稱兄貝華永樂初預修大典書成授寧化縣丞

贊曰珦濬與有家有德珦嘗過浦陽文承風慕尊乎其用觀而濬本德接識問其爲人亦彬彬乎學行之克充其才終紹有族宜其光耀于仕版云

明吳澤傳

吳澤字叔霖東陽人父仲吉守道安素言行中理爲鄉邦所稱澤習書教子嚴而有法澤勤敏好學永樂乙未登進士甲科擢其同庶吉士甲辰陞本科給事中以才能著稱宣德八年中奉旨編往清理軍籍蒙賜勅命以本官推恩父母賜以祠祭之費使道經焚黃鄉里榮之

贊曰栢聞東陽賢士稱仲吉善于教子而謂澤通敏平恕和柔豈弟溫乎儒者之風觀其以表彰斯文爲己任捐俸刊栢所編續文章正宗斯能勇于爲義其孔子所謂君子之儒也哉

金華賢達傳卷之七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八

補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璧一上氏訂梓

儒學

梁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隱金華紫微岩講授生徒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清修寺即其故宅

唐劉昭禹傳

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云有句得句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後仕湖南為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

南朝吳幼瑜傳

吳幼瑜字李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記摭拾二十卷禮記摭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其詠物楊炯盧照鄰以文章齊名號為四傑賓王初為道王府屬棄還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

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曰誰為之我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何之

贊曰吾婺以儒學起家由六朝至唐知名者僅數人若峻類苑之博昭禹作詩之工幼瑜著述之富賓王號稱四傑皆可謂吾郡之儒宗云

宋于房傳

于房浦江人父植有學工文五季之亂抗志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精博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康留台司見立體皆與雄士于卿諸子世封正封亦取進士世封能將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碩洽自任每見學論辯各舉論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經笥初世封嘗稱文貞知數千百言以新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不以為然世封慚懼因授以為文之道其文于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世并謂有方策者受學正封辭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學集云

宋朱臨傳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合三傳而取舍

之淳逆總其說爲類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于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于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被薦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著春秋說

贊曰天聖慶曆間浙江之能文章者惟于房交子爲盛優于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惜乎不見其書房之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于發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學者其識之

宋王固傳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瑗登皇祐五年進士初名開臚唱之日仁宗賜以今名因字天貺登官忠陽令

宋王永年傳

王永年固之從孫登進士第累遷中大夫知福州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正議大夫子鑄孫倅寅曾孫謙鑄通判嘉興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寅提舉廣東常平寅歷知宜連縣鄉峽僥江七州謙知隆州凡用蔭人官十餘人

許曰析觀東都盛時義烏第進士自固始而從孫永年子孫累世登第歷官至今以儒行相承號爲衣冠望族亦盛矣哉

宋樓闢南傳

樓闢南字鵬舉義烏人由太學生登進士第累官朝議大夫知吉州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中奉大夫族孫大年從孫嬰子固皆進士

宋楊昺傳

楊昺字漢卿義烏人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孫忱中曾孫煒號樵煥炳

忱中字德夫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

爲六十四卦則要詳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于加一倍法

煒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號樵煥炳仕不大顯煒與炳俱以文名于時煒于瑄所學尤博自號井軒以陰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紹慶府贈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贊曰析觀南渡後義烏之進士以樓闢南爲首族屬相繼亦以進士起家學行名冑者稱累世其見于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亦當時吾郡之望宗矣

宋錢遹傳

錢遹字德循浙江人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
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遹則願罷
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
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
丞乞治元符末大臣皆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由是韓忠彥等
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而陛下
復于事為不順于是偕書右僕射蔡京等言請如紹聖詔后
由是復廢遹豫又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后蔡
京請取青唐遹助成其議竟罷元祐黨籍以為多浦畧給事中

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
直學士知預州府言者論其罪謫滁州稍復寶文閣待制直學
士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罪遹前自代謂浮廣誣端勁忠為義
遍論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
奪待制久之還故職致仕遷龍圖閣直學士居十五年方膺贈婁
遹進者閣汲為賊所殺
贊曰人物評稱遹既用爲人爲文章可自簡切自成一家孫億
年字伯壽以祖蔭入官以遷朝議大夫有詩號雲東集又述四
朝史云瑞常失位而後也太母貲部之姑有遺婦之文母有改
子之廷播之天下合于至公遹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
意蓋有所徇爾論者以是多譏焉

宋何敏中傳

何敏中字子功浙江人自少學易恐飲酒廢業終其身勿御曲
糵悅礪其治每有疑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入行及選
德為歸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營行橐持
喪歸睦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賊從者以百數
道遇擁以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浙
江何公也吾昔為尉所縱籍公一言而免是皆有恩于我者不

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宋朱有聞傳

朱有聞字子益浙江人幼苦為學怨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觀
富貴無所損留利祿知其有守而多聞博之西以書達之其篆
報謝亦竟不行于群字叔中紹興四年進士第
贊曰敏中令盜賊感化有人之死其行可見矣有聞不通謝謁
並非有守者乎皆一人者其有勵于頹俗也夫

宋倪朴傳

倪朴字文卿浙江人曾祖旋以貲雄于鄉初胡則奏立言攷

身錢崇寧閒欲復算之屢持則儼謁拜部使者訴其非使復奏
免之祖子從多裔謝建炎初山賊作亂縣令聞子從爲之籌
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捌部有食功將至有人告
縣令將斬以徇子從急白令曰此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
新令悟而止也境帖然杜蒙儻不羈紹興間草書數千言陳征
討大計又以天下山川險阻爲輿地會元志復著鑑轍錄以陳
國家禦侮用兵之失時人鮮有知杜者獨陳亮敬焉淳熙中與
知縣趙汝鉞有隙郷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徙家衢州會赦
東歸杜于書過目不成覽辨駁甚精論者服之其友吳克已字

復之衢州人窮經博古著述甚多
於日人物記稱杜以一布衣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胸臆雖其言
不能進其視當廷佐陳亮之輩相去豈遠哉

宋葉賢傳

葉賢字仲至號樂齋武義人嘗從朱熹學春官貢者以太學上
舍擢高第教授漢陽軍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藏庫奉祠卒
賢工詩有至三千餘首有東平集二十七卷

宋王師古傳

王師古字彥輝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爲南劍州教授州通
山道書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仕州縣皆有治
蹟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八十卷子謙之
字吉甫登淳熙甲辰進士益之字行甫淳熙進士仕至大理司
直著職源漢官總錄

宋潘宗回傳

潘宗回金華人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既往復州卒
辛弟宗說仕爲吉昌縣丞姪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
侍郎兼侍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由太學登進士
弟克太平州教授致仕改承事郎景愈字叔昌登進士仕至安

慶教授景盛字自牧字牧之慶元丙辰進士爲福州教授歷官
至常山縣令著記纂淵海
於日潘從朱熹問學而擢高第其操行可知師古由進士歷官
部邑政治有聲而諸子繼登科甲皆有著述可稱宗回宗說以
儒學起家列仕州縣而諸子及孫次第進士甚弊仕籍斯知吾
郡儒學之盛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傑光娶黃氏賊盜起青溪婦爲以自
全十五日兩廊保光率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黃氏令

所謂倚光難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爲謝倚光雖貧力辭焉
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籍山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
以良能貫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
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强盜應賞格辭不受
累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孫晟通一百
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嘆稱侍臣曰喻良能篤
實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
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奉大夫
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里曰

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集家歸編忠義傳從子不伐偁
萬國俞皆進士不伐甲科偁官朝奉郎有畜隱集
良倚字伯壽幸官臨海丞有唐業胸文選諸詩文若干卷弟良
觚
良觚字子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山堂集樂府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少㩀有才略睦冦竊發詣軍獻策主帥揚
其志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慶州酒稅卒謀爲變恪白
其守師往諭其元惡釋其詿誤上功轉承節郎御武役軍統制
劉光世偉上嘗本府機宜文字承喻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三
子文行有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與兵皆感勵而力學及
同上舍官恪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以居恪積
官至通直郎而丁子文初主永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本
赴都闕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閑燕亭今
存爲樂飲先存死所著有商洲集恪孫番躍番取進士終于廣
昌丞晉爲古詩擅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有易解若堂雜稿
簿曰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子良能于人敷恂有恩義能使人
別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愈若新良
弼進人無愧嚮其賤皆與之盡其情文蔚茂縱逸益將包羅衆
物而一字不妄讀之者畏而無厭何恪目空四海獨能降意于
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文意開闊而未能自
闊其意陳炳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卓然其文
淸新勁雅要不可少噫是非知人之明而存其文之精妙者其
孰能如是乎

宋唐仲友傳

唐仲友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言稱仕至龍圖閣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書登紹興進士第復中宏詞科累官知建康府上萬言書上納其言再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烨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誣于提舉刑獄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沖道觀閉戶接徒學者雲集至四百餘人復肆力經史以卒其業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群書新錄合三百餘卷文集四十卷兄仲溫仲義皆紹興進士

贊曰柏觀清溪集而知仲友被劾之詳然仲友既罹斯艱而科

耳力于學著書立說以發其蘊故雖失于彼而能得于此者蓋亦多矣復何憾哉

宋徐無黨傳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修游修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上出登皇祐元年進士第仕至郡博士註五代史行于世

宋范浚傳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業儒祖父昆弟皆顯官獨浚不屑榮利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朱熹表章其心箴編從子端字元卿乾淳中在館閣以文章名有與

淳熙成游清介之操亦無異云

宋杜汝霖傳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從胡瑗學至曾孫旟伯高旃仲高旞季高旂叔高旝幼高人稱金華五高旟其叔也皆博學善古文旟登呂祖謙門旃問道朱熹淳熙開禧間旃兩以賢良方正薦未赴端平中入館閣五人皆有詩文行世

宋劉滂傳

劉滂字德蒼武義人與梅執禮學于會稽號東梅西劉登大觀進士累官守建昌遇寇變死于難事聞贈朝議大夫官其子右

孫從弟嘉成登政和進士累官通判楚州嘉成曾孫渙渙之孫仲實皆登進士仲實任常州觀察推官

宋滕庭芝傳

滕庭芝字德秀東平須城人建炎僑居武義遂爲縣人以文學馳譽人稱爲山堂先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太平州錄事參軍隆興中贈太中大夫子湘登進士歷官直龍圖閣知瓊州孫豐峥嵘俱登進士曾孫八人俱監授郎官

贊曰無黨之文見稱歐陽浚之心箴表章于朱子汝霖承胡瑗之學以淑諸孫滂與庭芝累葉登第而學行有足稱焉

金華賢達傳卷之九

浦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鑾一上氏訂梓

儒學

宋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內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名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後以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敗陳訓切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坊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選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

閣故事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答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與弟祖儉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祖謙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贊曰祖謙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關洛爲宗師尚友于張栻朱熹故能研究精微深造聖賢之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東州俾婺女之墟焉翔文獻之邦其有功于吾郡者[illegible]助波其緒論者或位登台輔或表忠勞節或臨[illegible]學在民德沾海宇又何其宏遠也哉吾黨之士幸生斯郡沾其遺芳服敬其可不知所自云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于呂祖謙門人葉邽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人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

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爲行簡代爲請祠迄
不受厯紹定初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
太常少卿趨入觀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其
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脩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帝曰朕何爲貧脩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
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
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
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
嗟太息明日手詔褒諭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

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脩金帛甚厚脩固辭不受侍講
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
載朱熹以廸後學復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脩以無國書
宜辭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自是用意少弭脩致帝諭留甚
切遷工部侍郎兼國史館編修以內祠侍讀遇事盡言以疾申前
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
贊曰史稱脩之清修苦節惜不至乎大用然如脩者其君子之
言君惟求夫言之聽而道之得行耳奚較其爵位之崇卑乎脩
言於暗更革弊政煥然一新至于不受進言之賞固辭侍
郎之命亦可觀其去就之正矣又烏可以患得患失之人同日
而語哉

宋何基傳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縣丞而黃榦適知其縣伯
熭命二子執弟子禮榦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
基敬惕受命得聞淵源之懿學成授徒來學者衆皆謂學者立
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沉潛玩索
吟哦諷詠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爲之大易其言有不
約而精者謂讀易者當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古沉潛涵

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辭因爲質雖皆本于其然就其
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于窮有文集三十卷部寺趙汝騰延
聘辭不就復薦于朝又奏補從官列薦其定五年詔擧賢特處
爲婺州學教授以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
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卒于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
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啓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揮
贊曰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
而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
吟哦感發讀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

不覺夫

宋王柏傳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愈父瀚皆從朱熹呂祖謙遊瀚授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遊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柏夙興見廟治家嚴飭恤孤賑族開之沒爲之斂且葬焉既而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柏

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逆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擲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去其有死麕類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遺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多類此及卒整衣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書皆發明經傳備目不一詳見史傳

贊曰聖人之言信乎有益于人矣然能悟之則爲聖爲賢而不知悟者皆多矣柏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感悟棄其他慕而趨乎聖賢之域勇于求道以至大賢之歸不亦豪傑之士哉而其著述之富議論之正開導後學誠有益云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博通諸經尤長于詩登第備攻弋陽尉諸生爲結廬于龍門山奉而學焉郡守趙汝騰薦于朝以有官不召未到官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博洽羣書窮究根穴訂其僞謬號曰群書百效唐仲友見而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脇分陝之說而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居大懸閣其爲百闕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成矣學者因所居尊之曰杏溪先生

已上二人當有一篇缺有脫簡

宋時瀾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祖汝功字德茂父鑑瀾師呂祖謙淳熙辛
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誓洛誥未
畢而卒瀾補完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集若干卷李子少章字
天麟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進士第天才絕出閱極群書由邇
水縣上第三轉推史館檢閱以凌躐動搖被保寧軍節度掌書
記卒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對說
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名所性集錢宇時瀾之仲父
與呂祖謙同登進士為國學書庫官兄熙字子雲父鑑既卒尉
溧師呂祖謙著御書房官餘論未成編卒執九私諡曰文介先

生弟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文弟渾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
進士克浙江幹辦公事
貧日時氏之學得之呂祖謙而繼登進士雖仕不大顯其著述
之富為時諭所推若少章又所謂傑出諸將者矣

宋王象之傳

王象之東陽人著輿地紀勝若干卷

宋馬之純傳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為嚴州比較務
移千江倅受知張栻潛心經術學者受業皆以大任期弟子爵
行簡卒如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臆釋類編春秋左
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賢坊以旌
蘇之

宋夏明誠傳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作八詠樓序

宋潘墀傳

潘墀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語補
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號芥軒

宋孫道子傳

孫道子一名德之東陽人自號東白樗學善文舉進士仕至秘
書監丞有綱大事記及文集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徐僑游與何基王柏往來尤篤實謝
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為
為言辭文字纖微寄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人以為名言稱為通齋先生

宋王偘傳

王偘字剛仲號栗齋王柏從子受業于何基有詩若干卷

贊曰心純愛知張栻遂潛心經學由博從約能明知行並進之說皆可謂好學之君子若象之之著與地紀勝明誠之作八詠樓序舜之補語類道子之續大事記俱能著其學術之功而偶以栢之從子又受業何基其學行可知矣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內舍登官第官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榜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鰲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

贊曰郁與從子南一俱中甦科歷官博士從游者至數百人斯

可知其學行之高矣

宋陳大猷傳

陳大猷東陽人舉進士著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諸書附以己意由從仕郎兩浙轉運使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季其說盛行

贊曰大猷以進士舉雖仕不大顯而著述甚富能使人皆行其說斯不爲空言矣

宋方鳳傳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入世祖賓字逵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眞州大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賓生楊遠字遐舉以文章名中元祐三年進士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殁贈太中大夫鳳皆以德于陳宜中不能用後得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肆游金陵東甌間發爲詩歌至三千餘稱曰存雅堂集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爲人嫉奕後闢異敎數十事以擬高適稱曰正人心譬于荊亦工于詩

宋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居處州大父增永康陳氏遂爲永康人思齊受學外祖陳亮用父蔭補官拥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

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南綱賈文及翁覆竄爭不力猶不並耳又言御史命浙以論謝堂去職宜相集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後與閩人謝翱浦陽方鳳友善相與放游山水間探幽發奇以泄其羈旅感憤之意遇意所不釋哭泣大木流涕脆得寒疾耳聵自號全歸子遂以名集

贊曰栢若浦陽閒諸長老語及方鳳吳思齊事未嘗不歛衽起敬及觀其所著多忠憤激切危苦悲傷是蓋有諸內必形諸外者矣二人者豈非古所謂氣節不背之士也哉

宋黃景昌傳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游博通經傳尤篤意春秋作春秋舉傳釋疑氏詩傳正說謂古人論詩主于辭今人論詩主于聲聲則與今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著述甚多自號田居子趙用間古調辭九章歌之其事親孝親沒哀毀至終喪

贊曰人物記述浦江五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間有朱銓者師黃山谷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著春秋辨疑辨朱季有恭慶宗光遠者以爆補官至武進丞著春秋集解有陳納

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今皆散佚無存至于景昌所著亦亡其辭可慨也夫

宋許直可傳

許直可字仲堅東陽人入太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克台州學教授遷建康教官以卒官止奉議郎人士惜之為詩平雅有一唱三嘆之音子中應字成父入太學魁舍選登淳熙進士第官終奉議郎光州定城令其操行純正端謹可為鄉里模範孫彥卿字德謙登嘉定四年進士第卒于溫州石門令

宋曹冠傳

冠字宗臣東陽人入太學秦檜俾諸孫師事之登紹興進士第明年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沒坐累孝宗時再赴殿試又中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累遷知郴州抗章告老轉朝奉大夫賜金紫致仕有經進十論韓[illegible]撫寇揭要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替雙溪集燕喜詞并集子輔以恩補官終承直郎紹興觀察推官孫儼補文林郎終泉州司理參軍

宋趙彥秬傳

趙彥秬字周鈞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

篇以[illegible]士嘉之特循一資旋倅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克接伴[illegible]使事竟擢府通判答一編上之轉一官[illegible]元年分龍飛進士中科陞宣義郎累遷台州通判以[illegible]官名征西階至于從大夫上干請號南坡居士[illegible]感入仕曾孫若畢登寶祐元年進士第

宋陳概傳

陳概字斯士東陽人從呂祖謙游經術淹貫文章高雅[illegible]歷八年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illegible]著作郎[illegible]進議將以除參議官遂自祠以歸概恬靜自守不喜汲汲于進

取有文集二十卷子行刊沿海制司幹官

朱徐文鐸傳

徐文鐸字文伯一字伯友東陽人登紹熙進士第又試宏詞科仕至三衢倅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擬三百卷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糾謬訛外作釋糾辯繆十卷晉尉山陰作復鑑制議人以為確論子商霖仕終遂安宰

朱何淡傳

何淡字處常東陽人嘉定三年車駕臨雍上舍釋褐分教武闈累遷秘書郎以淡淡好學恬靜官多建明所著有武牧錄武林

錄子熱以恩入仕登端平進士第從父圳字一叟淳熙進士以文章補于鄉

贊曰何氏三世進士文鐸兩中科名數之淹貫經術彥推之發徵春秋淡之語前好學皆極一時之選惜仕不稱才僅止郎倅由其擇言力不命作進所謂守道而安命者已而淹以傳聞廣識平實不肯為時論所顯至其恢復秘閣補正忠言及他著述又可觀其學術矣

朱戚如愚傳

戚如愚字少白金華人從呂祖謙游登紹興進士第授郴州教授累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為諫官諷使劾權貴毅然不肯出知袁州政蹟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朱邵囦傳

邵囦字傳宗蘭溪人淳熙八年登第授郴州教授改潭州朱熹方帥湖南薦其學行既歲出楚州幕　歸家名其堂曰今是著禮記解詩易稿見今是堂集

朱章如愚傳

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金華人慶元中登第仕至朝奉郎國子博士所著有山堂考索

朱楊與立傳

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歷官至奉議郎　知[illegible]之門學者稱宗之輯朱子語略二十卷

朱應鏞傳

應鏞字子和蘭溪人登博學宏辭科官至太常寺簿開州知府有書約義禮記纂義

朱張森傳

張森字餘之浦江人以明經補太學生授潭州州學教授後辭官歸所著有靜軒詩集子恕慶元儒學教授

甚曰少白受學呂祖謙而著于政[illegible]以明經而父子典教閩
鏞與立侯卿皆有著述以繼其[illegible]以承見于世云

金華賢達傳卷之九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

浦陽義門鄭　柏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璧一上氏訂梓

儒學

元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從曾祖景文以孝行著稱名聞于朝爲攻所居鄉曰純孝鄉履祥同涉群書師事王柏後登何基之門柏告以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基又告以理欲之分

別當自今始自是造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襄樊之師日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莫能聽用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絶跡後學[illegible]而尤篤于分義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履祥傾貲營贖以還其栢之喪事同門士以義制服而明師弟子之禮嘗謂司馬光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于聖人乃著通鑑前編二十卷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道其微言緒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苗法亂政亦

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四書叢說考證又
合二十卷所居仁山學者稱爲仁山先生元統初國子博士吳
師道移書學官祠履祥于學至正中謚文安　此贊號闕

元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謙生數歲而孤
始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
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所加則酸
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
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

卷詔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
賢之心具于朱子四書顧其辭約意廣讀者或可以易心求之
乎迺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以補先儒之未備讀書集傳有叢
說六卷觀史有治忽幾微文有自省編他如九流百家老釋之
書亦洞究其蘊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綱維世教未嘗輕筆之
於書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吳越荊揚幽冀齊魯不
憚遐遠皆及門受業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才分討論講習自
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嘗以白雲山人自號學者稱爲
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行省請于朝建四賢祠與何基王柏

金履祥同列于學官長子元字存仁以文　闕
官官遷國子博士未幾起拜　闕
次子亨字存禮洪武初薦授北平府教授　闕
刻意工詩有陶韋風致日樗散集以徐皐謙累而死君子
哀之

贊曰吾郡自何基王柏履祥傳朱熹之緒當時猶未大顯至謙
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謂謙爲熹之世嫡云

元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曾祖晁欽州司法參軍[illegible]

意施人以鄭莊稱之祖撥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尋
遷江西帥府平贛州之難全活數十萬人父季淳淳祐丁未進
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有稱于時長孺性穎敏凡經諸史
下逮百氏靡不通貫咸淳中詮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
務俄兼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等號南中八士後轉福
寧州倅會宋亡歸隱至元中應求賢詔擢集賢修撰再轉延昌
路錄事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僕官道長孺命撤之至大元年
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尋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丞
退居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正衣冠坐逝所著書有瓦缶編

南昌集頤樂齋稿從兄之綱之純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舉其辭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之純字相仲咸淳進士文尤明潔人稱爲三胡云

贊曰史稱長孺師余學古上承朱熹之學淵源既正稱發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其務明本心之學以誘引後學爲辭章有精見而發爲功業其後鄉閭取士屢司文衡士皆服其文風爲之一變而其祖父皆以文名何胡氏之多賢也哉

元柳貫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受學金履祥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

高郵令宋季城寶山民仍亂火金所居邑令欲捕斬之金白令戰其渠餘悉縱不問衆感全邊寧遣之貫自幼好學六經百氏與數外書靡所不通受經于金履祥必欲見諸躬行學文于方鳳吳思齊爲文沉鬱有容濟洵徧歷山川祭舉爲江山儒學教諭累遷國子博士轉太常博士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詔降于洛長史上言乞加封號貫言神好鼓民宜下所司禁之轉部如其言定二年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興學延師士風大振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雜著書文一十五卷云

贊曰人物記云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己任故晚其德容貌不氣而意消斯所謂得夫性理之學而見諸躬行者歟

元吳師道傳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博涉群書弱冠讀西山遺書翻然有志于爲己之學特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

縣丞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師道勸糴有出粟賑之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賑以粟鈔由是存活者三萬餘人遷池州建德縣令豪民侵佔學田師道按其圖籍悉令歸學建德非禁區民苦茶稅師道白于上減之民困以甦豪有重臣薦于朝召爲國子助教

贊曰宋太史景濂稱吳師道得許氏理一分殊之旨故其治本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僚屬足濟生民使假之高位而獲大行

被其潤澤者夫豈少哉若師道者可謂能行其所學矣

元張樞傳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有扣之者隨事以對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道教尤長于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至正初右丞相脫脫監修遼金宋三史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名樞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

杭州固辭而歸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敝帚編若干卷

贊曰黃溍撰樞墓表序其家世云樞曾祖曰新仕宋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元元初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以母老不赴遂家食弗仕號屏岩先生樞之學皆受教于其父云

元胡助傳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曾祖存仁從呂祖謙學祖申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書授迪功郎許史館實錄院主管文字以助貴贈承事郎節秘書監秘書郎助刻志爲學悉究經史蓄百氏大旨年踰三十郡擧茂才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錄兼大學齋訓導與後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稱賞由是名振一時累遷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從虞集分院淸暑上京再聘國史編修在京二十餘年所著有純白齋稿三十卷自爲傳

贊曰助承家傳呂祖謙之學卒成名儒觀其自傳亦有勵于後學云

元黃溍傳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母夢大星隊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明經著文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累遷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擧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累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筆記

溍天姿介特在州縣惟以淸白爲治在朝廷不登權勢之

門君子稱其淸風高節博極羣書而約之至精剖析疑難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嚴謹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學者尊師之

元吳萊傳

吳萊字立夫直方之子也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過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因去族父迫扣之朗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授徒有文集六十卷雜著詩共一百七十卷嘗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

贊曰萊嘗主柏家示諸父作文之法有篇聯欲其脉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作賦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韻法欲其淸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要皆不越生承還而已然字有不齊體亦不一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目之間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噫有志爲學者于是求之其有得已

元陳樵傳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祖嘉仕元階登仕郎父取靑國學進士從石一夔與聞考亭之學樵幼學于家庭受經于李直[illegible]于書無不讀縱絲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爲文務出新意不蹈襲古人遺轍嘗言爲文舍六藝非講而事文辭綺語何哉所著文有鹿皮子集飛傳觀槃及他著詩合數百卷性至孝父病風痺晝夜扶持歲久益勤後患痰疾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歿歲久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于貲病慾脊梁之習惡衣非

食以終其身邁歲歎曰衆賑閭里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年八十六翛然而逝

贊曰宋太史銘樵墓文云樵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豁朗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考其言行表裡不違君子人哉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義烏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好學不爲浮游物表以能詩知名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游已而厚物縉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贊曰黃溍跋堯道遺文謂其依隱玩世而寓意于文辭至于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其有合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嗚呼堯道斯可以爲不朽矣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貺仲義烏人嘗從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治舉子業宋亡無意仕進益探聖賢微旨講道授徒久之部使者薦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士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于家學者尊爲南稜先生炎澤待人一本于誠言論落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

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刪出奇語不以靡麗爲工有南稜槀二十卷二子良長常山教諭良求義烏訓導

元葉謹翁傳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邦受業呂祖謙仕宋爲大冶縣主簿以其學授徐僑父森以家學教授鄉里仕元卒官將仕佐郎蘭溪儒學教授謹翁于書無不讀得家傳之緒卓然自立一時前老儒皆樂與爲友由教官累遷婺州路司獄階將仕郎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以疾不起謹翁事親孝治家有法所居名齋曰四勿自號曲全詩文和易平實有四勿齋槀曲全集

元石一鰲傳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而思于易著易言總論十卷

贊曰炎澤謹翁一鰲俱承徐僑傳朱子之學或仕或隱名著鄉郡黃溍親淑三家餘論而以道德文章振耀當時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而炎澤之孫禕承溍之學名亞于師而禕之子紳紳之子琳引而勿替君子之德亦遠乎哉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久之以上舍俊解務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部使者强起主教鄉邑尋以疾卒所著有麥廬痴稿而留稿

贊曰黃溍述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篤易倜行讀書務識義趣爲文雄肆俊拔一出于已不徼世好而世亦莫之有好焉

元胡夢吉傳

胡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疏老號桂山翁從王柏受經以授夢

吉父子自爲師友婁吉甫抄七經傳疏探究義理閉戶十年悉
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爲校官累官泉州
教授至正戊戌調慶元總管府知事
贊曰王禕撰婁吉墓文稱其立誠以致乎本推著以及乎人表
裡融通終始純一所謂有德之君子聞者無異論云

元戚仲威傳

戚仲威沭康人高祖如琥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呂祖謙皆
舉進士如琥歷官朝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宋祥以蔭補官
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祖紹隱居養親人稱爲貞孝先生父

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威從許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
通諸子百氏上教呂氏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稱其書室曰朝
陽人尊之爲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贊曰仲威承家學之傳而進之以許謙考亭之緒研究盡心
融神會以淑諸人以行于家可謂好學之君子而能世其家者
矣學必傳其緒統而後可稱哉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豪邁俠氣聞許謙承考亭之緒即摳衣
至門執弟子禮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豪
氣于粹美而欲見之實踐嘗應試科闈不利喟然嘆曰修齊政
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達鄉閭等非仕乎乃建祠奉
祭講行朱子家禮所釋老之誕能消神之祀持公平以服衆亦
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
知醫或孝之有未盡夫無失乎于是參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
悌之傳治疴多獲奇効著書發理明辨精所學必遡乎人特著宋
論格致餘論風水問答他如醫家發明甚多學者因其所居稱
丹溪先生國朝有戴原禮周觀道
戴原禮浦江人精究震亨醫學之旨名聞于朝召除太醫院御

醫治疾多取奇効能遇殊禮陞院使以年老致仕
周觀道字號進金華人醫學與原禮伯仲間而事母尤孝人稱
爲全孝先生永樂初以醫學應授寧府良醫正十年以孝行特
以殊禮旌江浙孝義表賜之人以爲榮
贊曰震亨聞許謙之言超然領悟棄任俠之習趨聖賢之徒不
亦豪傑之士哉觀其齊家以禮鄉黨敬服屏斥道釋能興淫祠
又豈非見諸實踐者與然醫學蓋其餘事耳而因親以及人又
何其博施也乎

元鄭濤傳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父鑑字景明性爽灑吟咏終日忘倦有爲
爲江山儒學教諭不赴以仲舒貴贈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詩文
有正齋集仲舒受業柳貫吳萊以文翰知名用薦者爲經筵檢
討擢進講太子爲之首肯俄參贊官三轉陞太常博士階奉議
大夫論張士誠不當賜謚時宰怒被黜退居撰著有紡房集若
干卷子柂
柂字叔車爲詞章運筆立就父官冀北以國破存亡莫測叔車
艱關往省道金陵艤舟江滸時父適至患病頓亟見子喜甚其
病覺愈縉紳稱其孝感爲詩美之

元鄭泳傳

鄭泳字仲潛浦江人父鉉字彥貞嘗施與每躬攜簞食分餉饑
夫以仲潛貴封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仲潛受業宋太史以文
章知名從兄仲幾游燕京帝用脫脫延致置于參太傅府掾史
從征高郵平六合轉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決獄平反爲
鄉後輩官養親所著有半軒集家儀等書

贊曰伯父仲舒仲潛天分逾人而師傳有自其文章德業並諸
簡冊搢紳斯可傳于永久矣後學之士其有足徵焉

元呂溥傳

呂溥字公甫永康人從許謙學講究經史悉領其要爲文馳騁
雄暢詩動蕩激烈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著有大學
疑問史論竹溪詩文若干卷弟洙

洙字宗濟師事許謙執經問難多先儒所未發同門之士服其
精敏方肆力爲文俄以疾卒所著有太極圖說大學辨疑

贊曰溥洙俱師許謙之學施于家而見諸論者朱太史又銘其
墓而表章之斯足爲不朽矣

元張衍傳

張衍字朝佐金華人延祐間爲湖學正以正道開示學者爲士
林所推自號順齋後以慶元路儒學教授致仕于王善承家學
至元間爲衢州路儒學教授號木齋

元于石傳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從王定菴游接聞考亭之緒爲文確有根
據後一意爲詩豪健高曠有詩七卷

元陳深傳

陳深字仲傷永康人經明行修文辭典雅有華溪賦見縣志

元胡仲勉傳

胡仲勉永康人淹貫經傳學者尊之所著有石屏集

元趙良恭傳

趙良恭字敬德蘭溪人受業吳師道建聚星樓延接名士親炙言論所學日進宋太史為序其文傳稱縉紳云

元童良仲傳

童良仲蘭溪人吾集度世南書由進士授通州同知調河間路治中元亡退歸田里

元陳公舉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善屬文與兄公觀日與方鳳吳思齊為文字交至元末任本縣儒學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

孟頫為同僚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前朝月卒

公觀月泉書院山長公舉子昌齊亦能文本縣[illegible]教諭

孜日恭右文子教授一州石溪仲范良恭[illegible]公舉文子兄弟亦舉止海官不遂顯達良仲雖獲任[illegible]州郡遭時多艱而國事去矣亦命矣夫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終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一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璧一止氏訂梓

儒學

明葉儀傳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語之曰學者必以正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趨之謂弟子曰聖賢言行具於六經四書其發明其義近世

先儒之說備矣學者由其言以求其心不可徒[illegible]面曉有是非逾冰從容久自得之王師下金華召儀為諮議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曰南陽雜藁及他著述

贊曰吳沉撰儀墓文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誠哉是言也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其儀之謂乎

明范祖幹傳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受學遂能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祖幹貞有志之士吾之學得其傳矣祖幹以誠意為主而

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誘引學者恭孝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
皆有薦為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逾月以養親辭歸存行甚篤
郡守嘉之表其所居之地為純孝坊學者因稱曰純孝先生所
著詩文及他著述合若干卷

贊曰祖幹誠所謂篤行之君子也巳造極真誠孝行純篤深有
得於性獨持守之功者觀其所著述亦有德之言夫

明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遷浦江之青蘿山祖
德政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尚書妣陳氏贈淑人娠七月

而生少穎悟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
黃溍吳萊學古文辭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為門學[illegible]入東明山
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為翰林編修辭不赴國朝定鼎金陵
遣使奉書幣聘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尋授皇太子經筵起居
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敕[illegible]遷國子司業三轉為
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曆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啓沃弘多既而念
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粲然大備功為不
少詔以年老致政還家官其次子璲為中書舍人長孫慎為儀
禮司序班推[illegible]二代家居三年以慎坐法累家謫茂州至夔門
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時洪武辛酉年七十有
二景濂博極羣書孜孜理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昭皇猷贊
翊治化名逾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
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
百四十餘卷子璲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

贊曰楯嘗受經蘿山親炙言論所獲多矣匪惟言論而又示之
文辭何其幸與故觀其文原則知為文必在養氣而以六籍為
本孟子為宗次之韓子歐陽子蹤世之論文無以加於是矣至

其自題畫像則云吾心與天地同大吾身與聖賢同貴奈之何
陷於曲學苟乎文藝亡其貞實之歸溺世浮華之靡又云用該
知為進學之方藉持敬為涵養之地由是觀之其自期待為何
如哉今徒而求其所學於文字之間亦末矣

明胡翰傳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曾祖漢學行聞於鄉號南窗處士父英仕
元為太平路總管府照磨蒞政有蹟翰幼聰穎甫七歲拾道中
遺鏹候遺者至而還之劬學受業於吳師道繼學文於吳萊執經
於許謙國朝初以賢才起翰赴京會有以金華民精田出兵者

韓爲言尺牘不習筆旅韶能之授衢州教授俄奉旨纂修元史
書成辭歸上居長山之陽學者稱爲長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
義胡仲子集
贊曰吳沉誌翰墓文稱其器高明章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
得於心而證於人積於今而質於古爲文簡潔淸峻然縝於應
酬愼於許可故得其文者甚鮮信哉言歟

明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師事柳貫以文章知名元季之亂皆由爲
世用遭時多故泛舟江海躡迹四明山中以詩文自寄久之爲

怨家舉劾逮情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攷九靈集
贊曰良博學工文而有志事功然進非其所以至浮沉江湖隱
約潛晦奈何拔跡而行日中危困以死君子果措可不愼歟

明吳沉傳

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師道之子以家學自振文名於時洪武中
朝廷求進老儒特召爲翰林待制本戮降文華殿大學士遂以
文章擅名朝野久之因事忤旨法死於獄

明童黃傳

童黃字中州金華人文詞與沉齊名洪武初用薦者言訓金華
尋除湖州教授遷北平府教授坐罪而卒
贊曰吳沉老成宿學遭際於碩儒淪沒之時秉筆詞垣擢名朝
野可謂儒臣之榮矣俄而以罪見誅童黃德器學富僅得教授
州郡未及有爲而陷身於法何斯文之不幸也夫

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淸義烏人曾祖初從徐僑上承朱熹之緒精究理學
著太極演說繼世補遺祖叔麟承家傳之緒見之爲政歷官同
知黃岩婺源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
遯山父同字性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奧旨皆應辟

爲兩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門額軒遂以爲號
伯淸少讀父書刻苦厲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
溍遂以文章知名國初應召纂修元史聖朝日擢授翰林國
史院編修官授經楚府遷陞長史久之兩耳病聵遂致仕而歸
窮經講論探研理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議名曰理學纂言
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二十七卷子棟字子建强記過人亦
以文章知名本[illegible]爲校國子助教以疾卒於官縉紳惜之
贊曰伯淸從伯淸問學由本及末明白詳盡使人心開目明或
理所然而其薰陶漸育如春風和氣之襲人非大德克學粹者

其能然乎而宋太史序其理學甚言謂能繼朱熹之志稱爲[illegible]
予慨是非伯清學之克備其何以當之哉

明蘇伯衡傳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高祖滾嶺蔭關待制知撫州曾祖主兩淮運幹祖鉉淮安縣主簿父友龍試東福安廵府歷授蕭山縣尹發常平以世民粟擒賊首以平處逸詐除行省左右司都事不赴隱居讀書以空齋自號伯衡貢敏絕倫過目成誦少從宋濂中歲肆力古文國初召爲國學錄纂修元史陞國史院編修官以贈辭歸久之復被召授處州教授以表箋忤旨而卒有文集

十五卷

贊曰宋太史序伯衡文謂其精博而不相淵敷暢而不尚綺靡論奭然伯衡以絕倫之姿棄科場之業刻意古文而知當老儒間自成一家言可謂能稍少公之學矣惜乎不大有爲而身慳所幾君子蓋嘆息之

明楊芾傳

楊芾字仲彰其先居義烏父德潤始遷東陽芾力學穎悟從陳樵游文辭典雅自號鶴巢先生所著有百一[illegible]集

明金信傳

金信字仲孚金華人穎悟工詩從楊維楨游往來吳越間詩學遂著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雙游洞以詩自怡學者稱爲慢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世子静亦工於詩從叔鉉字原昇亦以能詩稱

明李曄傳

李曄字宗表其先汴人洪武初薦授國子助教罷歸假館永康因而附籍長於歌詩有草閣集行於世

贊曰信過東陽求芾遺稿無從可徵爲之咨嗟嘆息慨世之爲文其散亡磨滅者豈獨芾哉信曄所爲詩甚多其幸存者惟春

草軒集草閣集耳餘亦無傳焉

明何壽朋傳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業於[illegible]守道未嘗交干於人士論高之以歸全自號隱居教授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又没以所居宅易地以葬焉

明汪與立傳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與蘇伯衡德行相作而文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視古人爲不足無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洪武中嘗爲本府儒學訓導

與立其人焉仲舒之博涉經史端臣之兼治三經浩而誠傳胡
塤沂諧又皆見乎著述以發其蘊信乎吾郡之不乏賢矣

明俞慶傳

俞慶字大有義烏人好學有文從黃溍受業又與王禕友善名
碩縉紳皆薦爲義烏訓導久之其家任造版籍吏以遞緩上聞
刖例遷謫而卒所著有養素藁八卷子恂
恂字子嚴篤學工文從游宋太史濂用薦爲金華府儒學訓導
隨父坐謫相繼而沒君子哀之所著有尙志齋稿一十卷
贊曰俞慶師友名儒知名於時而子恂學文於宋太史而相與

之琢磨論議所謂益者之友不幸父子謫死遠方嗚呼悲哉

明呂文燧傳

呂文燧字慎明永康人父東字子敬博覽經史教子攻書文燧承
家學復從朱長史游攻古文辭洪武中與沈慮於劉歷官周府
左長史尋以府僚被罪逮坐已而得釋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
竹旨逮卒於獄縉紳哀之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贊曰文燧受學朱長史而膺與沈之薦列職大夫斯亦遭際矣
已而連被罪謫宥而復坐卒死於法又何其不幸也夫

明鄭濟傳

鄭濟字仲辯浦江人受學於宋太史爲詩文多出新意所著隨
燬不欲留稿書法得晉唐諸體洪武癸酉高廟以義門能循禮
法遣使至家年三十者應召赴京凡二十四人問才德孰優衆
以濟對授左春坊左庶子階奉議大夫日侍左右獻替爲多從
微第沂爲禮部尚書賜濟楮幣以致政歸家從姪燧字允彝歌
詩俊逸尤工楷書見稱士林
贊曰柏家以孝義被召時柏忝與行列沐天語之褒蒙亦形廷
之錫宴遷留拜春坊之命賜歸有賀楷之頒而伯多濟明禁終
始恩賜致政遭遇之隆盛矣至矣

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父光亨字景玄性聰敏學詩於吳萊宋太
史亦其高第詩集稱爲法度之詩璉好學善文從游宋太史爲
同門所推洪武中由儒士召試累官翰林侍讀[illegible]卒

明劉剛傳

劉剛字養浩義烏人刻苦攻學錄合少容嘗游京師學文於宋
太史士林相與推薦卒無所就抱道而歸後議浦陽王應廷故
諸子从之爲鄉里註誤法死京師

明楊信傳

蔣信字誠夫東陽人以文辭知名請益於宋太史名稱士林爲
授湘府紀善俄以疾卒於官次

明樓恕傳

樓恕字希仁義烏人㓜攻文詞嘗游華川不憚寒暑負笈往
來士友稱之後隱居教授以師道自任焉

贊曰析與璉剛信恕爲同門友而析篤居少議論多所剴切而
推其則有過焉四人者或仕或隱知名於時今皆不可作矣而
析辛生人世而歎所業之無成有愧於師友已夫

明傅藻傳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溍以才行見稱洪武初由本邑授
官歷任北京眾官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超拜河南廉使以
辛

贊曰藻從碩師尚遺修身致要可謂榮遇矣而其文章
政事寂然無聞可慨也與

明王杰傳

王杰字文英金華人文憲公栢之裔孫洪武中由明經薦授本
郡學訓導遷盱眙縣訓導薦陞丹徒知縣以能幹稱時罷歸永
樂初應召入文淵閣纂修大典書成除翰林典籍掌文淵閣秘

書秩滿致政歸老士林榮之所著詩文有尚絅齋稿

明貝泰傳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端嚴秀整文行過人由鄉貢進士爲校官
永樂初擢國子助教陞司業六館之士翕然歸之咸以爲
得師氏之體非祭酒名稱燁然

贊曰今世高文獻之邦人材輩出杰以通經典籍翰林引年致
政爲郡領袖泰經明行修典教國子由司業而陞祭酒可謂極
儒臣之榮矣吾邦之士其亦有光耀云

明鄭楷傳

鄭楷字叔度浦江人自垂髫侍父自存受業宋太史濂爲文工
於作札太史亟稱之縉紳推其學行遂之禮府承奉初開王朝
京師奏除王府教授王見之大喜有公來屯山東之語謙禮
禮待甚渥時賜教言以表其孝義褒其學行勤謝十有餘年
其勳輔導終始不渝所教訓輔咸稱唐言皆六無愧滑溪淡淺
壽太史別號初太史以累西行歿夔州而沒旅葬於蜀宋累請
於茂州叔度請王給道里費令太史孫慎迎葬成都命惜館於
其傍給田以供祭享復命叔度爲文以誌其墓已而尊爲賓師
賜號醇翁公之王憫叔度年老奏陞長史致政還歸鄉養吏將

靡不周至後序書歸來軒織錦成文以賜因以序翰揭諸燕居
之軒永樂乙酉同致政郎史兄幹朝覲京師皇上嘉勞燕賚復
賜孫善書朝野以為榮兄沒綜理家政以詩書忠孝訓飭子孫
諄諄懇懇家皆悅服所著詩文蜀王賜名鳳鳴集弟棐栢
棠字叔美從宋太史游工古文辭太史稱其善於馳論永樂丙
戌大臣薦於朝命纂修大典書成部選文士叔美名在第一
廷試除翰林典籍掌文淵閣秘書時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選
該博儒臣更番進講日講討論典故叔美與王汝玉等九名在
選中叔美每體程子崇政說書遺言及政治仁宗屢加首肯嘗

命代祀先聖顧羣臣語其至誠狀擢陞翰林檢討後以風疾辭
歸仁宗即位入朝特加賜勞仍以檢討致仕給傳送歸朝野榮
之所著有道山集元史訂任總好學善書為右族師學者尊之
栢字叔端力學晚經受學於宋長史問考亭之學以究性理之
旨既而學文於宋太史太史教之作文必以六籍為本明乎理
以充其氣而以孟韓歐陽為宗凡所為文必令繕書以酬應所
求及太史以累入蜀猷其所著以授栢有付子斯文之囑繼以
父貞義代兄死難哀毀毀戕無意進取稽紳冊書勿欲推薦輒
以疾遜謝惟窮探經傳潛心玩索以其知實踐行之於己而以

垂慈友弟勸率羣從并齊類以施人至老不厭又印施救急旨
方傳布遐遠或以其名達之蜀府賜問其兄長史叔度稱其疾
以對王顧左右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人因以清逸處士稱之
晚年著書有理朔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金華賢達傳淮
總齋稿于桂才學有稱
贊曰栢與元兄同義聚學同硏師而叔度以其所學講授王宮
闡明聖道文章德行稱重川蜀叔美典誼秘閣載筆翰林學者
咨沃文著朝野皆名成行立致政歸休栢才不逮兄學孤士陋
自甘恬退抱拙守冲倘利天假餘年獲陪二兄杖屨乎山水之

間從事於几筵之末何其幸與

明杜桓傳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穉經好學由郡庠應鄉貢入太學永樂初
登進士第除趙府紀善王禮遇之為文典雅詩尤俊逸詞林推
重之
贊曰桓之從祖仲原與其子仲成皆學行純篤而相往來於栢
宗栢以世舊過麟溪聽其言論恂恂乎古君子也已而
其文詞稱耀於時繼吾郡文獻之傳者有於桓深有望焉

明周政傳

周敗字中和浦江人以文辭知名猶工真行書永樂初召入文
淵與書大典書成擢中書舍人書誥待從幾二十年以老告歸
詔令冠帶致仕士林以爲榮同邑陳輸字子同才學與敗齊名
同召書大典未及授任而卒縉紳惜之
贊曰栢與敗輸有同邑之契二人昔在京時嘗和栢兄翰林檢
討叔美躡麟瑯符至麟溪詞韵俱美珠玉粲然今敗列官近侍
致政歸榮而與邑之賢俊敎諭劉溥淵司訓林宜儒士張公器
陳宗文爲文字之交往來觴咏以樂雍熈之治而輸未沾一命
以沒何幸不幸之相遠也哉

補遺

明劉湉傳

劉湉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溍淹貫經傳卓識
過人隱居青村學者稱爲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輙懇辭謝曰猶
好青黃豈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篰組之間哉日游
詠乎山水以終其身
贊曰栢覩宋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湉爲安貞肥遯之士考其德
而求其行信足有徵焉

金華賢達傳卷之十二

浦陽義門鄭　栢叔端氏著
第十二世孫　瑩一士氏訂梓

卓行

宋呂祖泰傳

呂祖泰字泰然金華人寓常之宜興慶元初見祖儉以言忤旨
安置瑞州祖泰徒步往省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
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illegible]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

沒時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又請誅蘇師旦召必大有旨祖泰言語狂妄拘管連
州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累及乃奏祖泰闕[illegible]
[illegible]發不設酋當杖寘遠方乃杖配欽州闕[illegible]
[illegible]改廸功郎監南嶽廟其母無以葬闕[illegible]
[illegible]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闕[illegible]
[illegible]死無憾耳乃今丹王闕[illegible]
[illegible]
贊曰闕[illegible]有愛國之心憤權姦之誤國憫闕[illegible]

明吳志德傳

吳志德字忠卿浦江人幼尚氣節從祖直方樂毅之元季盜起
志德率義勇保安鄉里王師下婺州志德領衆迎謁從取諸暨
及處州皆著勞績戮僞將獻馘轅門命志德爲統軍副元帥尋
以疾辭歸子允和允植皆以才行稱於時允植子緯字克文事
母盡孝齊家有法家被回祿先奉祠堂神主後救私室木幾燬
建祠宇而後搆其所居人以爲知所先後親黨友善[illegible]同翰林
著士林云

明將可大傳

將可大字[illegible]浦江人勇敢強毅元季盜起倡衆捍禦鄉井至
文忠兵至攜男國用率謁麾下遂從攻鄉皆有功授浦江翼副
元帥未幾辭歸[illegible]

明朱世濟傳

朱世遠　闕　[illegible]鄉欽威輸濟貧乏鄉里稱之元季盜起
闕　[illegible]禦之方岩山下與王師戰弊　闕
[illegible]徵授吉州知府以廉能著

明王威傳

原缺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鄭柏撰柏字叔端浦江人宋濂之門人也是書輯金華一郡人物各爲小傳係之以贊凡三百六十餘人分忠義孝友政事儒學卓行五門亦宋濂浦陽人物記之類然如樓照迎合和議曹冠爲秦檜門客乃並取之殊不免鄉曲之私第十一卷內又有柏傳一篇附鄭楷之後柏無自作傳之理或其家子孫所增入歟

孝紀十六卷拾遺一卷

〔明〕蔡保禎撰

安徽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孝紀十六卷》提要

孝紀序

我

成祖文皇帝以孝治天下集孝行事實頒行郡國世奉爲

憲

今上至性天授重尊

祖訓表著孝經以廣厲學宮猗歟休哉攀虞軼周豈徒令期門羽林之士誦讀如東漢永平故事哉露泒衍銀

潢𩙪寒似鋏欽承
簡命長令浙東衝𤸫山溪簿
書鞅掌思所以奉揚
聖化祗承
功令無如得一敦行之士訓

序　二

倫之書闡孝翼經以無負
聖天子風勵至意因之自效而
竟未能也適同社閩蔡端
卿以孝紀見示余讀而忻
然曰是可以風矣孝爲德

本良民良吏治國治家莫
出於此淵明孝傳僅數十
人耳聲稱至今後蕭廣濟
師覺授及宋過煜俱有孝
子傳行世世多重之今端

序　三

卿上遡姚虞下至
昭代表前哲之懿行樹人子之
芳規纚纚然具信可風矣
端卿猶以書籍弗備耳目
弗周爲憾夫舉一風百何

必盡人而紀之耶端卿行
誼動師古人今年且七十
每言其先大夫輙涕泣如
雨乃語余曰禎子道多愆
藉此以自贖端卿固自隱

約然此紀一傳天下盡知
有端卿人人躍而思孝端
卿又豈徒以子道自靖哉
捐俸爲梓以廣錫類請自
永康始它日

陛對且將賫此以進
旹
崇禎第十二中秋社弟朱露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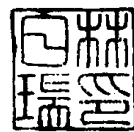
孝紀敘

孝紀者吾友端卿所緝古來賢聖懿行彙而成之也端卿淹貫能文縱横風雅而至性所鍾于其是書尤深葢遠自有虞迄

昭代凡黼扆韋布之倫鞶帨丱童之亞純軌令脩之次奇情逆致之遺靡不搜羅畢罄義例悉該者矣而行各有類類各有目仍以論贊隨之併覽之者了然目晰耿然情深抑何其美而可以興者乎日者孝經一書

今上特表章以示天下是紀一出其以暘風厲至意而闡繹聖經豈不偉哉昔博士嬰說詩不規規泥詩而遠取軼事相印此深于詩者也今端卿紀孝不必

爲經而作然論列條貫殊可與經相表裡此深于經者也然則謂是編爲孝經之翼可也博士說詩而無一及詩端卿所紀不爲經而無不隱符于經此其理亦殊用而一致矣抑愚猶有進焉孝始事親中事君端卿旣紀孝矣古來忠軌輝映縹緗代不乏人其並紀之爲合璧之觀可也

賜進士第浙江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世弟林日瑞撰

孝紀序畧

自有文字卽有君臣人主家天下治之以孝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首紀帝王堯舜以來有夫子千古綱常獨賴於是君以師之師以範之子道備矣故繼之以聖門世道漸漓孝幾絕德而好名者變爲驚駭之行庸德之訓謂何故純孝次之孝本因心亦以教成觀感之下世有令德故世孝次之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傷哉貧也菽水何慊是以仕無崇卑官其能逆故祿養次之陰陽一患入世不免醫藥無靈請

以身效雖非經常之行亦根心之痛也故苦行次之眞摯之情盡其在我孝德之至通於神明故神功通神次之生非空桑我獨集蓼生離死別均之動念故尋親次之時際多艱禦災防患以全其親乃貴有子格暴次之暴不及格惘乎悲矣復仇死孝誼無可解故又次之肅霜中慌枯魚何堪音容非眞依戀猶昨永慕次之變敬哀戚匪以干譽至德天旌休徵駢集瑞應次之孺慕之誠同於赤子知能之良孩提獨先童而知孝況長大乎此童孝之所錄紀也至於女子

亦人子也粉黛之流偏有至性豈其賢冉乃不鍾情故以女孝終焉次第之間自有深意總之提醒性眞相期無負夫爲人爲子而已若自附於作者之林賊禎不任也

崇禎己卯蒲月柳谿居士蔡保禎識

凡例

一是編首紀

帝王而

昭代

列聖孝德懿行炳若日星載在

國史非草莽微臣所能揄揚萬一即憲臣日瑞宗臣

霦有命特紀以冠篇首禎終不敢以鹵莽從事

自取罪戾盍讚揚

聖朝臣子之職而管蠡窺測何裨海天請以俟諸作者

凡例　一

一是編彙輯數載三四易稿頗爲苦心惟是書籍弗備耳目弗周不無遺漏即如郡邑乘志尚不能遍閱而況乜乎至於近時孝行非聞見極眞考核甚確不敢混入

一分卷門類後先次第俱見序畧而純孝中或有別項竄入亦借此以點綴純中之奇

一年代考核頗有次序閒有原集中不載時代無可考則因其行事相類而附之所重在孝特代亦可畧也

一姓名魚魯多爲考正率以大明一統志爲定間有同名姓而異地異事者則兩存之

一是紀崇重孝行其出處事實多所不錄至如孝行無考但有其名亦不妨并收使千載後猶存芳名不愈於泯泯乎觀者幸無忽之

一是紀十六卷分爲六册以夫孝德之本也爲編目借孝經之語定孝紀之序總之是書不外一孝德耳拾遺則附于末以俟增入

凡例　二

孝紀總目

帝王孝紀
聖門孝紀
純孝紀
世孝紀
祿養孝紀
苦行孝紀
神劢孝紀
通神孝紀

壽親孝紀
格暴孝紀
復仇孝紀
死孝紀
永慕孝紀
瑞應孝紀
童孝紀
女孝紀

孝紀夫部目錄

帝王卷一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武王　周公旦　伯禽　曾孝公
漢文帝　漢明帝　河間惠王　魏武帝
北齊孝昭　梁武帝　後梁孝明　元魏孝文
後周高祖　唐太宗　宋孝宗
聖門卷二
孔子　曾子　閔子　子路

子羔　孟子　樂正子春

純孝卷三之上

孝紀德部目錄

純孝卷三之下

鄭綺　慎知禮　郭琮　顏忻
羅威　寇準　李祚　施慶
許俞　李玭　李瓊　鄭褒
陳侃　郭廷謂　任元受　李清臣
范純祐　郝戲　趙君賜　宋克國
賈黯　沈瑄　亨工書　黃廷堅
司馬康　蘇過　陳介　楊縉

陳大卞　錢褒　黃槩　劉洵直
淳于雍　李肅之　郭周孚　侯玓
徐浩　史聲　呂鎧　葉作周
李華　周大雅　尹焞　王必正
焉順德　劉敞　周上禎　史詔
龔明之　余元卿　祝確　陸時雍
張根　許道幼　陳天隱　陸滋
狄承嗣　毋印　陳道周　黃觀泉
岳飛　虞允文　趙善應　李彭年

王進慶　胡師徐　吳德彰　王凱
陳熹　杜誼　毛珣　尹夢龍
劉子翬　錢堯卿　趙宗愈　方般
潘祺　錢湛　潘師正　余公彥
李載　許遂　葉貫道　金癸
余安行　林彬　馮元　李敏之
牟天壹　劉潛　李誠之　柴淵
續豐　楊大明　徐偉　陳嗣光
胡淵　歐陽守道　王炎午　謝鑰

盛子充　應天僧　廉希憲　王潤
昝汝道　黃道賢　蕭道壽　李彥忠
何從義　王庸　郭全　李孝先
馬希先　姜兼　張男　單仲昇
蕭羽　邵敬祖　饒宗魯　王德新
孔全　陳乞兒　趙榮　王士弘
張恭　馬英　陳㯤　石輝祖
郭居敬　王讀諦　楊立義　余闕
蔣宮　易炳文　張子英　郭回

孔明允　宋杞　李英　張宗魯
張十　王興　趙士亨　呂宗爵
印岳　魏敏　權謹　溫禧
王中　呂升　陳文　朱勇
卓敬　范褁　趙巖　厲孝先
雷境　容與悌　張添保　陳榮
姚壽　鄭淵　燕原芳　葉宗可
莫藏　顧仲禮　朴素　劉閔
陳恭定　梁昱　逯相　鄭英

沈琮　謝佑　干纓　王綱
周廷瑞　應綱　支琮　何新
梁貞　沈鍾齊　倪大海　錢敏
李墉　陳文亮　胡本　應召
黃賓　許敬觀　陳思齊　林宗暑
沈輔　單稙　許欽　王燮
林逸　張濂　季養　范寅
宋璜　錢選　蹇衡　戰翔
廖瑶　譚紀　南真　藍純

燕旻　金洲　孫堪　班言
崔克昇　凌汝祥　馮璪一馮厚
蕭昱　章良民　虞所　洛忠
包全　俞謹　丁祥一　高珂
求瀌　章彝　朱泰　章良駿
龔景才　黎崇　鄭梁　余鑰
沈孝子　曾一和　陳熔　俞振紀
詹泮　易直　樊煒　紀孚兆
夏暘　余喬烈　李一鰲

孝紀之部目錄

世孝卷四

祿養卷五

苦行卷六

神助卷七

焦 華 宗 承 阮孝緒 韋 鼎
吳悉達 陸 政 熊 衮 張士巖
程宗雅 宋思禮 柯應烈 齊 道
歐陽修 高 登 葉 薈 孫質著
羅孟郊 楊 暐 王 [illegible] 王思聰
孫 瑾 金松一 武德政 史彥斌
羅 遵 胡光遠 湯 霖 周 炳
瞿嗣興 葛 泰 朱則文 盧 元
王廷揚 解 禎 戴 瓚 徐 聰

傳 合

通神卷八
夏侯訢 孫 鍾 江 紑 丘 傑
王虛之 劉行者 潘 晃 鄭潛曜
張 元 古 慮 張汝明 朴穎孫
唐伯虎 周溫叔 吳 二 閻 煜
馮 珵 蕭 遇 陸思孝 戚 敬
黃 贇 李得成 沈 珵 紀 賢
檀 郁 桂 恭 羅 潮

孝紀本部目錄

尋親卷九
庾道愍 楊 寀 孫法宗 釋道丕
王少玄 杜 羔 呂 向 朱壽昌
張 吉 杜國寶 呂宣問 程 俊
支 初 韓 瑜 劉 琦 陳斗龍
胡景清 趙一德 趙應祥 孫 抑
曾 德 顏應祈 黃覺經 祖浩然
高必達 廖人俊 羊 仁 周古象

喻德昭 王 紳 曹 昌 崔 承
史五常 沈曰禎 杜 澐 劉 灌
王 溥 程 通

格暴卷十
蔡 順 古 初 江 革 彭 修
杜 孝 趙 咨 馬司芝 傷 威
劉 平 王 戩 庾子輿 蕭 修
阮 卓 孫普濟 朱 泰 王元規
潘 綜 鄉 遐 夏孝先 宇文護

郭金科

永慕卷十三

丁蘭　張武　劉思貞　丘敬

連世瑜　王光濟　汪與成　遲昱

唐頌　唐之淳　倪神保　龔仲賢

孝紀也部目錄

瑞應卷十四

顏烏　郅奇　蔡邕　董永

文讓　方儲　許孜　夏方寺

頓琦　丁密　應順　蕭放

甄恬　吳明徹　皇甫遐　王襲

杜牙　王崇　夏侯訢　薛靈敏

翟普林　劉士儁　陳孝意　黃匪

崔玄暐　李迥　張九齡　張無擇

丘爲　李興　沈如琢　林攢

許伯會　章成𥿄　梁文貞　劉常

吳海　李德饒　許法慎　孫旣

荀與齡　程袁師　祝希進　李文素

章璐　廖洪　易延慶　沈麟

林安　成象　初晞　吳順

羅居通　支漸　孔旼　江白

陳思道　王文義　鄒長孺　盧世豪

林正華　詹適　曹炷　吳可幾

童孝卷十五

女孝卷十六

孝紀大部

明清漳蔡保禎[illegible]甫輯

同邑林[illegible]延[illegible]校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嘉禾吳天泰謐生甫閱

帝王孝紀第一

帝王立極率世以孝豈必家喻而戶曉哉身自作則影隨表端因心之愛原非市名衆指者衆上德彌彰况以九重而躬韋布之行抑尤難矣

輯帝王孝紀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舜敬盡于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

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與

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天其化自近至遠

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以上俱陶淵明撰孝傳陶贊云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疾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武王事文王帥文王之行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沖幼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illegible]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傳其禮樂以奉宗廟焉

伯禽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喬北山之陰有木名梓盍往

觀之伯禽見喬高而仰見梓卑而俯反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伯禽觀木而悟子道可謂之孝矣建侯於東三年報政公怪其遲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益能以孝治其國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況諸侯乎

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

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
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
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

漢文帝爲代王時母薄太后嘗病三年文帝不交睫
不解衣湯藥非口嘗不進

漢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卽位長思慕至踰年
正月當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生前惟娛別求百
官上陵帝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
易脂澤裝具布左皆泣莫敢仰視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其名
德者惟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
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
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哀薄固巳
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按獻王名德景帝子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尤留意孝經嘗問董仲舒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董子對曰天有五行春木王生夏火王長季夏土王養秋金王收冬水王成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可謂大忠矣上者火之子也五刑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夫善仲舒之言必有契於心獻王蓋儒而孝者矣惠王能修其行固孫一德孝之所被不已遠乎余森其德并喜董子之論因附之

魏晉武帝居文王之喪既葬除服猶素冠疏食哀毀如
居喪者期年帝將謁陵群臣以暑止之帝悲感摧
傷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詔欲以衰經從行
尚書令裴秀執不從群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
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爲沉痛況當食
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

生家傳禮未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
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
蔬素終三年母后王氏殂居喪一遵古禮既葬請
除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所不忍也
有司固請復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
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竟疏素三年如居父喪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減損徐之才
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

於帝尋疾崩遺詔以不終養爲恨

梁武帝生知純孝六歲母亡水漿不入口三日及聞父憂倍道星馳形容毀瘠殿內惟食大麥日止三溢及居大位即於鍾山建大愛敬寺時謁文陵有紫雲蔭上食頃乃散望陵流涕所霑草木皆變色陵旁有枯泉至是水流香潔可掬又帝嘗孝經自爲撰注子昭明太子統亦有至性居丁貴嬪憂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絶武帝勅止之乃勉爲啜粥僅頓減削自出宮常思慼不樂八歲通孝經及長居

東宮內殿坐起恒向西南面臺一夕被召當入危坐達旦夫武帝雖崇無父之教而家庭之間世有令德

後梁孝明帝蕭巋孝悌慈仁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善於撫御能得其下之懽心

元魏孝文帝名宏原姓拓跋改姓元氏獻文帝太子居太后馮氏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逾禮五歲受禪悲不自勝父問之故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父病癰親吮之禁胡服求遺書以夷語譯孝經之旨教國人制禮作樂蔚然可觀

後周高祖居太后喪居廬朝夕進一溢米終喪三年五服之內皆令依禮

唐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太宗家庭雖多慚德一念之誠亦足垂訓故取節焉

宋孝宗事上皇孝竭誠盡歡殁致其哀高宗崩後即欲傳位太子諭周必大曰禮莫重於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意決矣出紹興傳位御札示必大遂傳位太子退居重華宮每言及兩宮北狩八陵廢隔未嘗不痛憤也

論曰自古稱帝王之孝必首舜文然舜嘗號泣歷山之時又何意於玄德之升聞哉文王子道惟謹以服事殷比之重華無多讓焉大禹恭儉武丁恭默武周

達孝孔子稱之伯禽河間世有令德矣帝王之孝寔士庶不同一念之真便足範俗治平之績亦多賴之是以漢文之侍疾漢明之謁陵唐太宗之悲誕宋孝宗之悲憤施稱至今魏齊梁周即不足追踪上哲當叔季之世九五之尊能慕戀所生亦足嘉焉元魏孝文胡人也幼而能孝史臣稱之乃知孝道之真不以華夷限也夫天子王侯亦人子也本立道生不能事親而能治民未之有也

贊曰

伊維聖哲天作之君克諧以孝玄德升聞誰其匹之惟禹與文武周纘緒無媿湯孫魯侯世美河間誼純漢帝唐宗克敦斯倫齊梁之間餘[illegible]猶存至性天植乃有胡人凡茲元后並篤於[illegible]

聖門孝紀第二

夫孝爲百行之先道德之要本於天地存於人心不孝非子不子非人世道隆替實在於是夫子慮之故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惓惓立教木鐸以啟斯道乃明千古而下猶嘉賴之況身爲及門而親聆其教者乎輯聖門孝紀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母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依陶淵明孝子傳

曾子名參字子輿性至孝夫子嘉之作孝經而托始於參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事見孟子中少時芸瓜誤斷其根父晳怒投大杖擊之曾子僵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乎退屏

皷瑟而歌欲令父聽其歌聲知其役也孔子聞之
以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三月曾子因客而見孔子
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
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卒不可得小箠則待
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體而不去殺身陷父以
不義不孝孰大乎又聞鋤瓜時有三足烏集其冠
從孔子於楚母思之齧指而心動孔子曰參之孝
精感萬里

閔損字子騫孔門居德行之科不仕大夫之家性至
孝後母衣二子以絮衣損以蘆花一日御車因寒
而失䋀父怒而不敢言後父知欲出妻損告曰母
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因不出感之遂成慈母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子路名仲繇家貧事親孝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
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謂之孝比親歿後仕而顯榮見孔子曰負重道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繇事二
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
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
啣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
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繇也事親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
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
民不遺其親 依陶淵明孝子傳

孟子戰國時人少遭三遷之訓卽志俎豆之事長受
學子思之門卒為大儒七篇中多言仁義孝弟之
道及虞舜曾參之行以垂訓於世當戰國時聖教
漸淌而身紹道統與孔子匹休以成其親之名孝
莫大焉

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卽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己全而歸之可
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禍及者未之

者也出淵明孝子傳

論曰論語一書夫子之言孝至矣盡矣復以孝經授曾子何諄諄也動爲世法言爲世則春秋以來子道未泯誰之力與獨怪及門三千賢人七十曾閔篤羔而外以孝聞者何寥寥也蓋孝爲庸行不以習聞非躬有其德矯飾以聞聖門之所羞也亦可以觀訓矣孟氏願學孔子繼統斯文即道德之宗不以孝著然而上述堯舜下慕曾參當無父無君之世提斷儆覺人倫實嘉賴之樂正子春傷足憂㲀月不出一舉

足不敢忘父母眞無忝德於聖人之門矣

贊曰

大哉孔子人倫之宗因心作則立訓惟肅春秋
義稟孝經道隆門有曾閔至性獨鍾養志悅親
衆論推崇由悲負米羔咸毀躬樂正傷足憂形
於容惟孟宗孔道益昭融聖門之孝百世可風

孝紀孝部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延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武林鄒德沛公沛甫閱

純孝紀第三之上

父子之倫人道之始因心率性孝乃其常厥後習俗移人梟鸞殊性孝幾爲絕德矣然而本心不眛毛裏關懷夙興夜寐生敬死哀原非矯情

亦豈干譽子道實嘉賴之輯純孝紀

春秋 鄭子產之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弗心體不調憶汝也

申喜少亡母聞乞人歌於門而悲之動於顏色謂侍者曰乞人之歌何故而使人悲與之語則其母也

屈建字子木楚人父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潁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於公賜之羹食而

舍肉公問之曰小人有母將以遺之公感其言遂
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愛其母施及莊公
少連大連善居喪孔子稱之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朞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
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桑下有餓人卧不能動趙宣孟將上之絳見之與之
壺飡二胊再拜頓首受之不食問其故對曰向者
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見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
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後
晏子見疑出奔北郭子絶頸以白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
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
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
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鬭獲甲
而獻者三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

以辱吾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郭子玄父死欲葬恐爲狐狸所侵號天大哭七晝
天爲起霧咫尺莫辨王遣人造本函助之葬
剡子性至孝母病思鹿乳遂求不能得乃衣鹿皮入
鹿羣中以求之卒遇獵者彎弓欲射剡告之故乃
得免且遺以鹿乳而去
漢金日磾母教訓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死
詔圖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拜
之涕泣

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
帬廁牏身自浣滌故萬石君子孫咸孝建爲僕父
萬石君奮元朔五年卒建哭泣之哀杖而後起後
年餘亦卒史稱萬石君家無文學而孝謹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
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
老人擔負輙以身代之獵得禽獸宵分肉於有親
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
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

者非賜之顧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及羊沙[illegible]
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
年病卒于太原
杜延年拜御史大夫居父官不敢當其舊位坐卧皆
易處所
韓福涿人也昭帝時霍光秉政表顯孝義帝謂福等
五人德行最高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
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
務修孝弟以教鄉里

韋玄成字少翁父賢以弘當爲嗣及病篤弘坐事繫
獄罪未決賢門下生博士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
令以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父意卽陽爲病狂
玄成素有聲名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劾
奏之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
都尉以成其孝
王吉字子陽爲益州長史行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
之遺體柰何數乘此險遂以疾去後王尊除益州
刺史至其坂問曰此非王陽廻車之坂乎吏曰然

[illegible]其御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王商涿吾人父樂昌侯武薨商哀毁踰禮悉推財以
分異母諸弟累官至丞相成帝甚[illegible]之單于來
朝見商未央庭中仰視大畏之[illegible]而歎曰
眞漢相也（王商另是一人非相者非王莽之族）
韓伯俞梁人嘗有過母笞之泣母曰它日笞子未嘗
泣今泣何也對曰它日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
痛是以泣也（曾子之鼓瑟伯俞之泣杖跡雖不同孝子之心一也）
老萊子楚人隱耕蒙山楚王迎之不應孝養二親年

七十未娶着五彩斑斕之衣戲舞于庭嘗取水上
堂詐跌爲兒啼弄雛鳥於親側以樂其親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篤行淳備事母至孝有子
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
爲後世法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
去之
孔奮字君魚扶風人少以孝[illegible]著名州里供養至謹
在官惟母極甘旨妻息蔬食歷位以淸夫人莫不

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者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
者鮮矣

廉范京兆人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范抱
棺而沒舟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
太守於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咏之
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繇也是以范之臨危也勇
字民惠能以義顯也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孝聞父惑於
後妻憎包分出之包日夜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

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定省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父母卒
喪服過制弟子求分居包不能止中分其財奴僕
引其老者曰與我從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地取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毀者曰
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破產旋復給之建
元中公車徵拜侍中

魏連事母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
連熟

雍儀字長倩事母至孝母嘗病癱日夜側伏不離左
右至以口吮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
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
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彦學春秋博
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繇是名著于陳梁之間

甄子然篤孝行早卒孔北海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
縣社

陳紀字元方陳太丘子至德絕俗才達過人蒸蒸色

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孝表上尚書畫像
百城以厲風俗

荀爽太常趙典舉其至孝對策首以禮樂陰陽爲言
詔拜郎中

劉滋居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茅容陳留人耕于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
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
而日夕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
母自以草蔬供客林宗起拜曰賢乎哉因

勸令學卒以成德

范叔矩性至孝遭母喪旣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辨杖而起今俱餇飼號咷上闕貧酎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墳立祠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宿墳側服制如初哀𢛳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汝南應邵稱其孝敬則翳身苦思率禮無違也爲汝南范滂之父時盛允議欲舉薦叔矩滂以其樹德不受

劉矩字叔方父叔遼仕進陵遲叔方雅有高問徵辟不答太尉佳其孝敬先辟叔遼叔方乃翻然改志三登台袞應邵曰敬其父則子悅叔方百行有四凡在它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蔽意之至猶用衷悅況於寵族乎 盛允欲薦叔矩范滂以其樹德不受叔方以父未賢仕籍不應徵辟二子之操行各殊但以徇執之故隱父德而不彰無所貴子爲矣

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稱老傍無几杖

袁紹生而父卒母喪服竟又追服廬塚凡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內知名不得見

原仁先廬墓三年縣是顯名京師

戴伯鸞慎陽人性至孝母卒居廬啜粥非禮不行時人稱之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少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闔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隣人罷社孔融在北海召修爲主簿後舉孝廉郡中有反者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修耳言終而修夜奔至

三國

徐庶在蜀先主方欲任用與諸葛亮同在軍中庶母爲操所獲庶乃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巳失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于此別遂詣曹公

顧悌以孝悌廉正聞于鄉黨每得父母書灑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强令之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像設神

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

杜畿杜陵人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

韋佑京兆人質直寡言父歿事母以孝聞西魏時爲
東洛州刺史有戰功歷驃騎封公

蘇威字綽子少孤有至性喪父母哀毀骨立

晉吳隱之字處默丹陽人與兄坦之幼丁父憂每號
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童艱朝夕哭奠及思至賓
客弔省號慟哀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
恒有雙鶴驚叫復有羣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韓

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聞二吳之哭輒爲悽
惋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後康伯
爲吏部尚書隱之遂大貴顯坦之母墓之冬設九
飯祭每臨一祭輒哀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鄢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遁章不省
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
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父融娶薛生祥繼朱生覽
祥事後母甚謹母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
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方盛寒冰凍母欲
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又
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
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庭有李樹始
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
樹泣至曉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値祥先
起空斫得被旣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請死母於
是感悟愛之如己子累官太保進公爵

華寶無錫人父豪義熙中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曰

我還爲汝婚冠及長安陷父不生還寶年至七十
不婚冠或問之不忍答輒號慟彌日齊建元三年
旌其門陸羽云慧山華陂寶所築也（臣章母死草塟齊王欲爲改塟以父死時未有命遂不改華寶之不婚冠亦猶是也一往不還言猶在耳傷心飲泣不忍告人悲哉寶也深于孝矣）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任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非微賤世亂流離
遂爲士伍耳汝後能如此不至慼母言詣師受業
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

什亦蘇徒父不免勞苦是以悲耳師甚異之後
西郡郡許吏到洛遇父時母已死父不之告且戒
勿歸至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號慟哭
流血而卒年三十七道里遐邈音問不通至於死喪不以訃聞此孝子不以鼎養而易菽水也

羅偶事親至孝二親將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
肉郡察孝廉太守王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隱居金華山不與俗交事母至
孝嘗出外母遺病死已經日昕聞訃奔還號叫母

即蘇
白桑母喪年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
寒不衣絮

孫虞字子深黎陽人天性仁孝年十四喪父毀瘠過
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
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
足以勝哀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
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待如賓傳
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
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荀顗攸子博學洽聞仕魏爲司空年踰七十而母年
九十色養蒸蒸以孝聞居母喪哀毀幾於滅性時
人稱之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雖侯家
豐厚晷常布衣蔬食躬耕不膳父母起居嘗饌擇
諸兄親饋晷亦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
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藍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

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初不令主人知之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
渡江兄肇爲安樂長史在項城母從之永嘉末爲
石勒所陷母亦歿闡痛慕無已不櫛沐不婚宦絕
酒肉者二十年鄉里稱其孝

謝嶠字宜鏡陳郡陽夏人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嶠
晨昏溫凊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懈倦躬自
執勞母自疾畏驚微聞人跡聲亦駭嶠行必納屨
屏息細語如是者十餘年家人體嶠孝誠亦感之

之後任至黃門侍郎

司馬攸安昌侯父卒哀毀杖而後起左右雜稻米乾飯與理中丸同進泣而不受太后自往諭司馬穉喜又諫皆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攸不得已强爲之飯

皇甫謐字士安少遊蕩無度事所後叔母任能孝得瓜果輒以進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而歎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

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之甚乎謐乃感激成學始有高尚之志躬稼著述號玄晏先生卒時遺命賫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孔仲山新野人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阿里街卒正身厲行

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少孤貧有至行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乂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納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勤儉篤學事親以孝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袞曰母食不甘子將何居母感而安之母終服喪廬居有斬墓柏莫知其誰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流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墓木見伐其常也集隣自責以感化之此君子之道也彼有刃其伐木者非孝子矣袞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同族庶姓奉以爲主後居林慮山人亦歸之卒之日同保皆慟哭呼天

殷仲堪陳郡人父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仲堪父常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問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對曰臣進退惟谷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母王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召辟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久疾至於婢僕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飼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

容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後彥仕至中書侍郎陸容蔌圖雜記云當塗民邵姓者至孝業合葬事母母目瞽傭歸必買市食以奉母一日外出妻以蠐螬奉之其事與翁子同母亦復明不知爲何代人附此事有相類者至於食蠐螬而目俱明豈此亟主醫目而天故命之乎

王悅字長豫琅琊王導長子事親盡色養之孝悅對父語恒以愼密爲端得其懽心比亡後導不勝悲慟恒與母曹夫人併當箱篋夫人卒爲之不忍開

石昂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賛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上昂行義可以應詔

薛天生晉陵人其母有外家之喪嘗蔬食天生亦蔬食母未免喪而逝天生終身不食魚肉以母卒於蔬食之中故不忍食魚肉則已之居喪又可知矣建元三年表之

王戎字濬冲琅琊人有至性爲豫州刺史遭母憂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

起時汝南和嶠亦處大憂量米而食哭泣備禮但不及戎之鷄骨支床也晉武謂劉毅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憂戎裴令亦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父渾卒於官所歷九郡致賻數百萬悉不受孝子不家於喪戎之謂與閔濬冲常夫婦日夜持籌復有鑽李之鄙乃能却賻賢者固不可測

王裒字偉元王修之孫城陽營陵人也少有志操痛父儀爲司馬昭所殺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存日畏雷母沒後每雷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遺者皆不受及司馬氏篡魏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又顧憧早孤每讀蓼莪執書號慟門人亦爲之廢詩罔極開懷篇章感發足見孝子有同然也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冬時就孔思遠宿衣悉夾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及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下淚傷哉貧也死無以殮因時比之感孝子悲焉宜其終身不御帛絮然非至性蓋亦罕矣

黃舒東莞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在千里之外不以爲難親死皆身爲墳而廬深野無人猛獸左右嘷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獨

日飲一杯糜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今之曾參也有司旌表其居曰參里

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

陳遺吳郡人性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帶一囊每煑食輙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孫恩賊亂從袁府君出征先時聚得數斗焦飯未展奉母恒帶自隨及敗逃竄人多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耳目俱廢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目豁然即明後舉孝廉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寓青州逮毓七世時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性至孝父終居於墓三十餘年至朔望躬掃墳塚巡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屢徵不就

孟陋字少孤清操絕倫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者十餘年恒温重之不敢屈致宗之曾孫也

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

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項利侯孝行不載郭巨豈以埋兒爲滅倫乎乃天則憐之矣

郭世通會稽人年十四喪父至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母亡負土成墳思慕終身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誤得一千錢追還本主驚異以半酬之不受而去元嘉間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勅榜其門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何孟春集云郭世道即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

妻曰傷慈以絲孝吾無憾也遂瘞其子
暨遜字茂言餘杭人仕至關內侯以孝行著咸康五
年旌表有碑在餘杭縣西
徐孝頴丁母憂三年衰絰不離身冬不擁絮形惟骨
立杖而能起嘗見人盜園中菜退避之
歐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入其廬即以衰衣覆藏
之隣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
後虎送禽獸以助祭
張敷字景胤小名樝父小名梨文帝問之曰樝何如

梨對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父卒哀毀過制
部改其居曰孝張里
郭原平字長恭傭作養親義不獨飽父篤疾彌年長
恭未嘗安寢父亡慟絕而蘇躬自營塟喪終遂不
復肉又自搆祠堂每歲節哀思不食高陽許瑾之
自建安歸以綿一觔遺之不受瑾之謂曰今歲過
寒而建安綿好故以奉尊親長恭乃拜受及母亡
毀瘠彌甚既塟墓前有田數十畝耕者每裸袒褻
其墓長恭輙往哭之乃竭貲貴買其田農月必束

帶垂泣以耕（買得來好束帶耕田亦一僅見）宅常種竹或盜其筍
長恭見盜者隊溝因作橋溝上又採筍置籬外亦（不惟隣之恤之且亦媿之化之也）隣里乃慚愧無復盜者先文帝
崩長恭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益以家世
見異先朝私爲感動耳太守蔡興宗嘗餽倖米百
斛不受興宗復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
卒不果（夫孝爲德之本長恭以孝稱百行俱備悲蹈朝喪忠也謝絕餽遺廉也搆橋憐盜仁也束帶墾田禮也使在孝門其亦曾閔與）
張融至孝父母殁背負土成墳將死遺命左手執孝

經使人捉塵尾復魄以爲凌雲一笑
劉懷慰字彥泰仕宋爲尚書駕部郎父亡持喪不食
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姑弟妹事寡叔母皆篤恩
義
吳逵烏程人性孝友值歲饑大疫父母暨一家死者
十有三人逵病篤不能塟隣里咸以葦葬而埋之
逵愈家徒四壁晝則傭賃於人夜則陶甓伐木夫
妻勤苦期月成七墳塟十三棺鄰里嘉之逵嘗夜
行道遇虎虎輙避之太守張崇之勞以羔鴈之禮

命補功曹史逵辭不受

王接字祖遊河東人幼喪父哀毁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有子哉同郡馬收薦之太守劉原曰處士王接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原乃呼見曰君蔡肥遯耶對曰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

樂頤之字文徳南陽淯陽人也世居南郡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下願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奔赴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

憂己也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顧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知自出常膳魚羮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也

庾黔婁字子正或爲子貞新野人性至孝少好學仕南齊爲孱陵令政有異績父易在家遘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家人悉驚其速還也取糞嘗之以甜滑爲憂旦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聞空中語曰聘君受命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延至月末晦日父亡居喪過禮廬于墓側三年仕至散騎侍郎

杜棲字孟山上虞人善清言能彈琴齊時爲國子學士以父老歸養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殯晨夕慟哭不進鹽菜每遇朔望節歲必慟絶而甦嘔血數升何胤謝胐並貽書以滅性勸戒至祥禫夢見其父一慟而絶初胤兄點見棲嘆曰卿風韻如此必獲嘉譽但恐不永年耳 喪盡其哀哭繼以血夢中見父一慟而絶 齊鑑不永自有大年

陳奇河北人少孤事母至孝博通書史尤精於易常

非鄭康成馬季常解經失旨

江泌字士清考城人少貧以斫屧爲業母早亡泌以生欽供養爲歉遇鮭不忍食食菜不忍食其心惟食老葉而已母墓忽爲野火所燒泌哭三日淚盡繼之以血後仕齊爲中郎參軍世謂之孝泌

袁廓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晉王裒顏延之歎曰有子如袁廓之足矣仕齊太子洗馬

江淹考城人少孤採薪養母仕齊梁累官御史中丞

弟江淡亦以孝聞爲太子舍人

顧欣字景怡鹽官人年六七歲父使之田中驅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貧無以爲業每合後聽人誦書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有孝行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遂隱不仕南齊高帝屢徵不就

蕭獻明蘭陵人初仕員外殿中將軍母病躬禱侍藥夕不假寐母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齊世祖詔曰獻明喪過乎哀遂致毀滅可贈爲中書郎

任熙字伯遠任昉之後事親至孝居喪毀瘠爲政清淨辭疾告歸勤農力穡居室致給術訓閨門內則可法年六十九

宗元卿字希將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即奔還救之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崇事之號曰宗曾子

張翰字季鷹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遭母喪哀毀逾禮人以孝稱爲齊王冏東曹掾因秋風思蓴鱸遂命駕歸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荀塢九世孫父法超仕齊安復令卒匠號慟而絕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聞哀無不悲悼天監元年兄斐鬱林守征賊亡于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舟人赴救得存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兄憂歷四年不出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爛形枯至親不能辨事聞武帝詔遣中書爲之除服擢豫章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悴愈甚外祖孫謙戒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

故擢此職非惟君命難拒顯親揚名豈獨爾身哉匠乃拜

張弘策范陽方城人幼以孝聞母死三年不食鹽菜梁武帝以爲輔國將軍

陸襄字師京吳縣人仕梁爲著作郎後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性至孝父母沒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以父閑被刑蘆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廚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居父憂過禮

孫是咨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妾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梁簡文帝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求尸聲不暫輟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憑尸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乃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弟殷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聞方母死江陵

時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哀慟居處飲食一為居喪之禮及迎母喪歸葬居苫塊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累官太傅錄尚書

劉曇字彥智彭城人居母憂廬墓再期不食鹽酪惟麥粥而已隆冬止着單衣家人慮其凍中夜竊置炭床下覺因煖得寐及覺號慟嘔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省丞

張嵊字四山吳人少敦孝行父稷為青冀二州刺史遇害嵊終身蔬食布衣侯景叛嵊為所執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在爾處求恩于是皆死贈侍中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六世孫也父經北魏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飯乳母欲令先食藺不肯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受經史過目輒誦丁父憂日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嘗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

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藺母慮其不得還感疾而卒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刺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鼻口皆血流經月餘因夜而卒

蕭勵字文約梁宗室子也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所或遇風雨仆臥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父景特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勵聞奔喪赴江夏不進

水漿者七日廬於墓所親友屬絶悲慟嗚咽傍人
亦爲隕涕既免喪拜宣城内史郡多猛獸常爲人
患及勵在任獸爲之歛暴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
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
里中舟乘塡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爲納受隨以
錢帛與之

裴延儁少孤孝事後母歷官中書令

徐份東海郯人也父陵孝友聰慧份少有父風九歲
爲夢賦陵見謂人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仕陳爲

海鹽令有惠政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病篤
醫禱百方不能愈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
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

張昇榮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毀過度形骸
枯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鄰邑里盜賊不侵其
鄉州表其事詔旌門閭

劉霽字士烜十四居父憂喪過乎哀每哭輒嘔血母
卒廬墓三年哀毀如初喪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母終居喪盡禮與范
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初平鏘母嗜蓴
母歿後恒以供奠梁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祀求
之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方蘇遂終身不
味蓴菜

徐孝克東海郯人也性至孝事母陳氏盡就養之道
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繼崎嶇乞食
以充給入陳宣帝嘉其操行以爲國子祭酒每侍
宴常取珍羞異果納紳帶中歸以遺母帝嗟嘆良
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餉母後爲

散[illegible]侍陳亡客長安家徒壁立母病欲粳米爲
粥不能常得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
孝克悲[illegible]終身不食焉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仕後魏爲太原縣令年踰七十
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
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墳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
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表其門閭

楊引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事母至孝母年
九十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

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表其純孝詔集書標揚引至行仍假以散員之名

姚子篤江陵人母以焚死終身不忍噉炙

倉跋北魏人孝行見稱詔旌其門

劉渢南陽人事後母至孝雖極捶楚而孝不衰母亦感悟慈愛遂隆友愛弟濂仕元魏為遷光諮議兄弟俱死於難

韋獻字懷文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仕豫州刺史

蔡祐少有大志事母以孝聞事魏為都督以功封伯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東魏孝靜帝時為內校書德林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返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傷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無復宦情其後母疾稍愈乃令仕進累官通直散騎侍郎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因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明醫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數月間瘡頓瘥

東海孝廉王𤨁及王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至練服兄弟追念初喪父時尚幼哀禮有闕重制服衰 幼而父喪長而追服雖爲踰禮足見孝性

陳玄太子也後母謗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負之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崔承宗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中後青徐歸魏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為里投險扶喪還京孫惠蔚聞之弔贈備至

孫淡太原人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不食以

差為期母憐之後有疾不使知

謝貞有至性年七歲祖母病風眩不食貞亦閉口不食母李授以孝經輒成誦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家人懼邀長爪禪師為之說法具言孝于兄弟既寡若毀至滅性誰當養母自後少進饘粥

庾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貧無以葬傭書以營至于掌穿葬事獲濟南陽劉虬撰孝子傳

聞元明安邑人有孝行除北隨郡太守以違親養泣涕喪明悲乞歸養一見其母目遂復明事聞詔旌

之後其家母亡服闋心喪不輟每忌日悲慟鄉隣兄弟亦感而雍睦百口同居

公孫僧遠剡人居父喪至孝年饑省飧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將兄弟亡貧無以葬傭力于鄰以辦喪具躬負土手種樹不憚勞苦兄姊婚嫁僧遠自賣爲之成禮詔旌之并蠲其賦（一身之値幾何以供兄弟亡存之用僧遠鬻價重於身矣）

雷紹字道宗求師經年通孝經嘗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離違侍養非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母喪哀毀骨立縣是知名以功授大都督進爵昌國伯

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學執經壟畔里居化爲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戒勿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琰侍辟不就終于家

崔彥昭武城人雖爲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煦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崔振眞定人少好學居家孝爲宗族所稱仕魏爲秘書中散以謹敕爲孝文所知尋兼尚書左丞子朗終侍御史溫厚有風尚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幼孤事母孝其伯父稱謂吾家曾子也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北齊時辟不就家故富每凶歲散粟賑貧合藥救疾羣犬生子交相乳之人謂仁心所感比卒趙郡士女聞而流泣相與樹碑於墓

頗衍進士歷官有政績知沂州聞父有風痺疾卽棄官歸侍親掬父矢未嘗少倦後官至兵部尚書致仕

田德懋平凉長城人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修身丁父艱毀瘠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文帝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降璽書慰勉并賜縑米復下詔表其門閭

徐孝肅汲郡人也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形貌於其母因求畫工圖之置之廟而定省焉朔望則享之

事母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
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茹
蔬飲水盛冬單衰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
土成墳廬墓四十餘年被髮徒跣至於終身
薛濬字道賾少孤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歷考功侍郎
帝聞其孝賜其母几杖輿服四時珍味母喪命鴻
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徒跣霜雪中
五百餘里足墮指凍朝野痛傷州里賻助一無所
取尋起令視事竟不勝哀而卒

田翼養母以孝聞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
親嘗糞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
人共厚葬之
韓子誕文水人親歿負土築墳居喪逾禮聞于朝褒
嘉之及卒視其脊骨皆毀大業表其閭貞觀中蠲
其賦役 猿悲而腸斷人傷則骨毀但未知孝子之心碎裂當何如也
熊康豫章人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
韋師少沉謹有至性初授孝經嘆曰名教其在茲乎
居父母喪盡禮州里稱之後為汴州刺史有政聲

丘鐸奉二親孝葬母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
寒夜月黑悲風蕭颸鐸念母岑寂繞墓巡行泣曰
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虎為避去 山無山君更為敬孝到不如鹿之馴擾狼之守廬更添一件
虞誰父好老氏父喪備極哀痛日誦道德一遍乃已
哭淚下漬磚為裂
唐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哀毀過禮州里稱之
時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急求歸令問狀對曰母
有疾志寬輒病今疑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

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遣使拜散騎常侍表其
閭 母病亦病足見神脉相通嚙指心痛是也
虞世南繼父寄陷于陳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
還乃釋服啗肉
劉子翼晉陵人仕為著作郎貞觀間召之辭以母老
詔許終養江南巡察旌表其居為孝慈里
房玄齡父疾綿十旬不解衣父喪飲食三日不入口
竇抗持父疾束帶五旬不弛
李百藥侍父母喪還徒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

者累年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者久之雲移乃去及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異武后時平章事將后賜中宗爲盧陵王居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後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力諫感悟迎中宗復爲太子仁傑復進張柬之桓彦範等卒復唐室

丁公著蘇州人舉明經授較書郎三歲喪母七歲見

隣母抱子哀戚不肯食父喪負土作塚親力瘞懷見者憂其死孝詔旌其閭

劉三復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

東海王義慈事親孝于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

盧操字安節河東人幼勤學九歲通孝經論語隨義解釋父老謂之聰明兒事繼母張氏至孝張生三子溺愛之命操常執勤主炊爲三弟設席操服勤不倦張遣其子讀書命操策驢隨之操即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弟嗜酒縱佚抵忤於人致人踵門詬及其母操即涕泣拜而解之惡少年日不謂三賊有此令兄其抵忤長者不義也相與拜操而去繼母亡操訓養三弟恩愛過於平日服母喪哀毀骨立每夕有狐狸羅列左右將旦乃去後以明經擢第調臨渙縣尉佐政寬仁官舍設几筵以祀父母出告反面過其庭鞠躬如也每旦具冠帶讀孝經一遍然後視事讀至喪親章號咽不勝子昭有文名次子雲恭謹有父風高尚好學

駱賓王越東陽人父博昌令早亡事母竭力裴行儉

再辟幕下皆陳啟峻辭意致悉篤人以方李密陳情表永徽中歷官侍御史後調臨海丞因武后廢盧陵改唐爲周遂棄官歸後爲徐敬業草檄事雖不濟忠義昭然明萬曆間婺人特祀于邵胡應麟作傳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性至孝及進士第中宗神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月鬢髮輒白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至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爲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偕欲表其孝使求狀

辭不報

李釗以寧州城中無穀父疾病未知吉凶不食穀惟
茹草迄至奔喪

沈景鈞烏程人性至孝母懼雷及卒葬宅西每雷鳴
則奔至墓所號泣云兒在此賀知章爲撰孝德傳

褚無量擢明經玄宗爲太子官侍讀釋奠日講孝經
隨端建義聽者嘆服母喪廬墓有鹿損所蒔松栢
哀號不輟鹿爲馴擾不復侵害鹿無知而損其墓木者其常也既而感其孝誠不爲害則異矣乃若許孜之事則不可以常理測也

李光弼帝幸陝數存問其母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
師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
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此項利疾紀畧所載雖無事實但當垂盡之時猶以不孝爲念是戀父母無已時也

楊執一非躬藝黍稷不以供甘旨非手樹桑麻不以
爲絺綌既極安親之心方展事君之節揚名顯親
之孝張說稱之

趙隱奉天人父死朱泚之難廬墓十餘年不應召後
擢第拜相

歸登字沖之撫州人事繼母篤孝舉孝廉又策賢才
貞元初爲起居舍人累官尚書封男

何起門建德人性至孝父死廬墓備極哀戚大曆中
刺史蕭定以狀聞天子表其閭唐書孝友列傳稱
其行

董召南安豐人苦學讀書隱居行義事親以孝聞韓
退之作董生行以送之曰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
識惟有天公知

王質躬耕養母年逾强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以揚各

顯親非耕稼可致始白於母請赴鄉舉登元和進
士謚曰定所至人士重之

韋溫侍親疾調進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入爲監
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
謝輒解歸

劉瀍伻之次子伻得幽州三月病且死瀍侍湯液未
嘗離側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至孝舉進士不忍
去左右自負其母入京師母亡廬墓嘗養孤侄自

以乳哺之乳爲生涯天下重其行稱爲元魯山先
瑱嘗嘆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其見
賞於時如此
鍾紹京字可大贛州人鍾繇之後性至孝童幼時嘗
得瓜果不敢先食以奉二親累官中書令封越國
公玄宗時人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親亡負
土成墳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關中曾子既卒縣
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畧禮部尚書蘇頲嘗

謂今之頗牧安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
太守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之出北
墉人以爲瑞德宗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
王燾性至孝爲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解帶視潔
湯劑
顏眞卿字淸臣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使河東劾奏
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聳然
[illegible]孤庠父喪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吊客來輒
號慟幾絶
鄭善果父誠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
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善果文以身
殉國母崔氏二十寡居以節聞且賢於訓誨善果
奉教惟謹克己治政時人稱之
宋練高安人爲長沙掾四世同居以孝聞咸通中觀
察使裴休上其行詔旌其門賜帛米
令狐楚觀察使王珙愛其材將辟楚楚時在珙所以
父官幷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宴樂滿歲謝歸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父母以孝聞舉進士
第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息不嚮
學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
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帝稱善遷中書舍人
司馬鍠事繼母孝俸祿不入私門
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李源以父死於賊終身悲憤不仕不娶絶酒肉惠林
佛祠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
寢也每過必趨未嘗踐階穆宗詔曰源曾參之行

恬然無營

王般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毀即取杖授婢僕自笞于母前

孟熙販果實養父母承顏順旨溫凊定省出告反面愛敬備至父嘗云我雖貧養得一曾參及父亡絕水漿哀號幾至滅性苫寢三年不食鹽酪遠近嘆服因見鼠掘地得黃金數千兩（此亦偶然耳未聞曾子之家掘地得金也）

張希崇事母至孝朝暮母食必侍立左右徹乃敢退

流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衛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

焦懷肅母病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少儒書事母孝

侯知道靈武人居親喪穿塚作壙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御之廬墓次哭泣無節七年不止垢塵積首率夜半撫墳踊而哭鳥獸爲悲號時邑人程俱羅孝行不異知道李華作二孝贊以表之

路隋父泌從渾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

陳京桐廬人有孝行親喪廬墓刺史表其門時人目其鄉曰至德里曰如曾

陳太竭浦江人武兆之子二親並亡即墓手植松栢終身衰麻哀哭弗徹每食果穀烏烏不啄

趙琰天水人字叔起父溫卒于仇池惟母存初遭苻

氏亂琰爲乳母携居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際必親調之爲兗州司一事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嘗不哭泣悲慟終身斷諸肴味食麥而已時稱孝子

張元琰字溫卿虢州受鄉人性至孝居父喪七日不食累官刑部尚書

沈嶠烏程人丁父憂廬墓六年不櫛不沐鹹酸不入口哭則嘔血刺血書經年三十而卒

姚察父僧坦淪沒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肉

問至江南遶除母韋氏喪羸瘠之餘益加毀頓因
加氣病陳丁入長安丁役母杜氏憂在服制中有
白鳩巢於戶上

廖洪父母之喪拊土爲墳結草廬墓詔旌其閭

黃縉表州人以孝行著

謝陟明母喪未葬隣人失火將延已舍慟哭臥柩上
甘與同焚里人憐之共舁以免

唐遷五世同居事繼母以孝聞累官安西大都護封
魏縣侯

殿中監張九皋至性聞於州里孝感通於神明白雀
馴狎於廬哭臨時黃犬爲號

楊建德母亡遂廬墓側哀毀不勝有紫芝白兎之祥
有司請加旌表廉察以避差科罪劉憲判云建德
義貫天經瑞彰靈應州司請加褒異錫類之儀載
光使局作此科繩昧禮之情何甚孝子卽不以徵名奈何反以科罪也但漢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里稱孝蕃樂安守陳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五子皆服內所生蕃因怒而罪之則僞情干譽蓋亦有矣

王懷俊幼喪二親廬于墓側有芝草白兎之異時上
官以爲刺史元利濟善政所致高思元判爲孝通
神明誠感天地卒以爲懷俊孝感之應也芝兎之祥何如人境有孝子卽無芝兎可也利濟善政當以懷俊爲首何必區區問瑞應哉

李晟幼孤奉母孝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
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不得進
達禮敦教類若此

李皐爲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
陷以法貶潮州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爲衡
州始皐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

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復
刺衡州然後跪謝告實

郭雕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蔥薤終不嚼口

羅遜父喪幾於毀滅服除布衣糲食

李嵩居母喪柴毀服除家人未嘗見其言笑

路敬淳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
容癯毀妻子不辨

絳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鄉黨稱氏不名貴之
也

五代

秦族後周洛川人性至孝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抑割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歿終喪之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鄉里感歎詔旌表之

趙震陵川人性敦厚父喪三年人稱其孝貲產盡讓與兄好施與子安時安榮俱狀元及第

李宗諤饒陽人七歲能文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為人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與弟宗諒所著有文集

劉遁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母歿妓者以

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日失明遁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事聞褒美之

孝紀卷之三上終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浯江戴 冠子彈甫閱

純孝第三之下

宋鄭綺浦江人通春秋事親極孝父照繫獄當死綺上書請代事遂白母張病攣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解衣綺臨終歃血誓言子孫勿分財異爨乾道間賜號冲素處士子孫世守其教

愼知禮衢州信安人仕錢俶為掌書記從俶歸宋累官鴻臚卿時母八十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搢紳稱其孝

郭琮台州黃巖人至性孝悌少喪父事母張氏極恭順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形之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酒不減鄉黨以之至道中詔旌

其門毋無疾而終踪哀毁幾於滅性鄉閭率金帛
以助葬黄巖人感其行善事母者多

顧忻泰州人十歳喪父以母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
毋鷄初鳴具冠服率妻子詣母室問母所欲如是
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哭泣祈天母
目忽視年九十餘無疾而終此自孝之常經便足格天便足壽母

羅威字徳仁番禺人八歳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
勤苦供母朝夕不離左右與果珍味隨時進供鄰
家牛犯其稼威刈芻納其門牛家相戒勿犯毋兒

老者負於途率代其任令興其行召署門下吏不
就將母遁去隱居增城縣界令去復還母年七十
天寒常以身温席而後受其處母歿廬墓哀毁有
白兎馴擾墓側

寇準字平仲少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
嚴常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繇是折節從
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瘡痕輙哭及爲樞密直學士
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殁時求一縑爲
衾遂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知慟哭盡散
金帛終身不畜財産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

李祚徐州豐人也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年家人百
計勉諭不聽

施慶浦江鄭濂之僮濂有至行慶效之親喪哭泣不
輟三年不御酒肉君子賢之有此至性不宜以僮僕目之矣

許俞宣城人少喪母事父以孝聞供給甘旨晝夜不
怠所欲無遠邇必致之當隨計偕安輿扶侍稅舍
華轂與妻子供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
豐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

垂八十謂俞曰覩爾登科之後没于地足矣眞宗
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第授溧陽從事扶侍歸江
陵別業卽路有日父病沉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
濯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于家人之手慮其厭
怠也父喪摧毁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繇之地潸泣
者永日嘗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從者問其繇
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其孝

李玭大名宗越人力耕事母母卒讓[illegible]
于墓所負土築墳及二代諸族父母葬[illegible]

年歲六十墳成復留守三年令兄之子貴錄[illegible]
給年六十足未嘗入縣門大中祥符九年詔旌表
之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衆安橋幼失父家苦貧而致孝
於母後以鬻綃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娶妻有
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嘗十餘起撫慰諭之曰汝年
來筋力頗憊盡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
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去其母遂不之强
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

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
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
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鄭褒字成之應進士舉至京會詔罷同寓王元之留
褒俟秋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
日者欲干名以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在母左右今
詔不時至闕老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即貽母一
日之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爲人子者贈
以詩云褒也既閩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逢詔罷歸

計迫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護欲留[illegible]
閩嚴奉晨羞後登咸平第翔稱州以[illegible]
望子計日以慰
非真性未易解
陳侃字君和永嘉人事親至孝親疾[illegible]衣不
解帶居喪盡禮五世同居至道二年[illegible]上
其事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閭爲孝門陳君賜其母
李氏束帛粇米祥符七年侃卒至今建牙鄉人猶
稱其家曰陳孝門
郭廷謂彭城人幼好學工書善騎射性恭謹事母以

孝聞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元受
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繇或以飲食或以燥濕
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
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
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遠也張魏公作
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
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
舍母而與公軍事邪魏公太息而許之程明道先

生日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信哉
李清臣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
暫經目輒誦登皇祐進士歐陽修壯其文以比蘇
軾歷官尚書右丞門下侍郎徽宗嘗欲息朋黨清
臣與執政者叶輔上意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
范純祐仲淹子受業胡瑗英悟能文性孝事父不違
左右仲淹出鎮關陝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
得其才否故仲淹用人無失而屢有功
郝戡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養親舉進士歷通山令

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
政諭使至任而後請則可乃留妻子於家獨奉父
行踰歲竟謝事得太子中允以歸而樵卒自舂土
造塚詔賜粟帛妻黃事舅姑亦以孝聞
趙君賜性至孝母亡事父艮規不離左右及登進士
第以親故不願仕父歿始出累官給事中常論蔡
確章惇罪
宋冲國孝於事親平居得微物必薦家廟乃敢嘗累
官知太常禮院

貫鼎鄧州穰人有至性初鼎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
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鼎能安以孝在朝數言事
人稱其介直
沈瑄汝州梁人性至孝葬父母不塞墓附棺而卧三
年同妻負土成墳廣百尺妻高氏亦有孝行元豐
中詔旌之
亨畫工元豐中修景靈宮選天下畫工優者待詔翰
林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閭里賢之
黃廷堅字曾直分寧人性至孝奉母安康至爲親滌

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嘗手書云王欽稚川元
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鼎州親年九十餘矣尚閒貴
人家歌舞醉歸書其旅壁間云鴈外無書爲客久
蛩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款
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長
若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聞烏鵲喜家人應
賦扊扅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
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
都下有所盼忘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

之歌云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
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
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月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返
哺兒此山谷錫類之孝力勸稚川以歸侍云
司馬康字公休夏縣人溫國文正公光之子也幼端
謹不妄言笑斂學過人博極羣書事親至孝丁母
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哀毀骨立光薨喪祭皆用
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弔者大悅居廬蔬食寢於
地遂得腹疾服除爲著作佐郎兼侍讀竟以腹疾

終公卿士大夫以至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贈右諫
議大夫
蘓過軾子軾謫黄廉永州獨過隨侍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嘗爲文曰志隱軾覽
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陳介鄧州人力學强記博通經史汴省以文學辟主
師席不就性至孝親終廬墓盡哀鄉人化之曾文
靖爲撰墓碣備述其行
楊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大曆中拜相

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陳大卞仙遊人平治中進士爲威武軍僉判與章惇
舊惇當國屢招不往以有事朝堂封二親拜且泣
日吾不能與時俯仰黽勉仕宦者爲吾親耳遂致
仕
錢褎晉江人性純孝母喪負土成墳結廬居山葷腥
不入口形容毁瘠制終始還熙寧中郡守順州人
之請兩開于朝乞召試擢用以勵風俗嘗著孝志
六篇州繳以進 過昱集至孝通神二十卷錢褎著孝志六篇今俱無傳殊爲可惜

黄槩字平叔龍溪人好學力行父忠助搆疾傾貲求
醫或言不爲子孫計槩泣曰苟父疾愈雖子孫饑
餓吾亦無憾父年九十六母鄭氏九十九將卒曰
爲子若爾者少吾願爲汝子[illegible][illegible]訖而逝後槩
妻有孕將彌月夢其舅曰吾以某月某日將爲爾子
及期果生彥[illegible]官至朝散大夫封槩承議郎賜緋
魚贈朝散子孫科第不絶人以爲孝行之報 世豈有以
父而復爲子者苟嘉其行亦觀其子孫似槩之孝
足矣語既非情事尤不經克昌厥後謂孝之報則
可謂父投胎
以報妄甚矣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喪父十六喪母時已知若學篝燈几筵之旁號慟旋卽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聞其哭甚哀問故曰讀馬融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爲之悲感不能自止講蓼莪而掩卷讀孝經而歔欷孝子之情溢彌而痛子浩少孤兒當衰絰之際宜其悲不自禁也諸云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非孝子也劉同病之感者乎

淳于雍髡之後早年乞養王旦稱其純孝

李鼎之鄆城人內行修飭母喪廬墓撫幼孤弟承之至成立神宗稱其一門至孝

郭開平字仲先建安人事母至孝居母喪哀毀篤至既葬廬墓三年郡守欲以八行薦力辭服闋以朝散郎通判興國軍嘗遊蘇軾之門軾與稱其

侯均蒲城事繼母以孝稱

徐浩字東之晉江人第進士事繼母盡孝母病疾累年扶掖不離側夜中嘗爾驗射背流涕之嘗爲汀州推官母子皆以高壽終

史聲沿海人元祐間以進士登第官婚家貧先喪母侍父自養不給惟虀鹽菜粥而已日夜讀書每歷樵採以供養自食麤糲不厭也及登第迎養至官中途遇疾卒聞訃哭不絕聲日夜奔赴至喪處哀慟幾絕扶柩還家殺苦枕塊及葬廬居其處日爲負土培塋墓後成一隴如山吊者惟以頭叩地哀哭未嘗與人談笑

呂鐘旌德人幼孤事母以孝聞操行端介嘗遊宿濠間過潘氏不御酒肉潘惟而問之對曰遠遊親養弗給而敢自享厚饌乎孝子一飲食不忘乎親亦可知矣比去潘贈以金不受識者異之

葉惟周松溪人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究心醫書湯藥一日母自外家遭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在側頃刻不離疾不能染母亦愈後母終哀毀骨立喪葬亦循家禮鄉人稱之

李華字實夫溧陽人父歿居喪毀瘠盡哀母疾衣不解帶者十餘年

周大雅嚴州人親喪廬墓趙休奏改其鄉曰至孝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也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是尚可以干祿乎

哉不對而出告願曰不復仕矣願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終身不就舉

王必正尤溪人性至孝紹定初除漳州通判累官至朝請大夫尚濮雍懿王女事父母一飯必躬視與其兄必學必謙極友愛常倣范文正公例以郭外田五百餘畝瓶義庄以資族人冠婚喪葬之費又設義塾延師以訓族里子弟子四慈恭愨愨皆登進士

馮順德建寧人早喪父奉母王氏至孝飲食必親供時遭離亂負母逃于山谷孝敬不替母多病順德或終夜不寢勵志學醫親調藥物母病遂愈老益康健

劉敞奉母兄以孝弟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有所須口未及言敞已先知手自營辦很俱供奉母每疾病蔘敞進藥及覩日轉有開効既而敞寢病恐貽母憂乃自言矣勉進湯藥

周士禎彊而失怙以母寡年四十不完娶母故始娶姜氏生一子周歲而死姜氏撫子守節四十餘年院司旌其孝節雙美天蓋以姜之節而報周之孝乎

史部字升之鄞縣人以孝聞遇大比輒引避常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蓋幼孤賴母以存者也誓終身母子不相離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詔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緣山郡守跡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如此人真不易得世有賢者觀大緣山中得不歎曰此中有人乎身將隱矣焉用文爲

龔明之字熙仲幼孤鞠於祖母李李少時嘗夢緣袍判官曰與汝七十七崇寧中正及此數果病亟明之焚香於頂禱曰願減已筭五年益祖母壽李病遂愈年八十二方卒正符五年之數

余元卿黃巖人宣和寇亂負母而逃仰天誓曰若全母當焚身以謝寇定欲償前誓母止之乃焚一指

祝確歙人朱熹外祖淳厚孝謹親喪廬墓一兄一弟後先客死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冈于柩側不忍離去蓋其天性云

陸時雍淳安人幼孤貧與兄力樵養母稍長補邑學
生念母兄食不給語亭膳曰吾日飯勿盡炊願輟
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其苦節孝養如此
後登宣和進士第中博學宏辭科歷秘書丞復請
以恩官兄子

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方病至鷄鳴則少蘇
後吏不忍聞鷄鳴聞即淚下

許道幼因母病遍求醫書博覽方劑遂爲名醫誡諸
子曰人子當侍膳嘗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孫是

世上傳授醫學

陳天隱蘭溪人端重好學事母以至孝聞大觀初詔
以孝弟睦婣任恤忠和八字旌其門

陸滋字元象通毛鄭二傳易春秋既冠辭試鄉舉母
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中察母有離別之色後遂
自訣曰夫仕不獨爲時亦爲親苟戚吾親吾何行
哉自是絕意不仕惟留心經史九流百家無不淹
通或引以答客問章解句折不差一字聞者咸語
終年讀書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

狄承嗣蓬縣人母年八十忽病淋不起承嗣湯藥必
親嘗夜則焚香叩天願以身代母卒幾毀滅性負
土成墳廬墓三年

母印安仁人事親孝卒葬西郊朝夕哭奠風雨不輟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家貧奉母至孝母終廬墓日自
陶磚歷四年甃墓高三丈墓成而周旋殁附葬母
側鄉人立碑表之

黃觀泉本江夏人曾祖爲進興縣令因家焉觀泉居
父母喪哀毀踰禮廬墓六年墓側產芝朝廷賜粟

帛蠲徭役旌之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性至孝宋高宗時爲將母留
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及卒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扶櫬還葬累詔起復飛連表乞
終喪廬墓哀毀過人雖高宗不聽終喪而哀慕之
情終不可解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天性至孝丁母憂哀毀
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

之餘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忍離左右父死喪葬盡禮

趙善應字彥遠宋宗室相汝愚父也居饑之餘干性淳篤有古風父病迎醫行禱暑不解帶遇喪勺飲不入口既殯居廬啜粥祥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尤謹母畏雷夜雷必披衣起問雷已乃去嘗冬夜遠歸恐扣門驚其母露立達旦俟門啓而入母疾刺血和藥以進卒哀毀骨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起立垂涕終喪後言及親未嘗不流

涕也生朝必哭於廟父病肺卒臘不以嘗肺爲羞母生歲値卯終身不食兎肉

李彭年廣德人紹興中進士以二親沒于兵感慕不已蔬食終身郡守洪興祖聞于朝詔旌其門人號其里曰旌孝

王進慶瓊州人事母以至孝稱紹興間母陳病瞽而且疾篤慶刲股爲粥奉母疾愈目亦復明

胡師徐字宗武崇安人博學通經尤長於詩紹興中第進士幼失怙事母至孝名聞鄉閭朱文公亦稱其操行母喪廬墓三年以祿不逮養竟不仕而卒

吳德彰惠安人乾道間兵荒父母俱歿于外時德彰年幼不能收骸骨以葬既長訪求不可得乃以檀香刻像以葬於山谷自後山下有香氣襲人經久乃息人因號其山曰香山

王凱字和中晉江人嘗應八行舉徐師仁論其爲人履行無玷事父母篤孝居喪廬墓三年不忍去與其弟相友未嘗一日離雖至貧凡衣食俱不肯求於人

陳壽電白人瞽已十年紹興間母死將葬壽欲扶柩至壙人或止之壽曰母生我鞠我今日歸土壽忍以疾辭索途一二里雙目頓開人皆異之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也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皴裂血流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既葬遂舍墓旁負土終喪人徃助之

輙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交于墓側詎泰然無
所畏明年吳越山發洚水推巨石走數十里台州
山最高而水又夜至傍山之民居廬墓田畜牧漂
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詎邑人狀其事以聞詔書嘉
獎以祖蔭入官至贊善大夫後通判梓州卒子揆
纔十六歲哭詎墓旁而卒

毛珣字子仁吉水人舉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孝凡
四守官再以親疾解任執藥調膳嘗而後進三月
不之寢室父應佺卒于官母高繇卒于瀏陽歸塟

持插荷土以爲墳手胝面黥親友不能識廬于墓
凡二十一月朝夕哭踊食裁脫粟諸生請問經義
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而卒郡以孝聞
賜其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兄溥字文飄亦以哀
毀卒於舟中

尹慶龍中興人事親以孝聞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其
側手書孝經千餘本散鄉人讀之有群鳥集于墓
林

劉子翬字彦冲父母廬墓三年執喪過哀致成羸疾
除服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辭歸

錢堯卿字熙載樂清人吳越王七世孫年數歲居父
喪如成人廬墓終制遂以孝稱母卒哀毀過禮水
漿不入口者數日屏聲色却滋味者三歲人以爲
難紹興中表其墓

趙宗憲丞相汝愚子天性篤孝能守家法居父喪月
餘始食粥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官至
直秘閣

方𣪍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于墓飲食寢處

皆如禮覃思積年註禮記集解朱熹嘗曰方氏禮
記解儘有說得好處

潘祺溧陽人性至孝好學尚氣節父病祺焚香籲天
請以身代後果愈僉謂誠孝所感游太學與陳東
爲友東欲陳時政祺曰奈親老不能與子俱子不
可不勉陳意遂決及登第所在朝野瞻重

錢湑字申伯海陵人翰林學士勰之孫也事親孝家
貧而甘旨獨豐母病藥必親嘗居喪哀毀骨立悲
動鄉閭廬墓三年誦佛經以資冥福

淑師正母病危師正捧母手曰若天奪慈顏正亦不能生母曰汝若毀滅非盡始終之孝也師正良久曰忍死强生當從頁教以爲津梁居山洗心忘形與草木俱後雲氣覆庭異香滿室而逝

余公彥弋陽人歲貢入太學乞歸養宗黨稱之無間言親没負土成墳作雲亭以致其思

李戴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冬讀書著足于水性篤孝侍母病衣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之至爲强食以慰之

許遂字伯通宣城人蚤孤事母以孝聞里人每勵其子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葉貫道字公一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革割股和劑以進者再母服之皆差後母復病垂絶乃籲天願減己三年以益母壽母後果三年卒人異之既塟築菴于側祭掃必慟哭嗚咽元兵劫掠鄉民横罹鋒鏑暴骨盈野貫道命子聚而埋之表曰同歸之墓晚歲優游號茂林逸叟居紫華山中

金葵字景陽休寧人父卒葵方七歲哀慕如成人事母孝謹

余安行字仲勉弋陽人性篤孝親喪廬墓名其亭曰無盡以志孝思歷官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

林彬字彬之晉江人世家孝義彬早預薦以母老不忍行時楊仁翁累請祠侍父郡守眞德秀以溫陵二孝目之凡鄉里義舉彬皆爲之倡晚以一尉終

馮元字道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悉倣古禮不作佛事遇祭日與門生講說孝經嘗衆異人與紺蓮

花使吞之曰善讀此必大顯後爲翰林學士贈戶部尚書謚章靖（誦佛經期上天堂宗儒教則爲君子天堂若有君子居之祭日說孝經是君子之子所爲也豈徒以啟發門人云乎）

李斂之字伯通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鄉人稱之

牟天壹其先閬州人來居通州事母至孝好古力學母卒哀毀啜粥廬墓三年與弟同居尺布斗米無所私

劉潛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舉進士爲蓬萊令代還

過郢州聞母疾亟歸母死一慟[illegible]其妻哭泣亦
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婦死于義
李誠之龍溪人事親克孝踐履篤實隱於城市聞義
學以教鄉人不義之財弗視横逆之怒弗如有古
君子風劉宗道嘗曰吾漳有誠之猶夜中之孤燈
涇中之脉渭
宋淵字益深永豐人早從沈俊呂東萊游其學必以
聖賢爲師親喪年方四十郎不應舉江端明嘗謂
其事親孝撫孤侄如已子閨門之内和樂肅雍居

喪不入私室哀哭幾於喪明
續豐荆州人母老家貧無以克養不食肉詔給豐月
米二斛錢一千并令豐噉肉 不知是宋何代崇孝如此當時風化淳厚亦可想見
楊大明南康人親喪廬墓三年畜鷄司晨爲狸所捕
越夕狸震死 捕鷄其小也安問狐狸哉天心仁愛孝子見之震耳
徐偉臨湘人事母孝母死毁瘠至嘔血舉孝廉不就
去之陸渾縣解落山中教授生徒依之以居者三
百餘家

陳嗣光字朝倚寧德人處已廉事親孝宗族鄉黨稱
焉朝廷舉孝廉縣以嗣光應詔邑博陸游爲立孝
廉坊以旌之 務觀宋世名士定無僞舉
胡淵字澤之性至孝以親老家貧授學浙江歲終度
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奉退無私焉以母
有疾遂不復遠遊即里中教生徒晨夕歸省每諸
生饋食有肥甘悉持奉母母憐其誠爲强進食蔬
飲水躬自安之爲文定公父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

人聘爲子弟師主人馴其食舍肉密歸遺母爲别
設一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
未三十翁然以德行爲鄉郡所稱兄與嫂俱早喪
姪子演年五歲浚生甫數月守道時未有室顧無
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後擢進士第
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秘書郎以直言罷徒步
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
王炎午吉州安成人宋國子生事母孝母歿毁甚里
人趙生慰之書云創巨痛深形羸髮變若使夫人

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炎午持不變廬墓終喪與
文丞相善未死先爲祭文張之驛道以速其就義
謝鑰閩之長溪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
仕子謝翱以被天祥之卹天祥死麻衣䋲屨旁皇
山澤號泣無常
孟子克鄂州人親喪廬墓鄉曲稱孝
趙州應天寺僧不記姓名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
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元廉希憲字善甫世祖時歷官至平章政事丁母憂

慟則嘔血寢臥草土廬于墓側諸宰執欲極力起
之相與詣廬聞其慟聲竟不忍言後雖奪情强起
出則素服從事入而衰絰不改居父喪亦然希憲
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當時稱治卒之夕有
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薄每
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復
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心歎鄉里稱焉父嘗臥
疾一夕室中失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

火已熾煙焰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
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焚死世祖
聞之復其役
曾汝道齊河人母嘗寢疾晝夜侍養不去側母憐之
畀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
拜曰父母起艱難汝道恨無以報恩尚敢受此乎
竟辭之悉讓與弟 天地無私而於生植殊品則爲滋培父母無私而於孝子慈孫別爲鍾愛況婦人尤愛少子不以與之以獎孝也汝道不受讓以與弟眞孝友兩全矣
黃道賢泉州人嫡母唐無子道賢襁褓時生母蔫以

疾去道賢能屢請于父召還孝養二母父篤疾虔
禱于天願減己年以益父壽百凡醫藥莫效一禱
即愈孝誠格天如此果延一紀廬墓終喪至元初
詔旌其門
蕭道壽興平人家貧事母孝每旦候母起侍盥櫛凡
飲食必母先然後敢食或母怒必進杖伏地受責
謝過候母色喜乃敢退至元中表其門
李彥忠永平人性至孝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至治
中旌之

何從義洛川人祖父母亡從義廬于墓側旦夕哀慕惟啖蔬食事父母孝養尤至祖伯叔及伯叔皆無子比亡從義咸爲祭葬如禮鄉人義之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叩頭出血疾遂愈後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簑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歎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利以供祭祀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卒居廬泣血三載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生四子皆幼全爲撫養成人各求分異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自取荒朽瘠弊者奉唐古氏以居廿吉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慟毀瘠廬墓終喪詔旌其門

李奉先葉縣人天性至孝父卒既葬嘆曰奉先兒時父常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惻然安所忍乎乃結菴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種樹木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奉先廬墓不忘父言實乃不忘父心以親葬之感淚不知其誰深淺也

馬希先懷遠人舉鄉貢前夕夢靈櫬賦巳而果然從廬祖父母及父母墓凡九年

姜兼字大民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既葬朝夕哭奠獨居墓下荒山中躬自樵採止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感愧而悔皆迎親焉鄉有孝子盜寇不犯其境凶逆爲革其性風化之原實在于是古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夫豈苟哉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資命醫唯日夜痛哭告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事聞于朝詔旌表之

單仲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至大戊申母鄭氏卒卜地以葬廬墓三年蔬食水飲不事家業鄉里稱孝

蕭羽武陟人仕無爲路教授親歿廬墓事聞詔旌表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三年繼母歿河決不克葬殯於城西敬祖露處依于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結草舍芘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

至治三年旌其家

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性孝五歲母亡恆以不逮養爲恨春秋展墓涕泗交流既長猶嗚咽不自禁事繼母孝養備至家饒好施著有易傳庸言

王德新莘縣人爲淮東廉訪司僉事丁父母憂廬墓七年不茹葷飲酒諸道交章薦之有曰行符曾閔

學紹朱程後旌表其孝廉

孔全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廬墓三年手自負插墳高三丈餘

陳乞兒夏縣人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人欲助之則泣拜而辭時與孔全並旌表

趙榮扶風人母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疾愈及卒號慟不勝葬之日負土成墳廬墓終喪

王士弘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貲求醫遍禱諸神額叩成瘡父歿哀毀廬墓有奇鵲來巢甚相狎終喪復建祠墓前朔望必往冀風雨不廢事聞旌表之

張恭偃師人以兵部符署祭贖親老辭歸侍養父喪過哀侍母馮尤謹歲凶採野菜爲食而嘗奉母甘旨無乏母疾嘗糞以驗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母驚悸而歿恭居廬盡孝詔旌其閭

馮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獨事母併

奉二寡嫂與居比母卒英卜地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終身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常衣鹿皮號鹿皮子學純行卓宋景濂稱爲隱君子性至孝父患風攣君采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患風痰氣弱不能吐出君采截竹筒時吸而出之母郭早歿君采不識見其遺衣輒捧之而泣

石輝祖字光遠淳愨凝懿事親恭謹晨夕必鞠躬問起居承候顏色不命之去不敢去得一嘉味必先

奉之然後食人稱其孝口腹之養孝之小者起愛起敬是謂能養
郭居敬尤溪人博學好吟咏詩文不尚富麗性至孝
親左右承順得其懽心既歿哀有過而與禮稱嘗
摭虞舜而下二十又四人孝行之槩序而詩之名
二十四孝詩用訓童蒙時虞集歐陽玄諸名公欲
薦于朝居敬牢讓不起
王讃諦劍州梓潼人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
衰麻韋蘊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讃諦居首
楊立義昆明人仕爲騰衝府同知事親至孝親歿負

土成墳詔旌其名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合肥人丁母艱日夜悲號有
甘露降于墓樹人以爲孝感官右丞相死於難妻
耶卜氏與子得臣女福章俱赴水死忠孝貞節萃
于一門比晉卞壺家猶過之見宋景濂傳
蔣宮字伯雝儀真人至正初中選貢三歲喪母哭如
成人五歲通經善屬文遭父喪勺水不入口者三
日既葬立碣朝夕哭於墓下洪武初仕蘭陽丞
易炳文襄陽人元末隨父友旺徙居沔陽父喪廬墓

六年哀慕終身時人[illegible]
易孝子居前有池產並蔕蓮人以爲孝感
張子英建寧人幼孤侍母王獨居元季海賊橫肆妻
子被擄子英負母而逃備經阨阻後寓貢溪備嘗
養母母嘗思婦孫廢寢食子英跪曰但得母安妻
子可復返賊退遂奉母以歸妻子亦果生還
郭回邵武人有至性家貧竭力事親母年九十八而
卒回備身以葬母旦請墓哭祭如是者十四年太
守以聞詔表之陳士元賦詩有云一十四年風雨裏孝心行盡不如君諸志作郭同

孔明允字孟達諸暨人讀書尚志節操履清純元季
兵興奉親居義山中負米爲養驩如也同邑張辰
謂明允當阨窮而守益固孝益純庶幾行古之道
者云
宋杞大都人年十九喪父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
口者三日過哀成疾杞有繼母自度不起囑妻楊
汝善守志事吾母遂卒楊遺腹生男子人謂孝感
天不絕其嗣太定中旌其門
皇明李英邵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母冬寒必

溫余席母常病疽英吮之而愈母又病滯下嘗糞味甜心切驚悸卒日夜哀慟廬墓三年洪武間詔旌其門

張宗魯開封人四歲喪明二十遭亂負母逃難其妻扶掖而行歲饑宗魯賣卜給養不足妻採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骸合葬父墓洪武間旌表其門

張十遵化人有孝行甫六歲父歿力作養母元末兵亂身隸軍伍出入必拜其母夜則俟母安寢乃退

母嘗病目旦夕焚香祈禱復臥冰上一月母目復明洪武十八年旌表門閭蠲其軍役

王興新城人（一作保定人）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弗效乃臥冰白溝河籲天以請如是三年母病遂愈事聞詔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趙士亨字應嘉晉江人試吏于縣未幾棄去杜門讀書移家九峯山父蚤喪明母復風癱而奉養極其甘旨湯藥必親累歲不少解父母卒喪葬盡禮廬墓只終制時山寇李光甫等嘯聚剽掠村落焚民廬舍毋相戒勿犯其居後教授于鄉洪武初以人材授繁昌仰崔河泊官以告歸卒于家

呂宗爵其先晉江人洪武初避寇來漳家于龍溪之觀林兄弟四人宗爵居長性純篤有孝行父疾風夜扶持奉湯藥父洩痢必躬滌廁牏衣歷十餘年孝敬彌篤父歿持喪盡禮母先卒時家貧塟不能備禮至是啓之重斂易棺與父同窆鄉黨咸稱其孝

印岳楚雄衛千戶性仁孝忠義嘗見屍暴露者解衣

覆之有死弗能殯者皆與之棺洪武末征華石尾那寨時天寒糧絕卽殺所乘馬以食軍士奉母必先意承顏母病衣不解帶者旬日後征麓川力戰而死

魏斂肇縣人洪武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母病請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斂卽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事聞朝廷旌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十歲喪父哀毀幾絕洪武中以

薦知樂安縣陞光祿署丞迎母就養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年九十卒身負土成墳廬墓三年哭泣不輟事聞召拜文華殿大學士辭朝廷不允欲以風勵天下之爲子者尋以通政司右參議致士仍旌其門曰孝行子權倫養親二十年亦以孝稱親終遂隱不仕鄉邦重之國家旌孝不吝顯秩仲常初辭不允旌所勇退不惟孝德可風其操行亦自卓倫宜其有象賢也

溫禧字宗鈞程鄉人洪武間以明經薦授本學訓導雖祁寒暑雨衣冠侍立母側不少怠母卒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好箇古道孝子

王中登封人業農不讀書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縗墓側無水浚井四丈無泉中環井而拜泉乃湧出洪武間旌表其門

呂升字德升新昌人宋孝子棠之後家貧好讀書母徐先卒父迨九十升竭力奉養飲食起居不離左右父年益高便溺不節升無間晨夕躬自抱持就溺不使涴床褥如保嬰兒然如是凡十年父以百歲卒洪武初舉孝悌力田詔授江陰主簿辭不就養兒待老當百年之期待人而行[illegible]乎德升抱持老父如保嬰兒眞孝子矣三年之愛今乃得反之反哺之義豈徒飲食云乎哉

陳文合肥人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來歸累官都督僉事屢建軍功卒追贈東海侯謚曰孝勇

朱勇朱能子性至孝居喪哀毀人不能堪襲父公爵累著軍功後提兵歿於陣追封平陰王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性至孝讀書寶香山寺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晦暝不辨所之得一牛兒馮之而行及歸啓門乃一

黑虎時以爲孝感所致登洪武戊辰進士稱建文之難論者咸推敬爲第一

范秉字恭肅永樂進士爲守令天下廉吏推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側木生連理二子鏞鉠皆舉進士

趙巖堂邑人母亡奉父甚謹家貧嘗借貸以供其父艱苦不使父知養父使父知其苦食不甘矣即此一念勝郭巨不以遠乎父歿合母塋建祠墓側圖容事之亦如生時永樂中旌其門

厲孝先少貧永樂間父被誣京師往身代之尋白其

事遇父疾卒欲扶柩還人有勸曰父歿于八千里外一窮族人耳不如焚化之爲便孝先號泣不聽輒欲自鬻鄉人有仕于京者憐賻以布粟又典貸益之歸葬廬墓火葬非禮也力貧扶櫬以歸于子心無憾矣梁伯鸞死屬主人無令子持喪歸出於父命則可也

雷境字彥達建安人幼孤事母至孝永樂間以孝舉至京固辭而歸終南爲仕宦之捷徑尙且不可況以事親而得官乎辭之是也

容與悌字行白香山人性質醇謹學博行修永樂爲本縣教諭事母最孝鄉人稱爲孝行先生

張添保字求安浦城人天性至孝痛父早逝言及輒流涕哽塞事母尤謹承顏順志未嘗少僻母患癰親爲吮血及卒殯殮塟祭一於禮鄉閭有貧窘無告者計家貲有餘即推以賑濟之義方之教尤篤長子善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

陳榮字希仁甌寧人少失怙事母孝謹備極甘旨母患目疾失明晝夜扶侍不少離每夕稽顙北辰祈母目復明似聞有人語曰以舌舐之愈榮如其言凡十年一旦復明母後患病卒二日心尙微溫乃以藥灌入鼻至夜復甦年九十四終永樂丙申大水二子俱髫年流一夜抵福之螺洲遇潮衝達岸無恙鄰家弗戒于火及其廬數四輒反風而滅鄉人以爲孝感所致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舉人母喪明居牀蓐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從門隙窺覘而知之遇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性至孝母疾侍湯藥年餘弗離

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後見瓜輒泣終身不忍食之因念母得瞶疾繼喪父哀毀骨立服除猶哀慟遇忌日哭奠如初喪終身不變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于時濂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蘋原芳龍溪人持重好禮事母極孝讓田于弟絕無吝色鄉里敬美永樂初薦懷才抱德有司敦促就道未行卒于家

葉宗可鄞縣人官于朝以父老乞侍養允其請後父就戍瀕發宗可白于當道求以身代父得考終于

家知者重其孝行

莫藏字用行海鹽人博涉能詩性孝母卧病父發疽潰死皆刲股療之

顧仲禮保定人幼孤事母至孝遇荒負母就養外鄉七年始歸見鄰人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而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母卒廬墓三年哀慟如初喪事聞旌異（貞性足以動天故一言而蝗大生春夏食稱于職也）

朴素新安衛左所鎮撫幼孤事母極孝年十六母喪葬閔政山去家十里素每日至墓泣拜雖雨雪無間及卒年九十七郡人敬祭之

劉閔福建莆人也字子賢別號艮軒母娠時父祈夢九鯉湖得孝哉閔子騫句後誕遂名之七歲喪親匍匐哭拜成禮夜宿柩下家人邀入卧室輙啼弗止竟不許及葬復結廬于側足跡絕不到家遇大風雨民舍盡壞閔廬獨完其孝感如此淹貫古今博通經史著有易解等書行世一生秉禮無苟行兩徵青宮講書不就特詔莆田學訓導以旌之

陳恭定安南明王之庶子也王歿居喪三年淚不乾睫除服衣無彩色食不重味菴羅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品自此絕不到口後爲王謚藝印位以來撫視族屬戚里恩意有加見南翁夢錄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游學娶三日遭父喪廬墓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計上冢宰蕭山魏驥重其孝親徃候之仕平定州有惠政

逯相廣宗人母喪哀痛悲號既葬廬居三年躬荷插器負土纍墳時大水而廬不浸遠近異之

鄭英字伯華佚六世孫幼純篤事親孝謹父年老病

劇祈于東岳行祠請以身代父病遂痊越數載父卒哀毀踰禮既葬舉明經以母老辭母善病英侍藥不解帶親爲滌器及母卒竭資産營葬後以明經孝行舉授廣西南寧府經歷卒

沈琮字公禮奉先人事親情文俱備教子弟有程範鄉人化之父母喪兄弟廬墓六年不茹葷詔旌其門與弟瑋同舉進士官至太守

謝佑字廷佐桐城人正統丙辰進士歷官方伯致仕少孤貧事母至孝嘗讀書于牛背上母卒終于制

中遺命以衰絰殮以終其喪死不忘親也居喪
衣帛食肉壘衰蔬宴托言曠達而
況於死乎死者猶服生者媿矣
干纓字應璽和州人性孝友好學爲塾師正統間父
歿盡哀啜粥不茹葷不作佛事廬墓旦夕悲號終
制而還後母卒哀毀廬居如父喪有司欲旌之纓
力辭詞情懇至乃寢鄉無大小咸稱干孝子云
王綱定遠人性至孝母病躬侍湯藥母歿哀毀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既葬不茹葷飲酒廬墓三年正統
中事聞旌之

周廷瑞字應麟山陰人少有孝行一日他出忽心動
馳歸父疾正劇廷瑞侍藥不寢至嘗父穢鄉閭稱
之正統間父奉檄從軍之閩討鄧茂七廷瑞悲號
請代有司憐而更之後領鄉薦聞父訃哀慟幾絕
喪終以母老不忍離遂絕意仕進母歿廬墓兎馴
于側有司先後旌異
應綱永康人八歲喪父母胡氏守節撫成綱遵承教
訓未嘗有違母有事不食綱亦不食弘治七年鄉
試回過錢塘江潮至舟覆同載者咸沒綱以母老

孀居爲念江上若有一物可扳而浮𦂳謂孝感所
致後任歸德州儒學訓導迎母同往愛敬有加母
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慕踰禮有司上聞成化
間奉　旨旌表母胡氏亦以節旌
文琮邑庠生貧甚遇寒母衾单不能寐盡解衣覆之
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其字曰敬將何
在乃起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臃恐覺之故遲耳
客歎息憫之巡撫周忱時加恤焉
何新宇子完博羅人居喪廬墓盡禮有司以狀聞

詔旌表之
梁貞安陽人性純孝官山東道按察副使以母老辭
歸侍養母卒廬于墓側遂杜門不出又梁琮亦安
陽人父卒廬墓以孝行稱官福建運使
沈鍾齊字仲律上元人天順進士歸省父疾侍養逾
年卒居廬三載哭聲不絕仕至僉憲
倪大海永康人祖病侍奉湯藥不離側焚香告天願
減己齡以延祖壽後祖年逾九十方終大海哀毀
逾禮及葬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吮其膿出之而

卽父歿又廬墓三年值歲旱饑者施粥死者捨棺
假例其田儲廩以賙其族人之貧者有司具奏旌
表其門曰孝義
錢敏舒城人幼喪父家貧力學事母至孝及中進士
乞還鄉侍母母患瘡侍湯藥不少離母歿廬墓三
年事聞詔旌表之
李墉古田人性孝友母喪不御酒食者三年弟求分
異墉不忍鬩面壁而臥弟因悉取膏腴之田以爲
已私而類磽确者爲一分以付墉墉曰已均矣受

而藏之終身不言年八十二終
陳文亮字景明連江人生七月而孤事母篤孝或以
事出外得一美味必懷以進母嘗得危疾文亮每
夕懇禱北辰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嘗糞驗其味苦
母疾果瘥比母歿哀毀踰制以子鴻漸恩累封刑
部郎中
胡本字貫通建陽人性最孝父喪廬墓三年爲啜饘
粥茹蔬鄉閭稱之年四十五卒郡守芮林爲篆其
墓曰孝子鞠莊先生之墓

應召永康人嘗從父宦遊新淦受業於湛甘泉母疾
侍湯藥不解衣帶比終迎柩值洪水泛漲舟爲激
流所漂召抱柩呼天已而風息水平柩免漂溺人
以爲孝感云
黃賓字朝用崇安人性孝友温和問學有源委縣邑
庠入南雍文行爲六館最授例歸省中途聞父喪
徒跣匍匐至家塟父于白花巖下蔬食水飲廬于
墓側終其喪親族有不克塟者推地與之卒之日
邑人咸悼惜奔走哭吊者踵相屬於道

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
鹽至鄱北渡忽霹靂一聲孝人船上江岸十人皆
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卽有
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燎髮半禿當
震死之時猶念其母頃生死不二其心宜雷之援
之也母歿哀慟踰禮卒于寢所
陳恩齊字效卿漳平人幼有至性見人節孝事必秉
筆記之充邑諸生以學行擬補黌洋學生事父母
尚盡孝敬歿則哀毀踰禮鬚鬢盡白躬負土石不

避霜雪結廬墓側老猶家焉應貢以祿養弟及力陳告依鄉人咸稱爲陳孝子當道交旌之

林宗署宋樞密人中十世孫性朴古早失父事母以孝聞

沈輔字良弼父萈母黃氏輔嘗外出忽心動汗流驚曰得非二親不安乎亟馳歸則母癰潰不可救矣哭踊絕水漿者三日父病數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及歿廬墓三年妻翟事姑孝養備至弘治間詔旌其門曰雙孝

單禎六安人性至孝父傳會試卒于京禎哭踊奔赴扶櫬歸葬廬墓三年日夜號泣鄰婦至廢食貧甚飦粥不繼鄰人輟食饋之不受有司欲以上聞力辭曰此分內事也何與可聞博學能文中弘治乙卯鄉試

許欽積溪人家貧性孝年十六教授於鄉兄弟貧以己田讓之獨養父母有疾湯藥必謹告天以身求代母卒貸葬廬于墓側知縣郭紳舉充生員父竟繼歿因病稿葬結廬哀哭人不忍聞弘治中旌表

王彝字秉元龍溪人知府昇之子性至孝父病痢嘗糞得愈母病目以舌舐之而明又患瘡亦口吮而愈汀寇之亂彝舁父柩就掩賊猝至撫柩號呼賊感其孝不加害廬墓終喪母亦如之天順徵辟至京不仕歸卒年八十四弘治間詔旌其門玄孫德夫孟陽俱以孝友見稱于時

林逸龍溪人篤行好學早喪父獨奉母以居兄贅居桐城逸欲請其兄嫂同居以養母楊氏不聽對案不食楊感化順從及兄嫂歸事之甚謹不畜私錢鄉人化焉

張濂平和人母年未艾而眊濂不離頃刻行操几杖食必親授匙筯母痢疾劇爲嘗糞置義田爲族賦役費築堤二百餘丈鄉族賴之督學高賁亨表揚善里

季養字彥良父歿廬墓手植松栢終身不飲酒每忌日輒不食因先世遺文散逸購得之奔走燕薊間以求表章與人言輒泣下人哀其志及歸得疾至家強起陳詩文于庭而卒 此儒者之孝也留心遺文遠求表章至死不忘

總之孝思念篤期不忘其親耳
范寅字獻明徐州人性孝爲太學生爲父喪歸甫兩
月母亦逝因廬墓躬自負土爲墳人稱其孝擢山
西石州知州有政聲
宋璜威城人正德間流寇倡亂城陷賊入璜家欲殺
其父璜哀告願代父死父因得免璜竟遇害妻李
年方二十二歲伏屍號慟曰汝能替父死妾獨不
能以身殉耶拜請受戮以從衆賊嘖嘖稱歎曰孝
子烈婦萃于一門與一令箭而去後守節撫孤有

成足稱孝子婦矣
錢選字謙伯性至孝母病侍藥久不怠及卒廬墓終
喪鄉人稱之
蹇衡眉州人性至孝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祭
一遵家禮後官都水主事丁繼母憂哀毀廬墓朝
夕哭踊鳥輒飛集哭已乃散事聞旌表
戰翔字騰霄高密人初爲庠生父復歿卒廬墓三年
比舉鄉薦母卒廬墓如初後任訓導教人以孝友
忠義爲本 泥之在范金之在冶子率以正無弗端矣騰霄身自作則予道師模兩得之矣

翔叔戰正父客死大寧往收父骨徧訪無獲仰天
號哭有老人備告正求之果得破中指出血滲骨
乃收以歸則戰氏之孝不獨騰霄蓋世有至性矣
廖琚龍門人從幼嗜學行誼爲鄉人重事父母以孝
聞每遇父母忌日及生辰朔望清齋三晝夜滴水
不入口以不忘鞠育恩也
譚紀字廷憲蓬州人孝友性成父有足疾左右扶持
四十年不少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建思親
堂望親臺時時悲哀終身不替

南真肅縣人蚤喪父事母孝母卒真廬墓三年寢苫
枕塊哀痛迫切鄉人稱其孝
藍純江陵人應貢將赴南雍以父老不行知府吳彥
華曰只此一念可當孝子父卒廬墓不忍歸士林
韙之
藕旻字舜夫嘉定人父病竭力延醫治療弗效卒哀
毀幾絕塟躬負土治墓結廬其側悲號不少輟一
日大雨水浸其墓旻荷鍤決之獲金五錠人以爲
孝感所致旻不自私盡買藥治棺以施人父有遺

產悉讓諸弟於讓產可以觀友焉於施金可以觀惠焉友而且惠孝德愈光矣

金洲字士敦嘉定人少有志於聖賢之學性至孝事父能幾諫繼之以泣居母喪哀毀骨立動不違禮

孫堪字志任燧長子餘姚人平生孝友父爲宸濠所害徒步千里負骸歸葬行路悲酸母卒又北走齊魯號天望櫬慟哭殞於喪世稱爲父忠子孝云以蔭受錦衣千戶中武科第一歷官都督僉事

班言臨淄人母卒欲廬墓壓於父不克展及父卒遂廬墓三年歲旱邑中獨雨或以歸功孝子云

崔克昇內黃人幼以孝聞父遘疾醫藥不效克昇取父大小便嘗之以審重輕竟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司上其事奉
詔旌表

凌汝祥句容人家貧力耕養母母歿廬墓啜粥凡三年不返私室朝夕哀哭不輟永豐羅倫書以慰之知縣章廷珪作詩佳其孝

馮瑔慈谿人父老瞑病臥十五年瑔奉之惟謹家貧食必備甘旨里人王鏻素重之延爲塾師每有珍味瑔輒不食鏻覺後必先遺其父然後餕瑔瑔始食吾鄉余孝子鄉人招之有美味輒不食後鄉中多先餉其母而後招之是孝子有以念而鄉人亦有同感也父有老婢病爲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訝之瑔曰吾父存時賴其周旋忘之是忘吾父吾豈忍此事尤難知縣賈奭雅重其行欲以上聞辭曰此子行之常若以邀寵褒是邀名也縣體其意而寢慈谿布一上舍某姓鄉中爲舉孝子彼自求作傳欲爲褒旌孝豈以徼名爲哉

馮原字良載生三月而孤比長事母至孝又馮涇字伯清性孝友登第後以外艱歸哀毀骨立襄葬事

極其誠信事母尤謹皆慈谿人何馮姓之多孝子也可觀其世德矣

蕭昱字用光山陰人性至孝母喪明昱以舌舐之復有見後爲縣令有循聲

章貞民字士良七歲喪父九歲喪母連年悲啼哀動鄉鄰賴伯山撫成爲諸生窮經力學自喪二親遺家多難歲復不登莫克襄事恒悲慟如祖括時極力拮据始克合葬

虞所字敬叔會稽人生九月失怙少知力學與人不

安交性至孝母徐婆居老患風痺日夜奉藥惟謹每坐床下候顏色自爲藥劑飲食以進如是者七年母忘其有疾也部使者多造廬詢訪郡守泰不華尤禮重之後徵爲會稽教諭不就

洛忠早孤事母至孝母疾侍藥衣不解帶夜禱願以身代母卒哀毀逾禮葬時秋雨連旬至期晴霽事聞復前人以爲誠孝所感事聞巡按令有司奉禮旌之

包全上虞人養親以孝聞其所居處人稱曰孝聞嶺

俞謹遭親喪哀毀骨立爲鄉里所稱觀察使孟簡書于圖經以勵風俗

丁祥一家貧母老行傭以養母患眼無以爲藥焚香露禱日暮漱舐上眼逾三年復明事上旌其門邑人楊維楨以詩贈之

高珣農家子也性樸茂早孤而貧行傭供母母葬荊塘下以母生時畏雷每夕往墓所措苫簾以附四無垣壁地沮洳多虺蛇珣不爲患歷三年不輟當沍寒時有物夜來爲珣暖足時以爲常珣初意爲猫或以告人入窺之如知爲狐狸往觀至門其事于當道學士大夫多爲詩歌美之（一念母寂而中墳狐爲珣寒而暖足幽冥感應不爽有如此）

求漁求澧未既時父戍貴州瀕行屬其母必令二子力學爲名儒及長母告之輒相對感泣自是苦心窮經史以及百家小說靡不涉獵卒以文學有聲事母至孝兄弟相友愛澧事兄如嚴父老而不衰鄉黨稱之

章彝字希盛新昌人三歲喪母悲啼不食長事繼母

如所生父患風疾痛痒異常彝爬搔撫摩終夜不寐如是者十數年父將卒謂族人曰彝眞孝子也願其子孫克似之既而居父喪哀毀具至督學鄭瓔造廬存問載之學記以勵諸生此正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乎

朱泰廿貧力學母病瘵不能起泰與妻吳氏日飯粗糲衣裀常不完而母之服饌極軟好母性頗暴與常跪受箠撻已輒起進飲食婉婉如初泰死無後或勸吳他適輒哭踴欲絶卒奉姑至歿辛苦備至

聞者爲之墮淚陶文僖大臨直其孝節爲白於官
捐貲創祠祀之已而詔旌其門
章艮駿新昌人早喪父其祖病瘋手足拳攣不舉駿
日夜撫摩疴癢家貧極力具膳多含伏以哺當春
和輒背負出遊冀得其歡凡十閱寒暑不輟祖年
八十四而卒每對衆涕泣爲言其孝有司以順孫
旌之 貧而能養恒多有之含伏以哺久而不倦斯爲難矣至於方春時和背負出遊娛老人如撫嬰兒非天性真摯念不出此旌以順孫宜哉
羅泉才字敦禮常熟人五世同居少孤力學性至孝

黎崇字好禮南城人居父喪哀毀逾禮飲水三日皓
恒啜粥不進鹽菜廬墓三年不脩沐終喪猶縞素
諱日哭臨不止以孝聞
鄭梁幼以割股稱兄弟四人備極友愛開京果肆父
時來肆梁喜趨侍選果之佳者以進或與人貿易
時亦然 小民之孝此爲最真孺慕之誠正如是耳 幼弟以已用費稍繁
請析居梁多方勸止不聽乃擇田園之美給之其
家妯娌亦和好如兄弟然有司旌爲一門孝友
卞綸字以和臨川人性純孝母病禱天請代得愈甃

之前日大雨祈而得晴甃畢復雨有司聞于朝旌
之建孝子坊適比屋失火木石俱焚至孝子坊返
風火滅得免見吳暘谷先生贊中
沈孝子吳縣相城之流丐也携老母處一小舟凡乞
所得分貯筒籃中回至一岸坐地上出籃中飲食
整理擎至船登而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俟母
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亦安
之母食盡乃更乞求若乞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
母食也日日如是數年後母死丐不知所之 此祝允明

前聞紀中所載得之沈隱君孟淵所述也夫人至流乞無行極矣乃純孝若此吾又安知非孝子之逃名於行乞間乎
曾和樂安人年七十廬母墓側齧草枕苫三年不息
陳燧字景川樂安人二歲失母不愛於繼母其父欲
因此逐母燧時五歲哀號父側終身脩其妻承懽
事之訖無怨言
俞振紀字肅夫少孤貧事母盡歡雖冗迫不廢定省
之禮居喪三年哀慕憂戚不出門庭
詹洋字文化江西玉山人嘉靖初進士豫中秘改授

給事中不旋月即告歸終養既丁外艱五色芝產
于廬側服除仍抗疏不出以終祖母及母之養祖
母病篤夜叩北斗祈以身代祖母忽夢七道士指
路病瘉丙午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勞悴
浸久先其母十日卒鄉邑稱之

易直字子順宜春人少讀小學及家禮即喜躬行父
廷選性端肅諸子少違輒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
之起不起父病嘗糞以甘爲憂父卒哀毀一日寇
突至抱母號慟賊舍之去母歿廬墓三年服闋御

史覆上書求解諸生籍督學唐錦察其懇誠許之
於是結廬賜崖之山讀書自得嘉靖初有司以聞
詔旌其閭 少而躬行古禮老而遁跡讀書具有至性加之學問生事祭葬亦循於道豈徒煦煦奉養之孝云乎哉

樊煒字仲光麻城人性孝友爲兒時晨昏定省未嘗
少離膝下弱冠父汝文病煒偕室李不脫衣冠而
養者五十日父愈後十年復病侍奉如初昏旦禱
以身代而竟不起絕水漿者數日哀毀骨立母黃
以不勝哀慟病篤煒晝哭倚廬夜寢榻下痛疢不
寧久之夜夢神人賜靈藥母忽如常爲學博贈文
林郎子玉衡玉衡俱進士孫世登科甲人謂孝子
之報

紀乎兆海澄人事親孝甘旨寒溫竭力營辦授徒他
鄉朔望必歸省母有不豫色率妻蔣氏跪問于庭
必得其意父遺田宅以讓弟居父喪廬墓三年不
入卧內

夏暘字國輝通州人家世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
事親以孝聞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

父欲溲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主如生朝
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啓而後行母久病暘侍湯藥
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
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値夜大雪倉皇越城叩市苦
求以應其它事親之儀多與古合暘子以小忿
爲弟毆死暘恐傷母志但含淚不言人以爲難嘉
靖時人無識不識交口譽之憲司守令多造其廬
卒立祠祀焉

余喬烈韶安人少孤事 母至孝終身無忤色家雖貧

供養不廢遇甘旨必懷以奉之母老齒落不能啖堅如桃蔗之類喬烈亦遂絕口母病侍藥衣不解帶祈禱輒應已病不敢呻吟恐貽母憂後母百歲終哀毀踰制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朝夕哭奠必以錢卜享否若否喬烈亦爲廢飡三年卧于柩側而必朔毋不飲酒食肉比葬哀慟如初喪時年已七十餘朝夕展墓風雨不輟父先年葬後蔡山麓爲飛沙所壓率子用草封之沙不爲害人以爲孝感少備葛應會家小名孝其婦名慈皆主人所命後實不負名亦一奇也萬曆間縣令黃元立旌之事登縣志余作五君詠喬烈其一也詩曰孝子小家子人奴不讀書天性自至孝黃悴齡百餘終身無忤色食貧有旨甘母食方進口母病不解裙母死絕水漿幾不勝杖苴居喪不露齒除服哀如初純哉喬烈氏至行我所師

李一鰲陝西之漢中人性至孝叅藩蜀中丁父艱歸哀愴備極長途跣行至家招其父最相善者日居靈堂之側有舉奠即酌酒相陪如生時晚則以祭餘送其家此鄭冑師淸賞所載當登第歸初以監衣上酒再更孝廉服三更官服以娛其父雖近於戲猶彷老萊子而爲之至於生死殊途當哭泣之時令人舉杯陪祭則情禮兩失之

論曰夫子論孝不外生事葬祭之禮故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斯之謂孝無貴賤一也若必侈言鼎養則菽水承歡偏有至性奇捱封股則問醫求藥倍覺關情喜談瑞應則孿柏爲枯灑淚成血更爲苦心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經義乃庸常之行行之萬世者也要之性純則行純行純則名純此純孝所繇稱焉辟之絲然此蓋純夫素者可玄可黃可蒼

可紫孝亦猶是如苦行如通神如休符從其異者而稱之未始不從純得也五色之纁必始于素異常之行必歸于純純之義大矣哉

贊曰

孝道之難正惟其易行率于常性敦其至純亦
不已曾閔之懿或守其道或樂厥志或以順從
或以錫類或顯或隱儒慕不寘生事葬祭禮[illegible]
情備時遇雖殊操心一致欽哉純孝斯謂[illegible]

孝紀卷三下終

孝紀之部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庭輯甫較
豫章朱　露公湛甫訂
侄蔡紀運廷標甫閱

世孝紀第四

孝繇性成亦關模範世德作求自古倘之顏家庭之間未必兩是具爾之下豈盡二難間能自相慕效各盡厥職後先一德若世業然蓋亦難

矣世有若人風化賴之輯世孝紀

周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子孟莊子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三年不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

漢李胤字宣伯遼東襄人祖敏為河內守還公孫度欲強起之敏乘舟浮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隣居故人與多同年者因為制服徐邈勸以不孝莫大於無後乃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數年卒胤幼孤居喪若成人及稍長追念其父以孝聞家至貧病乏藥資武帝聞之賜錢十萬拜官司徒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以孝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猶不忍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

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屢詔不受名振天下年七十七終

弟五倫舉孝廉後遭母喪過毀傷竟靈不返因哀慟絶命子峯婦鄭皆以孝表樹闕于門

王琳汝南人年十餘歲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惟琳兄弟守墓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放還後辟司徒出薦士而退

蕭固字秀興東海蘭陵人酇侯何十四世孫也其先

自沛徙家關中性孝謹遠遭親喪六年哀毀盡禮
雉鵲遊狎其居麞鹿出入其門周子芝字英邈亦
純孝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棲宿其廬嘗上直雉
輒送之飛鳴車側 一作蕭周

三國 丁覽字孝連山陰人八歲而孤家素貧清身立行
長門無雜賓孫權貴重之未及擢用病卒子固字
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補郡功曹守始平
子賤少喪父而家貧養母孝敬備至母冬月思筍
因往叢竹中號泣俄而筍生持歸供母族弟孤弱

與同寒溫嘗夢松生腹自謂後十八年當爲公竟
歷顯位遷司徒時孫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
憂國年七十六卒 固與孟宗同時同心而泣竹生筍孝感亦同

六朝 司馬暠字子昇建昌人仕陳爲大中大夫性至孝
母病亟禱于先祠願以身代果得痊子司馬延義
爲從事中郎性亦至孝每朔望詣墓哭與始終如
一

范璩字仙勝年二十遭父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
太守中山守子祖訓祖禮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
父母亡雖久猶於生前所處堂宇備設帷帳几杖
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然吉凶之事
必先啓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爲河州刺史 晉
兄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矣

蔡景歷字茂世考城人少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工草
隸爲文不事雕琢長于敘事仕梁累官度支尚書
子蔡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六歲詣梁吏部尚書
褚翔嗟其穎異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繼母視
之不以道徵供養益謹初無怨色原名覽父以有

王祥性故爲更名字大建中擢太子舍人尋授左
戶尚書

張昭字德明吳郡人與弟乾性俱孝父卒兄弟不衣
綿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
服終父喪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
食十餘年舉孝廉不就

庾沙彌潁川鄢陵人父璵玉仕宋坐事誅時沙彌年
五歲所生母爲製綵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
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仕

齊為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夕侍側或應鍼
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終喪不食鹽味冬日不衣
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庭戶晝夜號慟鄰人不
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
株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梁武帝召見嘉之
特加褒寵及官其二子後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
浙江中流遇風航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
靜人咸以為孝感 隱之哭而慟康伯之母孝卿號而退獸肩之湖沙彌象之 子
庾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過禮仕梁

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爵
陸邛代人也仕東魏中書侍郎父喪居憂哀毀骨立
高澄時鎮鄴詣門慰勉之邛母魏上庸公主教訓
諸子以義方邛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克遵母訓
動依法度繼遭母喪哀慕毀悴遂至沉篤頓伏床
枕致成風疾弟摶臥病臨終語家人曰兄羸病若
此摶死不可使聞哭聲懼致感動及斃誡家人方
始告之邛一慟而絕朝野悲之弟彥師字雲房少
有行簡為邦族所稱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

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與兄邛廬于墓次負土
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
絕齊文宣聞而加歎旌表其閭號其所居為孝終
里兄邛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讓封
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南北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于
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
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因舉聲哭烏即
悲鳴時人異之周武表其閭擢授甘棠令其子士

雄質直孝友父喪廬墓側柩哀慕庭前有一槐樹
先甚茂及士雄居喪槐遂枯死服除還宅死槐復
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
累德里 父子合德婦亦並徵累德之旌稱其實矣
楊慶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頗
涉書記舉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衣帶
者七旬及居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北齊表其門
賜粟帛隋高祖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
唐楊炎天興人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拜諫議

大夫棄官歸養炎炎豪爽尚氣父喪廬居號慕不[illegible]聲有紫芝之白鵲之祥部表其門炎三世以孝聞門樹六闕唐德宗時拜相

趙鄴安州人徙居天水母歿廬墓刺血以寫佛書及父死益以毀瘠子光遠亦有至性居喪哀毀如其父詔表其門墓

尹枰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貞觀中特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枰時年竭力備養父病篤枰不解衣歷年形貌頓瘠幾至殞滅父卒躬自

築墳朝夕號慟芝產墓側州將楊洪武奏枰誠信著於鄉閭純孝通於幽明龍朔中刺史封道洪改其閭爲南陔里張柬之爲記子慕先孫仁恕皆有孝行蒙旌王荆公詩有云四葉表閭唐尹氏是也

劉審禮事父母孝比葬徙跣血流行路咨歎審禮爲虜執留詔令其庶子易從省之至而審禮已卒易從晝夜哀哭不止吐蕃憐之還其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宋姚宗明河中永樂人其十世祖棲雲以父死于邊終身廬墓唐時表之棲雲生岳岳生君儒儒生[illegible]正四世皆廬墓至宗明十世同居慶曆中復其家是後又三世同居孝睦不替孝友之門自能同居至德不衰雖斯世可也張公藝九世同居以從忍得之彼雖不言孝友而孝友之德備矣

張常洧字巨川句容人父璋爲建州司戶建中四年卒常洧廬墓三年墓側產芝十二莖有司上聞旌異之其從孫公挺亦以孝稱人謂張世孝云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母卒廬墓三年御書旌表忠孝之家時同邑又有徐惠謹鄭崇徐知新三人

純孝與公號邑中四孝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官至參知政事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天必相汝及子屼執父喪而甘露降木屼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薛半千字子中漳浦人天性孝友母病嘗藥觀膳刈股以進伯兄亦鑴血以調藥仲兄焚香於頂以資冥福母病遂痊兄弟三人日侍親側雍雍愉愉鄉里稱孝凡訓子弟皆以半千兄弟爲法一門之中雍雍至性雖割股焚香弗軌於正而迫切之情如出於一宜其爲世法也

巨[illegible]事親至孝父卒葬邑之杜潭冢不忍捨去[illegible]
下久不還子琰憂懼不已乃即其母所葬曰龍巖
者謀築室其旁以便終養屬歲饑斗米千錢琰解
囊糴于京口度其可還以畢事不意舟失米無粒
存琰不以爲異畢力成之乃迎父以居蔬食四十
年一日焚香端坐而逝琰居喪葬祭以家事
屬子自居龍岩舊廬戀慕不返榜其廬曰報慈用
父詩句也後以子貴 父子盡孝不遜呂琰克成父志更自然其情眞孝子也其後有呂升者竭力事老父相保嬰兒孝固有種乎世德之流傳遠矣

常貞項城人父母之喪廬墓三年不茹葷周廣順宋
開寶兩旌之眞妻病子宴割股以療卒次子守規
徒跣日一食亦廬墓終制太宗朝表其門
徐國和豐城人兄弟同居宰木連理其子定親喪廬
墓三年家有紅牡丹忽變爲白人以爲孝感所致
定卒子頎居喪三年寢食于墓曾孫傳霖事親尤
孝居喪如制人咸謂徐氏世孝
朱孝誠全州人母卒哀慕無已結廬墓側感冬筍生
瑞竹以蓋其墓其後郡守稱孝誠之墓曰朱孝子
[illegible]其子揚善亦廬墓孫晧以母多病終身不娶不
飲酒食肉朱氏之門蓋三世稱孝矣 孝誠一作道成
元戴焴字晉翁號瑶山婺源人父卒與二弟廬墓三
年朝夕致盥沃上食如平生既除喪卒不廢家藏
萬卷恒究心焉有客相過兄坐弟拱立以侍至老
不懈弟熠字召翁號蒼山炤字如翁號潔矩
黃義貞字孟廉餘姚人篤學好修事親以孝聞大德
間徵博士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九歲其六世孫
濟之能修義貞之行失慈於繼母搆於父而逐之

益承順無違及父母歿復廬於墓弘治中詔旌之
明張萬和諸暨人力學明經二親喪負土成墳兄弟
廬於墓萬和卒塋大部鄉子孝祥亦廬於墓俱二
十餘年芝草生醴泉出事聞詔旌之名其里曰孝
感
李厚禮無爲人晨昏事親下氣怡色父母終俱廬墓
三年不食鹽菜其子立居厚禮喪亦不食肉廬墓
三年居母喪亦然孫廷春於宣德間母喪結廬墓
側茹蔬啜粥不食鹽醬三年如一日人謂一門三

孝云父子祖孫相爲慕效若世業然非天植其性
厚者服以終身薄者託言禮樂安能三世一轍哉
李俊海澄人性至孝年十歲母潘氏寢疾醫不效聞
其祖良嘗刲股愈母疾俊乃默禱於天割股爲羹
以進母遂愈鄉人舉其事推官黃立旌爲奇孝四
明豐熙易爲世孝
侯英字世傑開州人仕至都憲與弟侃俱以孝稱年
十二三時母鍾氏眼疾憂泣輟食每夜稽首祈禱
越四十九日疾愈後官按察使母死訃聞號泣幾

滅性奔還與弟同廬墓有白鸞數千旦夕飛鳴塋
前人以爲孝感有司以聞旌表
論曰夫世德作求淵源之懿雖縣觀法亦天性然也
是故李信思父終身不寘宣伯紹休亦以孝聞吾家
茂世父子至性而希祥事繼母幾同休徵孝政宅憂
烏來助泣厥嗣亦能使枯槐再榮眞無媿是父矣尹
氏四葉表閭孝誠三世一轍又如李無爲父子祖孫
居喪不食鹽醬若三世張諸暨父子兄弟並廬墓于
有芝之泉之異世有孝德子道彰矣嘗世教漸漓之日
得一士焉亦足以風況奕世流芳其感發植斯文
何如故載之篇章以垂訓焉
贊曰
誰不爲子而獨敦倫世以繼世孝德是敦疇表
帥之無媿生身疇則倣之惟率其眞父父子子
祖祖孫孫兄及弟矣萃於一門世道以漓至性
獨淳匪以邀譽有懷二人猗歟休哉夫孰無親
孝紀卷五終

祿養孝紀第五

生則致養盡力盡志五鼎之祭不如菽水之懽貴及親也祿不及親風木徒恨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慮之矣雖孫孝作悲死者無憾鐘鼎之榮何關顧復孝子有餘悲焉俸致動色有以夫輯祿養孝紀

漢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承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及母亡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不出向

奉心薄其喜於奉檄至是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

周磐安成人好禮有孝行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和帝末就孝廉舉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三仕頻致祿養後思母棄官還母歿哀毀服終廬塚側教授生徒以終其身

六朝何子平江陰人少有至行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菽麥以食人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辨得米何心獨食每有贈鮮不可寄親者則不受宋文帝時爲海虞令得祿惟以供母不及孥人疑其儉薄何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色慚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必頓絕方興孝武末年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日夜哭泣常如袒括之時冬不衣絮暑不就涼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敗屋不蔽風雨兄子伯興欲爲葺理不聽曰我情事未申天地罪人屋何宜覆太守蔡興宗甚加矜賞爲營塚壙人自親而外惟身與妻子耳得祿不忍自奉不及妻孥祿養如何江陰者跡似矯而心則純矣以方孫參其庶幾乎

何琦字萬倫陽穀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斂有識度好古博學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旨不給乃爲郡察孝廉除郎中選補涇縣令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服闋嘆曰所以出仕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怙恃豈可以朽鈍之質復溷清朝哉遂養志衡門終身不仕桓溫嘗過其山曰此中有人萬倫少節似無伯仲

麻仲英臨淄人七歲能詩以親亡祿不及養不復肯仕博學有行鄉里推服雖凶年盜不入其家

唐彭乘華陽人性純孝以好學稱舉進士嘗登相國
寺閣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以圖一身
之榮乎遂奏乞歸養（祿養歸養途分出處情無軒輕）及父卒甘露
降于墓樹累官翰林學士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
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

姜公輔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祿而
養求兼京兆戶曹

費冠卿靑陽人旣登第聞母病亟馳歸而母已葬遂

廬墓以終喪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
祿爲再詔不起（杜荀鶴詩云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閒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

徐中行字元立上饒人登政和進士唱名日自陳其
父八十有九願以所得官授父上曰此可以風薄
俗從其請詔其父別以官名命之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人父母連歿廬墓三年倚木而
哭木爲之枯乾道閒舉孝廉堅辭不起縣令乃餽
粟帛以旌其孝

鄒極宜黃人治平中舉進士授郟執政不合乞外除
曰吾讀書丐祿以娛親耳今旣孤可復仕乎力請
致仕

元塗源字源叟高安人早孤事母盡孝延祐二年知
黎州以母老不肯赴母强之至京師即請老而歸
母歿廬墓三年

國朝俞敏德字鳴謙定海人父赴京聽選死母在家亦
故敏德甫九歲力不能支日扶柩以歸及長不樂
仕進於三山建永思堂環植以竹哀慕久而不替
有司屢以才薦以祿不及親固辭不就號曰竹所

先生壽一百五歲

沈壽康字原楙海鹽人嘗爲州吏取祿養親親歿居
喪情禮兼至廬于墓側敝衣菲食以終其身

論曰吾聞之曾子曰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
猶忻忻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沒之後
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堂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
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孟子曰仕
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此少節捧檄之所繇喜也
何廬江何萬倫並以祿養而仕親沒俱隱廢幾少節

之流亞與復有思親不置亟圖歸養祿不及親絕無宦情則視揚名顯親又爲第二義矣人子於親生養死思祿可以養不可以縻遇雖不同其心一也彼甘心絕裾者惡足道哉

贊曰

邀恵於國致祿於家所貴能養匪以光華捧檄色喜甘旨願奢乃有孺慕薄榮廻車身安子舍養戀有加風木增感菽水興嗟絕意仕路癖痼烟霞或喜或悲孝心無涯我輯祿養懿行足嘉

孝紀卷五終

苦行孝紀第六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割股爲孝是耶非耶當阽危之際計無復之苟可得生剖膚非痛以父母之身還之父母孝子用心良云苦矣不敢毀傷君子道其常耳輯苦行孝紀

漢張楚梓童人父月疾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誠感動疾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

唐徐仲源望江人事母至孝母疾割股爲糜疾立愈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啣土而壘壠郡邑異

之貞元間旌表其門改鄉曰孝感

鄭興汾州人幼有至性父卒食不入口者三日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割股爲羹母食之遂愈朝廷旌之

李興義六安人父疾割股以饋父沒廬墓捧土成墳詔旌之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宣宗表其家

章全益浩城人少孤爲兄全敬所鞠母病全啓刲股
䏶母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茹
妻及童僕處一室賣藥自業居城都四十年號章
孝子

王友貞河内人性至孝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
貞刈股肉以進母病愈詔旌其門後屢辟不就一作懷貞

黄芮歙州人建中初繼母洪病割股饋羹而愈貞元
中父卒號泣不絶廬墓側產芝十四本木生連理

者四事聞詔旌之
宋唐傑京安人生兩歲即知孝繼祖母蔣病目失明
傑以舌舐之輒明劇賊犯邑傑號泣負蔣冒賊以
出賊義而捨之母病刲肉和藥以進即愈父亡以
舌舐尸代浴廬墓哀動山谷紹興間郡守以聞詔
付史館賜以束帛刲股廬墓恒多有之至於以舌舐尸代浴令人不覺淚涕下也
丘泰字儀仲高安人淳熙間父山疾篤泰割股以進
壽愈轉運副使趙彥操聞于朝孝宗御筆批付史
館父死徒四壁竭力奉母孝聞遠近

阮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讀書通大義事父母色養
惟謹德祐元年父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北辰願
以身代而病不痊乃籲天懇禱開脇取肝一臠以
療病即差鄉里舁之事聞所司贈帛二仍以孝行
旌其里此危道也近多有之亦不爲害豈冥冥之中有相之者然而不可以訓矣

材辰孫羅源人家貧日營衣食以養父父病號訴于
天剔肝爲糜以進父食之疾遂愈鄉聞于官厚宴
饋之時有以詩美之曰剔肝能救父大孝可通天
謝孝義母婺居守節疾篤刲肉以療之鄉民狀其事

以聞郡將提刑留銘擬郡事給錢米榜所居爲孝
義之門
呂昇萊州人性孝父櫆失明昇剖腹探肝和藥以進
父服之復能視昇亦不死淳化中詔賜粟帛
許知言閩清人兄逢言弟知白四人俱業儒母病知
言兄弟朝夕不離側越三月藥弗效知言乃齋戒
籲天刲股以進母病遂愈年七十始卒兄弟哀毁
踰制俱燃香於臂與資冥福後改其里爲孝順
嚴希孟沿海人博通文史尤長於詩父文式早卒家

貧母李御家有法希孟惟母是從家日窳裕母自奉愈約希孟一如母心元祐間母病疵醫禱不效刲股啖之遂痊鄉人稱曰嚴家孝子母終喪葬哀毀如禮與人接未嘗有笑容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疾篤刲股爲餌遂愈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絶守陸德輿云陳宗自毀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亦天性之至題爲陳孝子墓

王小十鉛山人紹興十三年母疾刲肝以愈之知州葉三省奏旌其門改所居紫溪鄉爲旌孝鄉仍宣

付史館熙寧時有尹清者刲肝愈親州縣上聞爲立彰孝坊以表之亦鉛山人余過紫溪其旌孝坊猶存

袁鎮奉化人事親孝雖顛沛不廢溫凊端平初父年七十病羸醫禱弗驗乃一再刲股和藥以進父病垂絶復存者十五年與母兄有虐之者友事益謹孝弟之稱無間言表元爲作遜祠記以表其行

楊慶鄞縣人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郡守要异名其坊曰崇孝

詔旌其門楊慶行二名此其苦行也不知是一人否容攷之

龎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刲股食之愈父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父年八十餘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日夜號擗不絶眞宗時詔旌其門

劉孝忠大原人母病三年孝忠刲股肉斷左乳以食之母病心痛劇又燃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差愈母卒傭於富室得錢以葬富家養爲巳子養父兩目失明孝忠舐之復能視太祖親征大原召見慰

諭刲股斷乳傭身營葬均之不自有其身也富家感動青爲巳子以方董永鬻女下降天人之闕容有別乎

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之逾旬母能視物母疾刲股肉啖之母死負土起墳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墓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孫之翰字文舉慈谿人孝友本乎天性母病刲脇取肝爲粥以進越夕母如醉自醒遂瘳里人上其事郡守伯朮將聞之朝之翰辭

楊文修諸暨人至孝母病刲股以進遂愈母殁負土
成墳慈烏數十隨之往返鄉間欲上其事固止之
文修夙病瘻道遇異人以手摩之瘻移於背居鄉
德惠及人呼爲佛子朱晦翁爲常平使節行部至
縣必造廬與談論久之乃去爲賢哲所重如此
周善敵益州雙流人喪父廬于墓側母病又割股肉
以啖之遂愈祥符九年賜粟帛以慰之
張伯威紹興元年武舉進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
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瀕殆伯威刲左臂肉食

之遂愈繼母楊因姑病篤而成疾伯威復刲臂肉
作粥以進亦愈伯威妹雀均其姑伍疾妹亦刲左
臂肉作粥以進達旦即愈知大安軍羅植爲伯威
立純孝坊雀均立孝婦坊事聞詔伯威與陞擢倍
賜其妹束帛
上官超光澤人性純孝母病篤刲左腋取肝飼母已
而母愈縣令張碩各其門曰孝感又有上官怡者
母老羸疾方者朝夕侍側以驅蚊蚋經月不寢居
憂傷極哀毁二子之孝較其難易必易其驅蚊者不知剖肝爲急者驅蚊爲小心非根
心之愛必以小而忽之蓋亦未易也
袁徵諸暨人母陳病篤徵憂苦不食日夜禱於北辰
刲肉以進遂愈時方春庭柱吐花鳩巢于室
黎宿東莞人敦行孝義鄉人化之刲股以愈親疾門
旌孝友
蔣偕鄭縣人性至孝父病刲股舉進士數上書論邊
事累官中州刺史
開趙英州刺史嘗取肝餌父詔曰開趙昔忠於國今
孝於家特轉團練副使

金龐廸延安人少倜儻喜讀兵書性孝友父病股肉
作羹以進而愈兄弟析著家財盡分與之官爵之
蔭必先諸侄鄉人稱之累官慶陽尹
元華昭鄭人生未晬父亡母沈守志家貧甚勤女工
以教育其子嘗疾亟昭尚幼刻意茹素禱之弗差
刲股作糜和藥以進母愈至正間尹許廣大書節
孝以旌之後沈七十七卒昭已成立爲鄉所重溫
州路總管劉仁本爲作傳稱其節孝萃於一門
陳譽字譽夫福清人性孝友至元中母林氏病譽刲

股肉療之子勸泗字友達亦篤孝父母疾俱嘗刲
股肉和粥以進前郡守吳濤詩云籠中無藥物膝
下有恩深他日啓予足惟天知此心

宋祐樊城人六歲喪父天性至孝及成人痛父不存
事母加謹母病告天刲股以進獲愈後歿水漿不
入口者累日寢苫枕塊啜粥十有五年子朝亦以
孝稱

臣國政爲歸德通判母病刲肝以進病愈既而復病
又刲胸和藥愈之及卒廬墓終喪元祐中旌表

國朝吳希忭字克素新昌人性柔順事父宗信務得其
懽心洪武初民斷指者法戍邊宗信以疾失捋指
之半里長將捕之希忭憂形于色會有善接指者
希忭心喜乃截右足小指接父捋指彼此血出淋
漓月餘瘡愈指果續已而瘡潰指斷如故希忭籲
天誠懇復截左足小指接如前法血交氣貫一指
宛如生成鄉里驚異

凌餘慶宣城人洪武癸酉以匠執役京師母家居病
劇餘慶聞之憂甚夜即沐浴焚香告天刲股付妻
[illegible][illegible]歸其妻和粥以進母疾旋愈詔免餘慶本役
仍[illegible]表其門

張信掖縣人性至孝母病求醫弗效遂祝天引刀于
脅下取肝和麵湯以進母遂愈事聞永樂中旌表
擢[illegible]寶司丞陞少卿

俞樑太倉人刲股割肝以愈其母永樂間旌之

俞正儀上虞人永樂中母病藥百療不效或云取肝
作羹可治正儀信之虔設齋壇稽顙祝天剖右脅
破僅二寸許取肝剖之廣半寸長三倍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食而甘之觀者環堵或贊之孝或訝其痴人遂呼
爲俞三痴母病稍退逾旬卒孝子無恙

蕭森字公懋浦城人性孝友父母嘗染沉疾幾於不
起森刲股肉爲糜以進疾尋瘥生平善讀書敦行
義尤精于醫

陳仲賢武寧人母病刲股肉以食母尋愈永樂初以
事聞擢鴻臚司儀署丞旌表其門

游宜漳浦人家貧力學賣薪鬻子以養其親親殁[illegible]
廬墓地殯甃事兄如父不以貧乏廢禮家有犬

獵之祥縣旌其孝

程堅字世剛永康人慷慨樂賑貧乏雖凶歲乞糴亦必分濟嘗雪中以囊貯粟戶給之有負債者輒哀求憐遂折券焉母吳病篤醫禱弗效堅割股肉作糜以進生子一十二人第八子銈貴受封孫文德嘉靖巳丑進士第二人及第

枚應癸吳縣人事母孝母疾弗瘳刲股而愈他日又疾露頂於庭灼肌代痛願以巳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頂刻雲復合入視母母

巳蘇矣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起者

孫潤字孟寬幼失怙恃鞠於祖母陳既長竭力以事祖母一日母病劇將絕潤剖胸割肉和粥以進遂愈鄉里敬異

寶桂全州人世業農節儉事親以孝聞父母一時染病桂齊戒祝天願以身代病勢轉篤乃痛哭籲天遂刲左臂膊肉寄為藥以進父母食之俱愈後母卒卜塟仍結廬守之三年乃歸提學黃佐名見桂樸野一無所言第頓首而已乃用鼓吹迎至州學明倫堂禮而遣之（孝縣真性不在靡文正儀之三病寶桂之樸野真孝子也）

沈康字士寧歸安人別號雪月敦朴謹愿天性至孝母患瘡疾將不起康以舌舐之及刲股爇香壽愈父喪偵歲冬不衣帛袒括徒跣日夜哀號既而母喪哀毀亦如之寢苫枕塊前後居喪次者凡六年鄰人葉姓者素強悍聞康哭之慟亦為改容性好書尤究心於禮纂延壽錄一冊以警世壽八十一

伍鈍字文璉鄞縣人自幼倜儻不羣因母陳不欲鈍去左右遂絕口不言仕專志奉養纖悉盡禮凡事

必禀命而行母病危篤夜禱北辰請減巳年以增母壽刲左右股肉煎藥以進病尋愈晚年母八十有八臨終謂諸孫曰吾兒至孝願爾曹效之鈍居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廬墓三年哀毀骨立

朱良吉常熟人母錢病劇吉自潔齊禱剔胸出心挏以啗母旋愈吉創甚不能興邑人俞往視見其胸開五寸氣漏出為納其心縫合之頃乃甦

施溥醴陵人母董氏疾溥籲天割股作羹奉之母食頓有起色既沒廬墓哀號如初喪有二烏棲於墓

樹聞哭聲輒悲鳴若助其哀者

孫文原字宗道慈谿人經明行修母王氏歿時授經於崇德聞訃不暇告夜徒步而歸哀毀骨立父嵩病泄痢文原嘗糞甜憂其不起籲天求代刲股以進疾遂愈文原孝心純至惟恐人知或見其瘢痕卽掩覆曰嘗患瘡耳領鄉薦官都昌輒號哭曰祿不逮親食能下咽耶孝德懿行人多稱之

官友某寧化人事母至孝母病割股食之成化中母歿哀毀逾常廬墓三年

吳濬山陰人生十歲能抱書活父御史臺中 前之及長修身表物務厚人道常瀹股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閫閾冬燠衾凡四十年如一日年至八十道父母生時事尚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重云徐文長爲之傳

艾君瑜永豐人性孝順母疾革刲股以和藥遂痊母喪廬于墓側郡守以聞詔復其家

趙希乾建昌南豐人幼孤事母至孝崇禎八年六月月內母曾氏病篤禱以身代於廿六夜祝天剖胸割肝捫不得肝截腸寸許自烹以進母旋愈希乾亦無恙刀痕不日卽收腸尚少懸于外遂成穀道穢從此洩自言當時五臟內若有人爲轉者噫希乾之孝孝而愚者也割股已非正道况割肝乎又况捫肝不得而繼之以腸乎腸斷莫續此必死之道也母病未痊而子先死孝子不爲也雖幸而母愈幸而已得不死實天地神明之祐然不可以訓矣第愛母而忘其身孝哉希乾其愚不可 也

論曰父母康寧子之願也親疾危篤藥神無 術以膚體自效冀其萬一雖非經常之道亦致其迫切之情耳當其爲之惟知有親匪以邀譽行雖苦而心則甘乃世因而奇之稱爲孝子非本心矣六朝以前不多見唐宋而下往往有之至於割肝爲藥或以和藥則甚矣然非天性眞摯生死不顧何以得此我

太祖割股之孝不許旌褒著在功令但情之所迫法不能禁聽之可也近南豐趙希乾斷腸活母則愚甚矣幸能母子俱全斯又苦行之最奇者乎

贊曰

身體髮膚不敢毁傷父母之故剔肉爲羹閔不
畏死父母之故復有甚者刲脇剖肝惘不知怖
情之所迫討盡無之瘳疾祈天之憐之而親
以起而躬弗瘉雖不可訓夫豈無親而獨瞿瞿

孝子紀卷六終

神助孝紀第七

夫盡志服勞就養無方孝之經也不時之物非
地所宜卽欲勉黽從命將安取給若非孝德通
神至誠動物何以得此故曰所能者人不能者
天孝子之至人而天矣輯神助孝紀

漢姜詩字士遊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
風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居隣舍
晝夜紡績市珍羞每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廿　外怪
而問之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奉養益謹廿　後
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其行學
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
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
鯉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
勿驚大孝時歲荒賊乃遺米肉詩受而埋之明帝
永平三年察孝廉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
平之孫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
治鄉人爲立祠

隗相捷爲人事母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悉一日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維人以爲孝感所致朝廷徵拜爲郎○華陽志孝子隗通爲汲江裔水以養親天爲生平石于焉湖江中事既相類又復同姓因附之以俟考

曹曾魯人也原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爲曾家財巨富事親盡禮備極豐隆凡得新味必先奉親即爲客于外得必懷歸時當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

之水曾跪而操瓶則泉立湧清美於常多藏古今名書而刊正其訛人多從學貧者皆爲給食比卒弟子立祠祀之

顧翔會稽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導水鑿川自種供養家近太湖湖中忽生雕胡無復雜草蟲鳥亦不敢至遂得以爲養郡邑表其閭

三國 孟宗字公武江夏人仕吳爲令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敢先嘗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入竹哀泣筍忽迸出數莖持歸供母病旋愈母亡犯禁委官得免死（宗在官制母魚鮓母封之則母亦賢母也）

六朝 顏含字弘都瑯琊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二親兩兄俱沒次嫂樊氏失明醫人疏方須蚺蛇膽而尋求徧至忽有青衣持一青囊授含出戶化成青烏飛去得藥嫂愈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天寒叡明下淚成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

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蕭叡明亦蘭陵人在純孝中豈其兄弟耶）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段與之並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已忽不見依法

為酒母病即差

王延字元延西河人事親色養夏凊冬溫體無完衣而親備甘旨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不慈恒以蒲穰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之延卒不言事之盡謹盛冬母欲魚延沿汾水叩氷而泣忽有巨魚躍出取以供食自是母悟撫如己出史稱其扣氷而得鱗翦席而驅蚊黃香王祥抑為倫輩官至尚書左丞靳準之亂以為左光祿大夫延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宋文帝元嘉初父喪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力助之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者累日一旦大霧霧歇磚竈前泉水湧出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葬畢水復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上其事改其里為通靈鄉租布三世

陸襄母患心痛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粟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集中有二陸襄孝行不同並一人而兩見抑兩人而同名此無稽賢可考俟查之

楚僚至孝事繼母終身無失忽母患癰容形日悴欲求醫鍼灸恐母痛自以口吮之血出迨夜安寢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其病即瘥可以延壽若不得則死矣母以告僚僚聞悲喜相半時當隆寒魚不可得僚行立悲泣願天效靈乃脫衣臥于氷上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氷開送鯉二頭與僚持歸

母食即愈後延年一百三十三歲

焦華父病甚冬月思瓜華苦求不得一夜夢人謂曰聞子父病思瓜聊以相贈華拜而受及寤果有瓜在手香美異常父食而病愈

宗承洛陽人父甍負土作墳不役童僕一夕之間墳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東陽許孳義負土葬親不受隣助有猛獸馴鹿之異宗承不役僮僕而土壤自高堪並美矣

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少彥之宋太尉從侍中郎以清幹稱孝緒出後從伯[illegible][illegible]殁餘財百餘萬悉推

與妹梁武帝時宵於鍾山聽講妹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歸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合藥須得生人蔘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鹿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服遂愈人以爲孝感

韋鼎字超盛事親以孝行稱遭父喪哀毀過禮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戰死京口鼎負尸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

物冉冉流至心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梁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兄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饘粥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鄰人孤貧窮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卹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表贈其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先墓所號哭推尋晝夜不止

哀禱于神方出行所履之地忽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以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瘁有過初喪有司奏聞表閭復役以彰孝義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遂居長安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而北土魚難得政求之甚苦後居旁忽水泉湧出而有魚遂得以供母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熊袞建陽人性喜讀書事親至孝授御史大夫奉公守正必依禮法家無私積居父喪不能葬晝夜號

泣忽然空中落錢數萬袞得錢畢庀喪事所剩者告入于官庫後人稱曰忠孝雨錢御史大夫

唐張士巖性至孝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巖赴河號泣祈禱忽有獺啣魚至前將以供父父病遂愈

程崇雅遂州蓬山縣人有孝譽母患病冬月思筍焚香入林中哭泣感生大筍母得食病旋愈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至孝補蕭山縣主簿會大旱池井俱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食思禮憂禱忽泉出于庭味極甘寒日不乏汲邑人異之

柯應烈建德人性孝嗜學母閻氏病不解衣侍湯藥瘻瘠盡瘁每夕露禱減年以益母壽空中有聲特延一紀後果如數吏部欲强以官母語曰吾家世代以文發身何事旁曲爲竟不就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未冠以詞業稱性慈孝母病思鱖魚羹市無鬻者道泣禱於河鑿氷得之母疾遂愈親喪口絶甘美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待材而後起端拱初舉進士官至龍圖閣待制性純厚有化不較風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也仁宗時爲南京留守母没奉喪歸葬吉之永豐瀧崗將興役忽陰雨彌月修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老父告之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於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修乃爲文齊潔而禱之翼日天雨開霽始克舉事

高登字彦先漳浦人事母至孝舟行至封康聞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母病思鹿肉忽有虎銜一鹿置門而去母食肉病遂愈宋徽宗宣和間金人犯京師登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群臣復諫和議奪种宗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詣闕上疏極諫王時雍縱兵繼之登屹立不動金虜至六館諸生將逝去登不可曰君在可去乎與林邁等請扈車駕隷番山帳中欽宗擢爲富川主簿靜江府古縣令

葉脊貴池人秋九月母有渴病思生李脊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摘歸奉母渴即愈

孫寶著字天休蕭山人母寢疾思梅及熇秋月不可

得著性至孝仰天祈號得青梅于樹熇自飛墮取以奉母大觀初行部使者以聞賜進士第任杭衢二州教授

羅孟郊興寧人生而穎異幼孤牧牛山坡莊坐讀書有山人見而奇之與語孟郊告以父喪未葬山人指示地遂從葬焉弱冠結廬讀書從之者衆天聖八年舉進士第三人累官翰林學士乞歸養母爲華齋然母冬月思膾孟郊解衣入池取魚供母鄉人目其池爲曾參湖卒衆立祠祀之

楊皡扶風人母牛氏嘗病劇皡叩天求代遂瘥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皡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皡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悦葬畢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

元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病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以益父壽父絶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黄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賜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

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値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食之渴頓止後州上其狀旌之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孫瑾冊徒人父没哀毀停柩未葬衣不解帶嚴冬跣足而步事繼母唐甚謹唐患癰瑾親吮之即愈唐失明瑾早暮舐之復明唐卒卜日將葬時春大苦雨瑾夜號天至旦開霽甫掩壙復雨數日不止事聞旌異之

金松一蕭山人至正間以家貧傭工養母凡遇魚肉必特歸奉母一日母病特思魚天大寒江水大凍計無所出乃往魚浦渡頭叩拜祈天須臾鵰自西

來墮雙鯉于前持歸供母病即愈

武德政眞定人也四歲父歿母蘇氏守寡育之德政稍長備甘旨之養奉順顔色以至孝聞母死時天大旱德政掘地求水以供葬事不能得方徬徨悲泣忽有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史彦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間河溢隣邑墓多壞彦斌母墓時爲厚槨刻銘其上及墓爲水漂縛草人浮水中叩天呼曰彦斌不孝母墓爲水所崩

棺流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刍靈指示所在乃乘舟隨草人所之行三百里草人沉果得母柩以塟夫此亦無靶怪矣非孝行素足動天而茫茫江之東草何患指以得柩不亦難乎此皆誠之所以[illegible]古也彦斌之中亦奇矣

麗遵永平人母病臛三年不起忽思魚食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惋忽有魚躍入其舟因作羹以奉母母悅而病差

胡光遠太平人事母至孝母卒哀思不已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鮮魚五首列墓

前俱有嚙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浮水去乃知為獺所獻大獺有祭魚之敬復憐孝子而助之祭水禽亦有至性然非光遠誠孝所感何以得此

湯霖新建人母嘗病熱屢醫不效母曰惟得冰可以起疾時天甚燠冰非其時霖累日號泣池上忽聞有戛戛之聲視之乃冰澌也以奉母疾果愈郡聞于朝詔授臨江教授

皇明周炳舞陽人事母焦氏至孝清温定省無違禮母嘗病甚炳哀慟籲天以身代母又思饘肉炳因出求之弗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獐入其室殺以啖母病愈事聞洪武中旌之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母嘗暑病甚與具湯跪請洗親撫摩癱瘓夜驅蚊不休又母患積氣食不下割股作羹母啗而愈母思芰食時芰始花求之不得嗣興入水半日忽得三芰以奉母時人稱之

葛泰字文彬績溪人性至孝正統初老母疾篤思食生梅時八月梅無存者文彬但過梅樹盤桓涕泣

竟得生梅二顆如初熟者持以進母疾遂瘳父應童有行誼文彬克繼其志鄉里貧乏及喪不能塟者悉傾橐以助夫繼志述事孝之大者況德及鄉人名歸於父宜其有生梅之報也

朱則文諱虎晉江人幼失怙恃鞠於伯父德善遭元末兵亂欲殺德善以取財則文起抱號泣求以身代兵感其義遂兩釋之洪武間夢神告曰天錫金助汝不給已而果獲金數十錠不以營貲産而濟貧乏之

盧元淳浦人父卒家貧弗克塟鬻子於過客既授以

直木攜去一日採薪山中得金二錠以克葬原直
悉還子得完聚人以爲孝感

王廷揚臨川人親疾叩天忽有神人指以方藥

解禮鄢陵人幼純篤父母歿廬墓創負土築墳手植
栢樹數千株欲開井以灌溉一日晝寢如有人附
耳語此有井掘之果得井復有馴兎之祥人稱之

戴瑱字守溫母病醫以得鯽魚和劑可治時隆冬瑱
自入水得之服果愈後母卒哀毀過常不免哀制
邑令袁公道葬之銘曰方歲之北虎嶺之南孝子

之風流千百年

徐聰字聞傅偃城人性孝母病思櫻桃時值春初非
時無從得聰泣禱周行無已彷徨叢薄間遇櫻
桃取歸母食之病愈人咸異之宣德時爲醴泉廣
文

傅合字子賢江西撫州人家貧竭力耕漁以事父母
溫凊靡懈母病胃禱於浮丘夢神告以冊井泉可
飲覺如其言飲之果驗流賊劫里令父爲所執赴
賊請代賊義而釋之贈以金且戒無犯孝子居也
却其金而奉父歸前後居二喪備極哀毀以父好
樹橘墓上種橘數百株橘紅時抱樹號泣開者流
涕有紫芝之祥父嗜麵母嗜鯽魚終身不忍食年
七十語及父母猶作兒啼族里稱之子朝佑進士
割股療親廬墓馴鵲孝如其父稱爲世孝傅氏

論曰孝子思親惟力是視非時之物不可力致但當
伏枕之時奇嗜尤切圭刀之用起色攸關此而無以
應之將何以爲情也悲號痛哭計盡無之當其求之
切也若忘其非時比其得之異也乃應之如響非真

摯之念爲天所憫蓋亦難矣是以寒冰魚躍休徵之
後復有休徵皆孝泉流廣漢之外更聞廣漢祝延年
而天語汲悉流而石生藤參藥劑不負所求瓜桃梅
芰悉如其願笋破公武之淚冰解湯霖之悲豈非其
時取之如寄又如鳥獸亦投人以好雖胡不擇地而
審束草爲人則母棺斯在負土葬父則夜塚自崇凡
茲奇應倘所謂神助非耶故觀者以爲孝感受者以
爲天賜苟非至德何以當之

賛曰

誰謂天高而聽則卑孝道惟庸事應則奇親之
所需物非其時氷裂泉湧感及禽鳥親人
祗承所思猝來子舍誰其致之藥莫續紛見奮
旨草土效靈上天致詞非恠非誕惟德之基

孝紀卷七終

通神孝紀第八

人子於親呼吸夢寐常與之通況當疾病何所
不至精誠所感玄漠效靈以慰孝子以旌至德
往往有之然幾於巫矣安知非吾心自有神明
即在成真者乎輯通神孝紀

漢夏侯訢字長況寧陵人侍母疾衣不解帶者三年
母憐其苦令出便寢息訢方假寐忽夢父告之曰
汝母病疾非醫可救天憐汝孝賜以神劑在堂後
桑上訢忽驚覺如所言得藥服之母病頓愈

孫鍾富春人性至孝以種瓜爲業母歿求葬地未獲
一日有三人來鍾設瓜及飲三人曰示子葬地下
山百步勿反顧鍾不六十步回看三白鶴飛去遂
葬其母乃孫權之祖也

六朝江紑字含潔考城人性至孝年十三父患眼疾紑
侍疾夜夢一僧云眼患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因
訪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寺有慧眼見眞能度
彼岸紑乃捨里舍爲寺及就創因泄故井其水清
冽取以洗眼煮藥遂差人謂孝感紑之高祖江湛

字微深亦以孝聞

南北丘傑字偉峙吳興人年十四喪母以熟菜有味止啖生菜歲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乃茶苦如此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床有藥一二丸可取服之傑果得藥九服下科斗子數升疾愈其盛藥之甌丘氏世寶之爲神器也

王虛之字文靜石陽人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三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在床忽有人來問疾謂之曰君以孝聞病當尋差俄而不見未幾果差庭

中楊梅隆冬、生實墓上橘樹冬、亦再華又每夜所見有光如燭人咸以爲孝感

唐劉行者廬陵人釘鉸爲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年行者懇苦求療一日忽有衲僧携淨水銅瓶了覓劉磨洗出一百錢爲酬行者不受告云家有老母患眼多年和尙能療否僧但云歸去已瞭了言訖失僧所在奔還見母忽自床墜地雙目豁開闔家驚喜方知向僧爲羅漢遂畫像奉養（出報應錄）

潘晃廣德人事父至孝嘗以役事至京一夕夢山神告曰汝父病篤晃驚惶不已日夜奔走以歸一夕復夢神語曰汝父愈歸問其故悉如所夢後父卒廬墓芝草累生詔旌其門授廣德令

鄭濬尙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累三月不瘥而主疾侵篤刺血爲書請諸神乞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尙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張元字孝始芮城人性謙謹有孝行年六歲其祖以盛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曰衣以蓋

形爲褻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及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夜轉藥師經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病再週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歿號踊絕而後甦隨其父水

漿不入口三日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軏等三百餘
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後人立祠祀之謂之張府
君廟
宋古諶曲江人母病顛瘖不能言諶夜虔告北斗忽
聞母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之明日
顛消遂愈後爲本州安撫人呼爲古神孝
張汝明字祖舜廬陵人性至孝執母喪水漿不入口
三日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果
驗鄉人稱之

林懃孫羅源人時稱孝子其行莫考但採樵于山遇
二仙女肅入其家延茶久之仙一爲月華一爲雪
英各吟一詩雪英落句則稱懃孫之孝也吟畢謂
懃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
爲火部曜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姦眞妃封此巖
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
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懃孫回望無
復人守矣懃孫孝聞于神妃不可泯滅容再會入
二詩附記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尚逃生孝
身不幸遭俘虜雨淚何時積恨平百尺瀑漫探禹
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
淚得名轎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琲總成空內
芝勝比蓮花酢甘露何如竹葉醭物外烟霞隨處
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骨參行暫與尋常
一徑通莽
唐伯虎冊稜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初父遊瀘
南伯虎夜夢收父書有亟來二字明日即裹糧趨
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是日疾少間具舟侍
父歸
周溫叔字克恭永豐人資性明敏十三歲能文父病
瘵久弗愈克恭侍之甚謹親爲背褫以驗吉凶數

日父愈疾傳克恭劇甚忽風雨晦冥若有神物持
緇笋授之飲疾愈鄉里以爲孝感
吳二臨川水東小民也事母至孝一夕有神來見夢
曰汝明日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老母在堂乞救
護神曰此受命於天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凌晨
具饌以進白云將他適請暫至妹家母不許俄黑
雲起日中天地冥晦雷聲闐闐然吳益慮驚母趣
使閉戶自出野田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
免禍亟歸拊其母猶疑神言不實未敢以告是夜

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自是孝養其母
終身

陶煜字明元弱冠時用道家法事玄武神甚謹明元
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床簀衾褥號呌以紓
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心嚼
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
刲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元非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廢幾其
瘳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毋
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
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忽仆地隨呼家人
救之噀以水良久甦乃隣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發
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
神也吾母其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
終母身不再舉

元馮珵字允莊涇陽人貢入國學一夕夢母病覺心
痛明日即馳歸省母果母病之日自是遂奉母不
仕往郊得遺金及布坐以待而還之

斎遐信州刺史不知母墓號哭端居夢母謂之曰汝
至孝動天誠達星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在毀
形滅性所尚錫哀誠耳因得母墓

陸思孝山陰人性至孝母老病痢醫禱久不效思孝
方欲割股爲粥以進忽夢衆問有神人者授以藥
劑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即愈

戚敬字秉肅秀水人性至孝母病刲股者三凡皆立
效至正丙申母復病秉肅復以股進卒不起慟毀
不支墓而廬墓思肖像奉之形容莫肖日夜悲號
一日有工人袖木像訪秉肅曰此母三日前同兩
姥踵門求肖其貌償值外且遺細紬一端云我不
再來完頒送至白苧鄉戚孝子幸無相忘今聞君
母已逝則向乃其靈也異哉秉肅捧閱神色如生
悲不自禁設位事之朝夕致奠有禱輒應秋八月
張士誠陷吳以守塚故散財募勇丁保禦鄉里賴
之有司議賞堅辭不受墓生靈芝五莖香聞阡陌
服除徵爲文學掾上官皆以孝子稱之

黃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均道元仁宗延祐間求官京

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長聞父[illegible][illegible]存[illegible]乃往省之則父沒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遂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來省父也不幸父歿思奉骨歸葬莫知其葬所得見庶母示以墓所死不恨矣尙忍利遺財耶久之聞庶母居海濵亟裹糧往見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日夜悲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塋處曰見片塼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眞是尸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明李得成涞水人母張氏避兵度不能脫自投於河後得成夢母在河氷下卧氷七日致河氷俱釋洪武中以孝廉舉授光祿寺署丞遷上寳司丞歷陞陝西右布政

沈珵字君玉母病目舐之三年母目復明父叔行患脊疾不能立珵扶掖不離聞有李神鍼要之欲灸間珵先以身試痛甚恐父不能勝因請止焉是夜叔行夢人語曰汝有子孝吾爲鍼之鍼下驚汗疾

遂愈弘治九年事聞詔旌其閭

紀賢字若愚任丘人性至孝少孤而貧勞悴事母顧氏四弟俱幼鞠以成立且嚴毅方正不私妻子每日必視母寢定然後就室著有家範以教諸弟終其世同爨者五十人咸化其德母病篤憂悴迫切忽夢人語之必得清眉灣水飲之乃愈後果然先其母卒囑其子曰塟我必傍吾母壽域以畢吾廬墓之志

楊郁字道清桐城人早孤奉母汪氏甚謹母有疾頻禱于天祈減年以延母壽母卒貧無以塟隣人憐而助之或語以石山可塟視之皆石也不可穴泣禱神明夢告曰有穴名湧泉可下郁悟曰湧泉穴在足心穴其在山麓乎求之果得廬于墓側日夕哀號如初喪墓旁無水遠汲爲艱忽有甘泉湧于廬側及終喪歸泉亦隨涸聞者異之詔旌其門

桂恭慈谿人天性至孝父宗籓邑庠生以楷書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將授官得疾告歸恭甫八歲即能承順顏色侍養湯藥頃刻不離長益加恭謹凡調

所欲必先意迎合問疾者見與父語意相得必留
欵以悅親心宗籓性嚴重譟悉稍不如意輒怒不
食恭夫婦跪床下候怒解方敢起溷厠湢浴未嘗
委之婢僕四十年如一日正統丁卯隣舍失火時
宗籓疾劇不能起恭抱父號泣須臾風止火滅父
獲以安人以方之蔡順云成化己丑恭得疾如其
父忽見老人欵門授以丸藥遂辭以去詢其藥資
而却之出門不知所在已而服所授藥病遂霍然
純孝之感有如此

羅潮江西宜黃人少而力學以孝爲先幼喪母寢食
興思一夜夢母於雲端音容衣履如生覺而寫之
冊青分毫不爽事父及繼母生死盡誠每有吟咏
多屬思慕崇禎五年詔旌之

論曰以爲夢而眞也旣爲之夢又何以眞也以爲見
而眞也忽而不見又何以爲眞也爲夢非夢爲見非
見此之所以爲神也孝子事親至誠無他夢寐皆親
雖夢猶醒醒則眞矣是以桑上之藥一劑輒效丘傑
得之靈前思孝得之床上以視長况如一輙焉夢水
而痼起夢篦而眼明夢鍼而脊蘇夢病夢愈而皆不
爽何其夢之神也檀郁以夢而得葬穴孫鍾則見而
得之白鶴示徵鼎業斯兆不以奇乎至於行者求醫
而得羅漢秉肅之母亡而呈身總之至性所鍾專一
如神且無一念不欲爲親乞靈於天天鑒之矣苟可
以效其靈以成厥孝在親在身無所不至或夢或見
無徃非眞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斯之謂與

贊曰

孝子之至無念非親父母有疾如疾在身求醫

致禱百凡殷勤神乃告之卽夢成眞子方授藥
厥效伊神亦有卜阡三鶴來賓有客問疾不見
其人羅漢應聲戚母圖覔事若諳恠而行則純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廷輯甫較
孫章朱　露公湛甫訂
林　鉉公鼐
甥楊紹勳叔袁　同閱

尋親孝紀第九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生別死離均之足悲幼而失之壯而求之亦人情也但歲月遥邈方所莫憑加之音容幼隔蹤跡何從此非至性所感若或使之欲離而復合不亦難乎又如荒丘白骨灑血徒勞孤子已悴幽冤無語峽猿腸枯良足悲夫輯尋親孝紀

晉庾道愍鄢陵人少孤貧所生母流落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猶遠乃自擔負冒險而進僅得自達求其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痛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哭遠近聚觀莫不揮淚時別母已四十餘年矣

楊牢有至行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腐骸有可憐狀讐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之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見李甘方薦中書

六朝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饑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歲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葬其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古語以血瀝骨如至親當即凝浸乃操刀沿海行見枯骨則刺血瀝之如是十餘年臂股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爲馴附

釋道丕失其世代里居性至孝遭時擾亂自擔負其母逃避于華縣山中身自乞食以爲養其父亦以行役殁於事道丕往其死處求遺骨旣到而亂骸蔽野不可辨道丕至誠泣禱忽有髑髏躍而前因

得父骨以歸
隋王少玄聊城人隋末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堆積人告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鏡膚越旬而獲遂奉以塟事聞拜徐王府叅軍
杜羔有至性其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經兵亂不知所在羔遍求不獲憂號終日後隨從兄兼任澤潞判官兼嘗鞫獄於庭羔在側有一老嫗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迎

侍而歸又往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烟煤下見字數行拂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尋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而丘隴因得歸塟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始生時父客游存亡莫知訪索累年不得它日朝還道逢一老人問之乃父也向抱足號慟帝聞之咨歎官及朝散大夫向官至工部侍郎

宋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人生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既仕念母不已行四方求之飲食罕過酒肉與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其母劉年已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母卒泣涕幾於喪明先時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母卒後撫其弟益篤買田宅居之嫁兄弟孤女二人於宗族尤加恩意

張吉番陽人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川不還張吉自為兒時與尚書彭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願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滿歎息器資贈以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返翁歸止翁行向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公父詩畧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子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

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杜國寶邛州人也在乳時其父遊東吳不歸音問杳
然後四十年國寶南至荊渚以父名出處字揭以
行間關萬里至韶州見其父時父爲州都巡因迎
還鄉人嘉之
呂宣問字季通開封人蒙正四世孫生六歲失母既
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
蜀客往來必託物色之臨秩滿有仙井兵楊俊報
云母韓尙在乃棄官如荊門果得之相失四十餘

年母子復如初時母七十矣
程俊會州人紹興初居栗亭之泥陽鎭幼時父母陷
虜夏常號泣自毀逮長捐家財數十萬以贖未至
日北向號泣以請飲食爲虜夏人感慟因還其母
文初彭山人父永客忭初尙在懷抱後二十年至忭
訪之逾年始得迎歸比登第封承事郞安輿奉養
時人榮之
韓瑜字君玉吉之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朝夕焚香
祈願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爲泰和倪比婦瑜迎以
歸
劉琦臨湘人生二歲母遭亂陷于兵父必達不復娶
琦稍長思其母不置及冠請於父往求之徧歷河
南北淮東西數歲不得後於貴池迎以歸養後父
母相繼没終喪猶蔬食事聞旌其門曰孝義
陳斗龍字南仲昌化人父天澤病斗龍雖幼侍藥甚
謹父母並歿斗龍哀毀廬墓感動路人有羣鴈集
其廬飛鳴三日夜鄉里異之後以孝行聞推擇爲
宗晦書院山長將之旣其甥告斗龍曰若母王產

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驚哭欲
絶葢前此不知別有母也卽日具裝尋母至清湖
母家經亂離後並無存者逢鄰媼揖問告曰母自
昌化歸無幾時卽往江東矣斗龍遂往江東往來
數郡不獲適向逆旅氏告以主人翁小娘王自言
家清湖今老矣豈若母耶遂以相問母子相見哀
喜交集因奉以歸未幾賊出昌化斗龍及妻負母
避之路遇盜斗龍稽首曰斗龍幼不知母壯長聞
母在江東行求六年始得歸未百日復逢壯士斗

曾若夫婦俱死母老誰當養者盜咨嗟而去母嘗病渴秋暮思瓜斗龍于圃中見空蔓瓜瓞披之異根合莖並蒂而實者二摘以奉母即日病痊胡長孺作孝子傳

元胡景清龍溪人元兵下漳南時五歲避難倉卒失母長知學念母悲涕不輟辭父尋焉忽於燕市知母處踰年始得之母子睽闊四十餘秋而克會合朝廷旌之仍給驛以還清漳至燕薊萬里而遙孑然一身又非宦遊之便母子相見事至上聞賜驛而歸方之庾朱何多讓焉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元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武宗至太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惟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歿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塟二棺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其主母子深感其孝即縱為良一德將歸適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群奴皆亡去一德獨歎曰主家有禍吾何忍同路人耶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疾風勁草於汝見之吾家業散而復存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宅以遺之不受而去養其母以壽終皇慶元年詔旌其門

趙應祥廬陵人也性至孝年十四歲其父行賈不還祖母及母養之既長欲往尋其父以祖母老不得行及祖母卒應祥年二十六時從父從北來言父

已久死而不知其處日夜號泣即辭母往求父骨誓必得乃還聞郡下有曾老者與父厚善當知之即走數千里往詢焉知父死濱州利津縣又徙跣至利津得朱珙張文者言若父吾所瘞棺具有題識在城南門外然歲久城南纍然榛莽墳纍纍不可辨識矣應祥徃復行哭七日求不得即解髮繫馬鞍祝曰聽馬所之過吾父墳者當髮解鞍墮歷數墳不應忽經一墳髮解鞍墮發之棺上具有父姓名召朱張視之信然遂獲父骨歸

孫抑字希武晉寧洪洞縣人有孝性登進士第歷仕
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
柏村有亂兵至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
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免而
父為所虜不知所向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
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抑泣曰
吾可畏死而棄吾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
卒得父以歸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

娶左氏攜遊襄陽居焉時兵陷襄陽失左氏德徧
求南土得於廣海奉迎歸養終身
顏應祈同安人母許氏先以患難遷徙失所之母子
不相知者二十六年應祈訪求不得嘗悲號流涕
一日得書知在雲南即往求之行至蜻蛉始得母
遠迎以歸士君子咸歌詩以嘉其孝
黃孚經南城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禱佛書願
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而往衝風冒雨備歷艱
苦閱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至治中旌其門

程浩然字養吾浦城人儒家子至元中黃華寇起掠
其母以去浩然纔六歲聲問不相聞者二十八年
至大間閫帥府檄為書院長將之任忽有告以母
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地遂棄職辭父與妻訪之間關
數千里得於唐州之境奉以歸來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
之必達既長日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
方求父十餘年始於黃州得之時父在全真道院
學道二十年所必達叩頭哀號乞歸不得已一還

家孝養備至鄉里稱之
廖人俊寧都人方孩父死于寇母亦被擄人俊七歲
與祖母居既長誓求父骨得于叢塚間又往北方
求母聞在滄州至則已死欲負骨歸葬而母弟不
許乃刻木象母而還合葬焉本求生母乃死前亦不可得刻木歸葬人俊有餘悲矣
羊仁廬江人母及兄弟因兵南下皆為所掠時仁七
歲賣汴李子安家為奴二十餘年思母不置子安
憐之遣歸蹤蹟母及兄弟所在仁深求貸親故歷

遍諸家墳之六載乃得二十餘口完聚孝友篤

大德中詔旌其家

周古象蘄水人元兵擄至燕入贅蒙古氏旣生子未常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奉養盡孝母歿廬墓三年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僉幹克莊爲立孝里門羊仁爲人奴思母不眞且噴兄弟多口古象棄妻奉母妻亦能以節自靖何胡元之世而孝節若是足見天性不與俗移

皇明

兪德昭臨川人洪武初父移鳳陽時德昭六歲父

母俾所親育之十四歲詣鳳陽而父已它徙矣間關十年得見父於漢中屯所而母已歿乃扶歸比葬廬于墓所哀慟過制竟殞於墓鄉人稱其孝

王紳義烏人性至孝痛父死節遂徧訪往雲南求父遺骸旣至不可得乃即其處制神主號慟幾絕洪武末以文行薦授國子博士詩文雅瞻有陶韋風致

曹昌字德隆壽州人父斌有隱德好遊覽山水往來汴洛久而不歸去時昌甫三齡及長辭母求父跋涉三年知父已死朝夕號泣水漿不入口周王賜孝子詩已而負骸骨歸鄉人稱爲曹孝子

崔永字彥齡海鹽人七歲喪父其母韓更適里人柔愼從戍海南永思母不輟遂徒步往海南行次瓊州得見母求放歸所司不可永哀請十朔許之歸舟遭風母失水永入水負母得活永竟以寒疾死江西方伯茹大素葬祭之海南人至今稱崔孝子噫彥齡死母將安依何封姨之不仁乎雖有孝子之名九原不瞑矣

史五常内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僉憲卒于官時

五常甫十歲不能扶柩歸母諭五常曰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謹識之俟汝長尋訪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母死乃入廣求父櫬歲久迷失所在五常旦夕號泣籲天見者無不流涕已而臬司諸僚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官給舟車歸葬祖塋去其父歿時垂五十載復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詔旌之

沈日禎字天祺山陰人邑庠生以父久客河南音問遼絕白于當道將往尋之時功令凡庠生有稱故

[illegible]者例戍邊當道以是難其行日禱曰得見吾父雖十戍不辭治裝以行備歷險阻卒遇其父於逆旅奉以歸遂領鄉薦爲學官

杜澐上虞人年七歲念父遠遊不歸旦夕思慕及總髮婚甫彌月問父狀貌於母徒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遇其父奉事未幾父卒扶櫬以歸渡潘陽湖風浪大作舟將覆澐跪禱號泣浪頓息乃克歸葬事母徐雖處窮約能得其懽母歿廬墓三年時有真孝子之稱

劉謹守惟勤越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督運亡于京謹時六歲輙知痛其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吾越何方家人以西北指之輙朝夕向之遥拜年十四乃矍然曰雲南雖遥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爲訪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阨塞衆尼之不可歷六月抵雲南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風痺欲以身代戍與得歸父而國法戍邊者甚嚴替換凡三往返始得歸其父歸而家雖赤貧菽水之懽陶陶如也督學使者張倬傳其事一時縉紳先生司馬恂朱文淵並詩歌之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信爲孝子之報也

王溥貴溪人陳友諒據江西時以溥守建昌比太祖破江州溥自建昌歸順拜中書右丞仍鎮建昌初溥奉母避兵貴溪之桃源山倉卒兵至母子相失日夜思母不寘及洪武庚戌春正月夢母告以所在因卜之繇曰非巖即穴朽骨是藏以情告于

太祖憫然聽之勅賜祭物以歸躬率士卒詣母之舊避兵處伐木入山哀求三日不得居民告以

當賊迫時夫人病不能行即自投井死溥披榛棘尋獲其井忽有鼠自井躍入溥懷旋復入井索之遂得遺骸具衣衾棺槨即其地埋之見續文獻通考

程通字彦亨績溪人性至孝慷慨有大節敏而能文年二十二領鄉薦入太學洪武乙丑年也明年聞父歿於外哀訪至江西吉安始得父喪扶歸廬墓三年後以祖逵謫陝西上表乞釋詞極哀上憫其情釋歸人以爲孝誠所格

論曰夫爲子者孰不欲聚歡膝下藉顧復之恩展菽

水之誠哉乃我生不辰怙恃乖隔孰非離衷竟作路人惘乎有餘悲焉余昔所聞宋朱康叔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卒遇同州實有天幸乃晉庾道愍巳先康叔而得之雨作之合孝感可知至如杜潤寶祖浩然呂季通胡棻清諸人尋親俱在三四十年後久而不忘勞而不倦不可謂非孝矣又如爲奴而思親不寘棄妻而尋母不還或傾產以贖親或忘身而求母得見吾父十戍不辭滇南萬里三往可甘諸如此類至行足嘉最可悲者白骨盈原呼而不應瀝血巳枯心

事莫遂不有馴獸之異曷旌至孝之苦心玄王溥之視法宗則又有天幸矣

贊曰

孝乃其常時當其變就養無方神情徒戀長年
飲泣萬里尚冀天憐至性或假之便時極悲歡
古來共羨存亡靡常骨歸鄉縣乃有瓦骨血祜
不見哀矣斯人恒自悄悄何慕康叔今集而彥

孝紀卷九終

格暴孝紀第十

孝子事親當夫急難惟力是視其濟與不濟惟盡道
不濟與之俱斃豈顧問哉惟其誠能動物竟頑
可格卒使父子俱全身名以顯雖有天幸實關
至性輯格暴孝紀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以至孝稱少喪父養母甘旨之味不忍先嘗母至婿家因飲酒致吐順恐中毒取吐嘗之母生瘡出膿則嗽以口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

值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因遺米三斗受而不食井枯桿朽在母生年上而順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母年九十壽終未及塟里中災火將逼舍順抱扶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獨順得免既塟廬墓側天旦下神魚囧頭置祭墓前母平生畏雷每有雷震順輙圜塚泣曰順在此太守韓宗聞之每雷輙爲差車馬到墓所舉順孝廉順不能遠離墓側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古初長沙臨湘人光武時遭父喪未葬鄰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捍火火爲滅太守鄧𠌫甄異之以爲首舉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嘗采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害之或指以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周身之物莫不畢給光武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及母終至性殆滅常伏塚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請以爲吏後舉孝廉仕至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章帝思革至孝詔以穀千斛賜之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及卒詞以中牢復賜穀千斛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歸道爲賊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等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杜孝巴郡人事母以孝聞母喜食膾孝役於成都買魚盛於竹筒以草塞之投于中流祝曰願母得此食婦汲于江忽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吾夫所寄以奉母也治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寄魚於江奇矣爲妻所得又奇得而即知爲夫所寄則素所取信也事同兒戲孝德以彰非獨子孝婦亦賢也

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乏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盜皆慚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馬司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楊威上虞人也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迫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遂弭耳而去今縣之

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嘗爲菑丘長政化大行吏始時
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奄至平扶侍其母奔
走逃難仲有遺腹女始一歲平不忍使仲絶類抱
其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
平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爲命願
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後官
至宗正一食不忍離母況甘心長往乎計逃生無路聊徼倖於萬一忠信可孚竟以得全不知當時公子之心幾摧拆矣

王襃至孝父既塟猶哭諸墓有虎突至側俯伏而去
襃不知也翼爲乃作王孝子感虎歌
六朝 庾子輿字孝卿新野人性至孝仕梁爲尚書郎丁
母憂哀至輙嘔血父域有功封廣牧伯乞父從行
以奉養及父卒慟絶者屢奉喪還巴東有灩澦石
最險其次則瞿唐時秋水猶壯孝卿撫心哀號水
驟退行旅流人爲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
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
每聞孝卿哭泣必翔鳴激切廬墓服闋手足枯攣

待人而起當五歲時讀孝經不釋卷或[illegible]
字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經者德之本何爲不多
孝卿之孝蓋自幼而已然矣身爲嫡長而封爵悉
推諸弟
蕭修字世和梁宗室子封宜豊侯性至孝年十二丁
所生徐氏艱自荊州反葬中流遇風前後部伍多
致沉溺修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提蕩終得無
虞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
鳥馴狎棲息簷宇武帝嘉之頒告宗室兼衛尉卿

出鎮鍾離徙梁秦二州刺史所至多善政人號慈
父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性至孝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
室參軍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年十五自都奔
赴載柩還都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
悲號俄而風息
孫普濟臨湘人居喪未葬隣火將及普濟號慟伏棺
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乃蘇
朱泰武康人也家貧鬻薪養母遠數十里以外易甘

旨以進飛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鷄鳴入山爲虎
所攫以去泰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
恨母無托耳虎忽棄泰于地走不敢顧如有驅之
者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勉强自持不踰月如
故鄉隣聞其孝感多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王元規字正範事母甚謹昏朝不離左右梁武帝時
有暴水漂流民舍元規惟有一小舟倉卒引其母
妹并姑姪上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梢後
水退俱獲全時人稱之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驃困甚綜
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全賊斫驃綜抱之中
四鎗有一賊曰殺孝子不祥父子並得免後以薦
官遂昌縣長宋元嘉中旌其里曰純孝蠲租三世

郴遐字子昇河東解人有孝行初爲州主簿父季遠
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
瘁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
色遐抱棺號慟怨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
乳間發疽醫不能治或云得人吮膿可止其痛遐
應聲吮之母疽遂瘳周高祖保定中爲霍州刺史
以德導人不用命者微加貶異示恥而已其下化
之不復爲過咸曰刺史仁惠其可欺乎

夏孝先桐廬人父亡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
山將近夏域孝先繞墓號慟鳥獸羣集以羽毛濡
水灑之俄頃火滅晉濟衛棺焚炙幾絕得隣助以免雖憐其孝亦相助之宜也至於鳥獸濡水滅火格及禽獸矣非大孝何以致此

宇文護周寶定三年都督中外諸事母閻氏没齊比
被幽縶護爲宰相每遣使尋求齊主以護權重留

爲後圖令人爲閻作書與護寄小時所着錦袍褾
一領護性至孝讀書悲泣左右不能仰視齊要重
報往返再三而母始至

隋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
爲養母患病秋容貌毀瘁鬚髮頓改州里咸嗟異
之母卒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煬帝大業初
調狐皮有司大獵嘗有兎奔入秋廬馴擾左右久
而不去郡縣以狀聞詔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相
戒曰勿犯孝子鄉人賴以全者甚衆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
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相
戒曰無犯義門徙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唐許坦豫州人年十餘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獸所
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唐太宗
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
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支叔才定州人生有至孝隋末荒饉丐食野中將還
進母爲賊所執欲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

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白鵲止廬旁唐
高宗時表異其家
高郢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
幼解衣請代父誅賊義并貸之
牛徽其父蔚避地于梁道病徽與子扶藍輿歷閣路
盜擊其首血流而持輿不息盜迫之徽拜曰人皆
有父今親老而扶疾幸無駭驚盜感之乃止及前
谷又逢盜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
進帛裹創以饘飲奉蔚留信宿去

但教荊州人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至搒掠幾
至殞命劉凱奏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請授爲
歸鄉令
宋林守威公安人繼母曹柩未壅鄰家火發守威升
屋呼天風果返卒無恙時人驚異孝卿呼天而水退守威呼天而風返孝子回天水火無權
丁天錫赤岸人父卒奉母甚至一日遇兵寇入其家
執其母欲殺之天錫以身衛母曰欲傷吾母寧殺
我家所有任取之寇亦感動語曰天不殺孝子母

子俱全
鄭鼎之字從革會稽人事親至孝建炎初金人寇越
士女悉奔竄獨鼎之衣冠侍父湯藥不去賊至斥
曰衆皆逃遁避我汝獨敢留不畏死耶鼎之曰豈
不畏死顧老父年七十餘病且革不能負與並逃
若棄父逃生心尤不忍死雖痛乎獨柰父何言與
淚俱賊爲感泣舍去且戒其黨勿更入孝子閭以
是父子俱免於難
潘懷字景進壬辰兵亂父希古被賊縛以索財貨露

刃脅之懷前日家貧無所有有則資不重於父將
軍必欲逞怒寧以身代寇試之即引頸遂併釋之

周愜字復元溫州瑞安人幼習舉業性至孝宋末避
亂青田山中值元兵逼其父索金將加刃愜號慟
乞以身代兵嘉其孝釋之未幾父卒負土以葬念
弗能成禮終身坐不穩寒不絮絕意仕進後遇葛
仙翁授秘書遂證仙果出瑞安縣志

楊芾字文卿性至孝歸必市酒肉以奉二親未嘗及

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爲二親負米百里外遇盜奪
之不與盜欲兵之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
日矣幸哀我盜義而釋之

申世寧字伯安鉛山人紹興六年濟逵爲亂父年七
十未及出戶遇賊賊索金不得欲殺之世寧未冠
引頸願代賊感其孝兩全之馬永卿爲作孝子歌

徐脩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思慕若成人母
歿哀毀骨立卜兆於虎嘯岩廬其旁蔬食三年時
陟岩嶺哀號聲震虎爲遁去墳左有坑塹深數十
丈一夕山有聲如雷翼旦視之深坑悉成平地

陳元吉惠安人年甫十二家失牛隨父永學求之過
石澗有虎躍出啣其父項賴所戴遂笠廱從牙鋒
纔及髮得不死元吉直前擊虎連十數杖不脫
遂刺虎中目虎乃釋其父而走父子扶持以歸鄉
人駭異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知海鹽有異政以母憂
去寓蕪州比鄰失火執中揹母抱號慟有頃火衛
徽宗時官太宰封榮國公追封清源郡王

劉思敬宜君人事繼母孝父八十喪明會兵亂思敬

負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曰我死不足惜父
老無目何所依乎兵憐其孝而全之

元張紹祖穎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時授河南路
學教授至正中與父避兵山間賊至將殺其父紹
祖曰吾父耆德善人不宜殺請殺我以代且諸君
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賊怒以戈擊之戈應
手挫鈍因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之乃釋紹祖臨難情懇詞正賊氣已挫豈待戈鈍而後知真孝子哉但不如是不足以彰孝德之奇

賴祿孫寧化人延祐間寇作亂祿孫携母及妻子

夫自縊至孫孫侍母不去寇至欲刃其母孫孫以身

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寇并孫溺之水孫孫含唾

哺之盜竊窺相顧駭嘆不忍加害有掠其妻者衆

盜責曰奈何辱孝子婦事聞旌表（一作元祿）

黃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嘗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

暴漲舟幾覆溺頌以母在舟中哀號赴水挽舟舟

忽自正前及岸奉母先登舟乃覆其後頌官至右

僕射中書門下侍郎封趙國公母贈魏國太夫人

祝公榮字大昌麗水人隱居養親至孝母歿柩在堂

家人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

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奉事如生

王初應長泰人至大四年從父義士樵劉嶺上有虎

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其右肩初應赴救抽鐮刀刺

虎鼻殺之義士得生太定二年同邑施合德父真

祐嘗出耘爲虎攫于田合德與從弟發持斧殺虎

父得生並旌其門

郭通徐州人少以學稱父柩在殯鄰火延及通舍通

仰天訴曰[illegible]柩不能移寧與柩焚死伏棺慟哭火遂

滅

余丙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

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

與子慈亟撲不止欲自投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柩亦無恙

過宗一海鹽人父早喪事母孝聲至正間張士誠

陷吳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與冦遇欲殺其母身

力捍之中數鎗而去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與臨卒語曰吾死爾善事

母茂泣受命奉母孟益謹母目失明茂禱于太安

山三年復明母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揚州兩失

火延燒數千家及茂廬皆反風滅火事聞旌之

樊淵字浩翁句容人至元中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

殺其母淵以身代兵兩釋之母歿哀慕終身屢薦

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張觀僧字子用新昌人讀書知大義父瞽疾觀僧躬

自扶持奉養極周至正冦亂居人避竄觀僧謂任

德邦曰吾父失明若父病今日救父爲急勿顧家

矣脘有不幸當以身代乃各負其父逃頒鷄山中
賊至揮刃索金欲殺之二人叩頭流血乞以身代
父賊感而釋之父歿廬墓三年人稱張孝子云
鮑壽孫歙縣人至元丙子盜起與父皆被獲父子相
爭代死賊哀之忽大風起叢林間賊疑兵至駭散
父子俱免稱爲慈孝鮑家
明包實夫進賢人力學明經事親至孝一日獨行忽
遇虎啣其衣曳至林莽中實夫曰汝欲食吾肉吾
何憾念父母垂老鈌終養之子虎知吾乎虎乃起

復曳其衣至故處而去人以爲誠孝所感余嘗推木人之淚也火之越舍也鳥獸之濡水也虎之曳還故處也皆事理之所不應有者然而卒而風卒而雨卒而水退百凡難致之事孝子卒有以致之而後乃知孝之不可以常情測也又何疑乎
蕭學龍溪人給事中璿之子性純孝事三母如一嫡
陳病癰學吮之愈庶母阮楚撻學承顔跪受阮終
感悟慈愛如巳出遇風雨至父墳哀號西鄰失火
將及父司諫坊學仰天號訴火遂滅郡守張鵬以
其事聞朝
劉敬字謙之上杭人早失怙事母吳　尼得食

必以遺母正統巳巳沙寇攻縣甚亟家人悉驚竄
惟母在室時年八十有二敬度不能行誓死弗離
乃負母出城西奔二里許賊追及之箠楚索金杖
及於母敬抱母號天乞免母因傷病不能興敬含
哺以飼賊退貧甚日採拾以養母卒哀毀踰禮至
今人稱其孝
林初長泰人業農父遶田遇虎初望見之突前以身
衛父虎懼而退父得全鄉人異之事聞詔旌其孝
因名里爲旌孝里

秦涇字汝清平湖人幼喪母哀毀不勝喪除刻像事
之如生及事繼母失愛事之益謹撫異母弟尤篤
卒回母心父卧病隣火及卧所扶舁不及叩頭籲
天反風滅火父歿廬墓終喪
呂賢字良器永豐人邑諸生念母俞孀居遂棄業終
養母嘗三遘疫疾殆于枕席賢終日夜扶侍而卒
不染後俞以壽終未葬值旁舍火災勢迫母柩賢
呼天觸地火燎鬚鬢不少郤俄而反風轉熖賢得
移柩丈許熖復滿室矣人稱孝感云

汪存字廷堅歙縣人少好學日侍母側怡愉孝敬出
得一美味必先以寄父病久祁暑閒袪蠅蚊弗倦
母疾百藥不效乃割股作羹母啜而愈後隨父商
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有
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
阪存告天日願虎傷己勿傷吾父虎不動人謂孝
感所致存以忍饑犯寒致疾不起鄉隣惜之

趙讓肥城人家貧幼孤事母至孝傭力供養母病祈
禱欲以身代後母終號泣絕而後甦廬墓有虎夜

至讓但悲泣虎自遁去後有劫入廬讓告止有米
二升以爲母忌祭資賊感其孝以百錢遺之永樂
中詔旌其門

喻祿孫字希武嵊人事嫡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晨
夕哭奠冬夜虎入廬號泣呼母虎遂遁去西溪張
胄爲之傳

趙孟傅字商弼上虞人年十六隨父武顯之官遇寇
執父傅以身翼之泣曰寧殺我勿傷吾父賊砍父
數刃衣裂而體無傷乃異而釋之明於醫學人以
疾告必盡誠救藥弟善信官監軍轄院亦以孝友
稱

徐世華字士英父授卿國初應邑豪舉以保障死於
難世華童年諳嘗扶柩歸尋爲賊所掠哀告曰華
孑然遺孤被掠母老無依如放還事母德莫大焉
賊憐釋之人咸稱異事母以孝聞母病籲天願代
華遂病卒附葬父墓側鄉人評其父忠子孝稱爲
忠孝冢母程婦胡備歷艱苦克全雙節有司旌爲
一門四德子有諒亦以孝聞祝減年者未必減年祝代死者未必即死

世華雖以此得肴如老母何豈子年當盡天固成之耶

論曰夫天下之至無知者莫如水火至虎與盜賊兇
暴極矣乃孝卿號天瞿塘水退杜孝寄魚江妃爲護
反風滅火往往有之如吾家君仲伏棺號泣火越他
舍臨湘古初以身捍火火自爲滅山君作暴不虐孝
子暴客恣睢偏憐至性如江華楊威徐膺王琳諸人
虎賊俱不爲患又誰謂水火之無知兇暴之難格乎
若夫包實夫對虎泣哀求以終養虎聽而憐之曳其
衣至故處而去呂賢呼天回祿息焰棺櫬移出火復

盈室斯又事之最奇者竊嘗論之水火爲五行之正至人入而不熱不濡豈其孝子之至而不爲所憐耶虎知父子賊有菩薩故患孝之未至不患暴之難格

賛曰

猗歟孝德上通于天天之所格無往不然水殺其險火廻其烟誰謂無知惟孝是憐虎化其暴賊銷其殘誰謂至悍與孝周旋出之濱危乎以生全至性所孚物失其權我紀格暴懿範斯傳

孝紀卷十終

復仇孝紀第十一

父母之仇不與共戴此通義也乃勢有所阻時當其難非天植其性奮不顧身潜而圖之勇而發之固未易易況當弱稚而能自效以快幽憤更足嘉矣凡爲此者匪以博名子職無慽世道攸關輯復仇孝紀

春秋 仲子崔子路之子子路孔悝之難爲石乞狐黶所殺子崔欲報仇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狐黶知之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以蒲方木戟與子崔戰而死雖狐黶[illegible]誅殺子路而子崔復仇之孝亦不愧於子路 見師覺授孝子傳

伍員字子胥父奢楚平王將殺之并召員兄弟伍尚就執員以父子俱滅無益乃奔吳後起兵入郢掘楚王尸鞭之三百

漢 灌夫字仲孺張孟子因父死於吳軍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遂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願從者與俱馳入吳軍麾下所殺傷甚衆身雖中數大創終不悔稍瘳復請行卽不得請吳已破夫

以此名聞天下矣事載史記

董黯字叔達句章人仲舒六世孫事母孝比鄰王寄之母以黯能孝諷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欲殺之以寄有老母俟寄母死後斬寄首祭母自陳于官和帝釋之且[illegible]召拜中郎不就虞翻對王朗云孝子句章董黯盡[illegible]致[illegible]其[illegible]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蘓不韋陝西平陵人父謙為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陽為司隸李暠誥掠死以報宿怨不韋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姓名募劍客邀暠不克因殺其

妾并及小兒又馳至魏郡掘其父冢斷頭以祭父墳暠憤傷嘔血死

三國

王談吳興烏程人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仇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為耕鋤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過從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而釋之且以上聞

樗里牧恭為父報仇止匿山林中有天馬圍其室因感悟不匿遂作走馬引操

六朝

防廣棠邑人為父報仇母死哭泣不食以孝聞

朱祐永興人性至孝父為烏傷長陳頵所殺祐志在報仇未得間頵死往其家刺殺其子魏聞其勇擢為揚武將軍夫孝德之本也民用和睦復仇為孝幾於乎矣況因父以及子乎古時法網猶寬今則不免矣

朱謙之錢塘人數歲時父昭之為族人幼方焚死不勝哀泣即手刃殺幼方自詣縣獄令上其事齊世祖嘉其孝赦之孔稚珪上豫章王書謙之揮刃軒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

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化

淳于誕字靈遠世居蜀漢父與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回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州里間無不稱嘆後為益州刺史謚曰壯

郷雄亮父檜周華陽太守為賊所害亮年十四歲哀毀踰禮武帝時賊歸長安亮手斬復讎累遷內史中大夫隋初進伯爵

唐徐元慶下邽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韞所殺

元慶變姓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
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欲赦死陳子昂議曰先
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讐敵人子義也
誅罪禁亂王政綱也元慶報父讐束身歸罪雖古
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
元慶宜伏辜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柳宗
元駁曰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
謂僣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
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卽

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又何誅焉其或父
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
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
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其又何
旌焉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
從事

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讐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
讐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
異焉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讐見于春秋于
禮記周官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
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
子之心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宜定
其制曰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
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
請公門流循州

五代 張藏英范陽人後唐末舉族爲賊居道所害藏英
襲殺居道以祭其父母時稱爲孝子後屢敗契丹
官至團練使 贊殺賊以復仇可爲孝矣孝爲天經地義天有雷霆之震地有江河之決

豈其孝子而不貴勇乎痛親仁也殺賊勇也爲郡邑除暴義也一舉而三德備矣

宋 劉斌定州人父嘉友爲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
幼隨母改適母嘗戒之曰爾等長必復父仇景德
中斌兄弟挾刀伺志元刺之不死卽詣吏自陳州
具獄上請詔黥配志元釋斌兄弟

王濟字巨川饒陽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
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弁害濟濟伏柩
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恨力不能殺汝
以報仇耳賊義而捨之適官軍大集[illegible]

乙陳討賊之方志在復仇也乙善之遺以[illegible]泰

假驛以歸景德間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

李洞字虛仲麗水人官至泰州通判賊陷父歿於賊

洞隨官軍收復得殺父者手刃之

李璘河間人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

屬三人乾德初相遇于京師寶積坊璘手刃友而

不遁去自言復父讐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

甄婆兒京兆鄠縣人同里董知政擊殺其母劉氏婆

兒始十歲妹方襁褓託鄰人張氏乳養避仇徙居

赦村稍長憤怒悲泣謂兄課兒曰我母爲人所殺

妹流寄他姓大仇未報何用生爲時方寒食其洒

殺詣母墳慟哭取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所其腦

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特貸焉

王公袞佐之弟也母墓爲盜所發盜獲而薄其罪公

袞手斬盜首雪母冤詣州自陳佐請納所居官贖

弟時王十朋爲僉判賦詩美之且載其事于會稽

風俗賦張叔擊丁蘭之木母遂遭手刃王奇辱董

母以言亦爲授首千古而下不以貶孝況

發母之塚乎公袞眞孝子

矣宜梅溪著之篇章也

范廷召冀强人父鐸爲里中惡少所害廷召手刃父

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墳精騎射有羣烏飛過發矢

貫其三累功官至都署

姚兕五原人父寶戰死定州兕力學兵法以圖報仇

事母至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讐未報字累官至

通州團練使

元葉雋字良弼松溪人讀書通大義好行善祖母年

高足疾不能動履雋與妹妙孫舁而起卧者五年

至正乙未間父景仁死于賊傾家貲募壯士從間

道入賊境殺其渠魁載父尸以還事聞授官不拜

廬墓芝生隧道自號湛廬樵者

明周伯玉貴溪人元末父見殺於盜伯玉哀圖報雪

時首禍者已死於邊餘黨洶洶莫何洪武初伯玉

訴于有司悉擒而置之法盧貞爲作孝子詩

何競字邦直蕭山人父舜賓成化進士以御史謫戍

遇赦歸會當塗鄒曾亦以御史謫蕭令與賓有隙

誣言舜賓赦歸無驗械送戍所害諸途又欲捕競

競遯匿情憤迫切誓復父仇偵仇[illegible]去甚潛歸墓

死士數十人中途而扼之眇其雙目執送憲司累
奏於朝兩遣官就訊坐曾死競依唐梁悅例編戍
溫麻正德初赦還閩志紀其孝曰復仇編戍
俞孜字景修山陰人邑庠生嘉靖初父華以里役鮮
流徙徐鐸赴口外爲鐸藥死孜聞訃慟絕復甦徃
扶櫬還鬪仇匿安城楊參一家乃結力士數人佯
爲販魚者偵伺之卜諸城隍得漁之三孜益悲慟
是夜夢神語之曰若以漁爲凶獨未知噢卯在前
乎孜詰朝詣府乞助守壯之益以健兵夜半至安

城驟入楊家呼徐鐸鐸應聲就逮輿極刑孜遂不
復應舉事繼母以孝聞守湯紹恩旌之子志和亦
以儒行重于鄉

論曰怨毒之於人甚矣況父母之仇乎殺人之父者
人亦殺其父顧其難易何如耳兩國興師而欲殺仇
報怨大軍壓境而能設計滅賊如漢之仲孺齊之淳
于誕宋之王濟李洞元之葉僞不惟報仇之孝且有
靖難之勳矣它如童稚能奮惡少立斃如王談范廷
召者若而人亦可謂不忘其親者乎至於董叔達欲
報母之仇復念仇之母斯又錫類之孝宜其流譽久
遠血食無窮也是皆天性之眞孳正氣之激厲威武
不屈白刃可蹈者仲子崔事不經見歸覺授孝傳所
載季路忠於所事結纓而斃有子若是可以瞑矣況
夫子覆醢之痛不爲一快乎四首紀之以俟考焉

賛曰

孝子於親嚬笑與俱況遭仇戮心寧不痛惟力
是恃舍身以圖稗孺能奮拉惡如枯傾貲結客
滅賊捕渠首可以祭心亦可厲志破吳軍孝勇

灌夫叔達秉心無媿仲舒𦭘乎有子聖人之徒

孝紀卷十一終

死孝紀第十二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執無父母而能有身指臂之患尚不遠秦楚以求信況吾身本原之地乎死而代死生還所生父子之倫正應如是慁難之際眞心見矣輯死孝紀

皐魚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申鳴楚人王欲相之曰舍父之孝子爲王之忠臣不可父强之乃相白公之亂劫其父以兵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今吾君之忠臣也不得爲父之孝子矣遂殺白公其父亦死鳴曰食君之食避其難非忠也定君之難殺其父非孝也遂自刎

申生晉獻公世子獻公嬖於驪姬驪姬欲立其子奚齊因申生歸胙而寘藥焉公怒誅其傅杜原欵或教之自明申生曰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教之奔申生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遂自裁於新城橫渠云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尹伯奇吉甫子也事後母甚孝無衣無屨履霜挽車母嘗取蜂去毒繫自衣上伯奇進前欲爲去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衣吉甫以是見疑而逐乃編芰荷以爲衣采楟花以爲食淸朝履霜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張橫渠稱其勇於從而順命

伍尚伍員伍奢子也楚平王以讒殺伍奢奢二子皆賢欲以其父質而召殺之伍尚欲往伍員曰父子俱滅無爲也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報讐爲天下笑耳汝可去能報父讐我將歸死尚就執父子並戮

漢趙苞武城人靈帝時爲遼西太守名振邊俗遣使迎母及妻子道値鮮卑刼質以繫郡苞率衆禦之寇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遥語曰毋虧忠義苞遂

力戰破之其母妻爲賊所害詔封苞鄃侯苞葬母
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
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三國 斯敦東陽人父偉爲吳廷尉火儀當死敦叩闕泣
血乞代吳帝嘉其孝赦而旌之赤烏時事也

李餘涪城人蜀漢時兄弟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時
十三歲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否答曰趣得一
人耳餘詣吏乞代母死吏以年少不許餘遂自殺
郡以狀聞詔圖像府庭赦其母而賜財帛 童子而知愛母

復勇自殺豈徒刲股剖肝哉宜其圖形府庭以垂訓也

晉 卞眕濟陰冤句人晉成帝咸和三年蘇峻稱兵犯闕
眕父壼爲尚書令加領軍將軍與逋戰死之眕及
弟盱見父沒相與逐賊同時見害眕母裴氏撫二
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仕翟
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
一門峻平贈眕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

南北 長孫慮代人母飲酒父眞叱之誤以杖擊卽死眞
因擬死慮列詞尙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
謬誤一朝橫禍母卒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
並皆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俯始四
歲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身代父命使嬰弱得蒙
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
究狀特可矜憐後魏孝文特免父死罪 長慮乞代父死情意懇切詞亦悽然可與淳于緹縈並傳不朽矣

賈恩諸暨人少有至行母亡未葬爲鄰火所迫恩及
妻栢氏號泣奔救鄰近赴助棺得免恩夫妻死於
火事聞表其里爲孝義蠲租三世元嘉中追贈天

水郡顯親都尉

余齊人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孝武時父
殖在家病亡而信猶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病心
煩有如刺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而信至報云父
病四百餘里一日而歸至門方知父亡號踊慟絕
良久乃甦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
齊人卽號叫至殯所而絕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
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

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擬辟汾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汾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以其幼疑受教於人勑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法度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來代父死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必爲人所教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惟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柰何受人

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語之曰主上知爾父無罪行當釋亮觀爾神儀明秀足稱佳兒今若轉詞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汾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命况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隕仆冀延父命汾初見囚獄掾依法傳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二械更令着一小者汾弗聽曰汾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汾曰異哉王尹何量汾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汾有靦面目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汾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勑太常旌舉

符表吉安人事親以孝聞年十六母羨病侍省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見母將絕慟咽而殞俄頃母亦殁葬於四望崗太守樹雙闕以表其墓

陸厥字韓卿傷父被刑感慟而卒

公孫知玄剡人事母孝母亡以毀卒陳宣帝改所居清苦里爲孝嘉里

唐丁興會稽人家近荒野野火延燒其室母老病倉卒不及扶抱而逃乃濕衣覆母母全興死

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言詒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免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猶足躄

何澄粹青陽人性至孝母殁哭墓哀毀而卒特賜孝

子

沈季詮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非怯也吾恐遺憂於吾親也唐太宗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既溺季詮號呼而從之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其禮祭而葬之

王鳳王賢定州人父文璪與賊戰敗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之縣抑其事不言刺史霍王元軌廉知使人吊祭因上其事

王博武長社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涉海口風起母

溺博武號泣赴水救之亦死節度使盧貞得屍葬之詔刻石表其墓

黃川一名冊貴溪人數世同居元和初居父喪哭不絶聲哀毀以死朝廷賜香帛表閭并復其家

要可道會稽人性孝謹父坐巫呪罪當死可道赴有司請代竟絞死五雲門外

蔡定字元應越州會稽人父革依郡獄吏傭書吏一日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詿誤案具奏狀待詔定痛父當耆年以非辜隨圄犴誓將身贖數詣府號愬請代坐獄弗許請效命于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爲兵又弗許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纆徽纆乎父老而刑定之生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于是預爲誌銘其墓又爲狀詣府者結置袂間叙陳致死之由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眞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殮事而撫恤其家（此與李餘同一苦心以死爲請與同萬一父幸得免九泉之下雖死猶生）

宋秦奐江寧人父傳序淳化中充夔峽巡簡使賊攻夔州傳序力戰不支乃爲蠟書遣人上報赴火死

奐泝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惻然

劉潛濟陰人少有大志舉進士知蓬萊縣聞母死一慟遂絶其妻哭潛亦死時人稱爲孝義

嚴晃字昇之溧水人精於周禮弟武舉進士授教諭元兵渡江負其母避難卒與兵遇兵欲刃其母以身蔽之中頸幾死終身不復出

詹惠明婺源人熙寧間父坐事當死惠明詣郡求代罪曰無以報罔極恩有二弟足以養母願以身代

父死遂坐府門以大艾灼頂毋趨庭斷右耳血出淋漓郡守駭之以狀聞詔減父罪賜惠明錢帛

陳顏衛州汲縣人父光爲壽陽尉承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搒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郡守哀之不敢決讞帥臣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遂併釋之金太宗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元呂祐晉江人至正末郡城破有卒拔刀脇其母索財不得欲砍其母祐奪刀手指俱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遂瞑孝行事實作吳祐通志作呂祐從之

東崇芳冊陽人德祐時北兵俘其父國寶崇芳詣其軍門號泣曰老父無所用兒壯健且讀書識字足任驅使請代父去于時釋國寶而留崇芳俾從軍掌文檄久之憫其孝思伯顏予二矢曰今縱爾歸執此可無阻於是父子俱得免

陳韶孫廣[illegible]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就久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元成宗大德六年父死韶孫哀慟見者爲之泣下肇州萬戶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冊陽溪鎮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溪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濟水勢湍悍鈺力困憊遂沒溺而死屍流四十五里而後得江浙行省言狀詔旌異之

王克巳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巳負土築墳廬於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巳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巳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終喪而歸

石永壽新昌人性淳厚事親孝元末兵亂其父兼孫

年老被執兵欲殺之永壽亟抱父請代兵遂殺永
壽其父得免鄉人哀之
徐允讓山陰人元末避兵山谷父安爲兵所執將殺
之允讓前曰父老不勝刃寧殺我乞父命兵遂舍
安而殺允讓既而辱其妻潘潘紿兵焚夫尸因赴
火死妻亦烈矣國朝旌之賊有菩薩乃石徐求代而俱不免傷哉但父活已死更亦何恨若以乞代爲名與其并免則孝亦未誠也
張以中甌寧人仕至都提舉事親盡孝及父沒訃至
哀毀踰禮自以親老在堂宦遊於外且有厚祿生

不能爲養死不能就斂遂不食哭死道中詔旌其
門曰純孝之家
陳道邵武人至正丁亥郡虎晝傷一日道父樵爲虎
所噬道以柴擔奮前縱擊虎舍其父遂噬道啖盡
鄉人爲斂其父屍瘞之有過者爲詩曰虎口猶能
奪父屍天胡縱虎害斯兒行人不爲啣吟喙此孝
何由衆得知
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國珍
竊據溫州拘晟至海上樂隨往以事其父甚謹一
日晟欲沉晟于水樂前請曰我有祖母幸貸父
侍養乞以身代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
王貴翁字君傅瑞安人家貧授徒養母至孝至正丙
申山寇至貴翁不顧妻子躬負母避北湖山爲賊
所執裸而捶之求貴弗獲褫其母衣貴翁哀懇求
免弗聽抱母而泣賊怒殺之越一日其母亦卒
石明三餘姚人家貧喪父事母惟謹居餘姚山中樵
蘓以給炊爨人稱其孝一日自外歸覓母不見視
其壁壞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

虎子礪斧立壁後伺母虎至斫之腦裂而死復持
斧往倚巖傍伺候俄有牡虎至遂并斫殺之明日
亦立死其旁不仆張目如生而手中所執斧牢不
可拔
國朝胡剛字惟輔新昌人生有至性洪武初其父謫泗
上以逃役當刑剌駙馬都尉梅伯殷監斬時剛往
省代役於待渡閘聞之遂裸跳泗河泅渡奔走哀
訴請以身代言與淚俱情甚懇迫梅憐而奏侑其
父同坐八十二人俱免死淮人至今傳頌云

王忠武進人洪武間父友諒以輸稅後期法當死忠
時年十七即自詣京懇請代父比至會赦免人以
孝稱宣德中以國子生除兵部主事以母老懇乞
致仕卒于家
戴君用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用
代之刑于市妻吳以節旌
王洵王淳兄弟父爲都督府掾洪武初坐法當誅洵
兄弟號泣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
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縣淳故不

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
特免焉
莫轅字巽仲吳江人洪武初父繫詔獄轅年十一願
代父死理官脅誘之卒無異詞嘉其幼而能孝奏
釋其父後家焚轅躍入火中抱母以出鬚眉俱焚
鄉人謚爲貞孝先生
錢廸父甦洪武間當伏法廸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
上其事詔從之時又有徐直者父達以稅事當刑
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刑時從容賦詩無懼色俱

常熟人見吳先賢傳
顏琇字季栗吳人洪武初父戍鳳翔母從行母卒琇
踰數千里負骨歸未嘗着地行則負之寢則懸于
屋梁渡則着之心胸父既放還事之猶謹旦夕自
洗廁牏父止之不肯父喪絕飲食慟哭五日死子
昌亦有孝行
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中圭父叔弘被讐以贓告
叔弘罪當死圭奏願代父死上大喜曰不意今日
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

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父死聞
者咸服其孝開濟雖云執法亦是忍心後自不免於刑宜也
朱煦仙居人父季用縣薦舉爲福州知府洪武十八
年天下華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覗事僅五月
以例起解入京法吏槩坐罪築城日用錢數十緡
季用病痢被縶謂煦曰吾旦夕死矣但收吾骨歸
葬時令嚴赴訴者死煦曰等死耳倘吾父訴獲免
死亦無憾乃上奏訴上覩其情遂舍季用而復其
本官同時以煦訴獲免復官者一十四人已而煦

感疾死人皆哀之

魏文昌華容人有至性事父極孝父獲死罪繫武昌獄文昌詣闕上疏願以身代高廟許之臨刑語其弟謹事二親如吾在時遂伏法時年十八

唐奉先京山人洪武戊辰進士爲監察御史父本忠坐事繫詔獄奉先上書代父刑　上怒欲連坐已而感悟貸其父奉先遷前運都督府經歷

侯庸字景中平度州人生七歲父坐累謫閩南稍長母告之故庸悲痛誓贖父罪洪武中舉進士拜吏科給事中納官代父詞甚哀切　上憫之詔還其父庸至謫所迎歸尋陞吏部

宋味古會稽人當建文遜位時每夜深疊卓從星月下北向以祭祭以慟哭如是者月餘爲仇家告發被逮其子請代味古乃得釋人謂忠臣孝子萃於一門忠臣有子而且能孝偶失其名俟考之

郤祥行唐人有孝行爲博野令未任即馳歸省父父病親嘗湯藥日夜憂懼求以身代及卒哀毀死於塋有孝行碑在焉

趙紳字以行諸暨人父秩工詩文精楷篆永樂時任高郵州學正入京舟次武城偶墜水紳即入水抱持河流悍急俱不能出明日官爲出其尸紳尚以手持父臂不解　上聞旌之

陸尚質山陰人父一中渡海口風濤掀天舟東寫將入洋質從岸上號慟躍入濤中擬拉舟俄而舟忽逆濤上若有牽者一中得濟尚質死焉鄉人異之聞于朝旌其門令其渡名曰陸郎渡曹孝娥父溺不得尸乃自沒抱父而出今趙紳陸尚質亦入水救父俱會稽人豈孝娥風之耶何海濱之多孝子也

初庚山陰人樊江上虞人俱代父死

容師偃香山人性至孝正德丁丑寇迫香山師偃竊父而逃被執賊欲殺其父師偃以身代父死

陸安父德甫好客以客坐法無貸安急即與兄訣走入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詣市顏色無變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鄧顯芳辰州人正德七年鎮筸苗叛侵掠村落衆皆遁芳獨守母柩不去人怯以禍芳曰棄母而逃心實不忍況一生讀書所學何事苗至使芳爲向道

不從逞害支解于母柩前聞者傷之

閻宗時鄞縣人事繼母甚謹嘉靖丙辰倭變宗時扶父理出逃遇賊欲殺其父宗時以身蔽之泣求自代遂見殺尸之旧間父得釋時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去被截耳刈面屢死而甦孝子代父守母視死如歸倭寇肆毒戮而尸之殊可痛也

馮履祥字君德慈谿人庠生性孝嘉靖間倭賊犯縣履祥隨父出奔遇賊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

刃之妻袁逃于靈山時孕已彌月夢神告以汝夫孝子不可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産時無恐次日產男賊漸近焉俱止策之不前因不入境一方免害此固山神之靈履祥孝感益彰矣

郭金科字汾支杭州衛胄裔年十六萬曆丙辰六月隣舍失火焚及其家時已就寢驚覺抱其幼弟而出托付隣人張大木復欲入救母與弟時火勢已裂衆共止之不聽走入與母及弟俱焚死次日尋尸尚一手抱母一手抱弟牢不可脫事聞上司郎爲給殯葬之且開祀于鄉矣

論曰安常處順子之幸也恐難之際難爲情矣生死在於呼吸誰氏之子而待顧問哉輕生赴難天植之矣以余所聞有赴闕請代者有遇賊而爭死者有死於焚死於溺死於虎者死雖不同其情一也幸而得免俱所不顧視死如歸無所勉強子盡如是倫常昭矣其最著者如李餘之自殺蔡定之赴河公孫慮之悲慷陳詞吉翂之懇情不變卒能代其所不可代或父子以俱全斯皆其至也爲子者不幸而處變此亦

其模範矣至於以死傷生毀而滅性雖非正教而哀戚之至良足傷也

讚曰

子無父母安所怙恃父母之變更甚於已親死
我生雖生亦恥我死親生我樂爲死叩閽赴難
惟力是恃力不從心死而後已性植自天非飭
聽視所遺雖殊操則尙矣滅性非經克敦倫紀

孝紀卷十二終

孺慕之誠事死如生音容雖邈想像成眞故生而陟岵死而刻木欲用其情已無可用得其似者猶或見之云爾悲夫至於珍遺物訪舊游徘徊手澤足跡之間杳莫即矣傷如之何輯永慕孝紀

漢丁蘭河內人少喪父母不及供養乃刻木爲人彷彿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有事必告隣人張叔妻從蘭婦有所借婦告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

張叔醉詈木人以杖擊其首蘭外歸見木人色若不懌詢知之即奮劍擊殺張叔（叔擊其似母者蘭當眞而殺之過於孝矣）吏捕蘭辭木人木人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神上聞詔圖其形于雲臺（見孫盛逸人傳）

張武吳郡繇拳人父業爲郡掾送太守妻子還鄉至河內遇賊與戰而死武年幼不及識父後受業太學嘗持父遺劍至父亡處祭泣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而歿

唐劉思貞字文通彭城人早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詢之曰我爾母也爾孝通神明故我得見夢於爾師貞夢中大哭及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新物必先薦然後食時人語曰漢有丁蘭唐有師貞父禰年老患目凡飲食非師貞親調則不能食師貞偶卧疾其父食不安師貞歘然起曰飲食不精之所致耶驚起而愈兒有疾經旬不瘥師貞衣不解帶夢神人曰若兒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曉因夢其

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覺而求之兒疾遂愈其後父歿居喪有雙白雀飛宿戶間除几筵之日對師貞悲鳴頓翅狀若號咷躃踊久之乃去

宋丘敬建寧人幼孤母爲寇所擄敬求之四方不得乃刻木象母晨昏侍奉以致孝思一夕妻饋奠誤侵母像仆地敬擗踊慟哭幾絕因卜葬郊溪之上服喪三年春秋祭享後人稱其所居里曰孝鄉（林求不得刻木以事因其仆地奉而葬之服喪三年祭奠如眞敬不忘親且亦知禮）

連世瑜樂清人居左源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

其三人爲漢張武元唐頌及我朝唐之淳獨異是張武痛父死於賊嘗持父遺劍至其死處泣而祭之唐頌廬墓六年事死如生見其遺物及經舊游處輒爲涕泣之淳求父遺文時時伏讀悲動鄉人慕親若三子可也奉遺物以嘗容讀父書以嘗音歷舊游如侍杖屨濮於慕矣有若貌似聖人事之猶以爲非况刻木乎但見似者猶敬則眞者可知刻木之慕雖非其正聊寄托焉孝子之志亦足傷矣吾於丁蘭心悅其孝而疑其事豈當時重其孝者故神其事以脫罪而

後遂以飾說爲信史不然何木人之怪也惟是丁蘭倡始其後效之者衆予誼得展孝風不啻實加賴焉

讚曰

孝子眞衷不可摸寫刻木爲親而立之社定省
薦獻如生存也情之所鍾眞誠非假丁蘭倡之
羣而和者或奉以葬哀慕不捨乃如之人于世
亦寡訪遺致思湿湿泣下我之所宗張唐儒雅

孝紀卷十三終

明清漳蔡保禎端卿甫輯
同邑林日瑞延之甫較
豫章宋　鑑公虛甫訂
男蔡紀瑞紀昌同編

瑞應孝紀第十四

孝有常經後言瑞應似屬虛誕乃代不乏人人亦輒以孝感歸之何也孝爲順德和以致祥况天常與善寓勸於旌是之取爾不然人子自致情極懇切猶爲未恔敢望報與天人之際微矣

輯瑞應孝紀

秦顏烏金華人父亡負土成塚烏啣土助之其吻皆傷因名烏傷縣後改爲義烏

啣土助塋烏亦奇矣　按史記臨江閔王自殺塟于藍田鷰數萬啣土置塚上王莽發丁姬墳燕亦如是有冤者烏尚憐之而况孝子乎又按顏孝子名烏而有烏傷之異豈因其事後遂以爲號亦猶邑名烏傷義乎附宋何恪墓碑辭漢迄今千餘春鑿銅斷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illegible]頭幾何兮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標[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名縣與吾民爲之長者宜益敦一抔之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漢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
有飛鳥銜火夾之其明如晝登山濟水號泣不息
未嘗以險難爲憂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則
重茂入地而地鹹俗謂之鹹鄉至昭帝嘉其孝異
表其里曰孝感鄉立廟四時致祭焉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六世祖勳平帝時爲郿令王莽
欲臣之逃匿山中父稜有清白行邕性至孝母滯
病三年非寒暑易候未嘗解帶不寢者十旬廬墓
有紫芝白兎之祥其自頌祖德云圃有甘棠别榦

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折
薪之業畏不克荷削貪靈䁍以爲已華雖頌祖德
亦自紀也三世同居仕爲議郎較正六經親書勒
石置太學門外及卒縉紳諸儒多惜之中郎爲兖州陳留宗敬並圖其像爲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時上虞人有與中郎同姓名者亦以孝行稱隱而不仕隱德文名堪相伯仲重以至性並耀華宗因附記之以表先彥
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
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
主甚憫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
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何敢屈
夫人爲妻婦人曰願爲夫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
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永曰言一得二
理何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
我織絹三百疋即放爾於是索絲一月之内三百
疋絹足主驚遂放還行至舊相逢處乃謂永曰我
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爲君償債君事了不
得停久語訖雲霧四垂騰空而去
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身自營葬不用僮僕

之力塟之日羣鳥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
方儲字明幼喪父事母母終宅憂廬墓白兎來遊
晉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友恭讓敏而好學二親没
柴毁骨立躬負土爲墳不受鄰人之助或憫其羸
憊苦來求助受之夜爲除去每一哀號烏禽翔集
種樹墓間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墓樹孜悲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猛獸所殺置松下孜悵
惋不已埋於隧側猛獸即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并
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郡察孝廉不起人

號其居爲孝順里 李義之孝感及禽獸矣 鳥獸何知能解人意

夏方字文正永興人年十四家遭疫疾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凡十七年而葬畢因廬於墓烏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入晉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方向之涕泣而不加杖大小莫敢犯焉

六朝

頓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手自造墳歷年乃成種植松柏庶行哀毀逾制感物通靈有飛烏白鳩

栖于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南齊永明中范雲爲州刺史使祭琦及丁密墓

丁密字靖公蒼梧人性至孝遭父喪廬墓有雙鳧遊廬旁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前雙鳧復至游戲池中

應順南頓人舉孝廉官與州刺史廉直無私事後母至孝與樹忽生廳事人以爲孝感十子皆有才名

蕭放字希逸梁宗室子也隨父祗至鄴祗卒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烏來集各居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襲父爵清河郡公累遷太子庶子散騎侍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年數歲喪父哀感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家貧養母常備珍羞及居喪廬于墓側有異鳥集于塚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棲宿其廬州將表其行狀詔

旌其門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性至孝年十四念父母墳塋未治家貧無以自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常往于田號哭仰天自訴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秀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遂大穫足充葬用

南北

皇甫遐汾陰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喪廬于墓側食粥枕塊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嘗有鴟烏二鳥悲鳴墓上若助哀者郡縣以事聞詔旌

異之

王襲字公世丁憂居廬有鹿每至襲哭時輙踞墳悲鳴若助哀然

杜牙至孝母卒傭力營墳結茅墓側牙病嘗有一鹿啣哺之及牙卒掘地爲埋曾聞野鶴爲吊客乃見山鹿作孝子乎

王崇字乾邑陽夏雍丘人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父母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居喪哀毀頓瘠鬢髮隨落廬於殯所晝夜哭泣母服初闋復丁父憂悲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

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守令聞之詔表其閭

夏侯詳字淑業譙郡人年十六遭父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有三足雀來集廬之戶衆咸異焉官尚書僕射所在着績謚曰景曾子鋤瓜三足烏集其冠三足者鼎象也天經地義民行之應乎烏雀類同若夏侯者其庶幾於曾氏矣

韓靈敏會稽人早孤與兄靈珍並有至性母亡家貧無以塟兄弟共種瓜半畝朝采而暮復生摘之不絶因得以辦塟事靈芝瑞木何裨於用正所謂使天而雨珠吾民不可以爲襦瑞瓜營塟勝於芝卉遠矣東陵之五色不及會稽之綿綿也

隋翟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徵辟鄉稱爲楚丘先生父母有疾親易燥濕不解衣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幾於滅性負土成墳結廬其間冬無繒絮惟着單衰而已家有烏犬隨于廬普林哭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二鵲來巢馴狎不驚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授孝陽令禽鳥助哀況家畜乎然而聞者亦寡當煬帝弑父之日有子若此聞之不且媿死乎

劉士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憂哀感路人塟而廬墓

虎狼馴擾爲之取食文宗旌表其門

陳孝意河東人少有孝行隋煬帝大業中爲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有白兎馴擾其廬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蔬食齊居朝夕哀臨每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

唐黃桓邵武人居母喪廬墓三年芝生于墓邑素無鶴來巢於墓林人因稱其地爲鶴林坪貞觀中表門同郡張巨錢居墓側十三年承淳初蠲其賦役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少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

盡禮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常戒訓玄暐
辭語切至玄暐遵奉教戒以清謹見稱母亡哀毀
甘露降庭樹武后時累官至鳳閣侍郎平章事守
正不阿與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中宗反正拜
中書令博陵郡公尋封博陵王卒謚文獻

李迥秀中宗朝爲兵部尚書事母孝堂産芝草犬乳
隣猫中宗稱爲孝感旌表其門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有至性居父喪哀毀庭
木連理唐玄宗時累官至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

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
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
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
巢家樹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

張無擇字君選句章人性篤孝父死七日絶水漿三
年不櫛廬墓有醴泉芝草之祥官至中散大夫

丘爲嘉興人事繼母孝靈芝生于堂下官至太子右
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母尚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李興安豐人廬父墓墓上産紫白芝二本醴泉湧出
柳子厚爲作孝門銘

沈如琢崇慶人有孝行母患消渴非時思桑椹求之
不獲宅東桑忽生椹採以奉母疾愈及母亡毀瘠
廬墓有白鶴棲于墓天寶二年旌表

林攢泉州莆田人唐德宗貞元間仕爲福唐尉母羸
老未及迎養攢聞母病棄官還家母亡水漿不入
口者五日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
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
哭慟不已俄而露復降烏亦回翔詔旌表其閭復

蠲其家徭役

許伯會蕭山人舉孝廉唐肅宗上元中爲博士遭父
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不嘗滋味野火將迫塋樹
悲號于天俄而大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瑞
獸生于墓側又同邑戴恭母喪廬墓三年芝草嘉
禾生焉

章成緬於潛人家貧篤學事親著至行喪母廬墓烏
鵲來巢麋鹿共處貞元中表其門人稱爲章孝標

梁文貞虢州人少從軍迨還親巳亡自傷不得養即

穿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瘖嘿三十年家人有問書字以對有甘露白兎之異縣令刻石記之

劉常建陽人父喪廬墓七年有靈芝兩莖生廬前建中元年刺史陸長源觀察使常袞以聞詔旌其門賜粟帛改其里曰忠孝

吳海邵武人母喪廬墓十三年墓側產芝二十莖海與黃桓張巨錢俱載唐史郡謂之三孝子

李德饒趙郡人也少有至性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親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于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許法愼滄州淸池人也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坐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兎之祥唐玄宗天寶中表異其門表以三歲之兒母病憂形於色奇矣至不飲乳誘以珍餌亦不食還以進持抑尤奇矣懷抱中物有此至性陳郡汝郁五歲母病不食母憐而強食以慰之郁能知色覓不食天性之眞偏于孩提其伯仲矣宜其屯甘瑞應之絪緼也因爲之頌曰三歲嬰兒能愛親母病憂戀色常嚬不飲不食進甘珍學慮未加性自淳彼亦何知報生身未離乳抱勝成人乃有長大忘親恩不顧疾病不卹貧犬馬之養安足論視此嬰兒胥與齊求之古人汝郁倫表而出之顯天眞

孫既樂安人母喪守墓髮鬔面垢匡察骨立俄有醴泉涌于墓側里人名曰孝源泉貞元刻石碑尙存

荀與齡字壽隆滁州人志尙高潔事親生養死葬竭力盡禮鄉黨稱之喪母廬墓芝生十九本郡邑以聞詔旌其閭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解帶藥不嘗不進母終負土成墳號哭癯瘦人多憐之白狼黃蛇馴于墓側每哭羣鳥飛鳴

李文素漢初人光啓間喪母廬墓墓生芝虎鹿馴其旁刺史戴奇以聞賜粟三百石唐僖宗之時已幾式微旌孝不吝厚澤亦一時之盛事也

章瑢冊徒人事親盡孝母亡思慕殊切墓上枯竹復生子孫相繼以經學顯人謂孝行之報

廖洪萬載人家貧養親至孝大中初二親亡捧土成墳結廬其側哀慟不絕有青虵白獸之異咸通中令朱邵以聞詔加旌表

五代

易延慶字餘愛幼聰慧獵涉經史尤長聲律襲蔭爲奉禮郎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事親孝謹宋太祖乾德中父贇卒葬臨淮延慶居喪摧毀廬于墓側手樹松柏凡數百本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於墓繼生玉芝十八莖州將表其事延慶懇辭而止母卒廬墓數年以母平生嗜栗乃樹栗二株

於墓側經年二栗樹枝皆連理

沈麟高安人性至孝父沈彬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瘞此樹下及卒如命於樹下啓穴瘞乃一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字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瘞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因以就瘞麟廬墓感慈烏來集

林安福清人有至性母死廬墓旁一石自裂而湧泉閩王異之以其廬爲涌泉寺

宋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孝淳化中李順據郡邑父母驚悸死象號泣營瘞廬墓側日餙土三斗于墳上號慟聞者感愴虎豹環廬而卧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田有九穗之異服終未還家親者力諭始歸（禾生九穗勝如靈芝數本矣日餙黃土亦無以煩烏薊也然而羣燕來巢猛獸爲衛以方顏烏季義堪相伯仲）

初暐字坦之膠水人舉進士天禧中以度支員外郎出知濰州性至孝母卒葬州城南暐解官歸廬于墓旦夕悲號蔬食水飲經冬天墮足二指有白烏白兎之異詔賜粟帛

吳順棘道人養母至孝赤烏巢其門

羅居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瑞開寶中詔徵爲延長主簿大中祥符旌其門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負土成墳廬于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有白兎白貍馴擾其旁白鵲白烏日集墓木同列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能自娶婦後與父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感而化者甚衆

孔旻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宋時隱居汝州滍陽城事親至孝其父卒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芝生壁間數十本州上事詔賜特旌

江白南城人景德初進士爲鄞縣尉父卒罷還負土營葬廬于墓側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悲慘有甘露之異事聞賜粟帛

陳思道江陰人幼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嘗醢爲牛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既葬廬墓日夜悲慟晝則白兎馴狎其側夜則虎

豹環廬而卧咸平初賜帛旌之獻盧在帽峯中守者常為暴客奪掠既不能感賊人之憐又不能來猛獸之衛吾於成象思道諸孝子有重感云

王文義大寧人景德中其母疾篤刲股進藥疾愈後母卒廬墓鄉人憫其貧日給之食墳去水遠無以資洗滌祭奠器用感夢得泉人稱曰孝感泉事聞賜以衣襖

鄒長孺字齊賢寧人初篤志問學宋仁宗時與太學試居上第聞父喪哀毀踰禮自京師至家三千餘里冒暑跣足歸廬墓芝生諸司以八行舉不應

世豪贛縣人天聖中母歿廬墓廬中泉湧一虎爲守視有巨蛇入墳震死縣令陳廷揭其事於石

林正華字君輔安六世孫至和中入太學後歸養母母卒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已而蔬食誦佛經葬於湧泉山鑿石營壙手足胼胝不懈竣廬於其側寢石枕塊號慕不已既而祥雲聚甘露降烏集豹遁鄉白于官旌之世稱湧泉大小孝子云

詹造字德遠縉雲人幼嘗廬墓端產靈芝嘉祐進士官至龍圖學士

曹矩休寧人景祐進士以純孝聞任都官日父歿粥贈殿中丞焚黃之夕芝產于塋光燁相映郡上其事詔所居爲孝芝里忠孝鄉孫夬死于方臘之難時稱忠孝曹家

吳可幾安吉人好古博雅與弟知幾同登景祐進士知幾爲郎官守其父屯田墓三年平地出泉時號孝子泉

崔希喬清河人也平居以孝悌稱解褐尉臨清丁母憂哀毀過人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轉鄭縣丞

室有芝草生焉一夕蓏蓋盈尺州以狀聞遷御史
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綱
民感其仁恕一日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彩
煥爛周於城郭事聞宜付史館在并州時居前蒙
草中有小鳥來巢如鶉鷃孕卵纔數日殼毀而誕
卵離於母月餘五色成文狀如鵝馴擾閑暇無復
驚畏暨能飛翔時歸舊所人稱爲兵遭鳥初居喪
一哭臨羣鳥畢集徧墻宇壓林木周於原野鄉閭
嗟異之所居每巢燕乳雛必返哺逾旬後乃分飛

燕雛返哺世所僅見

裘仲容會稽人事母至孝慶曆中母病亟仲容刲肉
進母弟仲莊亦將刲聞兄已進乃止母病隨差時
有祥雲覆其家兄刲股而病方瘳此止宜然信州鄭冑師集中載其孫徐楚自母病楚自刲股羹進母食而甘之遂索不已其家刲股一時閩人何其家之多孝也然不可以訓矣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歿
旦旦求之甚哀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
孝卅大故不去側日具所嗜或不獲即奔走市中
若有所亡人多慕其純孝損直以讐所奉饌皆自
調母食時率家人爲兒戲嘔歌以悅之以父名石
終身不履石不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
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先時應舉入都載
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却之政和間
卒賜謚節孝

鍾佃字少遊龍南人紹京之後元豐進士性至孝喪
父盡哀悲感鄉隣有羣鳥鳴于墓人名其廬曰感
烏堂

趙察來安人少負才望事親至孝生養死葬竭力盡

禮母歿廬墓有芝十九本生墓亭事聞旌之

史本性至孝父歿廬墓悲慕芝草生于墓側

梁紹貴州人仕至廣東提幹事母孝母疾掛冠歸及
卒廬墓手植松栢號碧林亭甘露降芝草生蕪文
忠在海外聞其孝節往見之易其亭曰甘露亭松
曰瑞松皆爲親題甘露芝草一時之瑞名人留題千載生輝

陳琰進士及第累官監察御史父喪哀毀墓上生連
理枝足徵孝感

黃諾平江人居官有政聲親喪廬墓芝之生塋祠凡百

餘本事聞哲宗賜帛五十匹累官太府卿

苟允中中江人甍父自培其墳三年有虎豹馴擾其旁醴泉出其下

郭義興化軍人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喪徒跣奔赴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于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詔旌表其廬

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中登第初以長溪尉丁父艱邑令以千緡爲賻辭徒步扶櫬歸後爲同安令

年五十以母老乞歸傅崧卿薦不起母喪哀瘠不食甘露降于繐帷三日郡邑廉訪琮曰豈敢以寘莫要人欺君耶若以瑞應邀譽便非孝子不以寘莫要名若子方者可多得哉

鄒異字士奇長樂人有孝行親歿甍于南山廬墓六年有甘露芝草之祥元祐三年舉經明行脩有司因旌其里曰賔賢坊曰文行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躬自負土築墳作廬于側有慈烏白竹之瑞紹聖中郡守楊皤表其里卒贈將士郎

夏侏字載道休寧人夙有至性早孤奉母曹氏孝養備至既卒廬墓墓生瑞竹其節自十以下駢而爲一以上岐而爲二又生芍藥並蔕者二鄉人號其堂曰雙應淩制侍唐佐爲紀其事

金景文字唐佐蘭谿人事親孝親歿廬墓夜有五色光燄爛射墓上

董少舒字師冲蘭谿人世業儒篤行著于鄉父亡負土築墳廬于左有靈芝之生紫蓋之祥宣和中郡守范之才薦于朝

譚觀光早喪母廬墓白兎呈祥官至朝奉郎

林願壽字褒世晉江人父附貢辟雍祖母楊嘗苦背瘍潰爛痛楚不敢近願壽候其熟睡潛舐傳藥而愈廬父墓紫芝生焉廬繼母墓則有白鵲數十往來其間人以爲孝感

黃騤字公碩南安人居父喪芝產于靈堂前其葉累百政和中登第官至南劍通判

劉孝誠富順人性至孝親喪廬墓芝生于側李見紀其行于學之鴈塔

邢舉字時舉清湘人久在太學一日思母遂歸而侍
養居母喪廬于墓側芝生拳石側延旋之
李椿年浮梁人政和間進士初時母喪于中都徒步
護喪歸葬甘露凝祥人稱異焉
李籌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喪母十歲
喪父旁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于揚
山末幾廬所産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
其末乃分兩幹五枝人以爲孝所致
李稙字元直泗州臨淮人事親以孝稱高宗既即位

累官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除尚書戶部員外郎
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稙即丐祠奉
親寓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竭力以奉
甘旨恪恭子職務得親心之懽檜死帝與子諲語
舊事識稙姓名召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
以母老固辭願便養除知桂楊軍丁母憂歸葬哀
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
子元直兼之矣
馮千華東陽人事親孝廬墓有靈芝白兎之祥

劉泌餘干人嘉泰間舉進士歷官郡縣臺省院部後
拜叅知政事二年攝相事八十日以母老乞致養
上從之泌自幼以孝著嘗爲母祈壽甘露三降庭
梅
劉詵福清人居母喪盡禮有芝産墓側
熊仁贍南康人母喪哀毀廬墓慈烏來巢大厤中旌
表其閭
侯義滑縣人家貧無産傭力養母母卒葬不能營壙
晝則負土成墳夜則哭于墓側踰年墓間木生連

理瓜異蔕同實有野鴿馴而不去盜嘗刦其衣服
旣而知爲義物釋還之
吳汝明楊子人世篤孝義其家七世三百年不分異
母病割股療卽愈有靈芝之生堂側開禧中虜入境
他室廬皆焚蕩汝明室獨存嘉定中旌其門
張格金檀人性孝友於母喪祥禫逾年不御酒肉有
甘露白鵲之祥
諶重南昌人舉有道官至荆州刺史執親喪哀號悲
慕白兎馴遶于墓舍人感其化卽所居立廟祀之

元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illegible]三[illegible]
成病于家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illegible]三
日遂禱求代且嘗糞以驗疾及父卒廬墓極其哀
誠有馴兔之瑞
林大興福寧州人性至孝事其父梅叟能承顏順志
嘗薦竹以養甫其竹半枯節上生根懸於地復生
筍及父歿殯斂葬祭一循朱文公家禮結廬於
中門之外是年海棠花不開塘之紅蓮變開白色
居喪朝夕羣烏喧鳴不絕在廬乃已人以為孝感

云 宋徐定廬墓紅牡丹忽變為白與大興白蓮相類 舍弟保祚制中黃菊開白花人亦謂孝感云
劉從竹字友直[illegible]清人事母孝母終廬于墓側而所
居門楣及墓前之石皆有芝產熊和作詩紀其事
于顯思新淦人六歲失怙踰年知求父像時拜且哭
家貧事母能盡孝養及卒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比
葬廬墓虎馴其側人咸異之
滁應定嘉興人博覽典籍以孝行稱母喪廬墓哀號
無間時桂花變色白鶴來翔左丞周伯琦嘉其孝
為書雙禎二字揭于墓石

[illegible]章政新都人博學隱居父卒政年十四哀毀死而
復蘇既葬朝夕培墳青兔芝草所在呈祥母病革
祈天減年益母時病即愈人人稱贊
盛友聞巢縣人少時母再適及長知母在永平走數
千里染疾歸宣德癸丑復籲天而行載母還竭力
奉養二十年母壽九十六廬墓三年有鵲巢連理
之異
張興純樂安人有孝行居親之喪哀毀中禮虎繞廬
側枯梅復花鄉里過其門人稱之曰孝子之門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丁戊進士少時力耕養母
母喪廬墓有野蠶成繭及產芝草之瑞官至尚書
謚襄毅
尚璺朱灝廬父墓毋攀隴樹號泣樹皆為枯有烏馴
狎不復畏人與盧雍並旌
盧雍字廷佐江寧人天順進士官至布政父喪廬墓
三年瑞芝之生焉詔旌其孝
岑義郴州人父泰母薇義自幼以孝聞朝夕問安必
拜跪飲食湯藥必親調母疾籲天減年益壽母歿

朝夕舐之目復明父母卒幾毀苫塊間塟而跣足
負土成墳廬墓甘露降于墓樹有司以聞旌之
甘澤開州人號東閣先生與其弟澗俱以孝稱自爲
兒時巳能色養歷官御史憲副常分祿以奉旣而
謫滁州天順改元召還至張秋聞父訃哀痛擗踊
幾絶徒跣三百里歸塟遂廬墓側蓬首垢面旦夕
泣奠盡哀期年有兎及蛇遊墓旁馴擾如常成化
有司以聞兄弟並旌
金彥文休寧人生三歲喪父七歲而母嫁祖子高撫

成家貧採薪負米以資甘旨祖歿殯塟盡禮母寡
居迎歸奉養母病禱以身代卒而哀毀逾禮廬墓
三年朝夕哭泣嘗一夜虎過不爲害鄕人異之永
樂時詔旌其門
鄭僧保剡人居夕母喪廬墓十載芝草生于墓甘露
降于松栢
皮延字叔然山陰人事母至孝廬墓白鳩巢于廬側
終喪而去
錢興祖字國材上虞人母病二一年竭力奉侍及卒貧

不能塟孺子泣者五年旣塟白烏千百集墓木上
大鶴馴擾其旁百日而後去
史諫平鄕人與弟誼俱孝友母嘗病革兄弟籲天求
代俄而母愈後諫授官之任過家遇父疾親嘗湯
藥父卒兄弟廬墓三年近塚水多鹹扶木卜祝之
隨木所向掘之得甘泉人皆羨慕
邵敏湘陰人事母孝母歿廬墓一夕有虎來墓所敏
了不懼忽數鹿來逐之去墓旁產芝數本成化間
旌其門

曾奇南靖人弘治間當應貢願侍養不仕母病三年
衣不解帶母思麞肉求之不得忽有麞自入後園
獲以供母人稱孝感焉
褚鏞字孟玉涇陽人性至孝母病嘗糞比歿哀毀踰
禮廬墓三年雙鶴飛集屋上久之乃去正德舉鄉
試未仕而卒
亢良玉臨汾人事父母能得其懽心母卒廬墓朝夕
哀號有芝草叢生東葉如蓮之異正德間表其門
熊坡字瑩之涇陽人貢士性孝父母歿廬墓烏窠樹

聞殯爲守虞賦感其孝遺布二端而去

饒凰期安陸人事父母竭力歿則日夜哀號寢于柩側葬則廬墓負土成丘偶有甲枝烏巢之異越六年始歸朔望猶徒步泣謁雖風霜雨雪未嘗廢也終身縗麻不赴宴會有司褒嘉

邊靖慶都人繇太學爲廣陵叅軍自幼以孝聞父卒哀毀骨立及葬廬于側環植以樹歲旱靖旦暮汲水灌之忽有泉湧于道傍足供灌溉事聞詔旌其閭

論曰夫子稱閔子之孝而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道其常也瑞應則異矣孝爲庸行而以異求不惟好異者藉以沽名即敦庸者世且訝爲無奇然而瑞應之事往往有之斯又何以稱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則不可知之謂也若有心期應則無貴於應矣或曰天之所以彰孝也故於天爲祥雲爲甘露於地爲醴泉於草木爲靈芝爲嘉禾爲連理爲瑞竹於禽爲白雉爲白鵲爲白鳩爲赤白烏爲仙鶴於獸爲白兎爲白鹿爲白狼爲虎豹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夫何瑞應之多也最奇者如董永鬻身天女下降蕭況臨喪慈烏悲鳴顏烏墳有啣土之烏郅奇路有啣火之烏鹿犯季義之松爲猛獸所殺獸復自搏死斯豈人力所至哉故曰孝德通天於斯驗矣異以譎常人言無間以合夫子之論可也

贊曰

子不忘親廬墓其常貞性自摯何啚升揚天監在茲瑞應斯彰醴泉淸冽露甘雲祥珍禽馴獸丹異芝香女降天孫邑號烏傷郅許奇徵孝德之光自漢迄今濟濟洋洋天寵帝褒令聞無疆

孝紀卷十四終

童孝紀第十五

孩提之童知愛其親智識未開眞心斯至乃有長大不顧父母彼獨何人而忍負恩曾孩提之不若矣幼而能孝孰爲爲之知能之良端不可誣輯童孝紀

漢趙徇幼有至性年五六歲時得甘言之物必先以奉父父出輒待歸而後食未還則倚門啼俟父至父歿思慕羸悴不異成人哭泣哀號居於墓側鄉族嗟稱名聞流著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見師覺授孝子傳

汝郁字叔異陳留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于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于草澤君子以爲難況童齓孝于自然可謂天性也

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出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感[illegible]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illegible]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黃香字文彊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以上三人俱出淵明孝子傳

中屠蟠字子龍陳留人九歲喪父號泣過於成人寒暑見齒不御酒肉者十餘年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白雉州郡表其閭徵聘不就年七十二終于家

樂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三國 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餉之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戲曰陸郎何乃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見吳志官鬱林太守歸而舟輕載石以行至今稱焉

祭形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illegible]

之
皇甫亮朝那人九歲喪父哀毀若成人爲齊大行臺
郎中
六朝殷惲生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爲戲弄得
瓜菓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嘗 見蕭廣濟孝子傳
崔孝政字季讓孝直之弟十歲父捉下號泣不絕見
者傷之留情喪紀衣服制度手自執造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云
崔九作孝風吹即倒兄子度死百日不入房

張稷字公喬吳人幼有孝母劉遘疾稷年十一衣不
解帶終夜不寢及終瘠毀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
輒哽咽泣涕長兄瑋善彈箏稷以母先執此伎聞
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不忍聽母先假葬
瑯琊黃山齊明帝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事
畢悉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主
出告反面如事生焉州里稱其純孝後官至御史
中丞
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而終
不搖扇人問之答云懼蚊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
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壟民人迸竄
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展勤小孤與母居傭作供養暑天多蚊卧母床下以
身當之 出蕭廣濟孝子傳
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父種芋時歿年年此時嗚咽
終身如是
李密字令伯揵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
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
奉使聘吳吳主與群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
兄矣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晋武帝
泰始徵爲太子洗馬密以事劉之日短上表陳情
武帝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賜婢以養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三年如一
日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者經
旬殷怪而問之母言其故殷時九歲乃於澤中慟
哭號天求菫聲不絕者半日於時忽若有人云止

止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時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歲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孝聲與才望並著志存終養屢徵不赴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知其才識超世妻之以女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於滅性時柩在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泣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於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後累官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 孝若長盛可謂純矣而天之所以報之者亦奇矣七歲而知痛父九歲而能養祖志存終養屢徵不應何其純也非時之堇七年之粟越舍之火非至性動天何以得此晉固多孝當以長盛為第一

南趙郡公叡生三旬而孤養於宮中至四歲始識生母見之跪拜抱頸大哭神武謂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子無及者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母亡殯絕三日水漿不入口長持齋戒杖而後起長除都督大為民兵所安有乏水處禱而得泉州人至今號曰趙郡王井及遇害大霧三日

夏侯榮沛國譙人幼慧七歲能文經目成誦漢中之敗榮十三歲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可逃死乃奮劍而戰死焉 死父為孝死君為忠十三歲嬰兒欲出千古名節足傳矣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李謐十歲喪父哀毀動人事兄極恭十三歲通詩書歷數鄉以神童稱之魏文徵著作郎不就賜號貞靜處士

張景胤六歲喪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屐䡊逐發都晝夜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

于敷少失母年十歲求母遺物得一畫扇乃緘篋之每至感思輒開篋流涕泣讀書工文詞仕齊參軍 思母不見得所遺便面以當面想其當日悲思開篋流涕之情為之潸然出涕而不自禁也

南北

賈逵廣川都亭人父為符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逵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後事魏

道武拜尚書右丞叅預國政

張白澤沮陽人年十一歲遭母憂以孝聞

剡縣有小兒年八歲齊建武二年抱母屍而死失其姓名家族吁小兒何知以身殉母眞情慟絶白不知其至此極也可以観至性矣

韓懷明上黨人客居荆州十歲時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凍甚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即差無〻自苦未曉而母疼鄉人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毀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家貧事母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

朝夕不離側母年九十終懷明水漿不入口者一旬號哭不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武帝天監中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滕曇恭南昌人五歲能孝母楊患熱思瓜非時曇恭歷訪不得銜悲且行遇一僧問其故曰我有一瓜相遺持歸奉母衆皆驚異及親没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悲慟嘔血絶而復甦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太守王僧虔引爲功曹不就梁天監初表異之時號滕曾子

劉敬宣字萬壽八歲喪母悲泣不自勝或語其父牢之曰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仕宋至右將軍遇害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喪父哭踊過禮及長事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梁武帝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

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悔恨欲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毋權厝去家數里哀至輒往哭不避雨雪毎仰天哀慟飛鳥翔集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於墓側自以年久食麥屑不噉塩酢坐卧於簞薦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帝聞之遣中書慰勉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

范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范冉之後也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

不敢毀傷是以喩也家人以其年幼而皆異之長
而潔行廉約韓康伯遺術百端不受見世說
隋梁彥光字修芝烏氏人七歲時父遇篤疾藥用紫
石英徧求不得彥光憂悴忽于園中見一物不識
懷而持歸即紫石英人以爲神助云周武帝時累
遷小馭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令起視事
帝見其毀嗟嘆久之頻蒙慰諭
唐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踰制問其
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惟揚名顯親耳乃刻志

讀書舉孝廉官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尊生父
之訓以報死母之恩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希古其庶幾乎父亡數殞
絕繼母曰而不勝喪可謂孝乎敬臣乃強進饘粥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喪母哀毀過制博士劉思
軌授以詩禮隋末兵起諸儒廢學唐典士衡復講
教鄉里太子承乾迎致謁太宗擢崇賢館學士太
子嘗問事佛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如君仁臣忠
父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從作爲佛事貧不
能辦終日悲泣僧護時纔五歲謂其母曰何不將
兒易錢母乃哽咽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二貫
爲之僧護隨客去蜀後三十年養父母俱亡每念
生母痛絕者屢乃還江陵尋母得見以母因憶已
喪明中甚傷愴遂齋戒精顙叩禱天地清晨爲舐
母目遂明人以爲孝感 五歲而其自鬻三十而能復歸母子相見盲者以復
亦正
亦奇
王力翼并州人早孤哀毀時號孝童

殷鈞長平人九歲以孝聞
范岫考城人少孤以孝聞
段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
號孝童朱泚之難執笏擊泚而死
韓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韋思謙字仁約陽武人八歲喪母以孝聞舉進士爲
御史歷官鼎政大夫振肅紀綱朝廷重之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雙親並亡貧窮居喪又值歲
荒或勸其分張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自正

許以相全豕刺史李復給資備贈之署其門孝女

童子

宋毛安輿嘉州洪雅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營墳廬居三年益州守張公遺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有至性父文捉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宋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錢文卿樂清人年方數歲執父喪如成人時三舍法

行文卿方冠領郡學正諸生肅然欽之奉母居白石山闔族同居三十餘年無間言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宋徽宗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入寇父忠戰歿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爲弓箭手拒夏人高宗建炎以來與金人戰積官至環慶路經畧安撫使時母留敵境遣人省視母唯勉以忠義政奉命唯謹和議成始迎歸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爲感義夫人母卒持喪盡禮起復將兵拒金人奮不顧身功効顯著官至大尉

汪聤字處微績溪人九歲喪父哀慕如成人事祖母及母以孝聞素諳經史郡守欲見以編氓辭

處州周智六歲喪父廬墓有紫芝之祥

趙文澤六歲喪父廬墓有群烏銜花白鶴來巢之異

楊宿老麗水人七歲喪父廬墓三年烏鵲來巢木生連理紹興中事聞詔賜粟帛錄付國史六歲七歲之兒何以能廬墓也豈其墓於數年之後乎但幼失怙恃稍長而廬亦可以觀孝矣

國朝陳福山陰人年十歲侍母葉病衣不解帶每夜祈禱于後庭刲股以療母股刲而母已死鄉人哀之目爲孝童郡人楊維禎爲作孝童詩

吳郡張建幼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生時舊物星漏沾濕出縣驪之女子一見伏床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但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云腸已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悼此宜入女孝卷中同三歲之孩斷腸尤異故入幼童孝紀以志天性之真至也因憶予殤兒淳哥三歲時避寇外家歸觸物之服未除入門徬徨而號家人爲之悲

偶七歲時予客游於外思念不置一日治能而拜其母怖之答曰見一老叟龐爲父故拜望叟然梁公事而拜則尤甚矣八歲病症瀕危念父不輟自撫其胸三撫母之胸三遂下余歸憐之追字孝章因三歲之女感念于兒且拜叟事足附先哲并記于此

論曰孟子曰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知能之良可以作聖況爲子乎然大孝終身而慕又何取於童也彼其物竇未開性眞自篤一飲一食一嚬一笑無非父母如居恆而溫凊惟謹其旨不敬先嘗親病則衣不解帶視其顏色飲食以爲憂喜甚有精神所感而得非時非地之産如堇如瓜如紫芝英者又有聞空中言者親歿則哀毀如成人悲感行路廬墓而有紫芝白兎之異如趙徇申屠蟠汝郁黃香諸孝子斯豈當以孩提目之哉至如剡縣八歲小兒抱母尸以同歿吳郡三歲幼女見遺物而斷腸僧護五歲願鬻身以修齋景徹于敷珍遺扇以寄思斯尤足徵至孝懷抱中人有此眞摯可以長大而不如乎

贊曰

孩提之孝率性惟眞溫凊罔倦忘口薦新病躬致虔天語諄諄瓜堇粟石感應明神臨喪哀毀悲動鄉隣斷腸莫續抱尸以殉泣指緘扇勵志鬻身窺孤廬墓瑞應繽紛童而能孝何況成人

孝紀卷十五終

女孝紀第十六

女子亦人子也雖闈閤之流孰非離裏有血氣則有心知有心知則有親愛無問男女矣漢以來如緹縈曹娥藉藉人口迄今代不乏人是名則巾幗而行實冠冕斯亦子道之一覲也輯女孝紀

戰國 齊北宮之女嬰兒子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趙威后對齊使與鍾離子業陽子並問稱其[illegible]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二士

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其見重當時如此

齊傷槐女名婧傷槐衍之女子景公有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令其下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公將誅之婧懼乃造於晏子而愬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偶以不勝麴蘗醉犯公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公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苗禾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婧之父孤妾之身傷法害義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槐而賤人可乎晏子惕然明日言於公即命弛前禁而出犯槐之囚

趙津女娟者河津吏之女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比至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問之對曰津吏息女妾父以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變禱而受釐不勝盃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願以鄙軀易父之死且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其死之不知

罪也請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而不誅娟乃代父持楫而渡中流發河激之歌辭曰升彼河兮瀾洄瀠水揚波兮杳冥冥禱其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無疑簡子大悅因聘為夫人

趙娥酒泉人父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防備懈弛娥傷父讐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

報請受戮縣長尹嘉欲弛法縱之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名分詰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會赦得免州郡數賞刊石表閭郎麗涓之母也

漢孝女緹縈父太倉令淳于意郎倉公也意有罪當刑傳之長安五女隨而泣意怒駡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緹縈傷父之言乃隨赴闕上書云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罪當死妾聞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再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

繇也妾願没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自新疏上帝憫其意詔除肉刑父遂得免時漢文帝十三年也班固詩云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泣晝夜不絶聲旬有七日投衣于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沉衣流至一處而沉遂隨衣而没經五日負父屍出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邯鄲淳撰文文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沉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祭之誄曰伊爲孝女曄曄之姿偏其返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何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絶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剋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嗚呼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

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銘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凋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昆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諳手摸其文而讀之因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又云三百年後碑塚當墮不墮逢王臣

叔先雄者犍爲叔先泥和之女也漢永建初泥和乘船墮湍水而溺尸喪不得雄感念號泣常有自沉之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數爲訣別之詞言欲赴水求父家人每防閑之經百日後稍懈雄乘小船於父溺處慟哭遂自投

大孫雄[illegible]其父[illegible]雄來告曰却後六日當與父尸
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
為雄立碑圖其像焉一統志作元氏名紹父名同事亦同原孝行事實作漢永建查向在曹娥漢安之上而傳云比之曹娥改其里為上虞必年代之訛也

李文姬漢太尉固之女遭梁冀之禍文姬知禍且不
測乃與二兄謀托其幼弟㷳於王成成固之門人
也文姬謂之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公
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因亡命徐州傭
[illegible]與處私相往來比冀誅㷳得生還補官追行喪
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復戒㷳曰吾家血食將絕
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
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
閉口而已㷳謹從其誨固之有後皆女力也

孔北海女幾七歲北海被收於執號戲女謂兄曰若
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烏呼
可謂有子矣破巢之下知無完卵已有其明見北海
父母實為至願復有其女見父是子難兄難弟一
時難首
悲夫

姚女勝河東人少喪父無兄弟其母憐而守養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聞人言其父輒涕泣鄰里異之母
死女勝年十五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
勝哀遂死魏太守崔遊請為營墓立碑

李氏趙郡李叔徹女也歸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亡
號慟幾絕者數日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
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母遣歸夫家飲食日損涕
泣不絕日就羸篤夫家慰諭不解因命歸寧復如
故如是者八九焉後夫卒李追亡撫孤事姑以孝
謹著姑崔卒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甦水漿
不入口者六日姑送奔喪自范陽至洛陽八旬方
至攀櫬號慟遂爾頓絕後魏追號貞孝女宗表李
盧二門以惇風俗

緱玉陳留人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外黃令欲論殺
玉時申屠蟠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況
在清聽而可不加哀矜乎令善其言乃為讞得減
死論

孟叔上虞人中郎將賀之女年十七當嫁適聘禮至

爲盜所劫祖父操刃對敵見害淑哀慟毀形嘆曰微淑禍何從生以身害祖雖活何顏自縊而死

晉荀小女名灌潁川人父崧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夜突出襄城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遂改圍

六朝王氏女永興概中里人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屍一叫眼皆出血妹小娥舐其血左目即開人稱爲孝感

南朝宋氏名叔褘蘭陵人蕭矯妻性至孝居父喪輒哭嘔血母嘗有疾叔褘久所禱忽見一人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蔣氏當塗人年十三隨母採薪母爲虎攫去女從後持刀跳虎背抱虎項刺殺之收屍歸

唐饒娥樂平人字瑣真生小家頗自修整父勣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賻之具禮葬其父及娥又爲立廟後柳宗元爲立碑云饒娥

後一人

程烈女德興人肅宗時女之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後以計脫告於刺史顏真卿捕獲磔於市女剖其肝心以祭其父兄宋縣丞程迥取春秋復仇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

衛孝女夏縣人字無忌年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常懷復仇之志其從父延客長則在坐遂

以磚擊死之詣吏請就刑太祖特免其罪賜之田宅以禮嫁之

陳氏三女會稽人無兄弟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而昏父篤癃母又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采菱蓴更日至市貨賣以資養未嘗虧怠鄉人高其義多欲娶之長女自傷煢獨誓不適人祖父母及父相繼殁三女躬爲營埜築庵居墓側

李妙法博野人安祿山亂從他州聞父亡欲問道奔

褒一子不忍去乳哺八年
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女移父母遠
住苧舍晝樵夜績以供養及父母卒負土成墳感
山人授符術爲人療疾多驗家已起鄉人多欲娶
之女以無兄弟守墓不嫁後爲劫盜所殺虜輩利吾財忍
殺孝女大堪痛恨大氏女子盧君宜早立嗣不然
既無所依家復亮足是誨盜也但甘死於賊不顧
嫁人依戀父母墳墓閭閻
不畏死若屠氏眞孝子矣
張氏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親有微疾能察顏色不
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稍長恭順彌甚適于

斂直敬事舅姑克盡婦道而尤孝於所生初父有
疾即號踊自傷不能食比聞凶訃號泣一慟而絶
既葬有慈烏數百鳴墓上日凡三至月餘始去高
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編錄之
蕭氏撫州長史蕭歷女父母俱卒于官女年十六與
妹皆毀貌載二喪歸貧不能給次宣州戰馬山舟
人委柩去女結廬水濱與婢穿壙而葬朝夕臨哭
有烏兎菌芝之祥喪滿不釋衰人高其行或請婚
女曰有能爲我致二柩[illegible]之高安尉楊
含爲載二喪歸葬[illegible]遂之
王氏楊紹宗妻華州華陰人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爲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亡
王氏收所生母及繼母屍柩幷立父像招魂遷葬
廬於墓側有紫芝生於廬下又有白鹿常馴擾近
墓高宗永徽中下詔表其門閭賜物三十段粟五
十石
楊香順陽南鄉縣人楊豐女隨父田間穫粟豐爲虎
所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搤虎頸豐因獲免[illegible]

守平昌孟肇之賜資穀旌其門閭焉
王孝女徐州人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
邊並戰死孝女時年十七郍食跣足繦裹抵涇州
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栢剪髮壞容廬墓所
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章氏二女歙縣人章頂之女也母程氏登山採桑爲
虎所攫二女號呼搏虎虎遂棄去母得免刺史劉
贊嘉之蠲其戶役改居合陽鄉爲孝女鄉
隋王孝女名舜趙人父子春被從兄長忻夫妻所害

[illegible]女甫七歲與二姊[illegible]
思義甚篤陰有復仇之心及笄不肯適人嘗謂二
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仇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
生爲乃與二妹中夜持刀入長忻家殺其夫婦以
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誅首州縣不能決
文帝聞而原之
宋孟道淨會稽人許字章璘未歸而璘亡道淨誓不
再字適兄嫂相繼歿道淨獨事父母無缺撫兄二
子皆成立 孝節且慈道淨兼之

詹氏女蕪湖人宋高宗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
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
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陋願相
贖父兄命不然且併命無益也賊然之釋父兄縛
女揮手使亟去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
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死得好
銀瓶烈女岳武穆女也母夢呑月而生甫能言武穆
從陣歸女牽衣膝下問曰胡不即斬一賊首也識
者異之武穆被執女痛父冤求自盡或止之女哭
應聲曰吾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屬女郎
報復無地即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曹江之女
娥父爲臣死忠我爲子死孝同歸九原足矣汝等
會當見賊檜之尸粉也言畢負銀瓶投于宅之東
南井中後按察使梁公作亭覆之榜曰孝娥井蜀
劉瑞銘曰天柱軃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吽父寃
寃莫雪赴井抱瓶井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
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宋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會婚

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
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
府路刑獄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
遂命石泉軍勘治楊言與女同寢實無他遂逮其
女拷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母子于其內旁列熾
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甦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
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
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潔聞余何受此汙
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訴寃于天言

終而絶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大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忠寧疑獄有寃夕虔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依隨前驚悟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者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無所逃矣願就死問之云其遊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得白時女死纔數日矣獄上郡榜其所居曰孝感坊

呂良子呂仲洙之女也晉江人父得疾瀕死良子焚

香祝天請以身代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煒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却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郡守眞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鄭孝女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無他兄弟鄭剪髪毀服護喪還鄉與母合葬手樹松栢成林詔旌其閭

孟氏延安人父戍永樂城夏人攻圍城陷父死女呼號徒歩亟往潛入城中獲其父屍大慟而卒夏人憐之並其父瘞焉

崔氏女濟南禹城縣孝義村崔志女天性甚孝政和中母病久冬月忽思魚女慨然慕王祥事焚香告天往河中卧氷十餘日得魚三尾鱗鬣俱鮮母食之即愈人問之曰以身試氷殊不覺寒也

朱娥上虞朱回女幼孤鞠于祖母治平三年祖母詬其族朱顏顏怒手刃刺焉娥方十歲驟挽其衣知力不勝仆卧而刺之祖母賴以脱顏累揮刃而手不釋遂斷其吭而死詔賜粟帛郷人異之爲立祠

熙寧閒配祀曹娥

異吳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共斷髪誓終身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皆以壽終後人爲之立祠

童八娜鄞縣通遠郷人虎啣其大母女手曳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啣女以去宋時郡守林栗以聞于朝立祠祀之

盧氏女永嘉人居廬與母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跨虎而

行里人建祠于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謝小娥父自廣州部金銀綱携家入京舟過蕭灘遇盜全家被害小娥落水不死附漁舟而出行乞于市後爲鹽商李家傭奴見其酒器皆父物始悟其盜乃置刀藏之李生日會酒舉家皆醉小娥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爲尼建昆寺使居之

劉氏二女南海人母病一女刲股一女割肝以救之鄉閭感慟宋經畧使龔茂良上其事詔旌表其門給粟帛

李智貞浦城人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父常許爲鄭全妻邵武豪陳良强納釆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泰定間全病没智貞哭泣不食數日死

馮孝女錢塘人少孤母子相依及長未嫁以養母母病篤思肉因割股爲糜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旣葬結草廬墓逐日焚香蔬食刺臂血寫佛經仍捨宅爲寺以薦母長慶三年詔賜寺額曰

卜六

夏孝女少字阿九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踣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隣人懼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叫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數十步虎棄其父而噉之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卻不免胥脊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

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金聶舜英五臺聶天驥女天驥至寧初進士官治中尋行尚書六部事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崔立之變天驥被創甚女求醫藥不效死女葬之明日舜英亦自縊死

元張正蒙二女至正中正蒙夫妻縊以殉國時長女池奴年十七曰父母旣死吾何獨生投崖而死次

女怒奴晝匿山中夜守尸旁詐餓死趙經歷率曾
瘞之
張氏女盧江人嫁爲高原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
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以狀聞褒美之
袁氏女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
卧於床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隣婦强
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捨母去乎遂入室抱
母共焚而死
馮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
妙真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後母

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武管娶太原人年十七未嫁至正間避兵山洞其父
被執女奔至父所謂兵勿殺吾父請以身代衆乃
釋其父父已逃去又言我有金帛瘞井邊衆掘得
之方爭取女即投井死不惟以身代父當埋金旁已預爲死所矣
秦氏二女宜陽人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
鑿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絶妹刲股肉置
粥中父小啜即甦事聞褒表之

王氏女建德人至大間其父山耘舍旁遇豹所噬女
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遺鋤擊
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全貞女鄞縣人名汝安父母多疾汝安侍養惟謹及
笄里中大家爭求聘汝安自謂父母老且病雖有
兄弟驅役門戶事朝夕之養柰何自是絶葷茹夜
則焚香禱天祈親壽後父母俱八十餘而歿汝安
居喪六年遂不嫁鄉人以孝稱前太史危素爲之
贊

明胡貞姑大理少卿潤女潤建文死節女没入功臣
家後同郡仕者見而携歸念父以忠遇害遂終身
不嫁少卿之門忠孝備矣女貞尤難君子稱之
徐氏浦城人名彩鸞李文昇妻畧通經史元末青田
賊寇浦城彩鸞同父嗣源逃山谷賊欲害嗣源彩
鸞前曰寧殺我賊捨其父彩鸞語父曰兒義不受
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彩鸞至桂林橋題詩壁
間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柯三娘龍溪柯乾恭季女乾恭無嗣生三女長次俱

遣人三娘性至孝將及笄父爲擇壻三娘辭曰父
母老身遣人誰可供菽水者請終侍養勿復言配
矣父母憐其志訴里中人入贅三娘力辭至咬指
出血截髮垢面父母懼乃弗敢强及二親歿哀毀
盡禮哀經未嘗去身服除年未滿四十諸母謂曰
而今者可以遣人矣三娘泣曰若欲嫁當早許人
乃進父母歿而字耶吾成吾志而已不知其乞年
七十九鬢髮無變卒之夕有黑雲繞室久之漸散
郡守盧璧採其事上撫院龐尚鵬移檄有司建坊

旌之
康孝女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贅女勸
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捨之乳其弟曰
吾父老矣女可再得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
輙嘗糞甜苦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袁妙善父沒產豐僅一幼孤宗黨利其貲者甚衆妙
善方待年未字奮然願撫其弟誓不適人且稍散
其貲以安宗黨（此一着便有立孤規模）及弟娶婦未幾夫妻
俱亡妙善益勵初志而利其貲者復籍籍妙善乃

立後以定之以同宗者昭穆非倫乃子其甥邦傑
家業無恙邦傑生二子次晟天順進士官御史（以甥爲嗣非禮也但又勝於抱養他姓妙善不嫁以撫父孤弟死立嗣孝而知禮矣）
陳細秀金谿人父瑄遘危疾女年十四禱天求代或
傳軍山懸崖千仞凡有疾舍身崖下則愈女偕祖
往旣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援下至深谷聞
有聲曰我在此視之肢體如故惟額稍傷歸而父
病愈
浣沙女永嘉居鴈川家貧踰笄不嫁事母孝常紡績

爲養人每見其夜浣紗而旦成布日豐甘旨未嘗
或啇母卒葬畢抱石投水中里人憐之爲立祠
丁氏女永嘉人居象浦性至孝及笄不嫁日紡績夜
釣魚以給母衣食一夕遇暴風甚雨溪漲溺死鄉
人立祠浦旁以旌其孝
論曰倉公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悲夫意之言
也孰知有百男兒不如一女子者乎緹縈詣闕上書
父因得釋肉刑亦除百姓賴之豈不偉哉曹娥先雄
痛父溺死投江抱尸以出又何奇也余輯女孝六十

餘人不嫁而事親者若而人死以殉以代以毀者若而人復仇者若而人搏虎者若而人又如撫孤立後割股廬墓往往有之是何女孝之多也大抵遭家多難孝行乃彰女以孝稱非家之福余獨嘉漢李文姬逆知父變先匿其弟卒存父祀有嬰抒風晉荀小女年方十三出城乞師以解父圍有包胥風至讀文[illegible]幼女臨刑之言及觀銀瓶井則又愴然悲矣若夫傷趙河津二女慷慨陳詞先緹縈以救父又豈當於巾幗中求之哉

賛曰

女子善柔乃有奇行雖遭多難實関至性投河覓親叩閽感聖父子相依謝絕字聘存孤立後機先操定無父何怙身殉以正視死如歸鴻毛等命報仇似俠引領若[illegible]女而能孝休風可咏

孝紀卷十六終

孝紀

拾遺

耳目難周書籍亦備雖復旁搜求終多遺漏日寓永康聞武義有王孝子[illegible]販[illegible]而死求之不得其名因借婺志閱之[illegible]子一統志中及通志所不載者一十餘人則天下之不盡載者豈一婺州而不知名者又豈一王孝子哉因作拾遺紀以俟增入且以志吾紀之踈畧也

戰國

聶政[illegible]時人嚴仲子欲報韓傀之仇以百金爲

政母壽政辭曰政有老母此身未敢以許人也

[illegible]于御覽琴類載聶政父爲韓王治劔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劔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妻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耶乃爲泣乎即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報讐而爲妻所知父讐當何時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后入韓國人莫知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乃左手持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illegible]及母即自犁面皮斷其形體[illegible]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千金[illegible]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人曰此[illegible]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

哉乃撫尸而哭絕行脈而死此與戰國策史記
大抵刺謬當有所本并錄之以俟博古者考焉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
母終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
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
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
升毀瘠骨立殆於滅性潞沖若憂飲酒食肉雖骨支床竹林高士不拘禮節真摯之性自不可及

潘岳字安仁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
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

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
以俟伏臘之費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
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
家園席長筵列子孫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
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
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
足起舞抗首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白華無詞閒居有韻

唐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以孝行稱天下表其門閭
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役唐書孝友傳總敘而不
立傳事實無傳

賈南金字國寶金華人性至孝家貧傭書以奉菽水
端平三年登進士第仕至饒州通判二親繼歿晝
夜哀號遂以喪明旋遘疾卒

宋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性至孝母喪廢櫛沐鹽酪不
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爲之墮淚負
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含辭請於
郡邑刺史遣從者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
常不願賞隣里强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

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
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石子定字安叔義烏人端敏純孝繼母朱性嚴毅子
定奉養不倦無慍色閱三十年未屬纊之前謂之
曰汝善事我汝子孫世世皆如汝我之願也里人
多稱其孝至元四年卒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于墓栢
人稱曰周孝子

呂棠正父龜圖好內寵出妻劉氏棠正既登第携母

以歸父雖納之同堂異室而居買直孺母亦爲父
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請奉出母以歸二公皆
廷試第一爲出母之榮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
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韓皋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去
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
乃徐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乃後
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

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爲純孫
王逢原字深甫有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
爾爲吏曼焉遐路噭噭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知
鬱其誰訴惟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與愁思側睇江
濱憶爲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熟迭進其珍時則
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包黃膚
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受彩乎微核木瓜
鏤丹而成質青乳之梨赬壺之橘蜂蛹淹蹉柤櫨
漬蜜膳羞則有鳿鷁野鳫澤鳧鳴鶬淸江之膏蟹

寒水之鮮鱗肎以紫薑切以芟首鱠浮黃菊俎薦
胥韭坐谿山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梆僮僕不譁圖
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懽言以對友信吾親之
行樂安閭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
淵明之褊心恥折腰於五斗（思歸之賦不減閑居 根心之諄定非飾說）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少負志節學于林大中而友陳
亮呂祖謙以出粟賑饑受知朱熹薦補文學淳熙
中舉上禮部會父兄爲怨家誣搆逮獄皓叩閽上
書理其冤願納所得官以贖罪且言無使聖世男

子不及漢緹縈一女子爲殁身恨下議執政白無
例孝宗曰此義事安用例耶是父兄與連坐五十
餘人皆得釋父母連歿茹素三年廬墓終制弟源
字子中性亦孝友執親喪哀毀踰禮苫塊三年嘗
置義倉義塚別爲小廩收恤閭里棄兒病革時兄
游江陵仰天大號曰不及見兄一訣目不瞑矣郡
邑以孝弟聞贈官旌閭
皇明
宗祉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
廬墓三年母陳目雙瞽祉舐且出郭汲溪流爲母

原缺第六葉

七年母歿哀痛幾死既葬廬墓六年人皆稱其克

盡子道云有司延爲鄉飲大賓扁其門曰孝行

王晁字公亮蘭谿人居貧養親誠至母卒廬墓三年

知縣張立嘗雪夜往察之果見嗚咽偃卧大加嘆

賞給俸助之聲稱大著太守劉瓛大書孝行之門

旌之仍復其家丁役

龔曇字汝霖義烏人性至孝年十七父演病躬侍湯

藥衣不解帶比卒哀毀殯葬如禮事母尤謹幾四

十年母卒廬墓苫塊饘粥奠獻悲號三年如一日

有司以孝聞詔旌表其門賜八品官復其役見祀

享于永慕廟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卒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

克盡孝道母患瘋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葷

酒每夜叩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勿懈忽一夕夢

老人示以方如方劑藥母服遂愈鄉人歎異之恒

持齋保母其孝敬老而彌篤正德間朝廷旌其孝

節後十年知縣張沐核其孝行具奏未報而文敏

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太和弟文厚子也太和無子立

爲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

治輙刺膚血以和藥既歿痛悼終身母病凡三爇

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姊極盡恩意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孝父早喪母與兄核苒

二十年成癱忽潰壽祖吮出其毒而愈祖齊賢年

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母後亡哀毀骨

立貧不外慕授徒爲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年召

歷事戶曹除光化知縣

朱助字士貞浦江人天性孝友母卒廬墓孝感三異

家燬回祿而師萊堂扁出煨燼若新一也盆栢蒼

枝黃鳥卵育馴而不驚二也家有母犬病瘡其兒

啣食食之三也兄士安謫戍㴱陽具其衣錢供給

無出粟貸貧不收其息里中有黃曰富償乙者輙

代償善行亦多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少時父良爲族王俊毆死悲

慟莫勝志切報仇屈於祖母及族長老姑聽仇出

産自贖然終不食仇遺歲所得利輙封貯之比爲

庠生愈以父仇未報爲恨又念赤有十二弟尚幼故忍死以圖嘗盡父像已側刀侍私鑄一斧鎖報仇字常以自隨復恐仇覺陽與之善仇亦以爲忘往事喜與周旋杯酒交歡日漸以冷灰婦生子語母妻曰吾有後死無憾矣一日伺仇醉歸要之途砍死割其首告父自赴縣請死并出原貯晰息及計償往時酒食費各爲封識送縣縣旃其孝但以事久無證須簡屍爲驗世名念父死於仇復遭兆毀痛裂五內以額觸地死不願簡令憐爲文生祭之遂不食死去父死時已六載矣遠近聞而悲之撫按請立特祀後三年妻俞氏死以殉朝廷兩旌焉余友人永康徐常徐士雲爲余道之甚悉近得原傳纂正并錄萬曆初間事也

趙仁湖州人性孝家貧傭作養母身傭富室食遇魚肉佳品輒不忍食懷歸奉母後主人詢知別設一分以遺其母仁乃食冬夜念母足寒爲之抱足而寢歲以爲常母九十歲卒哀慟幾毀念母生時欲到雲棲普陀諸大剎不遂因刻木像背之以游每宿飯店令設二人饌一以供母雖不食亦理其値主人辭對曰神已享之豈虛設耶鄉里稱孝

陳洪賜義烏人事母至孝母毛病篤晝夜侍藥不敢少離焚香祝天願減已年以益母壽刲股爲湯母食旋愈洪賜心切救母形槁骨枯七日不食死鄉閭以聞郡邑旌之

鄭仲夔字胄師上饒人學博行醇時流稱之幼失父伯兄教之成立夔事之如父兄歿哀慟幾毀雖出繼仲父而事生母尤加孝謹煦煦侍側色笑與偕出入必告即深夜外歸亦必省母乃退或母已寢拱立母榻以俟其醒母病侍藥寢食俱廢母卒夔以爲人後不得終喪爲恨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負土營葬廬于墓側風雨晦冥繞墓環泣茹素三年不入幃內自作紀哀詩十章讀者無不愴然紀中孝子不錄近人或據行編采其一二信州彭從龍笑謂未聞曾閔之孝至身後而始彰也因以胄師孝行見示敬爲編入

韓循仁進之贈田德廬墓詩開道花溪田孝子結廬依墓致身哀可憐蓋草孫先殞勝買新松手自栽寒逕霜消傷見筍夜臺雲黑恐聞雷昊天罔極恩

難報巨碣鐫銘示後來[田德孝行不可考但韓處士進之與宋濂交濂重其品則贈孝子詩必非虛譽田德之行已得其槩矣]

漢陳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若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

夫夫且行屬妾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汝年少早寡也孝婦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帝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

孝婦譚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姑以孝聞年餘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譚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織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齊道紀背成實造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

與登地菩薩等也衣著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梁法雲陽羨人七歲出家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旻法師謂曰聖人制禮毀不滅性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侍奉顏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饘粥

隋智聚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説不休法輪常轉

敬脫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清直聞其聽學也常荷擔母置一頭經籍搭箄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以奉之

唐慧斌兖州人父朗在朝年迫期頤愛敬無貖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殷憂慕景見于無期百年幾日對茲長悲之句

鑒宗湖州長興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之紿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詣鹽官悟空禪師隨衆參請頓徹心源

陳尊宿諱道明睦州人初遊方契旨於黃蘗常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後周道丕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岩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歿骨暴霜露詎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咒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即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聞有髑髏從聚骨躍出搖曳良久不輟踊抱持賫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釋道

丕已見孝親紀近閱緇門崇行錄紀載甚詳不妨重見

明鶖湖僧廣心上饒人事母至孝始居白雲岩去家三十里許廣心每日一省母雨晴無間比死葬結廬于側三年春修祭奠不輟遇忌日跪向大衆求爲懺悔一日偶忘次日長泣不已負荆跽佛前求徒衆杖已不孝不從稽首流血乃鑄銅鐘紀過于上懸禪堂令大衆六時擊以警不孝云時已七十臘矣居恒談及父母輒潸焉出涕爲鶖湖名僧遠近稱爲養庵大師余社友朱公湛嘗以未入僧孝錄爲欠事蓋亦尊公喬南先生補西江詩派意也因于緇門訪之僅得數人云

洪邦基字慶之嘉興人性至孝丁內外艱哀毀骨立父鶚洲隆慶進士知陳州陳人祀之慶之年二十一走信陽乞銘過陳州哭於祠州人聚觀嘆稱孝

子又以父未祀鄉賢爲恨比疾篤鄉賢之檄始下
喜動于色已復對客悲慟哭天泰作傳盛稱其孝

何琦宣城人事母孝母喪柩停在殯隣火烟焰已及
家乏僮僕計無得脫徒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
火息堂室一間獨存

佘五化字周生應天府揚衛冑裔戊辰武雋第五人
性至孝兒時月夜設北斗位祈延親壽雖近於戲
可以觀志矣父猝卒周生時亦在病中力疾侍訣
慟絶復甦母劉氏病耳醫藥不效臨絶諸子相顧

無策周生密祝天刲股肉方下母遽驚起其兄見
黑面人叱曰而弟刲股爾猶寢耶淪羹奉母耳中
出筋蔬數寸而愈醫者不識其爲何症後越一紀
母歿周生在都門聞訃哀毁幾於滅性座師陳明
卿力爲勸慰初以母老無意就試迫於母命乃屬
長男明遠代爲奉養明遠至性似父又以父命事
祖母[illegible][illegible]誠篤以不勝瘁先祖母卒人咸謂周生
有子矣又聞周生之父前戊辰武雋之官三月卽
告歸養三十年絶無宦情則佘氏之孝蓋三世云

孝紀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保禎撰保禎字端卿漳浦人是書以孝行事
實區爲十六類一曰帝王二曰聖門三曰純孝四
曰世孝五曰祿養六曰苦行七曰神助八曰通神
九曰尋親十曰格暴十一曰復仇十二曰死孝十
三曰承慕十四曰瑞應十五曰童孝十六曰女孝

潤州先賢錄六卷

〔明〕姚堂　劉文徽輯

民國二十二年國學圖書館陶風樓影印明天順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潤州先賢錄六卷》提要

鎮江府先賢録序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守范文正公仲淹秘閣修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三賢蘇州太守四明姚君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

鎮江古之潤州實東南巨鎮人物豈止此乎退而考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洪先生興祖凡二十人白於巡撫都御史劉公建祠於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允爲而郡志事實不詳復

與同寅通守湘陰劉君文徵考撫傳記訪於故老於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名曰先賢事實欲鋟梓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其用心也至矣迮書來南京因秋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

二

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焦先宋劉公宰第二卷曰忠節則唐桓公彥範宋宗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三卷曰相業則宋蘇公頌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

宋洪公擬王公遂第五卷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曼卿邵公亢第六卷曰文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唐馬公懷素許公渾宗焦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范文正公事實不錄者非

三

郡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及名公碑記弔祭之文皆載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之氣以成形均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氣以寓理理以主氣苟專乎氣則其人必

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氣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有偏失故發而為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照於當時炳然垂諸後世足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也然非都憲劉公則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貳則事實又豈得而詳乎惟茲先賢事實板行於世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法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

四

君子之於平時養其氣明其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仁義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辟除奸宗公之以死殉國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尤人之所難也今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知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為郡而急於此其知所先務有志於先賢者歟因序以歸之吉水廖莊

五

潤州先賢事實錄序

潤之古先賢栝脩身制行濟時行道隨所寓而各盡其誠遵聖法而不失其正故道德功行有大過於人惜其事實雖出傳記不萃於一學者罕能周知四明姚公堂來為郡守嘗曰吾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鎮江古潤州大郡也長山環其南大江繞其北鍾此江山之秀豈無人乎因閱郡誌始知有吳延陵季子而下擅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者二十人遂歎之曰何其盛哉地靈人傑信不誣也乃謀於同寅諸公曰當共捐俸貿材建祠以祀之復採諸傳記訪其子姓錄其事實圖其肖貌壽梓以傳期後學之士覩諸賢之事實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噫牧民之方誠得其要領矣書成屬予序之予惟予朱子欲開示後人進學之門庭先後次序乃蒐輯先賢嘉言善行作為小學之書以訓天下後世

使人有以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叙朋友之交脩身行己之法爲政治人之方誠千萬世做人底樣子也今姚公之是錄也雖不敢方於子朱子小學之書他日朱方家傳人誦使有志之士曰諸賢行道於當時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斯而已矣然則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無補哉

天順六年歲次壬午冬十二月既望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雲陽沈固序

潤州先賢録序

潤為東南名郡山川毓秀人物挺生勳業名節道德文章前後輝映其高風則有若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則桓忠烈公彥範宗忠簡公澤脩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以至魏國蘇公頌文簡張公綱洪文憲公擬王正肅公遂之相業直諫王莊定公存石秘閣公曼卿邵安簡公亢大鴻臚包公咸高陵侯常公昭馬文公懷素許先生渾焦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之德望文學皆表

表偉偉如祥麟威鳳取重當時流芳汗簡足以風勵後人者也郡庠舊有清風大節祠惟陳公東陸公秀夫二賢得祀餘先正諸公未易軒輊而皆不預非缺典歟政服因謀于同寅貳守張君春通守歐君仕昌劉君文徵節推任君瑋及郡傅蕭崇華各捐俸為經營費禀請于奉

巡撫都憲劉公廼於戟門之右成賢門之南鼎建祠宇列季子而下諸賢位于其中朔望率僚屬以拜瞻于以發揚潛德而激勸後來也然諸賢事實郡誌或

遺或畧邦人罔知復與通守劉君考撫傳記旁釆好事者所得頗悉輙編次成帙名曰潤州先賢録将鋟梓以傳四方且以嘉惠其鄉之人嗟夫人有古今道無古今潤之來者能以先賢為師出而見用于時則於相業於直諫於忠節思無愧於先賢退而隱處于鄉則於高風於德望於文學亦思無愧於先賢斯為善學古人将見清節峻行崇勲美謚媲儷前脩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必有續斯録以同傳不朽者矣庸書以為勸

天順七年歳在癸未正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直隷鎮江府知府四明姚堂識

潤州鄉賢祠記

賢哲之生本乎天猶草木之生本乎春也既曰天道有常豈賢哲之士獨生于古而不生於今草木獨生于舊歲之春而不生於新歲之春耶爾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蓋天具衆理不能言之天生萬物不能裁之特萃純粹精英之氣而生孔子代其言而裁成之此天縱之聖斷不可及也若三千之徒何代無之鎮江古潤州也其地若泰山一撮之土賢哲之生亦彬彬然

其高風足以愧貪得者如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之足以驚鬼神者唐扶陽王桓公彥範在宋則開封府尹宗公澤上舍陳公東左丞相陸公秀夫相業之得其宜者右僕射蘇公頌參知政事張公綱直諫之不避斧鉞者徽猷閣學士洪公擬龍圖閣學士王公遂其他如尚書左丞王公存太子中允石公曼卿資政殿學士邵公亢之德望與夫漢諫議大夫包公咸吳侍中韋

公昭唐常山縣公馬公懷素郢州刺史許公渾宋國子直講焦先生千之敷文閣學士洪先生興祖之文學皆炳炳煌煌輝耀當時光燭萬世日月與之並明江山為之出色然此特書其姓名不能詳其事實

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不得親炙於孔子之門而皆能行乎孔子之道若得孔子各因其材而篤之立於三千之徒之列則從祀者奚止七十二人而已哉予故曰惜其不幸不生於孔子之時此可

見天道生物之有常也夫諸君子之行能若彼之盛去日愈遠晦而不彰雖皓首有不知其為潤之人物也四明姚公堂來為郡守偶閱郡志載諸君子之畧浩然歎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吾寧蔬食

水飲移俸易材建祠以祀之使諸君子道德功行瞻拜之者咸有以感發其善心精神降鍾于祠化生潤之士類俾後之來者皆能如諸君子之道德功行以供

國家之用則吾牧民之任亦庶

幾矣噫偉哉公先守蘇復来守潤是乃諸君子之高風忠節相業直諒德望文學皆足以模範後世無能傳之者天道惜之故黙使之来而表章之豈偶然也然則公寔能扶持名敎者焉祠在郡庠大成殿戟門之右中尸諸君子於木主不以爵之高下惟以時之先後而次序之属予為之記予素不能文者辭不獲特為之識其年月乃天順癸未益春望日也

承德郎工部主事同安鄭霦識

潤州先賢録總目

公遺文
宋左丞相陸公秀夫
像贊 宋史列傳
挽詩 公遺文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頌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參知政事張文簡公綱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直諫卷第四
宋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靜智洪文惠公适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工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實齋王正肅公遂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德望卷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存
像贊 宋史列傳
公遺文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是卿
像贊 事實始末

墓表 尹受卿文
宋資政殿學士贈吏部尚書安簡公亢
像贊 宋史列傳

文學卷第六
漢諫議大夫大鴻臚包公咸
像贊 漢書列傳
吳侍中高陵侯韋公昭
像贊 吳志列傳
題跋
唐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馬文公懷素
像贊 唐書列傳
唐郢州刺史許先生渾
像贊 事實始末
丁卯詩集序 先生遺文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千之
像贊 事實始末
送千之詩
宋贈敷文閣學士洪先生興祖
像贊 宋史列傳
先生遺文

潤州先賢錄總目終

潤州先賢錄 高風卷第一

吳延陵季子

贊

宋蘇軾

泰伯之德 鍾於先生
棄國如遺 委蛻而行
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
古之真人 有化無死

高風

直隸鎮江府知府四明姚堂編輯
通判湘陰劉文徵同編

事實始末

季子名札泰伯十九世孫吳王壽夢之少子長子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諸樊立爲王且死立弟餘祭欲令兄弟傳國以及季子餘祭夷昧卒立季子札乃讓不受退耕於延陵按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

於難初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季子使而反夷昧先卒子僚立諸樊子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終葬延陵土人懷之立廟以祀孔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唐大曆

十四年刺史蕭定修廟有記宋元祐戊辰奉勑賜嘉賢之廟從知潤州尚書郎楊傑之請也慶元中勑封昭德侯制曰朕考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千乘之國而不受凜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爲榮哉令延陵之民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諗于廟其寵嘉之每歲四月十三日有司致祭

廟在丹陽延陵

改修廟宇記

唐潤州刺史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

德之衰而吳與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王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蘯池斯醴䔖草不能匡其非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故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辯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殁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聖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嗟三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墻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德在於生

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像求思定黍列藩條欽崇懿範千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闈壼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旁尊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詞不足須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

唐大曆十四歲己未八月二十七日甲子記

重建延陵嘉賢廟碑

宋中散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節制管軍馬金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袋張縝

始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竊歎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上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已而聞有廟貌在所謂延陵者欲往拜其庭而申奠之抗塵走俗久不獲償所志政和中受命官延陵既至三日謁祠下禮成周覽巨碑屹然魚龍飛動使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在焉然後益知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惟吳在周實處與諸夏遼絕魯成公十五年始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以前遜國聞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嬴博間仲尼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周樂而知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遜伯王韓宣子之徒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禍難之將形其閎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及復命而哭王僚掛劍而弔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詞垂翰墨之妙表諸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其風而仰之是以殷仲堪敘之晉王僧虔述之梁蕭定記于大曆中文華燁刊之豐珉與神筆相煥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之躅謂盛禮加于聖朝遂上其靈感乞旌表以增光來世又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來謁者益莊矣延陵故季子邑至今其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不敢懈而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祀惟是兩暘失時疫癘妖孽或竭誠而前禱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既久隆者撓聳者摧彩色者昧剝

而不可觀瓦腐墉圮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和七年邑之豪欲曰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巧者慮群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卑陋者崇廓之素缺者增築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官廳立壁塗墍矣爲金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無恙向己築結者亦嵬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三年而長廊大門雲延山峙前翔後建丹堊畢施嵬岧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實紹興元年也余既欽季子風猷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爲詩以遺邑人歌焉詩曰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華基乃至德逮于壽夢始大稱王文風武功則昌而康賢哉季子守節弗嗣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侔蓍龜明並日月治亂興亡靡差毫髮痛傺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愈久愈盈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廟褒崇時難而休曰暘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宇高甍巖巖翼翼神深宅之萬古血食

重修十字碑亭記

漫塘劉宰

延陵季子之邑季子遜國之節高天下廟祀爲宜故唐狄梁公盡毀江南祠獨此不廢廡前對峙二亭下覆穹碑新舊各一蓋舊者裂矣而新者代之相傳以爲夫子書書之是否不可知而歷代寶之傳必有自嘉定己卯春宰始與里中湯泳張汝玉并三山鄭寧來致敬同視廡間湮圮赫然而亭獨壞喟然嘆習俗之陋乃因友人遂白府下縣鎮撤像設之不經者凡八十有四乃合衆力爲鎮之士常聯再葺兩亭聯好事勇於義鎮大夫上饒蔣丙文勸相之未幾告成俾識歲月宰嘗觀孟子論邪慝之害曰君子反經而已歐陽子論釋氏亦曰當修其本以勝之然則二亭之葺豈徒以壽斯石而已哉吾黨之士必有能反三隅者

懷延陵季子辭并序

鐵崖楊廉夫

延州來札吾聖人予其禮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斜札不爲季歷而効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顧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適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俱無泰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末卒而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愚以爲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著辯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在乎季子之道者也

惟有吳之開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
荊蠻之來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啓戎[illegible]
去諸姬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叶雍夫何秉之逆德
兮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閎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
周之所以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
衛類比學于周公孔子兮羌不讓夫東鄰過齊晉之大
邦兮嘗貢功與好直為宗卿之岌岌兮憂好善而不擇
辨鍾聲于戚郊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贈兮
蓋蘿然若神交故受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於一髮
苟奸國於不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兮闔
存乎戴吳葉天將啓乎季子兮抑剪喪其曷祗悲上國
之使歸兮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鱄
諸而退以待也爰載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閔乜
王以何在兮歌至德之遺風適閼門以千亍兮感特書
之匪空也矣吾雖以白心兮比徐君之縣劍也

贊　　後漢蔡邕

猗與焦君　常此玄默
衡門之下　栖遲偃息
泌之洋洋　樂以忘食
鶴鳴九皋　音亮帝側
乃徵乃用　將授衮職
昊天不弔　賢人遘慝
不遺一老　屏此四國
如何穹蒼　不詔斯惑
惜哉朝廷　喪斯舊德
悵爾學士　將何法則

事實始末

公名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光所出或言生漢末與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嘗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氣蒸然表面如渥丹按魏書二年焦光菴傳光河東人也一名先字孝然建安末關中亂光獨窟河渚間自作一爪牛廬處其中發謂之隱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光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污其耳目羲皇以来一人而已潤州去城

九里江中有焦山因光得名舊經云焦光所隱光百餘歲卒嘗三召不起故兹山有洞名三詔宋元祐間無名氏焦山十六題中有三詔洞詩刻于石歷代祠而祀之

國朝尤加崇重載諸祀典命有司每歲三月十五日致祭

三詔洞詩

疇昔先生此掩關紫泥三到石旁間若教便逐蒲輪起安得島風鎮海山

新修焦先生祠堂記　雲陽沈困撰

先生諱光漢末隱士也丁獻帝建安關中之亂潛至河渚作蝸牛廬呻吟其中復尋幽勝徙京口城東江中之山洞居焉朝廷三下詔徵不起後人因名其山而扁其洞至今嚴祀不絶舊有堂宇歲久朽腐且祠釋像其中天順壬午四明姚侯彥容来守是邦行禮祠下周迴顧瞻浴嗟興嘆以爲表揚風節化民之本而先賢廟貌弗稱非瞻甚闕典也因謀修葺於是搜羨餘發委積聚材庀工經營膏畫楹桷之缺鉄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華扁徽異端崇正祀規模氣象視昔有加不徒揭虔妥靈甚慰邦人之思也夫以先生高世之行三聘不赴豈絶世好爲詭異哉蓋是時漢室不綱群雄並起先生抱康世濟民之才而不遇文明仁義之主是以棲遲苟或之徒雖賢且智猶不免屈身玷節先生辭卻祠之貴千金之富終老空谷子陵已来一人而已夫西漢養士二百年王莽謀逆而子陵

僅見東漢養士亦二百年表曹角逐而先生再見先生相去二百年而風聲氣韻如一日富春之山與揚子之山相去數百里而光華高致無彼此論其清風高節匪直矯當時貪鄙之弊能使百世之下廉貪立懦而塞奔兢之途且兩漢清節之士皆見於季世又以表國家培養之久所謂歲寒松栢後凋也祠於其鄉以崇名教宜哉雖然夫惟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重清修苦節之士故嚴先生祠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光照寰宇今焦先生祠宇弊陋已久不遇吾賢太守庸能作興創新乎是知焦先生固無愧於子陵而吾太守之舉亦庶幾文正之軌轍也第以固狡老丘園筆力荒拙而祠記之作不克褒揚先賢發揮郡侯以禮導民之意

爲可少焉祠修於是歲仲秋訖工於季冬而記作於次年孟春云

高風

宋漫塘劉文清先生

贊

安成吳節

濂洛之文　夷齊之節
神明之政　超絕之識
處必以道　出必以時
卓哉文清　百世之師

宋史列傳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賑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座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疏食水飲去官惟篋藏與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爲學不諳周惇頤等書方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教我也爲請之州致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户於主有連姻因喪

會竊券而逃他日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有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囚者勞而語之故托以他事繫獄鞫之囚者自詭盜牛以賣詰其所驗視祖户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囚者辭窮力困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

叔以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或引去默視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以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予祠之命辭秘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寺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吴門拜疏徑歸一時想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俟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

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自號漫塘病叟年七十四卒鄉人罷市走送殯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朝廷旌其節謚曰文清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字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其無田可耕某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既竭其力籍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爲也宰隱居三十年潛知一日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

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尤蒙齋表甫表其
墓謂其德應周密才力精強坐之廟堂可以踰世三代
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銖視軒冕有漫塘
文集三十卷語録十卷行於世

授太常丞勅

勅朝奉郎直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
曾點說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
天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
政之久者相爲終始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朕
甚嘉之拔之槃澗丞哉奉常播然壹来尚不負國人之
望可依前朝奉郎特授行太常寺丞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

端平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祭漫塘劉先生文　尚書實齋王遂

嗚呼先生道伊周而節夷齊政平厘而行紫芝朝廷不
能致其材爲柱石廟堂不能得其智爲蓍龜但見左右
抗陳辭榮而請代不可勝計而中外識者以先生出處
占國之興衰然而孳孳而念親忠切切以憂時士之
聞風而興起者皆知老吾老而幼吾幼民之憔悴無聊
者甚於溺已溺而飢已飢獨有豈年則築倉而平糴歲
荒則發廪而爲糜遠之橋梁道路豁然而四達鄉之大
小役使欣然惟義之歸雖細氊廣廈莫見先生之宏論
崇議而高文鉅筆猶刻之深山峭壁之豐碑謂德在人
者必尋其報當其禄者將至于期願天子命遂以召先
生者既不可得而岳神之許其年者病逾歲而竟遄將
二者無所致詰抑大厦非一木之能支自今以往疑無
所質惑無所辯將如泛江湖而失維楫悔無以知過無
以攻必且舞鰍鱔而號狐狸聚飢民萬計而飲之食之
者誰之力遏三軍之衆而不敢犯者誰之爲其小者若
此大者誰與之謀惟嗚呼有盡者先生之悲無窮者先
生之思蓋慟胷而流涕反袂而痛哭者所以爲天下計
而寧爲師友之情親戚之私

又　郡太守復齋吳潛

嗚呼惟公造道之與培德之基學根六經行守四維牴
排佛老扶起孔姬有天爵之榮貴而人爵之不屑爲畫

所以通籍也公則強項而不拜課曆所以考績也公則
浣坐而淋漓宦情之薄輕於毫厘浩然勇退畨三十春
雖不求名上亦簡知升之匠監而不肯就畀之侯藩而
不屑爲威武不能屈權勢不能移行如下惠清如伯夷
孤風勁節天下高之嗚呼吾先君子所敬者誰内交於
公侃侃偲偲未見父執我心渴飢去秋七月恩薰鄭麾
意者仁里瞻望可期而距墻仞百里有奇潛因於臺郡
而不可往公逸於泉石而不可來然而適角旁午箋尺
交馳如倡斯和如行斯隨半載之全情乎意怡何上元
之浹日朝絶筆而我貽道閑緘於信宿心猶豫而狐疑
繼頃刻以聞訃果是夕之已而恍驚怛而詫靈不覯面
而求離惟平時不以得喪爲榮辱故一旦不以生死爲

惟悲較以兩楹之奠同乎哲人之萎嗚呼昊天不惠乎
吾黨一老不可以慭遺嗟百身而莫贖涕與泗以交頤
走實倐而敬吊愧歛袵以陳詞薦生芻之一束惟冥漠
其鑒茲

先生遺文

重建鎮江御治記

朱方襟帶江浙脉聯吳楚拱淮挹海山川阻深為南來
一都會自乘輿至汴都杭無關塞形勢指江若海丕固
而視淮為邊是邦介其間上蔽京邑下壁天塹為石鈇
雄壘與建鄴廣陵相連衝多事以來備守堅險於昔為
益艱殆非才具全德量備者天子不輕以付界端平乙
未夏五月上御便殿顧二三輔臣疇咨鎮江守臣僉曰
惟臣吳淵可上承俞既受詔甫戒塗適御卒歘譟舉太
守治所洎閤闈邸閣繁廡處一燔之闤闠奔潰意叵測
公聞叱徒御督舟師布騶易大江若平陸不二日達境
撫纖勇往直前時狂黨方奮挺刃恣剽敚或離或伍跆
藉擲陌不自意公之猝上也雖盱䀹睽第第狼顧公氣
厭其宄誠誘其謀不譁禁色人訖按堵於是大加撫馭
蒐什伍縶傷憊已責弛征貸泉予粻火灺舊壤萬室渠
渠凡緣忍可以惠厥州者罔不用其極一日命其下曰
民居既植立矣府寺廨事蓋民之所也灰燼瓦礫蕪菁
若爾何以稱纖轉威何以示大藩尊乃研綜帑廥縮用
節力想遴贏羨剗剔沁隱市村於素産而興狡弗敢舞
厥直務備於予來而軍旿不容與厥勞心營指授克協
時制始乎宣詔頒春終乎麗譙儀門營壘儼如廊廡肅
如廳事雄屹榱桷蟬嫣前後有堂東西有廳軒曰近民
閣曰禹門左揭仁壽之名右標道院之目書塾講室前
後區別吏坐胥廨次序環植版築剛栗鎮石犀壽自下
而島床級齒歲由左而右碱砲孔臙合所建置咸無闕
為鄉武山作邦治所故傳成翼山公因其爨削巉崿坯
培塿而窩繩墨焉彪分肸峙井井屬屬幟乎內則洞直
闕嚴而琳瑜遂靚齊其外則拿闢碕礦而錯落雄麗也
不日而成民大和會屋以程計若凡六百二十五梟栗
以緡考總一十五萬八千有奇君子曰是役也薄用而
厚存近舉而遠獲不矜不庫靡輪靡奐蓋公以天下之
才而用一州是以談咲拱揖白發具舉北門筦鑰賴以
增重然則弘濟于多難者獨可無材哉夫應變制難化
纖服憚勇也周旋裁處經畫得宜智也保抱攜持出之
湯火仁也三者備於一身又能據此要害興武備作武
勇為王畿折衝為三方控制計俾隱然有金阜不變之
實誠足以副天子之所責任真可以稱堂堂都會之居
才具全德量備於此可覩矣嗚呼是州也由虞夏春秋
嬴劉而下隷吳隷越隷楚曰名邑曰封國曰戰爭形要
地自吳晉宋齊而來為僑州為留局為京城曰刺史府
曰節度府曰都督府其統隷蓋不知其幾矣為之主者
迭居迭往且賢且否或久或速或輕或重其遷徙又不
知其幾矣迨今思之真如傳舍如蘧廬卒莫能與此土
相消長撫事感懷可以浩歎今營建於煨燼之餘苟無

以登載歲月滔滔來者無窮孰知再造權輿自公哉又孰知公於此邦位時多難經畫貽遠若此者哉故特據兩實以記來來尚後之人繼此必尊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上澣書

粥局記

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籍得歲不為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暴不勝寒淫入大減菜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饑者載道室磬僻壯門又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為室言之室人先君雲莽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然以及人坐所湯田歲豐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嶽祠空廡舂而糜之以與饑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窩自喜日雖多可無乏之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室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支人趙若珪王甫聞之嘅然造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旬勺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絕而絶之綆也而可乎室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耳為書園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員史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欺閽執朴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者以是遠近傳流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室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爲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亂出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俱蕭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疇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室固有愧於子魚若王甫之爲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所見所聞者力所可至此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施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篇首云

潤州先賢録髙風卷第一終

潤州先賢錄　忠節卷第二

唐扶陽郡王桓忠烈公

贊　　安成吳節

大哉扶陽　爲唐柱石
紅紫不分　公辨其色
頽波橫流　公正其極
不誅祿産　與遺主磔
中更播遷　卒死誣巇
自昔忠孝　羙不並立
彼汚既彰　吾明益徹
丹青不磨　永顯忠烈

唐書列傳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郵于初厚爲禮尋擢監察御史累遷中丞長安中爲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昌宗繆橫陰苞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趣其戮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侯時爲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爲逆子君在臣圖位爲逆臣逆而不誅社稷傾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秘計神龍元年正月彥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斬關入士皆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等廡下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群臣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世不

絕天下之望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範爲
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
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
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
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
事臣愚謂之王者誅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絕路且
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
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
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
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
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渦撓
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泄慢君臣衙瞀

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縣進善而棄惡孔子曰
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
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屬昏
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累敕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
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
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單國皆用貞觀故事貞
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監以孔頴達爲祭酒如
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
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還太后衛恚
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由是
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
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死今

朝朔望尋出爲洛州刺史改濠州王同皎誅三思事
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
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
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
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
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嘉即
奏彥範暉柬之恕己玄暐暴訕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
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
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仇家誣構請遣御史按實卿裴
談請即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禁錮
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祿大
夫襄武郡公右文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尚書

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
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
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
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
戶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
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爲
司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己太子太傅
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
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辯爭愈切誅
二張也柬之勤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
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
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爲天子藉手季昶嘆

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帝后反盜朝權同功者嘆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苦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龔秀亦坐與桓敬善為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龔秀泫然祖雍怒曰彥範等乃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邪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龔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龔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察

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達成事方慶辭母老矣丐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襄城令彥範弟玄範官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宋史列傳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
裔五代之亂其祖避地江南子孫因家于潤母劉夢天
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志登元
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直寘末甲調
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
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
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
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
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
從之惠卿辟爲屬辭訓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
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

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
承平時固無憂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
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
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
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
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
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
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
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
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
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
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

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
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
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
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
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眞
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
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
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
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
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
不從廼自將兵趨度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

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
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
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
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
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
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
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自大名至開德與
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
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
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
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

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

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用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黜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

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柰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冐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丁進王再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

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懷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扎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

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辯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脩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恢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听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而

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擾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惜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

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耳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兀朮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遣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黄潛善汪伯彦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什五而中原不復守矣潁官終兵部郎中

復墓田記

翰林學士奉議大夫王昰

古之有盛德大功於世者其祀典常與天地相終始而鬼神寔司之蓋天理在人心不容泯也是以忠臣烈士英風凛凛昭灼今古非唯當時慕之而數千載之後能使人感動興起嗟乎生爲忠良死爲明神理之常也乎

見宋宗忠簡公澤墓田在鎮江京峴山其墓田林木乾坤踧踖不遂湮沒若神人扶持之者良可敬也嗚呼胡虜入中國致靖康之慘極矣宋太祖有天下太宗真仁繼之百五十年涵養生息措國勢如泰山磐石至神宗用王安石國脉潛耗至於徽宗以修靡從之童貫喪師以啓戎心再犯國都而鑾輿蒙塵邦昌僭位天理民彝斵喪無幾唯宗澤起自河北義兵都總管留康王于磁州差軍衛南上書勸進高宗即位趨行在帝壯之命知開封府京城留守澤招集義兵得百餘萬山寨效順復數十萬方勉聲大振而病不可起矣嗟夫宋之再造宗澤基之宗澤之生死繫中原之存亡宗澤在則義兵至一百八十萬澤亡則義兵盡散澤在則化叛逆爲王臣

澤亡則王臣變為賊矣足知澤之生死繫宋之輕重其忠義貫日月心膽烈金石志吞逆虜素力不逮回鑾之疏二十四上而國賊中沮之感激而死豈其得已哉使澤不死岳飛生存金之為金者可知也今郡守劉公辰滄政之初見其墓蕪穢不治墓田為寺僧所侵即瞀然復其故物勒石紀功凡歸田四十八畝三分二厘四毫地一十四畝二分七厘六毫草灘一十二畝五分山六十畝六分七厘二毫重命龍華寺僧守之歲奉祠祀作文叙其顛末其規模措置頗詳具云邦人凌潤復建碑於寺以紀興復之由以昭劉公之德且來徵文予謂非忠簡公之忠義不能遺丘隴于三百年之後非劉郡守之明昭前烈不能復忠簡三百年之絕祀雖然是豈人力之可致哉天相之也夫國家之理亂繫于天而人臣之忠義懸于天劉公此舉非天而何故余假天以彰劉公之績以勸世之為政者知所本云

墓碑

奉議大夫前左春坊左庶子金華鄭濟

炎精中否宋運至靖康之世王室再造謀國之臣爭土地於敵人之手忠簡宗公尹京握兵之日在垂老忍死之年不為敵人之強為可懾唯視人心不去為可恃奮臂一呼轉盜賊為王師百萬之衆悉集麾下狄虜挫衄叛亡歸正中國夷狄之分若可粗安何天之生才難為公後之繼天方假狄祚未欲一夷夏當時中外悉以畫江守淮為計唯議和之恐後中分之勢隨之而定公死不可復生忠魂義魄不返故鄉旅葬長江之上雖橫屍地下公之精誠所感英靈所集猶可以扞禦封疆宋再立國偏安南服倚長江以為天塹者一百五十年是又豈非天意乎公以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三令政和三年改知掖縣通判登州初朝廷謀夾攻契丹與女真結盟海上公憲首禍出言忤得幸用事者羈置鎮江久之以郊恩叙復監酒因卜居焉當時金人將南向廷臣列薦假公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以名不正請更為計議使俄又以其過於剛方訖不遣會選易和北帥守乃擢公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公至撫懷疲民且戰且守與邢洺趙相四州聯絡相應思陵以親王入質虜廷過磁公力諫止之既而建幕府援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帥京城受圍日久公率義旅轉戰而東尋以公為徽猷閣待制公屢陳方略勝兵大集而公言不用勤王之師合而復去卒無至者二年之間二帝北狩邦昌僭逆及思陵即位南京之時公與李綱同入對論國事慷慨流涕言無不盡汪黃中沮曾不能少留以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上章不毀請亟還舊京上覽奏改知青州及開封尹闕李綱奏綏服故都非公不可命知開封時公已年六十九矣及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府尹陞資政殿學士義旅之衆至是有統公威望素著民情頓安招集冠兵及於百萬京城四壁置使相集據形勢立堅屯二十四所連結河南北陝東京東西諸路忠義悉聽節制狄兵尊憚不

敢稱名開封內外市肆之間物價廉聚漸如承平唯待衆與還關出師渡河公身任中原興復之事戰勝攻克敵兵遠却舊疆之復指在目中章疏之上累至二十牢執忌公每格不報義旅失望師徒解體於是虜騎長驅中原一民尺土皆非宋有宋室不競繫公之存亡所言習兵儀真破江寧控扼之始謀楚人城郢以偏霸割據爲可比者可謂深切著明矣祖宗養士之效得民心之深不能勝佞倖之衆柰之何擇日還京之詔雖下及時乘銳之勢已去公之憂憤積而成疾潰疽流血倏至易簀遺表之泪未乾渡河之呼已絕古人悲痛果人乎果天乎公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繼父任不可得爲杜充判官充反公所爲潁爭不從持服而去公諱澤字汝霖其先婺之義烏人甕宋建炎二年先曾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郎典初行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以通議大夫告其弟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立廟于鄉邦從祀于邑庠有司著爲彝典舊記云墓在鎮江京峴山今爲丹徒大慈鄉汝山湾之原自昔建佛廬爲雲臺寺以守公墳祠堂又別刱以藏廟像是郡黌宮之祀先賢公亦在列宋元以來更歷既久墳圯不治寺屋亦移置它處當今洪武三十四年公之同里劉侯辰來守茲郡治民禮神報政稱最凡所以樹立名教者知無不爲率僚佐召父老揖拜墳下汛掃薦奠覲祠宇之傾移考碑碣之湮沒問之遺民民不忘求之去僧僧復來推詳按寔復其山林伐石重

表神道種樹加護封域移文于朝貽書于家俾其子孫重至展省著存孝思歸以先業改建祠宇凡若干楹環墳之山凡五十二畝仍俾寺僧守之俾其子孫著名以隸于籍焉侯之景仰先哲表章前烈可謂達思孝之本知政治之原矣嗚呼公之謀國用武死於忠憤而葬江上岳武穆知遇於公將兵敵愾死於仇賊而葬江南趙忠簡公後同公謚身都將相死於斥逐亦返葬江北所謂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者夫人道尚明神道尚幽三公諫國復封疆不能同列于中外不得同信其志後乃共衞社稷於沒身以終宋室三百年之運嗚呼何莫非天也亦何莫非人也公之勳烈赫赫乎振耀於其前公之名義昭昭乎暴白乎其後又何其愈久而愈無窮也嗚呼盛哉侯繕治公墓且將樹麗牲之碑補其闕文以濟亦忝鄉里後學請有所述濟以學識寡陋不敢輙諾侯言至再三濟以咸美盛事不敢終辭謹論列而銘之其詞曰

烈烈宗公大節英風誓以生死與國始終公昔爲州起應朝聘使節未降遄已改命剛方而斥擠之戎區單騎就道出而守磁民聞公來遐邇響應義旅奮起辭直氣勁太原不守兩河阽危磁當其衝戎車四馳親王出質戰蹈虎口扣馬請還公爲殿後王在行間危言沸譎公率義旅履氷渡河先驅無援勤王不集公来師闔殺毀攘厄民心可恃狄欲無厭國莫振弱孰寃公言城下行成宗社之耻有兵不戰大難不已

莫匪王土莫匪王臣二帝北狩中原陸沉狄騎衝突無所顧憚横潰不降乘輿不返頷頞都城留守尹京師徒有統戰守有兵播散聲猷登翼炎運公寔啓之以定國命爰積器備糗糧藥芻以守以戰士馬嘯呼黔黎輯柔豪暴震懾王畿千里置之袵席人心不去天道不遠中外戮力興復可期見幾乘時身當其責公朝無成命公有遺策梁木其壞山岳其摧公不可作三軍慟哀明神天遊上覲帝所英魂在地下扞邦土長江浩浩高冢纍纍天塹之外狄不敢窺生之不溦非公之志死之不忘惟公之義長淮大江天限北南京口孤冢爲生死關時移運遷宗社已墜邦人求思不伐宰木劉侯守邦瞻拜幽堂昭夫遺績首祭求藏

故鄉後人前代先哲景行仰止執鞭不及新祠奕奕穹碑巖巖松阡欝欝邦人共瞻公名之盛公績之偉江流不息何千百祀

弔忠簡公詩　　金華王禕

艤舟大江口矯首京峴山山色近目睫洩雲護層巒吾鄉忠簡公丘隴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播遷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神州將全壁抗疏請迴鑾大誼表日月裏言披膽肝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刋遺墳托兹土孰敢樵牧干客塗有程期無由拜荆菅遺武卒可蹈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淒然洒清潸

忠節

宋贈秘閣脩撰陳公

贊

自贊

生本假借　誰識其真
丹青所寫　非吾精神
天地使我　與物為春
終當有歸　高閣麒麟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凜凜奸佞者盡少避然不減段大尉無慙時

行狀

弟右脩職郎處州録事參軍南撰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有氣局未冠已如成人博學强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嘗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是汚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於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賫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何以僥倖進身耶同舍生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毁成疾終三年不入妻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其奸往往怒髮衝冠見者爲之竦立宣和八年金人冠河北徽宗勸于勤淵聖皇帝即位明日詔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於是朝廷始盡黜而誅

之明年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肉食者偷安畏懦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詾詾不自安公曰事急矣於是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即起二公於廢籍中金人聞二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爲奸人蔽塞不即通軍民因毀闕前欄楯撾登聞鼓其不逞者憤宦官之前爲奸也乘勢鼓噪殺御藥朱拱之等至捽其盾髮公止之雖甚力衆怒滌不聽有同舍生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逃死乎公叱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寔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也於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降內批付山曰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公寔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省親公既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薦未行奉親居里閈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後耳熱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

犯京城公憂國步艱危至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向慟哭或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寢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崧移文趣公行公聞命戒嚴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即大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踵尚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即具狀申尚書省不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潛善議欲遜都建鄴京師人情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又論遜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

事勢已不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言召我若不以織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草書再上之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昔既上潛善以公言逼已迺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庾追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常來御樂指而孟庾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略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聽正熟寢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未嘗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

盡字畫遒勁有顏柳遺法臨刑神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人莫不為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璹為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為言者上始驚悟即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參知政事王綯為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誥詞御筆云初王綯既言公以忠死上即命賜其家官其子綯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

本聖心也公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娶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有娠一日晝寢夢白蛇自身外遶其身驚而覺因語家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夢之日乃被罪之日也遺腹後得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迪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歿也祖母蔣氏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公之配吳氏而嗣宗尚在孩抱乃謀諸姑請于朝今南受所賜有服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坦曰南兄弟友愛人不知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

惘然宗族姻娅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賙人之急典質衣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文数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尚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當宣和末群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酒酣聯句爲樂衆皆頹然不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飄飄洒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擴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搊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怜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鄷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滆滆東方日出能照燿

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京王黼等太學八人言殊雖平日與其腹心者然亦忌憚盡以数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断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坐黙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公翁然願從而爲終始紛紛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望之傅士孫覿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生伏闕奈何俱不敢荅至覿則曰太學何嗇盡所以稱於當世者獨以叱六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何爲公亦不荅即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令往往皆流傳天下公初自太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地遷葬蔡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於縣之上德鄉桐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日遷先君與蔡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祔焉南重惟不肖未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採擇云

宋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

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而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使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廢官猶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府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寺從其請直邦彥等譏讒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欺議割地盖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復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强誘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澈示愠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高宗追贈東秘閣脩撰誥詞

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於戲唯爾東其始特有意於良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

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於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兹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寃而有知享朕兹意

哀詞

右丞襄陽許翰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宰綱黄潛善相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慤相繼留為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縱班列奏事一日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非久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悪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知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視是伯彥慤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審斷而潛善至堂見歷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愠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悪專其悪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能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嫉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傳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論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正其罪而親征之詔揚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為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栢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黄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誣已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譏訕均不足信於歷其可謂周於誅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知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刪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詞曰

紛哀纘兮逆國俾帝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讒興言方發兮身夷胡之壓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懐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闇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違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易故殘二士兮不疑使賢相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園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今兮誅鋤將皷衆兮為奇乘新造兮惕憪寧一忍兮衆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驕諫兮縱非當猶

鍵兮挐挐使寶慼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逐云聖斷兮
若斯彼蒼蒼兮匪天乃詭誕兮敢欺臣作君兮愚蒙
黟陰機杳兮莫測後執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丞相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
着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
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鬖將頰論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盧論杞
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决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
一芥草茆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歎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
匭函詩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
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辨盖寬饒幽冥我已慚良交
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遥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
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公遺文

答趙延康書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府安撫延
康閤下自閤下下東以來東村野跧伏曾未遑修進謁
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惭怠之罪復何所逃方此恐懼忽
蒙專价吏頒示公牒弁賜之書東拜命感激愧無以當
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誦書累通

大義不甚解也於時事一無所長惟愛君憂國之心憤
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十七八先君子
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學官起家自初至今二十五
六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和七年冬孝
慈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
勢甚如累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
骨盖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欝於胸中有日矣
於是合在學生千百輩扣閤一吐之覬裨新政之萬一
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竄賴國恩寬大赦其萬死
朝廷旣又命之以官東皇恐失措從墻走避辭章屢貢
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世幸民
已是過望尚復何求日夕北面祈禱國威大振狂虜殄
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復見太平
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至大變使我兩宮蒙塵九
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奸逆乘勢僭竊大寶天下
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足道者然
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知忠孝豈
忍坐視君父之屈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叫地恨無死
所幸新天子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
日之光矣柰何二聖未有回鑾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
憂苟有血氣之屬孰不願捐軀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
愚何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仄席首及微
賤閤下布宣德意敦諭詳複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
難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閤下少效愚衷圖報萬

一區區非毫楮可具旦夕俯伏墀諸容面陳不宣

荅江西提舉監丞蔣宣卿書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書提舉監丞朝議閣下即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蒙持遣急足遠賜書翰幷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付行在所仍給會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幷差兵士三人随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之賎潦倒蹉跎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脩進謁之儀以干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為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有鄉人校舘閣下夤緣邂逅遂獲一望手釆然恨未足少欵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往歲獻書之故此猶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賠於自揆逢時艱難輙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更有他望哉向者少宰吳公嘗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於是循墻走避上章抗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朝廷蓋衰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於有位以徼倖進身耶閣下之意則厚矣閣下無乃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為主則賢否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閣下之賢乎不敢不敢所有照牒錢劵謹具别狀頭連粘封授来价繳納伏望提舉監丞朝議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從之幸甚未有參見之期伏祝為國保重不宣

忠節

宋左丞相陸公

贊

金華宋濂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

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

玉雪皦如兮肯污泥滓

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宋史列傳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
長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
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
辟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
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
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歡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
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
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
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
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
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

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
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
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
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
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
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
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
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
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
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
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欲

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
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累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
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
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衛
王舟中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
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
孫亦驅家屬幷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擄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
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
後死幸傳之其後崖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
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挽詩有序

合肥王惠

秀夫初在杭都與廣王益王及太后妃嬪等航
海而南至福州廣王即帝位改元景炎後至廣
東之碙川景炎崩衛王即位改元祥興遂遷于
崖山以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天祥少保會
張弘範舟師至秀夫見勢既不可爲乃取舟中
諸器物悉沉之於水仍仗劍驅妻子赴水於是
登御舟請上曰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當爲國死遂抱帝俱投水中秀夫文筆英妙凡
事皆其潤色紀綱之若賜文天祥勤王詔謂天
祥如鋼百煉而愈利如水萬折而必東是已

由閩航海到崖山國運云闌挽不還抱主共投深水去
絶勝俘虜走塵寰

又　郡人郭景星

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
國家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足有稱
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窓曾共讀書燈

又　永嘉俞德鄰

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垂可挽魚腹葬何冤萬
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懸知精衛怨今古不能休
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
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以義難
群雄紛憂死一士獨捐生厯數絶難續綱常賴復明人

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他年看史評

句金曹翁

別師游宦去國事又乘桴有地皆周粟無人可趙孤生
期斷鼇足死學抱龍胡遺墨仍留在顔書比得無

公遺文

丹陽館記

丹陽館之所始無可考按郡志紹興十四年朝廷命守
臣鄭滋建之於時和議既成館是用作中門南向接送
伴使在東館客使在西館厥後凡奉法御命者皆館焉
部使者亦如之在郡國諸邑爲特鉅屋與歳陳廪廪將
壓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咸淳五年冬長沙趙公以外
司農典州顧謂是邦江淮閩浙之所交也四海賓客之
所合也軺車馹騎之所會也而舍於隷人不亦羞當世
之士乎七年春乃一大脩之悉撤其舊而新是圖木甓
瓦石厥材孔良孔惠孔時役不告勞暨訖工功與粉署
等而其鉅也加於昔濆成馳書秀夫曰子之居是邦也
盍記諸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
此士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脩
是務襄城驛甲天下財幾何時庭除蕪堂蕪殘過者太
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
縣如驛盖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久也公共工于茲
能以達之廉以奉之心休而力有餘茲館固舉廢之一
事於厚古之所以創中之所以弊今之所以脩其可以
弗記公名溍字元晉忠靖公之子忠肅公之孫忠肅師

張宣公淵源所漸有自来矣奉議郎宜特差充京湖制
置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陸秀夫記

潤州先賢録忠節卷第二終

潤州先賢録　相業卷第三

宋右僕射贈司空魏國蘇公

贊

同安鄭霧

導民保終　善親鄉里

建議用刑　必援典禮

渾象之作　前此莫比

随事制宜　從容中理

又　仁和夏時正

蘇僕射博學敦行自其少時歷官州縣登侍從咸克盡心所事清望足以動人信杜祁公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也及觀刑不上大夫之論遂免張仲宣於黥以長養宋家仁厚之風豈非識達大體者歟他日因對神宗北虜山川人情向背之問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乎怳而不繹卒致桃隙強胡馴有宣和靖康之禍惟仁人之言有益於人家國用不用而興亡得喪係之恒是也迨公入秉鈞軸與呂大防劉摯同心輔政明揚善類布之庶位使元祐治理庶幾真仁之朝夫何天不祚宋公既不久于位二公亦相繼罷去竟以貶死獨公壽考哀

榮群奸莫得深手蓋公得其常而二公遇其變所以異也史臣稱公享高年考終命適以諫黥張仲宣一事証之且謂公多雅德君子之事而然以此槩之則二公之不幸豈真有所自致者耶余嘗以爲非確論也

宋史列傳

蘇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
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
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
事互問民鄉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
頌警之曰汝有某小茶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
刻别凡嘉成賦一色簡而易行主令視以爲法至領其
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若
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或半
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今吏部少許可
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
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

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
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
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
子相知且子異日必爲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頌後
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
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以爲
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祭也
有田則有爵無田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
若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
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
未也即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頌謂

敎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
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祗奉寢園此則有
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
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
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
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
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
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
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嘆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
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人甘
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
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

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
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
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乃以時難
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
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
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卿在王畿四郊
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將分
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
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
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稽不屯兵聞無
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飢民果乘虛犯長垣
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

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
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
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
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
時郡人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安靜
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命爲
淮南轉運使召脩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
審官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
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
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
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
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像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汚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
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間異州縣莫知適從乞
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
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
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
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超
拔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
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臺
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

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
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後爲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
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
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
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
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
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

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蒙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
愈譙簿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
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
用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既而婦死
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
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
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
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
夜囚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
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果如
期而足頌客有羨堂或告將兵欲黜頌客使捕渠鎮

十華荷校付獄中追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召脩兩朝正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過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喜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頻嚴鞫朴頌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杜後患文治之非毫穎則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既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己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即手書數百言伏其辭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

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書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而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又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

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理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者以異爲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遠

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禄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
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
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
所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
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
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
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
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别製渾
儀因命頌提舉頌既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
筭術有功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中
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
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

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
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爲稽滯頌敕吏曰某官緣某
事當會其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
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
其不服頌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
或見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
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
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契
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
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且越境立
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旋其定而
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

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
職量能授任杜絶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
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
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
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
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南
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
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紛紜常曰
君長誰任其咎邪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
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畢必再稟哲宗有宣諭
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
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

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
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魏國公頌器局閎遠不
與人校長短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
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筭法山經
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與人言亹亹不絶朝廷有
所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
以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彌
封謄録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
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韙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皆相於母后垂
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
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足爲萬世矜式摯正

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慍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貶
士論冤之頃𠎝蔚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明
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犯額滿其情罪
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
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之
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公遺文

謝御筵并賜詩表

玉座觀書既盡一經之蘊寶跗揮翰徧頒四近之聯觀
白首之在廷睹倭毫之眩目捧承以往愧懼交深竊伏
念臣誦數陋儒頹齡弱質越從憂患遭值　聖明寧治
天官獲綜銓衡之務侍言閣謨猥參講讀之員伏遇

○○○○堯德克明舜聰好問率迪祖宗之訓憲章典
冊之文東學貴仁每詳延而進禮西清訪道速中昃以
忘勞屬演義之終篇因示慈而錫燕群公卿士咸贍既
醉之懽一札細書洊出非常之賜在臣末至亦荷殊私
切觀上意之褒稱抑重昔賢之高尚唯堅晩節益厲愚
衷聖世尊經雖謝卞貺之執讀異時休老敢希賀監之
榮歸始卒之懷殫竭于是

進詩曰

聖學天攸縱宸文日又新因搞鏤牙管分賜挈囊臣玉
几終經暇瑤宮賜燕辰陋居忘肝食疊藻出絲綸才賞
唐詞客人稱賀季眞閑編掇風什酒翰落霜筠楷法前
無古書評格入神良慚孤陋甚獲對寵光頻得異登牀

諸藏過韞匱珍護持同始卒栽荷等穹旻職幸聯簪筆
憂常念負薪惟勤貴卷業仰荅大君仁

相業

宋參知政事張文簡公

贊

侃侃文簡直義填膺由上舍生五中首選遂以知
名初入爲郎首論當世邪正溷淆以警用事啓釁
朔方曰蔡與童公復論止孰聽而從爵賞有防資
調有常可濫恩波汎及天潢公亦有言宜監往昔
恐去之不疾矧踵其失奸檜欺君敢言者死惟哲
知幾引年致仕堅卧不起胡檜誅不蚤幸公未老
進講經筵遠猷㕑告用人致治與周有道願吾君
是謀國用老成尚有典刑置之左右秉鈞持衡時
有詔書大拯頹弊終言亹亹播昭德意緘嘿固位
惟公之恥以私蔽公罔窺大中以言者爲諱
爲忠彼也惜惜吁嗟乎公

仁和夏時正

宋史列傳

張綱字彥政潤州金壇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擢敎
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
論君子小人溷殽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遂
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
靡皆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
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
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脩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
著作佐郎屯田司勳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
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方守四
壁旋解嚴詔登陴是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願
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
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
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
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
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
申提刑司歲終校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
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
監脩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
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赦恩元祐黨籍家有
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建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
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識因後有告勿受宗
室令懬特轉大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

崇寧以來官職不修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柰何以令應故復遣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因逋乃械繫之後總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献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出何以示觀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又曰所請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庶位望既

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方詔求直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乃賜手酒卒年八十四綱篤行君子事親孝親沒思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一妻恩回授屢得郊恩皆以官其叔父及群從姪毋喪貸貧民穀千斛既而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常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諡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文簡有華陽集四十五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倡和集八卷行于世

公遺文

亂後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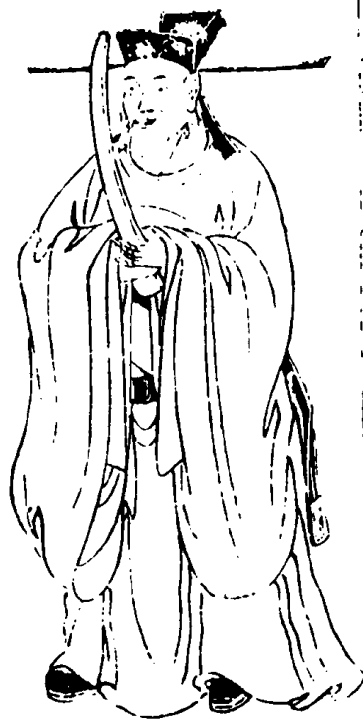
未復錢塘郡先收鐵甕城妖星隨月落殺氣逐參横已築鯨鯢觀重新鼓角聲大江應好在流恨幾時平

再賦

賊隨寬詔免恩浹大江浮人少餘新市城荒剩故丘瘡痍誰共理宵旰獨深憂莫上西樓望黃雲滿眼愁

南洞

紫綬金章八十三衰殘不稱舊官銜煩君寫作歸田老野服翛然坐碧岩

潤州先賢錄相業卷第三終

宋史列傳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
昉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
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
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謹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
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
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
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
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民兵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秘
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
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
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會四通五達而趙
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
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
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
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尚
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
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
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
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
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

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
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
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
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
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
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
為侍從者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皷院
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酤立
法甚嚴北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酤
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
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

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
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
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
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靜智先
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公遺文

知海州乞召用陳東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臣擬伏見前太學生陳東
風度曠爽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厲名節其心事犖犖
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趨人之急朋游
往往附之頃遭年變慷慨論事務引大體前後數萬言
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畧施行朝廷命以官東陳義甚
高懇辭弗受士論偉之今退伏窮巷啜水奉親俛首鄉
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
抗義率士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閈為忘年交知
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
止

宋史列傳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司差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旁求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遣金爲歸貲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殘窮乎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安自標置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俛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之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

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模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機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討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暫兼權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論罷進顯謨閣待制知

溫州改泉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以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卒諡正肅嘗與同里劉宰從黃直卿游其學蓋有所自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嘗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戀綫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傳伯成脫與揚簡爲時蓍龜鴟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俊於治政表韶力請丁李全叠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積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積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公遺文

重建金壇縣學記

金壇縣學在縣治東南百步慶元初知縣李君余重建求倫於朱文公求記於葉水心而劉漫塘書之閱時既久浸以圮壞養士之廩因而侵占者有之移用者有之幾於廢鄉校而在城闕矣郡給米百石太守吳侍郎淵慨然念之盍以廢莊逸庵之餘以付有司而莫之治也知縣事徐君拱辰聞之曰是不可以余去故怠請鄉里所敬者劉應龍張介潘用柔王彪文符應辰爲學職而五人者亦請無續食以費公上乃誅撤縣庠而新之徐君及新舊丞各捐俸有差寓公大家咸竭力以就事時吳公已易鎮當塗賦私錢百萬其季諸以餉事頓郡出錢倍之由是衆役並興百廢交舉縣有養濟坊在學之前南出半爲務官廢治半屬富民丞君舉而直之大治觀光門外橋平補舊處西存袁侍郎甫所立登俊字南出爲明德坊別求吳公書規模氣象軒豁呈露增東西廡樹櫺爲高繪畫從祀闢治四齋前後直舍以居縣官而處學職庫宇庖湢莫不有所神祠吏舍移之門外中爲明倫堂刻袁公所書額其上爲尊經閣吳公復題以揭之後有修教堂則漫塘所題也東序祠縣令之有德於學者西序祠周程張朱之有教於民者九月入役十有二

月而成明年正月聚鄉之長少釋菜行鄉飲酒禮徐君曰向之所患者縣官不治學事而今既或治之矣顧士之來學何爲哉屬遂一言發之遂有父兄在譁不敢而徐君益以請遂對曰學莫大於唐虞三代亦莫盛於孔孟之時唐虞三代身備而道行孔孟身詘於一時而教行於萬世其功一也而千七百載聞道之行者日以塞教之明者日以晦洎乎本朝政教彰脩始詔郡縣立學於是師友輩出而濂溪周子關洛程張子始發孔孟之傳以上復乎唐虞三代大行之政教而南軒張子武夷朱子盍闡周程張氏之祕以遠追乎孔孟之盛則士生是時其爲學也遠而易通其於道也閑而易明宜非漢唐之所能及而乃拘牽於利欲之私習熟於見聞之陋

不惑於異端則移於文墨甚者汩於發策决科而為患
得患失之計迄無以收其放而存其良則其退而居其
鄉也旣無以化民而成俗達而仕於朝也復無以尊君
而善治乃以學校為有司之事課試為士子之業嗟乎
古人建學造士付之群居以相觀者豈若是而已乎今
幸周程張朱氏之書所以發明天典民彝者甚厚而今
也因胡公安國魏公了翁所請舉諸先生以從祀焉則
即文公之書以達乎周程張氏循周程張氏之學以達
乎孔孟磨礱君叢之久沉浸穠郁之深又將日進於唐
虞三代之盛禮義興行人材衆多其退而處也必將有
以明善誠身其出而仕也亦必有以致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効豈非賢守令所為扶植學校之意哉徐君曰然

遂曰是足以記乃不辭而書

跋脩撰陳公奏藁後

遂伏讀鄉先生脩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
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
而江左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
年而忠賢盡矣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
棄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殺死
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嘗罪一言者是宜忠信
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萎薾骫骳婾婀脂韋視國之休戚
如秦人之視越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
刀鋸鼎鑊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
焉者也輙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嘉定十五年
四月朔里生王遂敬書

潤州先賢錄直諒卷第四終

潤州先賢録　德望巻第五

宋尚書左丞王莊定公

贊

東嘉章綸

學古入官清修淡薄見知名臣歷居館閣抗
疏論事謇謇諤諤雖忤執政實蘇民瘼乃論
官制乃論用人兵在循舊刑在舒仁取人存
本治水利因去邪損怨守郡惇親召入天官
明黨是論見疾宰臣復出守郡請老休官孝
先惟慎平居恂恂確守忠信此其所以得先
正公之贊美能駐足於萬陣者歟

宋史列傳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
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琢獨爲古文數十篇
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
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久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
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
修潔自重爲歐陽脩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入爲國
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
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
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
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

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
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韙其
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脩
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祀北
郊如同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群
臣緣論事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
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擢者甚衆又言赦令
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
禁謁本防請托而吊死問疾一切杜絶皆非便也執政
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
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
使撤之二尉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

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讙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
部尚書轉戶部侵爲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
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淪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
使相統制不可猶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遷
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
有建議罷教纖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
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
爲之既以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罷存
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諫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
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四方奏讞大
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婁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
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此

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
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
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
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
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從兵部確力也至是爲確爭
之士大夫善其能損怨然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楊
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塚出賜錢給隣
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爲
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
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
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
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矣除知

大明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
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存嘗議還西夏侵
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士貴
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
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存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
司馬光嘗曰並馳万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公遺文

歸京口

倦宦歸來故國春北樓千尺絕飛塵江山雄偉增人慕
城壁蕭條類此身眼底交遊隨物老樽前歌舞逐時新
十年舊事無人問目送斜陽下廣津

閑居

行有籃輿坐有氈退身無處不安便族居自買百間屋
月賜官糜六萬錢細忖平生奚所得獨於諸福享之全
十年願仕何裨補唯秉丹心鐵石然

江上晚晴

四郊雨歇春雲班日光迸漏臨蒼山大江沄沄瀉空外
海潮西來復東還無情物理尚不息人生誰得終身閑
和光一世當自擇何用憂愁天地間

新居有客爲致假石山作此却之

乞得琳宮就退閑誅茅結宇郡城灣閑門自有林巒秀
不用辛勤作假山

月夜江上

天無雲靄水無波天水相迷月露和半夜扁舟吟不寐一生清意此時多

登北固

晚登北固頂俛視南徐城廢壘何茫茫山川迥縱横千載競誰有六朝空戰爭豪氣不可問古墳人正耕

遊焦山

連山擁滄江峭絶視益鮮由來一氣結殊不儷猿嘯林深鳥聲悅境静人自遠方吾抱幽介對此萬慮遣

雪霽過段教授學舍

寒雲掩長空歲暮氣慘冽擁褐如君居寥寥在屏闕學堂隸詩書諸子澂城闕簷溜懸輕冰風篁落餘雪坐談爐爐微起視窓烟絶道勝身厄窮聖賢有餘烈

刁景純東歸

畏努一樽酒送公汴河梁嘆息不能飲為公歌慨慷平生胃懷篤風義往還弗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及身計後生不知共笑之蹭蹬文舘霜鬢垂彼談義利口流沫對面不啻山與溪因公東還輒悲咤敦算士風須長者少年流輩輕老人去矣唐山舊林下

別册徒黄令泗上作

汴流瀉渾黄淮水恬浸淺方予西北舟值子打歸槳相逢問畏塗嘆息得所往織巢雄南州江山盤氣象平生遊從徒乖張月緫兩人性慥所便喧寂不可強君還逢故人為説別後想

過丹陽舊居

溧汩經故園繋舟欵柴扉破屋他人居昔隣今或非父老迎我飲祝我晝錦衣我謝父老言朴拙非所祈一官走塵土寔迫寒與饑去鄉未幾載頗覺儔侶稀人事巳可嗟況當白首歸沘沘練塘水緑楊蔭漁磯有田儻可耕誓将父老依

德望

宋太子中允秘閣校理石公

贊　　東嘉章綸

少負奇節高世之志不苟合人不屑就仕始還殿直及尹韋治累官館閣直言政事論及西賊信驗公議奉使籍兵銀魚是賜事若不爲慮精設施喜飲自豪大德不悖遇人盡歡鮮當其意發爲文章勁健之氣此其爲人魁傑蓋世雖同人生不與物幾名若日星亘古不墜此其所以得文忠公之稱譽乃臨風而隕涕者歟

安成吳節

奇自堅發秘從幽索匪飛而星匪織而縟歐規范型蘇清梅絜公居其中婉以成德一聯何工萬言同直於時不偶遂混麴糵軒軒令儀落落大節陟司芙蓉飛騤表烈如古至人神存不䘚

事實始末

公諱延年字曼卿姓石氏寓居丹陽家貧三喪在淺土未塟友人范文正公遣子堯夫至姑蘇搬麥五百斛次丹陽見曼卿言有三喪未舉堯夫悉以麥舟與之單騎而歸文正公問丹陽見故舊乎對曰石曼卿告以三喪未舉文正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曼卿慷慨有大節工詩詞有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范評之曰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霓清出泉石徂徠作三豪詩謂歐公豪於文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其卒也范文正公致祭歐陽脩既爲詩以哭之復表其墓二子濟滋皆占籍丹陽今邑之花園石氏其子孫也

墓表　　宋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材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

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
邊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
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
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
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
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
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
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
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閩邊將

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
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
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
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
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閒而
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
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
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
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
愈重則其合愈難然與共天下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
故寧或毀身汙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
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
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弔曼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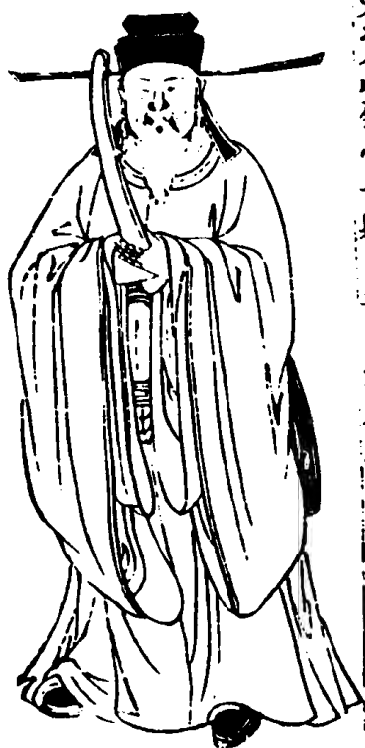
前人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萬物生死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
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
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
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於地下者吾意其不化爲朽
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

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吹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
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
今故如此更千秋萬歲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
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於曠野荒城嗚呼
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
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弔曼卿詩

宋梅聖俞

前時京師來對馬嘗相揖埃塵正滿衢笑語曾未及雖
然恨莫親往往聞風什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獨我
秋露中豈顧衣裘濕洒盃輕宇宙天馬難羈縶今朝我
還都但見交朋泣借問泣者誰曼卿葬已數堂堂豪傑
姿遂閉一棺戢

宋史列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異亢茂才異等特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慚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兵一軍又以老詎依身先矢石戰鬪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爲守一以事諉之民豫借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今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焚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爲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爲潁

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至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貞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頴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學擬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允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允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群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譖臣者豈宜但已頓下獄考實帝不許特詔制以上爲師守每他徙必還職秩允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辯允詆奎所言顛剛失大臣體奎

竟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允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者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允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鬭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允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惟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掊率人心一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允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允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允而使守長安覺遂劾允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允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著興亡論十卷

潤州先賢録德望卷第五終

贊

吉水廖莊

業受細君　行感赤眉
禮謹來學　官兼儲師
無惑不解　有賜必施
允矣君子　終始何玼

漢書列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丹陽郡）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右師姓細君名）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學

吳侍中高陵侯韋公

贊　　同安鄭霽

彼美君子　先儒領袖

博奕論誠　箴前矩後

忠直逆鱗　雖死無咎

定吳之志　充塞宇宙

吳志列傳

公諱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好學能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宮僚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論之其畧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臣庶乎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而好博奕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陳則非孫吳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刼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何益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會稽王即位諸葛恪表爲太史令撰吳書景帝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景帝喜讀書命依劉向故事撰定衆書又欲延昭及博士盛冲講論時左將軍張布貴寵用事以昭冲切直固諫止之帝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布惶恐陳謝且言妨政事帝曰王務學業不相妨也然恐布疑懼卒廢其業烏程侯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言此家人筐篋中物

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立傳不當爲紀皓不悦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疾求去侍史二官不聽皓飲群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爲限昭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常爲裁減或以茶代後更見偪強又酒後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擿私短以爲歡時有愆誤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内長尤恨非佳事也故但難問經義而已皓以爲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收付獄昭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無比曾無芒氂上報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因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虚無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以作洞紀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黄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一事又有乖誤自忘至賤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故先死列狀乞於外料取呈内昭臭以此求免而皓怪其書垢更被詰責昭對因誤此書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而華覈連上疏救昭曰昭值千載得以儒業與史官承荅天問不能數宣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昭罪當死然昭自少勤學不倦探綜墳籍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伏見符瑞累見彰一統之期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又吳書當垂千載非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乞赦其一等之罪使成書傳之百世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

題跋

右常昭傳漫塘叟劉宰爲延陵常䑐書按吳志昭作曜蓋史臣追改以避晉諱志中文繁今頗參司馬公通鑑有所刪定延陵故多常姓䑐見謂昭裔譜其族甚詳北距延陵七里有墓相傳以爲昭所瘞近歲有欲夷之者䑐父子兄弟争之力卒見直于有司今世士大夫以官爲家有一再傳則不省先塋所在者䑐乃能追存昭墓於百世之下可嘉也已然族譜獨不著昭行事叟懼未讀史者知愛其墓而不知敬其人也故爲之書時皇宋嘉定己卯立夏日朝請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張鎬題額䑐與兄旦立石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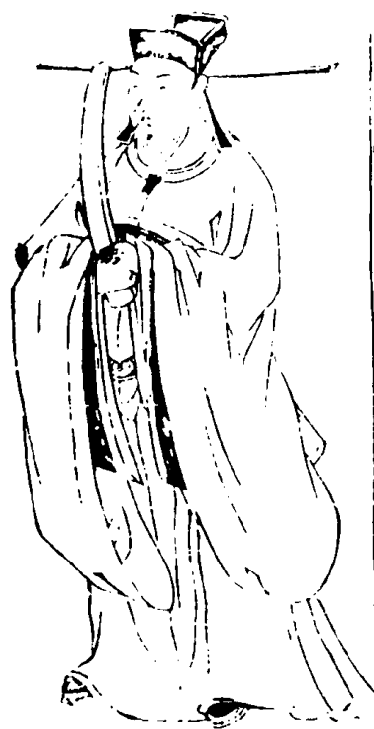
昔伍子胥諫吳王賜劍死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抉吾眼掛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自古忠臣義士之存亡其關繫人國家蓋如此吾觀孫皓初立爲吳主發優詔恤士民振貧乏出宮女當時翕然以明主稱之未幾麤暴驕盈酋殺丞相濮陽興王蕃萬或留平樓玄之徒皆相繼就戮剥人之面鑿人之目無所不爲正士摧方庸夫苟媚氣象大非前比常侍昭之在當時宜若可以見幾而作矣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爲侍中爲國史皓之所以待遇侯者尤得寵異常意可藉是以行其所學焉耳忠者禍之招才者忌之府皓喜人言符讖侯則折其祥瑞之問皓追謚父和曰文皇

帝侯則不肯為其作紀是以積怒而致誅嗚呼斬君子之脉鎖直言之氣而國亦隨之矣面縛輿櫬屈膝降晉是雖皆武肖而爵之然皓之生萬不如侯之死故雖死矣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墓在延陵季子之側千有餘歲子子孫孫家傳世守又不止於墓梓可以為器而已皓之丘壠安在哉皓之子孫安在哉吁視世之負國委屈以苟其生者大不侔矣司空圖曰天役儒學儒祀而家秦坑儒邪儒坑秦邪吾於侯也亦云景定四禩夏五月奉議郎差知平江府吳江縣事周宸晴書于垂虹之清節堂以附于侯傳之後

又

程遜賛泰獄上諫字而茂免常弘嗣為吳國獻者史而竟誅始皇固帝王之罪人猶能以字畫免遜於死弘嗣以博學見殺是皓又始皇之罪人也皓骨灰矣弘嗣之墓其裔克保於千載之下官不敢夷牧不敢樵死者有知自以為何如也皇宋咸淳三年歲在丁卯金陵吳琳題于文清劉公漫塘先生所書常侍中高陵侯傳後

又

有吳侍中高陵常侯以直諫盡節者稱三國志千載如生墓隧在潤州延陵子孫世守之孜之矣遂孫晰所次家譜漫塘先生所書吳志侯傳又證諸京口圖經郡庠祠設益信侯為是邦名忱無疑也今夫學士大夫自顯蒙肄習則知侯為儒宗領袖矣走何庸贅獨念侯之嫭節猶能奴隸咸知歸敬若迺崇尚扶植使其弱子單孫被風雨如山之安于以保護松檟俾勿壞是獨非賢守令之責哉昔賢遠矣求如侯裔與子孫俱亡恙者益寡詎容忍諸開慶改元中伏日泰郡龔渠敬觀漫塘真蹟弁以歸之卌益自策勉益大其宗以需聖時蒐訪東求之盛可也

唐書列傳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桂部既還辛苦貧無資晝樵夜然以讀書豪俠恒哂之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拜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譖謫嶺表太僕崔貞慎餞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故人為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下宜坐餞閭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職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故數緩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允遷考功㪅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為脩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為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燕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為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扣閣肩輿以進或行暮還聽乘馬禁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傅禮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編纂遺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即拜懷素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

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戶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榮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監盧俌崔沔為脩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為判官書未成會懷素卒帝舉京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儆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後詔秘書官並就脩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給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直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脩撰秘書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等總緝八年四錄成上之

文學

唐鄆州刺史許先生

贊

同安鄭霧

心上經綸　古今奇絕
睦鄆二州　一試而輟
蹇蹇貞厲　怡怡愉悅
丘壑雲林　江風山月

事實始末

先生名渾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令後拜監察御史歴睦郢二州刺史以詩名杜牧之嘗寄詩曰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蓋以遠大期之也匪特能詩而已嘗居丹徒有別墅在丁卯橋會稽陸游詩云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老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作午橋有丁卯詩集二卷行於世

詩集序　金華王瑭

晩唐詩人彬彬輩出名家當時傳誦來裔可謂甚盛北宋以來學者惟多宗許郢州其故何耶豈非絶類離倫可以則而象之也嘗覩杜牧之寄許詩曰薊北鴈初去湘南春又歸水流滄海急人到白頭稀塞路盡何處我愁當落暉終須接鴛鷺霄漢共高飛玩味是詩可以知郢州見推行輩相期以遠非止於能詩也審矣何怪後學倪焉孳孳必欲追其雋軌哉惟昔郢州自紀其篇目多至五百而今之書肆見於板行者纔踰一半同志之士每恨莫窺其集之全也信安祝得甫好學不倦尤篤志於詩一日從容訪舊偶得郢州類藁若干卷復旁搜遠紹幾足五百之數吁其勤摯矣亟命鋟梓將以廣其傳謂瑭曰牧之之作所以期待郢州者實而不華倘大書深刻以信後世彷彿一序矣子其贊一辭以載成編之歳月而不假乎其他也瑭謂郢州句律之精微學詩者當自得之若夫青黄犧尊或得以戕木之性柳瑭非其人也曷敢妄加藻繪以來蹤易之譏邪得甫曰然遂

書以識旹大德丁未仲春朔書

先生遺文

登洛陽故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楸梧遠近千宮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凌歊臺

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緑苔

驪山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迥雲卷珠簾劍珮高鳳駕北歸春寂寂龍輿西幸水滔滔蛾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墻見野蒿

凌歊臺送韋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沉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蠶成繭桑柘盡谿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咸陽城東樓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
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送蕭處士歸緱山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棋賓舘有魚爲客久
鄉書無雁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簫廟湘水行逢鼓瑟祠
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

京口寄友人

吳門烟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
浮沉無計水東流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
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頭

晚自朝臺至韋隱居郊園

秋來兒雁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逕繞山松葉暗

柴門流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涼
西去磻谿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四皓廟

桂花松峽廟門開獨瀉椒漿奠一杯秦法欲興鴻已去
漢儲將廢鳳還來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
山下驛程南竄路不知冠蓋幾人回

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

楚水西來天際流感時傷別思悠悠一罇酒盡青山暮
千里書迴碧樹秋日落遠波驚宿雁風吹輕浪起眠鷗
嵩陽親友誰相念潘岳閑居欲白頭

臥病

寒窗燈盡月斜暉佩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彫秦甸柳

白雲應長越山微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
唯有寄書書未得臥聞燕雁向南飛

竹林寺

騷人吟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
蟬鳴蕭寺喜同遊前山日落松杉晚深夜風清枕簟秋
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游練湖南亭今復登賞愴然
有感

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鵩鳥賦成人已歿
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
日暮長堤更回首一聲隣笛舊山川

題崔處士山莊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荊樹有花兄弟樂
橘林無實子孫忙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
向夜欲歸心萬里故園松月更蒼蒼

文學
宋國子監直講焦先生

贊
吉水夏積

吾嘗夷考行於先生蓋已有得於篇卷之舊能勇棄舉業於當時反諸經術而力究皎如寒冰在歐門而見推嚴於臘雪化導呂器而有就此其上有所傳而又下有所授今觀遺像之儼然孰起敬之敢後

事實始末

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文忠公勉以棄去科場之字專意經術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先生客文忠公所正獻公見而招延之使教諸子時呂滎公希哲方十餘歲先生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即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辭色其化導之篤如此故滎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宋嘉祐中舉行義赴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爲國子監直講歷知無錫州東坡蘇公嘗有與求惠山泉詩云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故人憐我病篛籠寄新馥

送焦千之秀才詩　歐陽文忠公

焦生獨立志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惡義勝華寵焦生得其隨道合若膠鞏始生及吾門徐子喜驚踴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自吾得二生纍纍獲双珙奈何奪其一使我意紛蘢吾嘗愛生材抽擢方欝蓊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竦况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趣簡要言說出雜冗新文時我寄庻可瀹煩壅

伏日贈徐焦二生詩　前人

徐生純明白玉瑛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古木陰層層

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倖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睡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卧慣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爲交朋崎嶇澗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揩眼眩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頭輕目明脚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今心意已如此終意事業知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贊　　同安鄭霧

好古博學　才華盖世　徵君智囊
物輙需利　行或沮焉　立言著書
有功道學　君子之儒

吉水夏積

自從幼學之時解悟中庸之理以是見於壯行固宜其能憂國而如家愛民而如子若夫著述之多文没世而猶存者是特先生之餘事而已

宋史列傳

洪興祖字慶善鎭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政和八年登進士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度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眞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通義二十卷古易考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註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證年譜各一卷杜詩辨證年譜各一卷黃庭內外經註二卷朋里系一卷行于世

先生遺文

論揚雄反離騷

揚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亦譏其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淸與太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

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旨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潤州先賢録文學卷六終

潤州先賢録後序

潤州今之鎮江也爲南畿之名郡屬邑有三曰丹徒曰丹陽曰金壇山川之美蜿蜒磅礴清淑秀靡豈不爲地靈乎然地靈則人傑故自春秋漢唐宋以來賢哲之士顒昂迭出於其間或高

跋

潤州先賢錄六卷明天順中知鎮江府事姚堂輯四庫提要史部傳記類存目三載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丹徒縣志藝文均未載惟天一閣見存書目載一明本今亦不知存否堂字彥容又字叔昇浙江慈谿人幼穎異十三能屬文二十二舉正統四年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歷陞郎中部中出納藏奸隱穢故為士論所鄙堂砥礪名節奮焉為之增重出知廣信府疑獄累年莫白者堂至立辨出之它政無不修舉巡按韓雍表其治行為江西第一內艱去官服闋吏部尚書姚夔知其賢上疏即家起知蘇州府蘇多羨餘歲以億萬計堂悉貯公帑以備賑恤及修孔子廟先賢

祠貴豪勢人道蘇者往時多厚索堂下令驛廩之外不得加毫末羣情大悅會以事忤巡撫劉孜乃移堂知鎮江而以鎮江知府林鶚互易之牒至即日行什器帷帳一無所攜凡釀酒一缸以為蘇物戒守舍者留候林為用蘇民遮道泣留不可得相與謠曰變木作篙不如一搖士林頌之以詩有袖歸白璧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之句堂治鎮一如治蘇政通惠洽流民復業者九千餘戶丹徒令賴正時宰王某甥也怙勢縱恣堂一裁以法賴始自戢堂亦坐是久不調刑部尚書陸瑜疏堂蓄鹽之守乃移廣東參政以入賀過家卒堂三典名郡皆著善政而尤所注意者恤孤寡舉遺逸興學造士褒表名賢以禮化俗故所至民懷其德立祠祀之吳文定公

寬書稱為古之廉吏方伯張辟入覲道杭抵慈谿哭之令有司建清白坊表焉雍正寧波府志卷二十一人物慈谿縣志卷九清操乾隆鎮江府志卷三十四名宦同治蘇州府志卷七十名宦均有堂傳此本舊藏揚州吳氏測海樓售歸山館紙墨精湛畫像完好惟鎮江府志卷四十七藝文載廖恭敏序一篇是本無之爰為補錄以付景印天順距今垂五百年四庫但存其目鄉人未睹厥書人往風微時殊俗易祠廟不復崇賢官守門知斂散即錄中所衆先哲聲光風尚名節嶄天地亘萬禩而不朽者新學小生殆不能舉其名字事狀而徒宵唇鼓吻欲復民族之精神其則狂號所瘀斥昔之人無聞知惟恐其誕設負戾之私誦足以立國於斯世吾讀

是錄述往思來蓋不知涕之何從也癸酉夏五柳詒徵

潤州先賢錄六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姚堂撰堂字彥容慈谿人正統己未進士官至鎭江府知府是編成於天順癸未錄鎭江先賢自周迄宋分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六門列其人之事實并後人所爲記讚詩文間及其人之著述所載僅二十人不及京口耆舊傳十之一也

名相贊五卷

〔明〕尹直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曹氏倦圃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名相贊一卷》提要

名相贊引

自古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理万事

其任重矣然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

否而人得否則又〻

君、

上少乱

〻之得人否也予間閱史

〻見明良相逢世臻熙皞終始哀榮

皆執掣節抵掌為之低佪羨慕興不可

反之慨一然陽消陰長小人得志君子

矣禍危及宗社未嘗不扼腕傷心談虎

而色變矣尚幸天理人心之公有不可泯君子雖或屈於一時而必伸於百世則人可為賢者勸故不量菲薄輒耻漢唐宋之賢相其才德優異志節剛方有裨於化理者皆為之采摭其事迹或槩括其大要至引用其成語協諧音韻各製賛詞以致傾慕之意於万一雖有纖瑕微誤終遭不幸者亦所不棄其更事二姓族賢醜正頗雜才智者一无取焉盖得八十有七人彙而命之曰名相賛嗚呼三代而下若漢若唐若宋皆文明治盛之時而甄錄名相亦不多得語曰才難詎不信哉

弘治甲子春二月初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

經筵官致仕七十八翁澄江居士尹直正言引并書

名相賛目録

漢

相國文終侯蕭公何

相國懿侯曹公参

右丞相曲逆侯陳公平

右丞相絳武侯周公勃

丞相故安節侯申屠公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霍公光

車騎將軍秺敬侯金公日磾

丞相高平憲侯魏公相

丞相博陽定侯丙公吉

前將軍領尚書事蕭公望之

巻二

東漢

太傅高密元侯鄧公禹

大司徒部陽侯伏公湛

大司馬司直宣公秉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大司徒司直杜公林

司徒袁公安

太尉楊公震

尚書令左公雄

尚書令尹公勲

太尉楊公秉

太尉参録尚書事李公固

太尉杜公喬

太尉陳公蕃

蜀漢

丞相武侯諸葛公孔明

巻之三

唐

太尉梁國房文昭公玄齡

司空梁国杜成公如晦
司空鄭国魏文貞公徵
太尉檢校中書令長孫公無忌
尚書右僕射贈太尉褚公遂良
侍中兼太子賓客韓公瑗
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來公濟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文惠公仁傑
中桓公彦範敬公暉中書令崔公玄
暐袁公恕己
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国蘇文忠公瓌
紫微令梁国姚文獻公崇
尚書右丞相贈太尉宋文貞公璟
右丞相贈太師燕国張文貞公説
尚書右丞相曲江張文獻公九齡
太子少師韓文忠公休
太尉尚父郭忠武王子儀

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許国蘇文憲公
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公嵩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宣
公贄
中書令贈太師裴文忠公度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文
簡公綰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文
貞公祐甫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貞
公絳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貞
公渾
太尉衛国贈左僕射李公德裕

宋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文正公 沆
太子太師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司空贈司徒張文定公 齊賢
右僕射太子太保呂正惠公 端
平章事贈太傅畢文簡公 士安
太尉兼侍中魏國王文正公 旦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張文節
公 知白
太子太師祁國杜正獻公 衍
太子太傅萊國寇忠愍公 準
左僕射追封燕國向文簡王敏中
太子太傅李文定公 迪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剛簡公
宗道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蔡文忠公 齊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元獻公 殊
司徒兼侍中魏郡韓忠獻王 琦
司空韓國富文忠公 弼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彥博
參知政事戶部侍郎范文正公 仲淹
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 脩
尚書左僕射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正獻公 公著
尚書右僕射范忠宣公 純仁
尚書右僕射呂正愍公 大防
尚書右僕射劉忠肅公 摯
尚書右僕射趙郡蘇公 頌

卷之五

南宋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公 綱
尚書左僕射豐國趙忠簡公 鼎

名相賛目錄 終

名相賛巻之一

澄江居士尹直著

漢

相國文終侯蕭公何

豐沛同興扳鱗附翼衆趴金帛獨收圖籍
首舉国士惟其先識巴蜀三秦收定撫輯
発卒補軍轉漕給食養民致賢制律治暦
謁財任師善避嫌隙發縦指示論功第一
父母昆弟咸受封邑河山帯礪永世無數

相国懿侯曹公叅

漢高龍興豪傑奮鶩赳ゝ懿庚出將入師
攻城掠地靡戰不利相斉師蓋清淨簡易
預托後相勿擾獄市促裝候召入代何位
遵用漢謹斥去苛吏日夕飲酒胡弗事ゝ
帝疑少朕俾子示意曰非汝知其趣入侍
帝詰厥由曰豈敢肆高帝与何創制定議

臣与陛下自度孰智法令既明天下已治
所宜君臣遵守勿二帝曰俞哉休矣姑置
民謌寧一慶流苗裔

右丞相曲逆侯陳公平

美如冠玉豈有長貧志宰天下如社分均
歷魏去楚卒歸漢庭挾金行間親護諸軍
秘謀奇計世莫得聞贊誅諸呂迎立孝文
独任燮理不对刑名自訟陰禍後奚由興

撰 李曹氏

右丞相絳武侯周公勃

吹簫織薄逢時奮興累從攻戰勇敢先登
可屬大事高帝有辯孰謂木強而不好文
誅呂安劉社稷勛臣

丞相故安節侯申屠公嘉

早事高帝累從攻擊出守淮陽荐加封邑
進擢大夫代蒼相耽孰謂寡斈而独廉直
召責嬖通帝莫能匿首尽出血奉旨乃釋

疾錯用事多所変易迫侵廟堧乃請誅殛
帝喻優容心犹忿悒剛毅之節其時可及

大司馬將軍博陸宣成侯霍公光

天性端正儀观魁梧早由蔭叙累官大夫
進止有節尺寸弗踰宿衛孝武三十年餘
賜圖示意謂可託孤進大司馬秉国鈞樞
擁昭立宣伊周同符宗社有頼四方無虞
功徳隆茂恩寵優殊憎陰要謀身後家屠

撰 李曹氏

車騎將軍秺敬侯金公日磾

早以卞入飼天駟容貌修嚴目无忤視
惟族篤慎上寤主意出駼乘入則近侍賜
姬不近帝益嘉異卒副宣成克定大事輔
政歲餘奄終于第勤功上將傳国後嗣世
名忠孝七葉葉貴賢矣盛哉豈係世類

丞相高平憲侯魏公相

策奉賢良李究精微最冠守全進践台司

損抑霍氏以全恩私草去副封以杜蔽欺
毋衆　弊毋輕出師好觀故事數陳便宜
四方災變輒奏言之中興名相適遭盛時

丞相博陽定侯丙公吉

起家獄史積功累官徵治巫蠱保護曾孫
乃投机會奏記將軍曾孫嗣極絶不自言
伊誰引證功乃上聞帝嗟報晩封邑加恩
及居相位好礼尚寛不業贓吏不罪汙茵

鵬李甫氏

闘傷不問牛喘自是詢曰氣失節孰任調
鈞薦賢稱职帝褒知人丙魏賢相今古同
稱

前將軍領尚書事蕭公望之

堂堂不撓博孝治聞射策甲科署候東門
尋以察廉遷治礼丞材堪宰相孝宣知
名跳陳巢異議論深宏省章決策處白輒
行試政出守書奏復徵語促時相乃貽詰

懲左迁宮傳啓迪儲君受遺輔政進前將
軍嘉猷日告舊傅益尊疑用儒奎左右規
繩請兵恭顯拒絶郍朋謀洩隙隙開卒為
所傾嗟遺廉臢徒尔震驚

名相賛卷之一　終

鵬李甫氏

名相贊卷之二

澄江居士尹直著

東漢

太傅高密元侯鄧公禹

內蘊大明篤行淳脩早識潜龍傾意親比
及聞起兵杖策從事宿止帷幄參決謀議
分兵西徇威行惠施關河響應吊民置吏
及拘挫衂兵散粮匱还謝宜陽騎纔廿四
鮮印號官恬不介意復拜將軍統護諸師
既定延岑功成名遂推慮滿盈此心惴惴
有子十三各守一藝資用國邑不修產利
明帝惇功益加寵異圖像雲臺允宜首位

大司徒御陽侯伏公湛

家傳儒李早領旋麾行為世表經為人師
遭時雲擾真人是歸召拜台省參決政机
智慮謀畧足副倚毗奉行鄉飲典定旧儀
謦欬厲志白首不衰微誤被仵就國棲遲
竟為推荐南陽杜詩復起進見中暑阽危
卒賜秘器帝親吊祠

大司馬司直宣公秉

少脩高節遭時反覆固却新徵乃甘雌伏
光武中興拜三独坐尋進司徒參秉鈞軸
務奉大綱简畧繁酷性素清儉蔬食布服
所得俸廪推恭親族帝嘗嗟嘆賜養優縟
世咨其清激俗墨黷

大司徒司直王公良

早嗜古李恥仕莽新教授諸生常千餘人
光武知名徵拜諫臣以礼進止忠言屢陳
進位司徒清儉寡倫布被瓦器妻子曳薪
行雖過中实出手誠上高其節下服其清

大司徒司直杜公林

沉深好李博洽多聞往來避难宝持壁經

烈士見義弃全其生光武徵起累進公卿
周密敬慎選舉公平據令酌古論礼議刑
竞非郊配刑宜從輕李遵旧制毋為紛更
相號称職允愜時評

司徒袁公安

允毅郡公早舉明經薦更劉郡政號嚴明
平反楚獄誣服更生保全士夫不以賍刑
累進司空術〻閣〻諫沮竇戚用綏北庭
引誼雅正匪躬王臣天子百辟侍為囯楨
仁心陰德覃及後人

太尉楊公震

関西夫子博奉多識早辞礼命晚歷郡邑
三鱣集堂四知却寄不開産業遺後清白
薦進三公廉方抗直論作嬰陰沮抑官戚
明謗矯誣山頹棟折大鳥悲埜帝徒悔惜
汗青著名累葉載德

尚書令左公雄

早舉孝廉稍迁刺史累令尚書明達政理
推較災変辯論滅否久任守令限年奉士
沮封宋娥裁抑戚里請重九卿毋加笞捶
表章奏議時以為軌匡肅良多古今婦美

尚書令尹公勲

宋世衣冠宗族榮貴伯睦司徒兄頌太尉
独察孝廉五迁顕位既令尚書茂漎帝載
預誅跋扈畴功封禾烟時党錮多所誣逮
上書解釋詞意懇凱轉大司農惟上簡在
名炳汗青世欽風槩

太尉楊公秉

少傳父業教授隱居晚應徵辟侍御初除
歷刺四州廉潔著李召入勸講侍中尚書
極諫盤游帝意弗俞屢退屢進抗直无渝
徵授太尉日進嘉謀抑絶横拜以杜覬覦

屛乍权宦汰黜冗汙百司以肅三惑是祛
世濟厥美允稱華腴

太尉恭録尚書事李公固

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好學尋師博覽典墳
詔舉对策定変脩陳歷守劇郡降益弭兵
入持政柄廣舉賢能八使所刻請急誅懲
選舉廢置考案惟明盤游宜戒屏政宜親
比遣不造輒說將軍能安社稷擇立長君
意忤权戚怨結黄门飛章巧詆卒隕厥生
道亡時晦世悼忠貞

太尉杜公喬

癸軔孝廉累官守相侍中奉使表奏允當
戚宦濫爵封章独抗前相既廢内外氣喪
独立不撓朝野瞻望執意权奸積怨快了
秉文筆免遂與誣謗李固同殉暴久乃葬守
節謝祠惟義之尚

太尉陳公蕃

早志清世乃不逸夜抗論旨俗克樹風声
策協竇武期致治平孰意妖腐肆奸盜衡
露章汰乍反速構傾武同被害棟折山崩
功雖不終名炳汗青

蜀漢

丞相武侯諸葛公孔明

炎祚告終隹遺餘烬龍卧南陽起應三聘
首陳經濟區画素定曰彼魏吳孰如同姓
師行仁義紀列八陣流馬木牛人力莫競
七縱七擒式示权勤歷事两朝心殚力尽
出師二表伊訓說命大星隕營天胡弗憖
百世景仰惟忠惟正

名相贊卷之二　終

名相贊卷之三

澄江居士尹直著

唐

太尉梁国房文昭公玄齡

有唐之興首相玄齡任公竭節夙夜勤誠
知人善任各盡所能明達利治緣飾儒之
議法處令務為寬平弥縫家匀不衒不矜
动以衆美始終全名

司空梁国杜成公如晦

唐興首相房杜二公善謀善斷志協議從
基閣制度冕物礼容率由裁定贊襄彌縫
君明臣良千載奇逢率觀厥成傳不言功

司空鄭国魏文貞公徵

唐初輔弼有儒文貞規諷論諫紀顏批鱗
賢否理乱剴切周諄勸行仁義卒致治平
帝謂人鑑自擬良臣胡没未几措譖遽行

高麗之役乃悔乃禋諒哉遺直千古之稱

太尉檢校中書令長孫公無忌

机敏通悟博涉經史早從秦王征伐經理
贊謀建成定策太子文武足任匪緣戚里
懿績嘉庸太宗褒美受遺輔政兩朝眷倚
執反天剛欲立武氏面折力争竟莫能止
鄙哉讒夫誣以不軌貶斥誅夷惟武夙旨
天理固存卒復其始追爵録後昊其附已

尚書右僕射贈太尉褚公遂良

博涉文史工楷隸書起家參軍累知起居
封禅征遼隨諫輒俞分别本支卒定皇儲
受遺輔政永徽有初王后將廢力争盡忠
曰后名家亦素無辜若必改立請擇名姝
况武昭儀曾厠捷好經事先帝請詳何如
还匀叩頭流血歉獻帝怒武詈卒致讒誣
累貶愛州身没子誅厥後追贈公道昭乎

侍中兼太子賓客韓公瑗

少負節行博李曉吏侍郎襲爵荐登相位
軒龍動搖泣諫不置曰右趾易非社稷計
臣嘗詩讀太息褒姒不啚今日親觀茲事
先帝顧命遂良无忌論諫懇切一德无二
令俱貶逐罪出傳致上擿帝明下折志士
朝寬无辜以慰輿議帝昏弗省誣无誣交
至有謂桂州用武之地瑗授遂良將啚不
利既貶振州復遣按治屬瑗先殂發棺驗
視牝雞青蝿紊亂大器小人遺臭君子
奚愧女戎何辱豈天之意

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来公濟

幼遭國難轉側流離篤李登第累踐華資
議處承乾帝有所咨曰全厥生庶不失慈
既擢儲輔馴致台司高宗詢問馭下所宜
曰宜省役勿奪農時陽明既捷欲立武姬

槜李曹氏

乃與褚韓力進諍辭曰毋天下務擇令儀
周文與姒化自內施漢成立碑皇統中微
尋坐褚貶久復遠移突厥入寇總兵拒之
曰嘗詿綢蒙不誅喪令當塞責不甲而馳
遂沒于陣給賜靈輀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文惠公仁傑

斗南一人明經早奮赴掾思親望雲延佇
代使絕域化誨同侶執辨獄疑屢回帝怒
寧邑刺州民靦祠俎侍郎持節江南巡撫
奏毀淫祠千七百所唐草而周吏酷於暑
搆捕置对承反无拒不聽指引血首觸柱
褚表上白乃出囹圄既貶而遷契丹是禦
尋復平章諫止師旅曰戍疏勒財竭民苦
雖不見聽公論攸與數議易儲始終抑沮
曰夢博輸鸚鵡折羽神明默告恍若面語
惟我太宗平定區宇德澤在人孰肯從武

槜李曹氏

況嗣以姪姑不廟祔惟子承祧毋必配父
萬歲之後悉旨時序反覆開陳武后頓悟
乃眷房陵以礼迎取力薦東之卒復慶主
取日虞淵名垂千古
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張公柬
之侍中桓公彥範敬公暉中書令
崔公玄暐袁公恕己
五王提兵誅嬖臣張公首發机謀神桓歘
崔袁心力并中興唐室屯淹辰内外晏然
塵不驚盡誅武党需官刑戮知嗣主非英
明反為豎見妖后乘劫持戮辱如撲蝇不
然安李功全成何啻西京勃與平畢竟陰
謀陽彙與推恩褒卹覃後人
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国蘇文忠公瓌
早奉孝弟歷近州正最書恒多歲久乃進
博識旧章明暁法令按誅妖幻鄭普思廷折

諛佞明祝欽不効燒尾自請弗稱牝嘖鳴辰
右拿杜门卧病屢帝柔乾仍起執政僕射進
近竟考終命文貞易名司空是贈
紫薇令梁国姚文献公崇
唐明中興惟相克稱其相 誰崇名姚姓
帝曰汝崇宜遂相朕要以十事從乃拜命
進同三品近紫薇令十事條奏惟上明信
應変成務救時輔政不求边功以弭边釁
三入中書四方底定開元之治唐於斯盛
尚書右丞相贈太尉宋文貞公璟
風度凝遠耿介端勁歷敭中外馴致執政
畢謹忠賢屢仵嬖佞易之郡邪切当帝独尊
敬曰卿元老宜有遺朕時進嘉言寔啓天
聽乃近右相庸示眷命政刑務清百職務
稱彼善應変此惟守正開元盛治相業莫
競

右丞相贈太師燕國張文貞公說

唐室盛時有相燕公敦尚氣節李同談道
歷鎮边圉累奏膚功元忠被誣引証不從
東儲侍讀惓惓納忠倡議封禪粉澤礼容
亦入中書卓為宗工多引名士左右弥縫
中遭排擠幸保厥終君臣相得自古难逢

尚書右丞相曲江張文獻公九齡

策奉高第紀自遐陬風度醞藉李行兼優
居喪致祥紫芝白鳩歷踐華要累告嘉謀
千秋金鑑感動宸旒潤色帝制引用名流
胡雛亂華預為囯憂沮相仙客忤旨招尤
乃斥乃貶終卒首丘帝思遺直賜祭松楸

太子少師韓文忠公休

早工文辞賢良擢第不務進趍直方峭厲
亭忤張說抗論均稅請治大奸徐治其細
得失盡言動有献替帝鏡亦怡自竟軀瘦
左右進諫由休切制帝曰用休為社稷計
寧從休言退寢安寐上瘠下肥朕心寔契
功名始終若燕罕儷

太尉尚父郭忠武王子儀

天寶末年盜發羯膚氣為干城汾陽尚父
首提孤軍不避險阻轉戰逐北誼不还顧
六飛西狩伊誰當宁幸有東儲即位靈武
克平兩京遐邇 惡讒奪兵柄退然閑處
吐蕃入寇承命出禦収兵分屯夜蔽萬炬
賊疑且遁尚多首鼠復屯涇陽虜來覘詰
令公誠存可得一覩单騎免胄徃見贊普
回紇羅拜宴飲歡叙搆好如初載奠區宇
遇人以誠猜忌謀沮八子七婿鵷鸞鷺羽
飽餘諸孫多壽多嘏

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許國蘇文憲公頲

敏悟絶人心胸錦繡奉詔理寃多泣洗宥
一時禁瓮父子斑篋典冊詔誥筆橅大手
思若湧泉口占分授蘇李並稱何有先後
乆璟同相每共欵奏璟或少屈中辨左右
肆璟書褒僕射長厚莫知今相猷可替否
世濟厥美名実俱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公復

望閥高華躬素儒寒粥墅發廩賑飢停宮
撫李甫氏
邑狩奉天匡濟艱难泊居相位披竭忠丹
諫用賢宦逐斥杞奸嚴方數忤詔許掛冠
既退沒貶随寓而安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宣
公贄

兩年制科再調邑尉五術八計為使者説
河北兵與奉詔條对緩急後先切中机會
涇師猝変乘從行在奏請報下机務填委

裁決精敏小心抑畏帝亦親倚呼以行輩
一夕道失殊深驚嘅既浮上謂君臣欣樹
嘗為上言宜加咎悔俾臣持筆無復忌諱
命下制書聞者墮泪人〻感奮卒平大憝
既復京師勸行賞賚先奉祭告徐收卞讀
咸与維新滌其旧穢以安反側以堅帰戴
胡弗即相閉於非類最後輔政奮膺熈載
可否盡言以匡不逮剸挀太過知者有謂
撫侍曹氏
曰奇無負敢遑自愛何佞滑昏意羅譏退
貶放遐荒杜門养晦順皇眷召仙游不待
奏該果編岳休求代

中書令贈太師裴文忠公度

神覌邁爽捺守堅貞文武具備將相知名
累朝倚任四裔咸歎占对詳敏處置適情
强藩叛鎮以次削平進退用否係時重輕
憸人腐夫鑄詆其成午橋蕭散式戒滿盈

賜詩注想及门已襲賜礼優縟配享憲庭
全德始終汾陽比稱

中書侍郎同中書门下平章事楊文
簡公綰

少孤素貧孝謹沉密左右圖書凝塵滿席
及冠制科累更華劇請奉孝廉人高其識
品裁清允元奸娼嫉擢處司成陽襃陰抑
帝心簡知超登相賦制麻甫頒中外慰懌

修習靡音闢風屏息士有造謁視顏斂戢
官號縻祿刊定釐革太平旧制始復十一
天未欲治奄至易簀當宁震悼賻賵絡繹
視古孰儔楊震清白

中書侍郎同中書门下平章事崔文
貞公祐甫

世承礼法叅擢高第累遷中舍遂攝省事
剛直不回屢折衷議知選除官衷輒駁異

忌同日深請貶散地帝悟衷欺即兩易位
屬時官賞繆紊失次推行至公不以嫌避
蓋未踰年除八百吏藩臣獻錢逆知其偽
反賜勞軍彼自慚愧時雖厥謨可復其治
胡用未究盡為殄瘁終始哀榮隆贈美諡

中書侍郎同中書门下平章事李貞
公絳

奉自密詳有儒儀嘗薦歷華要論諫切直

望重一時乃躋相賦帝樂與對衣汗不息
骨鯁真相天語褒勅賢否太分讒邪交嫉
身殞叛兵忠在王室

兵部侍郎同中書门下平章事柳貞
公渾

早孤甫亂孰詠為僧曰去聖教不如无生
登第授官棄帰武寧（山名）召拜侍御不樂
檢繩丐外獲留補袞在廷刺袁佐漸入為

右丞泚乱走避奉天扈行遂迁常侍累封
宜城尋拜平章参秉鈞衡帝嘗擇令書諭
浮人群臣皆賀独有閒陳曰此尹職非帝
宜親帝嘗擇相：擇群臣京尹擇令乃宜
子民吐蕃謀好帝擬盟成復独作詔曰虜
无情未可恃臣憂方殷帝時怒作忽報
劫盟帝謂儀生乃克知兵益見礼異首相
則嗔同遺執信成紛結ゝ曰頭可断口不
能瘖卒為所擠退處攸ゝ守正不撓允宜
謚貞

太尉衛国贈左僕射李公德裕
卓犖明辨歷敗省署三按浙西四迁節度
丹扆有箴大明有賦豈飾詞華于以諷諭
斥絶異端不供粧具毀撤淫祠冤靡攸寓
浙俗丕变倫誼亦敦請却方士丹藥勿御
建樓筹边図分两路指画南訂或攻或成
兵精餉便戎虜震慑禁止髡徒科約帰女
蜀民頓革民知向慕時比擠擯逐吉因猜
招来維州亦扶私拒初入中書論劾訓注
尋遭徙貶朋奸作悪群邪旋敗帝亦悔悟
再召平章首陳党蹤辨别正邪借樹為喻
援古証今詳切明著迹救珏李湲嗣揭卒回
帝怒勤棄安西賛征澤潞詔檄三鎮各以
兵助太原隨叛謀不可恕詰責覘使決策
往捕處毅机急從容暇豫稹刘弁楊弁誅
遠迹寧附功擅中興他相莫与者汰冗員
吳怨足慮乃請罷兵乃力丐去丐去不允
擁宣践阼奉辦將事帝忽心忤口近太尉
我髮森竪翌日敗官東司留務仇郎交攻
累貶司戶殁而見夢令孤綯寤急為陳情
遂獲還祔謚皇念功追贈如故人豈能為天
有定数

卷之三 終

名相賛巻之四

澄江居士尹直著

宋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李文正公沆

風度端凝器識宏遠寢封内嬖沮用戚畹
違遵條制日陳水旱懼亦浮薄憂戒盈滿
聖相之稱古今攸罕

太子太師許国呂文穆公蒙正

質厚寬簡正道自持遇事敢言不回不欺
中書三入老成耆龜明良交泰蹟世雍熙
午橋休適嗣有阿宜

司空贈司徒張文定公齊賢

豊儀大畧起自孤寒献策行宮受知藝祖
遺相太宗宣文振武九居八座四踐兩府
三公就第勝適容與

右僕射太子太保呂正恵公端

姿儀魁秀器量寬厚寵辱不驚持重有守
柔懐継遷存恤厥母鎖閉継恩折沮李后
升殿審視乃拜稽首執謂糊塗真可大受
納陛昌為尊礼耆耇

平章事贈太傅畢文簡公士安

方正沉雅慎行飭躬真皇洛相力薦萊公
合請親征與疾以從忠於謀国有古人風

太尉兼侍中魏国王文正公旦

秀鍾陰德久践台司故請不辭薦賢不私
救罪輒前人国不知契丹假幣西夏告飢
裁決一言讋服兩戎天書之惑全德之疵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張文節
公知白

更践中外不為身謀徇公守道言行賤修
箴献風展諫止灵休名器是惜盈滿是憂
凜然清約賢相之儔

太子太師祁国杜正献公衍
清介勁正素不植私力卻内降累辯刑疑
賢傑是引佞邪是祛孰攻范富独左右之
胡相未久退授宮師睢陽五老令名永垂
太子太傅莱国寇忠愍公準
剛方慷慨奇才大節守正嫉邪遇事立决
挽衣留諫面詆同列請幸澶淵竟成茂烈
胡弗令終定策語洩
左僕射追封燕国向文簡王敏中
風骨秀異明敏温良不利市船不受賜贓
三居留守兩拜平章大耐官職恬淡有常
慶鍾神后三世封王
太子太傅李文定公迪
封稀公輔相自儲端禁中嬪妝餉給民覺
危言正色陳善責難諫沮丹右面詆同官
既退復相隨罷而去遺直之褒論定蓋棺

尚書礼部侍郎参知政事魯剛簡公
宗道
蚤孤奮起薦歷華省疾惡少容剛方骨鯁
贊正銓格糾劾权幸帝褒忠實不諱市飲
章獻臨朝詢及武牝曰唐罪人唐祚几泯
劉氏士廟孰為媚請走臣莫对独致規警
章獻黙然廟議頓寢帝幸慈孝寺后輦先
引曰宜從子后即退屏魯直魚魚頭声稱
耿々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蔡文公忠齊
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狀元得人寵給騶從
歷任庶僚馴臻柄用糾彈无忌料虜克中
論法讞疑不刻不縱太后遺誥廷擬遵奉
乃白執政乃顧廷衆曰上盛年政方親總
稱制垂簾豈宜相踵太妃退沮中外驩歎
動故旧不遺清議攸頌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晏元献公殊
神童召試意氣自若帝爱不欺謂題曽作
賦性剛简自奉淡泊顔对慎密糾繩謇諤
知人善荐布满臺閣权倖弗便章献不樂
既退復起留侍經幄駕將視疾馳疏請却
螭首龟趺御書旧学

司徒兼侍中魏郡韓忠献王琦
識量英偉天資朴忠述初唱第慶雲弥空

賜李晢氏

牵賢斥奸累進囊封西賊膽寒晝錦恩隆
歷相三聖調和兩宮成敗付天夙夜匪躬
社稷有賴定策元功

司空韓国富文忠公弼
惟天佑宋篤生彦国王佐之才公忠亮直
請閑言禁賑活万億兩使契丹載安社稷
歷相三宗百官劾貶飛語比讒賴上不惑
秦国捐养終喪是執退不忘君累陳得失

大政大疑来咨来即盛福耆年仁庙配食

太師潞国文忠烈公彦博
立朝端重顒盼有威臨事果斷鎮定危疑
歷事四聖中外倚毗出將入相名聞四夷
首建儲议帝褒輒辞功成身退眷礼不衰
洛社耆英潞国太師

参知政事户部侍郎范文正公仲淹
少有志操奮自羈孤感激論事制中上書

賜李晢氏

伏閤之諍百官之尚风節凛凛興起懦夫
破膽有謡抜萃匪迪先憂後樂素志弗渝
當国未几恭略施緒餘群邪醜正朋党是
逐用雖不究永有令譽

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脩
有唐詭餘五季促文氣委靡詞流縮宋興
百年元氣復昌黎去遠廬陵續力追古作
文郁郁羽翼六經洗流俗海内師尊翕然

服優游館閣兼史局濟時行道心素萬犯
顏敢諫日忠告辯別邪正咒回逐往客進
退何曾谷入參机政副鈞軸預定大計宗
社福調和兩宮務敦睦群攻獨辯緣訟濮
至今稱謂无帰宿是非較然軌荣奪山斗
斯文永尸祝

尚書左僕射温国司馬文正公光

顯允温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出于天性
幼能拯童擊甕水迸闔喜賜宴不簪絲勝
侃々立朝奉賢斥佞儲位久虛累疏乃定新
法方行力辯廷争自洛赴臨民呼公有姓曰
公毋帰留執国政公尋入相務去太甚莫
甚新法剷革殆尽旋乾轉坤万民歡慶如
出塗炭如脫檻穽民胥与言天子明聖置
相得人活我民命元祐之治視前斯盛天
弗憖遺厥用未竟資治之鑑千古之令

司空同平章軍国事呂正献公〻著

早辯召試恬退有称简重清净李粹量宏
別〻白邪正精於知人遇事善斷勸講简
明好德樂善出於至誠与先並相協恭同
寅革罷新法廻困恤貧先疾既革付託諄
諄于章重事継美先君邦国不幸棟梁遽
傾

尚書右僕射范忠宣公純仁

惠易寬简孝友純誠李本忠恕允蹈終身
嘉謀讜論悟主爱民力救蔡確毋治党人
宣仁被謗申辯諄〻君實過激規正循〻
不事宇寵不徼好名請釋大防寧忤章惇
怡然就貶雖溺不嗔嗣君眷任以疾逡巡
世済忠直人莫与倫

尚書右僕射呂正愍公大防

碩偉秀發威儀翼如持重朴直不植朋徒

八事九宜經国之謨歷陳家法帝用回俞
曷嘗緣怨遏嘗邀譽居相八載一節不渝
群邪誣訴貶卒于途事久論定瑕不掩瑜

尚書右僕射劉忠肅公摯

峭直明銳氣節剛勁粤自登朝以至執政
脩明憲法辨白邪正進退賢否還操其柄
勇於去惡群小攸病朋讒奇中貶謫惟命
天久乃定人卒不勝

尚書右僕射趙郡蘇公頌

器局宏遠博學洽聞議礼訂曆参酌精明
洎相哲宗專意守成遵奉故典弭兵息民
貢舉集議先行後文犯顏力辨仲宣獄情
恐辱衣冠請免杖黥士夫由此例不加刑
匪公孚德晦昔復是矜宜享高壽不罹悪
声詩不云乎明哲保身

名相賛巻之四　終

名相賛巻之五

澄江居士尹直著

南宋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李公綱

金虜渝盟郊圻紛蹂烈烈李公文武兼有
力沮南遷且戰且守虜退公出二帝北狩
高宗嗣興召置左右嘉謀奇策動輒掣肘
相僅七旬用弗克究屢進屢退不愠不咎
始終一誠如子戀母恢復不遂豈天寡佑
孔明之忠惟功之首

尚書左僕射豐国趙忠簡公鼎

允毅忠簡力行敢為初當言路献忠出奇
洎居相位身任安危料敵制勝動中事机
再拜平章南北相持先固根本養成俟時
憸邪屢訟遐荒屢移丹心不改白首何歸
中興賢相舍公其誰

少師贈太師張忠獻公浚

南渡之初上下惴々有若魏公將相之器
忠義奮發艱險不避誅平僭逆擯卻虜騎
用師得人所向如志胡以群言屢奮屢躓
忠愛之心矢死無異卓然人豪一時寡二

少師魏國陳正獻公俊卿

孝友敬忠好禮清肅粤自輔儲洎秉鈞軸
分別正邪心公論篤劾罷湯相还浚都督
正色危言啓君之欲動法先哲歷薦儒宿
晦菴受知述行臨哭

少保雍國虞忠肅公允文

大志重器早負人望晚際時艱出入將相
采石一捷摧金斃亮忠炳汗青世莫与尚

尚書右僕射魯國陳文正公康伯

臨事能斷經濟自任丞相不名禮遇隆盛
金敵南侵頫以鎮定退而復召敢辭以病
期紓國难天胡弗憖

右丞相儀國梁文靖公克家

風度秀整才識優邈洎登相府眷寵尤渥
力護善類忠於謀國

少傅益國周文忠公必大

剛正大才帝屢見器兩翼飛翩克定大計
扶植正李皇邸橫议議忠文耆德御書輝
賁

右丞相追封周王趙忠定汝愚

孝友純誠宗英國器文武咸風超登相位
遭国变故鞠躬尽瘁力贊受禪忠貫天地
胡彼讒人流言不利終於南迁金滕尚閟
天定勝人封王賜謚

右丞相文忠烈公天祥

大廈將隳一木莫支此公之時父母病危
無不用竪此公之詞國亡身喪大節不虧

日月爭輝宋三百期養士之施惟公報之

名相贊卷之五　終

題名相贊集後

宮保謇斎先生解相業而歸老澄江之

上也留心著述以淑後進每誠人曰夫

委修有事君之責定志擇術則於昔之

名臣庸可弗究既嘗撰

皇朝名臣通録以顯

聖代人物矣以為未盡而三代以上之名

相表章於聖經者不待揄揚迺起漢迄

宋取相業之名世者始蕭文終〻文信

国得如千人掇其德功言人各為贊〻

各因人題曰名相贊雲嘗趨請益

先生授是編讀之語簡氣昌格嚴体粹

而去取公行尚端窮詭

先生身手異代而其繪摹往哲言人〻

似擬徽音若耳聆撮懿行如目擊且无

意善无溢美約千古於一編談平生於

數語何其視难為易也昔晦菴之作六
君子賛論者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
則有德者知人之德有才者知人之才
其
先生是編之謂乎自今凡有志臣節而
蔞靡前休者脫蘿披謁則不待旁搜博
考而一覽浮槩仰止者悟其要領思齊
者識其閑鍵而耻醇棄疵會偽成全異
時出佐
聖君躋大一統之治於億万斯年之久未
必不因是奮務則即
先生是編其有功世道已无讓古諸名
相矣語曰樂道人之善
先生之顯暴前脩以之詩曰示我周行
先生之啓廸後進以之岺雲所以幸遂
大观譬獲至寳也

先生李子手交方大將以是編刻傳竊
謂宇宙中如是書固不可少因從史執
緒備贅末简以識歲月云時
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正月初十日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同邑後李蜀江歐
陽雲書

名相贊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尹直撰直字正言太和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謚文和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取漢唐宋相業足稱者始蕭何終文天祥凡八十七人采摭事實各爲之贊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明〕謝鐸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高貴亨刻伊洛淵源錄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伊洛淵源續錄六卷》提要

伊洛淵源續錄前序

昔朱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淑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粹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為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汩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為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

真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後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乎生所不敢後者姑録其槩而擬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成化庚子春正月吉日黄嚴謝鐸謹識于長安西館

伊洛淵源續録目録

伊洛淵源續録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

事實畧

先生諱從彥字仲素劒浦之羅源人曾祖文蔚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初從呉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說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褁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於是歸而盡心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遂執子弟禮從之游先生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一及雜語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遂盡得其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先生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䖍龕白雲亭濯纓亭每賦

詩以自樂所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熈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卒稔夷狄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觧毛詩觧中庸説論孟觧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晩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敘早卒無嗣見豫章文集附録

議論要語六條

先生嘗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

度則莫如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禄山之亂内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見宋史道學傳

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見豫章文集附録

又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派自得之三代之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生死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生死去就如萬鍾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於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見宋史道學傳

遺事

政和初龜山先生爲蕭山令先生徒步往學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遂語以心傳之秘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見年譜及道學傳

陳幾叟跋先生語孟師説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踈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

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錄其書併以仲素之所受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見豫章文集附錄）

延平先生以書謁先生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共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

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心會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累哉（見宋史道學傳及豫章文集附錄）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語
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
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
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爲者如此見豫章文集附錄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
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
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
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
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
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
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
求又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
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
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
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
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
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
了晦翁云羅仲素先生都是着實仔細去理會又云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羅公清介絕俗雖里
人鮮克知之

晦翁門人問李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不以爲然如
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
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嘗見李先
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
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
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見豫章文集附錄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見朱子語類）

馮梦得序先生遺藁有曰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菴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黄大任跋其後曰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太常傳士陳協諡議其畧曰羅公從彦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謹按諡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絶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諡爲文質

尚書考功員外郎周坦覆議曰羅公從彦不求聞達於世育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奉常諡曰文質於法爲宜淳祐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依（見豫章文集附録）

伊洛淵源續録卷第一

伊洛淵源續録卷第二

延平李先生

行狀　　　　文公先生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劒州劒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暨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迎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叅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做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蚤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

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彚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心焉閩

門內外夷愉肅雝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
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
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
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
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
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
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
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
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
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雖有力
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
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
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
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
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
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
門人曰聖門之學是書具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
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
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
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
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
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
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通苟有疑問答之必
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又嘗曰讀書者知
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
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
嘗講解文書然其辯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
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緊
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
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
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
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

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

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

先生之蘊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爾謹狀

文公與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禀受

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煩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畧如前書中之意到關萬一得對事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乎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

氣未寒更乞爲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
狀不備

祭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
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
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
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
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曁山川
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
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

浮雲太空仁孝友弟洒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
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税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
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
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絶如綫
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
孰云非天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誾誾侃侃斂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

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
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詔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
吾子勉之凡玆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涙落懸泉何意斯言
而訣終天病不擧扶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
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
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遺事

楊驤問先生言行文公先生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
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
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見朱子語類）
文公先生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
墮之氣又曰先生氣象好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
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
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
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又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他涵養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
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

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呌一人呌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呌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洒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真得龜山門法又曰先生說一

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又曰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辯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又曰先生有爲只用蠱卦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見性理大全朱子語類

葉賀孫問文公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文公曰這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

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見朱子語類

陳淳問延平李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文公曰只是要見氣象 見語類

廖德明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文公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人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又曰舊見李先生說少
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
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
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
不熟耶又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
去學禪先生云汝恁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
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
會爾 語類

文公先生嘗謂門人曰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
好又曰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
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差過了多又云天下事道理
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語類

文公先生嘗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
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
實驗得如此又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
箇主宰存養處又曰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
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
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見語類

陳幾叟答先生書有曰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
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
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況堂奥乎用是慶
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見豫章文集

先生既寒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
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
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
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陥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
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
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二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三

文公先生

行狀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頴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

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揔攬群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壯國冨兵強視吾力

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
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
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
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
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
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知之耳明年改
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
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
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

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
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
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
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
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
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
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
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
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
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
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
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
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
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
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
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
規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

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
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三促就
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
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
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
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
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
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
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

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刑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凜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

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粮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輙淪溺因募飢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挠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歛戢里閭安靖數

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勑額及高宗御書石經板本九經注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

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歛刻剝以償債負抱饋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侵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以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illegible]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illegible]

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
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
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
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
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
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
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
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
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
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

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
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
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
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
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
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
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
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
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
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指其幸能

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
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
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槖窟穴之所在
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
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
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
之紀綱乃幷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
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
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
嘗用劄子奏事復因臺諫言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

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
漕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
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
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
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
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
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
[illegible]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

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誠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

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

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

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推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

勦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宜且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敷惟恐真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塩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

為萬戶於捄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

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幣等事

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准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
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
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
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
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
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授職名再辭新
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
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
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
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

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
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
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
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内學者尊信
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
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
疾請奉祠者再淮能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
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
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
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

二等以上入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
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縣丞
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
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
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
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
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
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
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
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

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
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
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
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
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
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
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
非不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
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
嘆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
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
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
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
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湖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

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
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
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
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
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
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
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
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
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
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

生復入故為兩龍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
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
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脅
肩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
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
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
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
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

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
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
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
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
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
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
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
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則陛下所以倚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覬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粮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

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

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

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所以熏蒸

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甚害已
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
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
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
蓋其爲害之日久矣而浙中之俗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
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
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
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
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

有則殺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
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
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
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
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
指擬者號爲歲終羡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
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
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
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

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
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
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
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
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
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
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
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
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
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
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
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
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
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
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
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

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巳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巳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廟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极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跡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引以自近守南康持制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

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人變郡有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吏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旱事巳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

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
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
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
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祠宮觀從
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
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
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
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鎭至則遣
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
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

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
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
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
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
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
五常之教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
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
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羅諸數千里軍民
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
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卽位

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
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
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
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權者爲建極
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
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
聞南內朝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
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
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

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
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
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
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
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
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
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
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訢然樂而忘天
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
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

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郴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猺峒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而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收作說書差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

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議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因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聞恩轉朝請郎賜紫

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饉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艱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逡巡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

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中言殯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姦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

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纂
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荀子勉上進德其畧言
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
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温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
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
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

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
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
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
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間者遺詔初
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
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
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
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
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
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

稽考禮律豫行指定會孝宗附廟議宗廟迭毀之次
有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
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
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
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
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
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
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
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
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

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
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
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
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强弱於冥冥
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
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
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
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
復奉以爲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
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

併遷僖宣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
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
盖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
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
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
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因節畧狀文
及爲箚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
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
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懲内批之弊
因言乞降出箚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

廟堂而事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
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丞相趙
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
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
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
對復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
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斥言
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
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
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

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
辭再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
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
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
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
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
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
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
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

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
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
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
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改還職名又以疾乞
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
辭職名乞休致又以昔爭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
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
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
恩數乞改正况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
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

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致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

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擯群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僖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家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

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illegible]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illegible]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

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illegible]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illegible]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illegible]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潁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

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

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

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illegible]
[illegible]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
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
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
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䘏問
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
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
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
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
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

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
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
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
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
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
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
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
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
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
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

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
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
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
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
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
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
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
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欝而不章先生爲之
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

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
蘊奧不至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
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
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
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
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
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
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
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

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
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
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
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
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
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
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
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乎

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
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
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
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
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
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
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

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
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
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
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
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
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
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
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
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
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

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
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
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
曰堅苦問學問溫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頷之已而
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
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
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
胡不憖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
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

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刋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晩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毎以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脱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類次之

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録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卽韋齋所囑以從學者也其卒以乾道丁酉其葬以附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戸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擧兩浙西路常平茶塩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黄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鑑鉅鈐鐸銍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鈐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畧安撫

司準備差遣餘葉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棐鞠甫周選亨鄭宗亮黄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㟽黄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潜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沒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蠧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歟輙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者

之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

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見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大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之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

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則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幹謹書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纂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纂時有疑辯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然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吳氏壽昌曰先生毎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録雜說舉輙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果齋李氏曰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逈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

爲之者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又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鶴山魏氏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道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不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草廬吳氏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胷恢廓海濶

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潜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伊洛淵源續録卷第三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四

南軒張先生

宋史道學傳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勅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

未忘於胸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胸中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

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

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巳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

躍而爭先矣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又極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栻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兼侍讀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

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讙譁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縣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五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
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
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
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
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
以忠義隊長有功輙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
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
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
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
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
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

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得
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
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
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年
四十有八

朋友論述

晦翁先生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
之醇愨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既皆不足
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
論事者騖于管商則于事理之正交皆有以病焉而

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
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旨近歲
以來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
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又曰靖
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
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
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
厥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又曰公嘗言學莫先于義利之辯而義也者本
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

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於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蔽於一時然至于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神道碑）

又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學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

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辯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胷中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考之矣（南軒集序）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論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語錄）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

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資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晦翁

於乎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聞吝莫予刮蓋自從公而觀于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屬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觧袂儲州今十五年公試幾輔我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跡心

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携我覩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淚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叉袂於乎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寛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

之臨絶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凛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愚拜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於乎哀哉

又

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絶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嚌而晩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微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

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遂其心予亦見縻于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乎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于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又　　呂東萊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

緻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其所以傾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内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于此其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于改過奮厲明决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覺同胷懷坦然無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

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虚受人之地公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求矣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比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繼而謝于産耶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

東萊呂先生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

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厲揽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

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膈脉洛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体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

政皆可爲後世法俗諷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朋友敘述

晦翁作先生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芘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冊青執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

編之可續而已

晦翁跋先生日記云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于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焉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于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晦翁嘗致書先生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成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　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祭文

文公先生

於乎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

之若訥實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厲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于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

篠遺俳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遥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粤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

之可懐懍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奠繭歲之有閏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　　陳仝甫

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狥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横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

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盖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懐厭世之情俄遂嬰于末疾喜未替於儀刑何所遭之大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擧者莫勝

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四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五

蔡文節公 附子沉

宋史儒林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飢啖虀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寺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䟽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䟽詆熹并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

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脩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奥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䟽釋四書及為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材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潜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

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
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
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
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記天
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
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
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
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伍百
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
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

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
蓋從元定適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
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
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
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一　師友論述

晦菴先生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
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
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
[illegible]其源流皆有成法

[illegible]黃氏曰幹始受學於晦翁先生首識西山蔡公
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月往往
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
言論不忍其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
蘊該洽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
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
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
焉旣箋釋奧傳微詞遂皆先令討究而後折衷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游最久精識博聞同
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于天文
地理樂律曆數戰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
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
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先天圖往往
多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又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
默坐終日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
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
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

高遂非人所及

黃文肅公

宋史道學傳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

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于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藁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它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决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于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于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飢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郡治後鳳栖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

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
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僃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
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
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
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漉若宮入
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其鄉民兵若干其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
使用其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錢米俱受
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土卒會僚佐講究
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
之杵用錢臨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
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
諸孫從至府致謝餘禮之命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
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
受而去是歲大旱齋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
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沿邊諸關淮
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
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
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幹

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撥至吾
郡猶死囚感憂于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鼎移
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
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
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
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豕過州縣之間百
姓受禍至於軍政不脩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
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
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
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
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
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
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
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爲害甚於金今若不早爲之圖
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擁臂而起矣珏皆不能
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幹言敵既退當
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
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奔迸
軼此二人者當爲之酉上之敗劉倬可斬也其州官
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其姦可也其時幕

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
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满道
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虚日幹知不足與共事竊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閑謝客宴樂不與乃復
告班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
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
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
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
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

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
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曰與
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
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
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寘僚屬亦然邦人諸軍
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
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
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
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

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今欲以十
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
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
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
哉則關之不可守决矣五關失守則蘄黃决不可保
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
所施行何耶其它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
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
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

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
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幹入荆湖幕府
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
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
又深知幹倜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
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幹入見
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勢趣擠之幹遂歸里弟
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月
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僧寺以處之朝夕往來
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

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不知儒者謂闊遠事情不急于世用繆矣中興以來朱熹倘得大用致隆平頌清廟豈不易易然哉今其門人皆譬如幹雖出仕晚引年速守邊備禦禁謗畫閫事忠悃遠慮宛然得諸葛孔明遺意終亦不與時偶而去惜哉意者天將以其師父傳授爲斯文寄歟

李文定公

宋史道學傳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元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潦燔白于漕帥脩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毋子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視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恥必於楮弊則楮弊爲

實用矣劉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詢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斂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燔自惟居閑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蕃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置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

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鏞登進士第

張寶章

宋史道學傳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紱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説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

斯道之傳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特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于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辭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于官秪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吝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泣謝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自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三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三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

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闔獄中榜笞聲盡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撝之內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賊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刑獄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

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于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款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後白郡守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噫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于豪右者復之學興節謝病去端平初太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

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宏祖李方子柴中行眞德秀魏了翁趙汝讜陳貴謙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

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邑地理
沿革表文集子楙𣟄賜同進士出身

陳北溪

宋史道學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喜得陳淳門人有疑

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

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微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

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功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

[illegible]行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狥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

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歿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果齋

宋史道學傳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大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改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訶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于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聞之與一子恩澤

黃提刑

宋史道學傳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三年入大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振給有方王藺劉穎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禮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

古衙門□税遂奏乞併闔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事移居衡州已而復論命止削兩秩而從其編闔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當禁方嚴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廖吏部

宋史儒林傳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蔡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當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談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遂底埃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粤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悅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朱子曰廖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葉秘書

宋史儒林傳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

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厲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藏文勝則意靡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大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

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于是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寵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潰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贈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文公先生

吾友石君子重諱𡼖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歿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大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若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糶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恐復箝其口乎守怒未已遣幕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丞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政宜教

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
辯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它邑滯訟多
請屬君以决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
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
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
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
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
道號訴至有褫其褘幃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劒
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
賈請借民租君不荅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絶而田入

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
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闌
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
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
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
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
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
以爲脩己治人之實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
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
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累邦

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
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
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
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
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
十年自與比鄉爲仇敵者君爲榜以喻之即斂手聽
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
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
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太疫多治藥劑分遣
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

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
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
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
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
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
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
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
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
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剌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
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

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内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毋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縣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

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遊相好尤篤也晩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没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甿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淛東聞新刻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

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勁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卧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叙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讎也時若可竢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輔慶源

名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史稱其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師旨

杜南湖杜方山

南湖名爍字良仲方山名知仁字仁仲皆黄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有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頗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義理不外于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

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又答仁仲書曰見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得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耳

趙訥齋

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嘗從文公遊文公與之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想間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曰某衰朽未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郤亦一事也又嘗答其書謂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五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六

真文忠公

宋史儒林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蕭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少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

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鋭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将用德秀曾言官觝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

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餽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

千人逆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槻辟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𢑱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受𢑱幹官而道傳尋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

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迫城官軍敗衄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畧禽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潭鹽于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姓其民民艱食既

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伍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熹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掠擾廣西其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也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閫乃出于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

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
饋遺及門爲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
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之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敢銳
之士多于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
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
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篋夫
對即親擢篋夫直秘閣爲監司具手札入謝因言崔
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
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
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陛下所居處密

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闈之儀浸備以一
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
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
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
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
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
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
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
黑帶公服特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柄政始以
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鞓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

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
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
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塈盛章始駁德秀所主
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
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
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
以爲已甚乃止既歸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
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韡
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彌忠言于朝遂起韡
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

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
地諸邑二稅催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
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
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
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敝無力惠民僅有
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于泉公族
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
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
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
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罷市

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
賦葦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
第擒殄之未幾聞金城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
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上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
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
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
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
獸狗馬之玩有一于玆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
拜參知政事同編脩敕令武經要畧三乞辭祿上不
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
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
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
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
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
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
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
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

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
千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附既
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請其貪黷更甚于前而
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
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
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
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
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
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藁對越
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
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沒上思之不置

諡曰文忠

何文定公

宋史儒林傳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為臨川縣丞而黃
榦適知其縣事因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
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
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
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凡
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講說而自見者

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胷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栢旣執贄爲弟子基誨抑不以師道自尊栢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辯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于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栢問辯者十卷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文憲公

宋史儒林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旣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翰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愓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門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其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來學者甚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祖宗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

後天是體統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
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
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
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
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
定于夫子之手所删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
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
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
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

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
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
見多此類也其𢡟𢡟衣冠端坐揖婦人勿近國子祭
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
說大象衍義涵古圖讀書記書疑詩辯說讀春秋記
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
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閩學之
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
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
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襍志周子發

道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伊洛淵源續錄卷第六終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遍大江之南而台與婺爲特盛婺之學實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之黃文肅公榦榦則親得於文公者也文定一傳而爲王文憲公栢再傳而爲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爲許白雲謙台之學實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曄與其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皆親登文公之門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爲丞相清獻公範再傳而爲玉峯車公若水玉峯則又締交於文憲王公而壽雲黃公超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間者

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子間者亦可知矣今是錄於婺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輙列清獻玉峯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鈌而慎言之耳是錄之成盖久惟藏之巾笥時備檢閱以致吾景仰之私而已實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錄之刋若獨有私於王興化存敬者乃不得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古學今其所守正鶩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無如昔賢之辯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弘治丙辰秋七月望後三日鐸再識于方巖書院

重刊伊洛淵源二錄跋

嘉靖己丑子董學事于閩懼弗德無以率先諸士乃取伊洛淵源錄及續錄合而刻之咸俾觀焉庶幾有所興起而自得師若徒獵取以供較藝是爲閩生一賛事也是子重得罪於諸先哲也諸士子念之臨海高賁亨謹書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謝鐸撰鐸有赤城論諫錄已著錄是書所錄凡二十一人蓋繼朱子伊洛淵源錄而作以朱子爲宗主始於羅從彥李侗朱子之學所自來也佐以張栻呂祖謙朱子友也自黃榦而下終於何基王柏皆傳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等七人則全錄宋史道學傳呂祖謙等七人則全錄宋史儒林傳李侗等六人畧采行狀墓銘遺事其輔廣一人則但載姓名里居僅數十字而止尤爲疎畧按廣即世所稱慶源輔氏明一統志載其始末甚詳鐸偶未考耳明史鐸本傳載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時上言六事其三曰正祀典乃請進宋儒楊時而退吳澄爲禮部尚書傅瀚所持僅進時而澄祀如故夫澄之學雖曰未醇然較諸老不知止甘受蔡京之薦以希一日之榮者則有間矣鐸欲以易澄蓋以道南一脉之故而曲諱其出處也然則是錄之作其亦不出門戸之見矣

宋遺民錄十五卷

〔明〕程敏政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至四年程威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遺民錄十五卷》提要

宋遺民録序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名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失獨其唱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别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五卷題曰宋遺民録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虜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禄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恭其志或欲存其漸負於既亡續其元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猶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信矣其臣有駢肩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若誠以居

宋遺民録序 一

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彛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于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如潰瓜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于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敗之後徬徨徙倚于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焉故寧爲管寧陶潛之貧賤而不悔者誠有見夫天理民彛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

已豈必人之己知也哉而其志則已光耀研鑄于青天皎日之下雖歷萬世光景常新不與海桑而俱化矣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彛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于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以毛髮上指涕泗交顧如見其人于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彛之責于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編之末復附以元主爲宋裔之說一本諸故老之傳聞參之史傳之登載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無疑蓋又將以慰夫三子者不忘宋

之心于地下而不貽誅之辱之報亦於是乎見焉

成化己亥春三月上浣新安程敏政序

[illegible]

予讀篁墩文集中有宋遺民作序而未見其書近於瑱齋放兄處得借所校本凡十五卷亟閱一過豈勝感慨謂捐貲刻目錄一卷王鼎翁文一卷以為好事者之倡刻完因識歲月如此觀者念之

嘉靖二年四月初吉率溪程威

[illegible]謹書

宋遺民錄目錄

卷之三

謝皐羽二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附録一

卷之八　附録二

卷之十五 附録九

宋遺民録卷之一

王鼎翁

梅邊先生吾汶藁序　歐陽玄

論人行事枚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為大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随路混補入學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徃哲風運改世遷寓志稽古蕲為文章以見志于恨未及一識他日從其門人劉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丞相文悴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特一身計耳鼎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使於流離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悠長之味溢出言表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王鼎翁文集序　豫章揭傒斯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未之如何況一王鼎翁邪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人劉

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

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床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餽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頟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悃丞相嘉納

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没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録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僉判與其

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前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為邪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邪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邪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有所為邪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孫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囗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刑將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讐師讎也丞相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韡曰夫戰危事也吾位

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吾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于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無睚眦之讎挾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所腦腸胃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

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

逮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尊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於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瞞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

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兗元亮之挽歌頓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帮冊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

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盗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羞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庸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十年間人不兩見事修身執義當勇决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風揹軀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田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

沁園春詞　　王炎午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緑初芽尋春步遠馬嘶湖曲賣花聲過人唱窗紗暖日晴烟輕衣羅扇看遍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年竄夢風雨天涯　休休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世事無情天公有意歲歲東風歲歲花拚一笑且醒來盃酒醉後杯茶

書王梅邉遺像　　無名氏

予嘗讀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之氣真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星相永偉哉言也使當時非以親老去幕下則發謀出慮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聯掛名于宋史則先生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邪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不足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繇親炙故再拜遺像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覩先生風

神者尚足以感發而興起云

閱文山集漫述　　豫章胡儼

捨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抛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宋遺民錄卷之二

謝皐羽

謝翺傳　　鄞江任士林

謝翺者字皐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毋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叅入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句越行禹

穴間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廻過其故鄉翔回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翺者

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
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言
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
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才作南史帝紀二十
賛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
山水必有遊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
問遺事故迹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
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頻促天性固然
其亡乎其亡乎士宄宄入嬰柑持觶不去也

聞翱翱自若也易曰竣恒貞凶無攸利翱之
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然
者邪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翱豈平
伍耶初翱無恙時得居方干舊隱白雲村建
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
水之神避地于此翱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
迨疾革語其妻劉氏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
許劍之地方鳳果聞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

方幼學方壽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
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
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又　　金華胡翰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
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
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
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
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

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
離久之行間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
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
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
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
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
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
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
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

思諸陵西走呉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眄至歔欷流涕晩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䰟歸來兮何極䰟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剱録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

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授業焉同郡黄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賜卹籥責文及翁願忌争不力猶不争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賈似道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又翺傳　金華宋濂

謝翺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傳于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間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叅軍聲遥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

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盻失聲哭罷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䰟朝往兮何極莫歸来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

獨嗜佳山水如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
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洞奇抉秘所至
即造遊録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
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𨚫尋隱者方鳳吳
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
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
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
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
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

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
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
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
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
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
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爇馮桂
芳翁登登之弟衍葬翺子陵臺南以文藁殉
伐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
吳越無掛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録勸

諸石㳟𥼶纏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
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脩
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
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囬也每慕屈平
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
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𢡃
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
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賛一卷楚詞芳草
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

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
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
游録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
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
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賛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
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
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
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

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劒
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
類橫之客者非邪吾聞之任先生云

贈友人謝皐羽　　鄧牧心

我在越君在吳携書邀我遊西湖我還吳君
適越遥憶一江共明月明月可望佳人參差
與君携手西湖上相思空誦停雲詩知君去
掃嚴陵墓秪把清樽酹黃土浮雲茫茫江水
深感慨空勞予今古孤山山下見陳賈連騎

東來踏春色湖邊千樹花正繁莫待春風吹
雪白有酒如澠有肉如陵鼓趙瑟彈秦箏與
君長醉不用醒何必千秋萬歲名

酬謝皐父見寄　南劒人　林德暘

入山采芝薇豺虎據我丘入海尋蓬萊鯨鯢
掀我舟山海兩有礙獨立凝遠愁美人渺天
西瑤音寄青羽自言昭客星寒川釣烟雨風
雅一手提學子屨蒲戸行行古臺上仰天哭
所思餘哀散林木此意誰能知夜夢繞勾越

落日冬青枝

過謝皐羽墓　　金華黃溍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
鮮聞音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
劒零落遂如今

吊謝翱文并序　　會稽楊維禎

予讀謝翱西臺慟哭記為之掩卷嘆曰嗟乎
翱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慷慨悲歌之氣世知
其為廬陵王慟也吾以翱慟夫十七廟之世

主不食三百年之正統斯墜也蓋是慟即箕
子過故國之悲魯連蹈東海之憤留侯報韓
靖節存晉之心也天經地義於是乎在異日
楊璉發陵事翱又有陰移冥轉之功嗟乎自
箕曾而下曠千載有國士風者非翱而誰翱
三山人字皐羽自號晞髪宋纍者詩似二李
文似太史公盧陵客養之拜為弼亥至正丙
申予為李官睦州道出桐廬過子陵釣臺翱
冢在臺之對山因披榛上基祭以殽酒而又

為文以弔之明年僚長魯侯忽都奉治書王
公命刻吾文于石以表其墓辭曰
皇輿弗軌兮宗社以屋叶忠臣售殺兮天綱
罔仆哀哀廬陵兮罹此國也矢靈脩以俱逝
兮肯衆醜而胥淪廬陵告兇兮敬弔夫子曰
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遽止望靈脩於海
涯兮景炎念美人兮翔奔天既裂於北維兮
地復陷乎南柱三百年之統傾兮十七廟其
不食叶熟過橋山之攢陵兮重又罹彼璉毒機

不容於一髮兮幸首丘之遄復豈人力之我
假兮寔在天之遺靈封柸土之手植兮桷冬
青以為徵復骨攢土植冬青木為記自賦冬青引豈予身之後
死兮不碎首以截領也誓冢穿而無從兮天
吾慟而莫之請也登高臺以大招兮涕與身
兮共盡也矢報韓之夙志兮雖九死其猶未
瞑叶泯也已焉哉嚴之臺兮樓樓桐之廬兮幽
幽江滔滔其東下兮山宛宛兮相繆邈千齡
以尚友兮登夫子之故丘挹客星其汝鄰兮
招桐仙其汝遊交吾神以若面兮睎汝髮兮
陽之陬儼靈衣之被被兮道夫帝之九州折
疏麻以汝貽兮靈之來兮秋秋
吾於三史義士傳不入謝先生抱此遺憾
今得鐵厓賦文傳不作可也廬陵歐陽玄

又　吳郡吳植

歲庚子植過浦易得謝翱西臺慟哭記植既
識丁之疏其記矣厥後乃再爲之詞以弔翱
而與之歌曰

宗社隕絶兮相國死忠生獨何爲兮逝將誰
從歲華晏兮山澤空木石爲伍兮參逐蛇龍
激狂瀾兮振頽風力雖靡兮心弗降悵美人
兮日遠曷云展兮予悰攀高臺以慟哭託餘
悲於無窮嗚虖海水可測兮山石可移夫子
秉志兮世莫窺尚友前哲兮邈千齡以爲期
嗚虖敬弔先生兮悠悠我思

又　眉山蘇伯衡

昔田横死而横之客自剄海島中者五百人

古人之於知己義之盡有如此者謝翱先生之於文山公不爲匹夫之諒而其義槩視橫之客蓋無愧焉予每讀其西臺慟哭記至於招寃輙撫卷於邑夫公奮於運祚垂絕之際而先生與其謀固將大有為也或以死自靖或甘老山林豈其心哉豈其心哉廼探其情而爲之歌曰

轅門促膝兮謀之孔臧誓廻日兮慨以慷何天之不我鑒兮而與國偕亡一身孑孑兮四顧茫茫神之交兮涕泗滂

又

括蒼林公慶

予讀謝臯羽登西臺慟哭記未嘗不壯其文辭而悲其志也浦昜張丁既跋其義括蒼林公慶復爲文以弔之

登高臺兮有所思思夫人兮若或見之精誠內亮兮神不外離將爲雲而來歸兮爲鳳而南飛雲不可招兮鳳不再儀擊竹長歌兮予將疇依有聲徹天兮白日爲遲江流無聲兮

而靈蹕跣泉瀏瀏而交咱兮樹蓊蓊而含滋子陵有鬼兮爲予齎咨噫爲臣死忠兮士死所知死者不可作兮生獨何爲上爲天下慟兮下哭吾私吁嗟先生兮其使予悲

玉帶生傳

會稽楊維禎

玉帶生者宋文丞相家藏研也後傳於其客冬青謝先生翱翱歿幸歸於予研北籀文紫之衣兮云云廬陵文天祥造凡四十四字

玉帶生石氏名端字正平世居端溪性廉直風裁方整紫衣玉帶以人品自貴重時文文山提刑浙西器而聘之呼以玉帶生而不名自是機防密議一與生謀之生緘默不泄公益重之嘗拊其背與之盟曰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囦囦外之澤兮日宣於乎磨尔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文山既相遭罹國難徵兵嶺海間倉黃相失聞謝翱文山客也間道携生往來桐廬山中已而

文山徇國死翱登子陵臺以竹如意擊石歌
招魂之辭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
爲朱鳥兮有噣焉食生賡載歌曰魂之化兮
噣于火兮魂之泣叶隙兮血吾石兮千秋其碧
兮遂失聲竹石俱碎乃即月泉精舍共脩南
史帝紀及獨行傳秦楚之際月表翱之史學
類多資於生也翱卒葢自韜閟者六十年後
會稽楊楨氏爲睦李官謁子陵祠南望月泉
間見紫氣曰佳哉殆有端人焉訪之得生垢

衣塵面介如也載與俱東以上客居七者寮
且爲歌之曰有客有客來文山潤如玉兮堅
匪頑文山頹兮不可攀留尔亦足銷群奸靜
以安兮方以直帶蒼玉兮佩文石星爛然兮
守玄默迨盜起邦城偕隱海上楨賓之修鋏
史君于卷晚年楨客俱流離解散獨生守其
玄於七者寮云

史氏曰諸葛亮臣畧未半而天夭其年文山
氏未及匡畧而大運已去其遺千載英雄之
痛也亦厚矣石生者以端方廉重輔孤憤激
烈之節表出師檄勍虜録北征傳之義客志
東陵哭西臺傳獨行足爲死友矣於乎血史
之後有南史南史之後有鋏史豈斯文之託
於生乎生託於斯文乎嘻

玉帶生歌　　玉笥張思廉

鑾刀夜割墨龍尾硜作端溪蒼玉砥花鐔鐵
面一尺方紫霧紅光上書几銀絲双纏玉腰
圍翡翠青斑繡紫衣金星鴝眼不敢現索上

墨花皆倒飛景炎丞相魁龍榜撫玩不殊珠
在掌背銘刻骨四十四血録至今猶可想謝
公古文今所師西臺一慟神血垂獨持老尨
出門去冬青樹邊書憤詞天翻地覆神鬼怒
九廟成灰陵骨露廬陵忠魄上騎箕流落端
生何所寓抱遺老人生計拙愛把文章寫忠
烈霜臺一夜雹光飛不必矮桑重鑄鋏

晞髮集引　　海陵儲巏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翱皐羽所著翱之出處

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翱著俗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文公猶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於夷以毀冠裂裳爲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翱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謀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翱徬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欝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翱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巉抄於建安楊晉叔閒閱之作而嘆曰翱之樂府諸體侶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溯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不傳者多矣翱獨賴是集之存傳翱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

宋遺民録卷之三

謝臯羽二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粤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公値國亡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倜儻有大志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為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已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其䰟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又於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踐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于南劒時德祐二年也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之類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遂北徙留燕至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盖指其題詩張睢陽廟也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淛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平遠之志而其志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云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矣夫差在州治之西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句越行禹穴間北鄉而泣焉時有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冬青樹引別唐珏王潜云臺按乙丑年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之所以必記其年歲盖不忘其先後本末之意焉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比其名者隱之之辭號慟者三盖節之以禮也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

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滃浥渟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江山人物睠焉若失云者其乃痛宗社之隕絕乎謂昔從先君及行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邑表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䰟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古之人有遺讒逆迷者或聞其䰟魄離散而不復還若為辭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紙招我䰟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於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過於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物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咮鳥首也春秋傳古之人正或食於咮故咮謂之鶉火而火正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故也蓋宋以大德王而繫於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文公有功於宋猶星有功於火也亦以朱鳥配於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此謂也歌闋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於是相向感唶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唶嘆聲其或有感而嘆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以寄所思薄莫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邏舟者邏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為詩寄所思者蓋哭然後而悲之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於雪作風凜雖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為文辭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于江也與丙獨歸者與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悲慕悽愴之著也如此按嘆息謂阮步兵者此特援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予嘗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未獨行倣秦楚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然登臺後二十六年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于杭思齊方鳳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湯先

生經禎為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墓蓋從其初志焉予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惜哉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翱之慟哭西臺也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翱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歟予後翱之生於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於前而有翱之慟於後也雖然若翱固未可以喻於箕子也吾獨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翱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致於斯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於此野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於今之人也鳳讀其所為文辭竊以不及與於斯哭為恨或者他日得携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臺之上由百世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昔楚屈原傷其君之既死憂其國之危亡而離騷諸篇作焉然說者往往失其旨趣於是乎原之志欝而不得伸矣至朱夫子集註之出而後其義皦然大明故朱子自謂死者可作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焉蓋不誣也今觀粵人謝皋羽父所為登西臺慟哭記蓋亦慟斯人之云亡閔亳社之既屋義激于中而情見乎辭亦庶幾屈原之志哉然其文多隱語不有好古急義之士殆莫能羽翼發揮以暴白其事于來世也而浦陽張丁乃獨能為之分章析句次其日月定其名氏必求當時之事以實

之忠厚哉古人之用心也抑又觀羽皋父之辭有曰令人不有知予心後人必有知予者請以朱子之自謂者而頌丁固將可以少慰羽皋父於地下乎金華許元

文丞相忠義明白世多為之記載禮部侍郎鄧公光薦作續宋書最為詳備文公之將校名姓往往在焉然不及於賓客故謝翱先生幾失其傳賴其遺文多傳於學者而西臺慟哭記則有張丁為之注釋考訂

精密儒林稱之然記云過張睢陽所嘗往來處此蓋題信之永豐張睢陽廟非常所往來處也素之曾大父汝南郡公為吉州司理叅軍公適家居知遇尤厚尺牘尚存讀此記為之太息久之婺為文獻之邦比諸老淪謝丁之博雅誠可嘉已前史官臨川危素識

常人之情久則渝渝則忘故忠臣義士慷慨奮激於一時者易久而不變者難文丞相拘囚燕獄百計降之不得死之時距宋亡已四年謝皋羽西臺之哭距文丞相之死又十二年此豈常情之所可論哉張孟兼爲皋羽注釋能羽翼夫忠義者是亦忠義之流也豫章揭汯識

宋三百年以道爲國三百年後士之死社稷者相望而丞相文山先生之死嗚呼烈哉死宋死於道也當時士之受知於先生者不一人而謝皋羽獨不忘皋羽之不忘

文山由文山知皋羽者厚文山之知皋羽皋羽之不忘文山皆道也後之讀西臺慟哭記者將有感於斯夫清河張丁學古道者也皋羽之死久矣而丁獨景慕之表章之詠歌之君子曰文山之英風盛烈與日月爭光於天地間固不待於記不記然不記則皋羽之義不白而丁之服膺皋羽者不著然則丁者其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者非邪臨海陳基書

謝公以布衣從文丞相起兵閩中其事不
見宋史而任士林益嘗為方鳳書之是時
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諱辭翱既慟西臺
尋卜地于臺之南岸睦人許之作許劒録
及翱死錢唐嘗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
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與吳思齊遂如
其言而葬焉三人者予嘗合而為傳高風
餘韻至今令人慕之丁固方先生里子也
宜於潛德有以發其幽光觀翱此記雖羇

孤山水間未嘗不忼慨自偉以是知天下
之可悲者有所在矣彼不自悲而人亦莫
悲之何哉洪武二年夏六月既望金華胡
翰敬題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
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翱先生公門下
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
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
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
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為記訂其歲月演其
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
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
傳也已烏傷王褘謹跋

宋丞相廬陵文信公當德祐乙亥開閫鄉
郡興師勤王一時賓客將校號稱多士曾
先曾大父監簿府君實與焉嘗著幕府録
紀其姓名爵里甚悉僕幼時先人每為歷

指其人而道其終始大槩曾至今識之後
從先友杜徵君又聞其道公客謝翱先生
行事心尤奇之獨竊怪録中乃遺其名姓
及觀翱所著登西臺慟哭記然後知翱以
次年丙子秋始從公閫闢則是時先大父
已從樞密家公辟遂去而歸隱矣蓋與翱
已不相接宜翱之姓名不著於録中也公
以元至元壬午伏節燕市後二年甲申其
弟文惠公守臨江肴訪先大父玉笥隱居

適公客何時先生亦自臨川來會遂相與入紫霄巗登九仙臺賦凌雲之篇悲歌慷慨聞者悽愴山中人至今傳之讀翱西臺之招蓋先後而同音者也於乎悕矣翱文與古此記尤類瘦辭隱語浦江張君孟兼為之考歲月徵事實使讀者瞭然張君之用心其賢矣乎然則讀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發矣夫洪武辛亥暮春之初臨川曾晷題于冰廳

羽罤翁之記至欲放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蓋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為紀記事之所起而不書元年所以明天下之無統也夫秦之既壞楚之方興天下擾攘運數迫促不可以年紀此月表之所由著也羽罤之為豈不忠乎國亡矣天下不復宗矣而翁獨以其無統也尚肯其為朝周者乎且記之作猶諱避於辭豈有俟於後之知也烏乎翁之為固不望於後知則辭之諱避又安得不藉於人而始明乎愚讀張丁之疏而益有感河東李著

予家有先子手鈔謝皐羽詩文一編予自年十五六時輒喜讀之如西臺慟哭記至今猶能成誦然非胸中磊磈有悲歌慷慨之意者未必知好之今張君乃為之章分句析而疏其義則其深知篤好抑有甚於予者矣予所藏本首稱丞相信公不稱故人唐宰相魯公篇中又無撈人始驚予哭以下至移撈中流數語餘亦有數十字不同似為善本恨不得見張君相與考其異同而定其句讀也淛源徐贄民

宋丞相文公死國之十二年其客謝羽皐父率同志者三人為位哭諸子陵之臺作楚歌以招之後復紀其事名曰西臺慟哭記以俟夫知其心者浦易張丁述以示予予得肅觀焉曰嗟乎忠義之在人心猶元氣流行於四時初不以古今而有間也羽

皐父嘗望姑蘇過越臺而哭公矣而必登斯焉以哭而記者其以東都節義之盛始於子陵而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終於文公也子陵之於故人不以貧賤而易其守羽皐之於知己又豈以存亡而異其心哉君臣朋友出處死生之際必如是而後爲無愧也其義微矣今去之百有餘年忠憤抑欝之氣尚勃勃於言意之表則當時之雲物助哀江流有聲理或然也嗚呼羽皐父

其亦悲歌之士歟丁也從而表章之殆所謂後之知予者矣然則羽皐固無負於文公而丁又有功於羽皐也邪贛上鎦丞直

書

予嘗聞之禮經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今觀謝皐羽之哭文信公於西臺也殆不可以斯律求矣皐羽始從文信公軍事其志將以有爲也未幾國亡而公竟以節死故皐羽之哭哭宋祚之不救也哭公與己志之不得伸也夫哭宋祚之不救哭公與己志之不得伸則雖終皐羽之身不能無哭矣又惡計其墓之有宿草與否邪若曰皐羽徒慟公之死而哭之豈知皐羽者哉浦陽張君孟兼出西臺慟哭記示予故書皐羽哭之之心以歸之永嘉鄭思先

登西臺慟哭記粤謝先生翱之所著也先生故丞相文公之客記爲丞相作也先生沒將百年矣是文雖在而鮮有知者浦陽

張丁一旦表章而出之且復訂其歲月覈其事實條分而章析焉予聞天下有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義也丞相盡君臣之義於艱危之時先生盡朋友之義於死生之際君臣朋友之義一而已矣當先生作斯記時已逆知後世之必有知其心者百年之後而張君爲之發揮豈非天理民彝不可泯滅而義之在人心者千載而一日乎翱也昔日慟哭於西臺今也吾知其

含笑於地下矣闌江吳沅

晉處士陶潛疾劉裕之篡遂作飲酒詩以自宣其悒鬱之氣然皆廋辭隱語人莫能測後數百年獨韓子蒼疏而注之俾讀者皆得知潛之用心亦忠厚哉吁微子蒼誰知潛心者後潛數百年下若有謝先生翺者痛宗社之屋悼文公之忠登臺而慟哭遂爲之記其辭類潛時人亦莫能識後翺數十年有若張丁疏而釋之使先生之事

不泯微丁則誰與歸吁張亦子蒼之流歟

衛人高廷

當宋之亡丞相文公舉兵閩粵起而從之者多一時名士粵人謝翺時在軍府爲諮事參軍後軍敗公就俘執留燕京九年卒不屈以死翺感憤亡聊恒往來吳中遇幽閒孤絕之所輒設位慟哭以泄其悲思翺眞奇男子也而公之忠義足以結人心激士氣槩可想見然則宋祚亡而復豈非天

乎豈非天乎西臺慟哭記翺所著也文極高古而言多廋隱浦江張丁爲之疏釋將以傳於學者今世之士弄筆墨爲藻繪之文日不暇給而丁獨用心於此噫殆亦有志者哉臨江鄒永之識

漢丞相諸葛武侯卒蜀人巷祭野哭當時不能禁宋丞相文公欲爲武侯事而不可得卒不屈其志以死江南人哀之有甚於蜀人哀武侯者三山謝翺皐羽其起兵時

諮事參軍也望夫差墓過越臺登子陵臺觸物悲慟不能自已固宜然既自號晞髮宋纍又作爲歌詩慷慨懷古且匿名記其事以自偉豫求葬地於子陵臺側將自附於梁伯鸞類若有意於警發憤憤者張孟兼恐其事湮沒取其文稍釋廋隱而傳之蓋有見於此雖然先正有言觀大節必於平日新安病士敬題

嘗謂以忠義名世者人雖云亡後之士君

子仰之企之不遂猶日星之麗天蓋以扶
植彝倫有繫於風教焉文信公爲宋社而
死忠也晞髮翁爲信公而慟義也忠於革
命義於知己死爲君慟爲友忠義兩盡彝
倫攸著宜乎諸公歆豔贊詠之不已也張
孟兼氏裒潢成卷既章分句析詳釋其記
且復題識於左方亦莫非繇忠義而發是
則懷賢尚哲秉彝好德之心從可知已豈
不爲世勸哉浦易鄭濤

予每讀鄧康莊公撰曾大父處士墓誌有
曰閩人謝翱奇士也嘗與處士雪夜放舟
登子陵西臺擊石作楚歌聲振林谷意悲
憤人莫識也新安汪九成書其碑陰謂人
莫識讀者誠莫識徵諸故老始得其詳謝
字臯羽宋文丞相容文公死於義胥與招
蒐望祭感慨悲歌亡國遺民空山共涕意
有在也今以是而觀之則所謂登臺若甲
若乙若丙者疑非予處士乎茲亦不必詳

矣獨恨夫爲處士子孫者不能追先代之
志而浦易張孟兼氏乃能留心考古於西
臺慟哭記章分句析大義明白使謝之心
昭如日月可謂善於發揮古人之遺意者
歟今人不知予後人必有知予嗚呼君臣
朋友之義有關於世教不淺百世之下孰
不聞其風而興起謝之心其亦深有望於
此矣惜乎予不能親見孟兼而講先世之舊
也東睦馮珹

宋相文信公日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
多應者罷勉赴難蹈而復奮所謂親疾雖
不瘳予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
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
翱以布衣叅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
以死翱於蘇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
蓋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
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翱亦悲憤亡
聊以終吁亦偉矣公不負國翱豈忍負知

已哉向使或微而激之則將如江東之為
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
憤若身履翱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
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
引等篇令人毛髮森竪張君又從而訓釋
其實翱之義益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
尚有徵於君言也夫悖陵林光弼敬識

嗚呼古所謂忠臣義士者豈以國之興廢
人之存亡而異其心哉觀謝翱西臺慟哭

記可知已翱嘗客於宋丞相文信公之門
公署為諮事參軍宋亡七年而公死之公
死九年而翱亦三哭之公於宋為忠臣翱
於公為義士公之心不以宋亡而異翱之
心亦不以公死而異忠臣義士之所為固
如此也雖然古人之哭者多矣若趙壹之
哭哭馬陟也阮籍之哭哭窮途也唐衢之
哭亦不過自悲其身世而已皆任所不必
論獨申包胥秦庭之哭所以存楚於既亡

也賈誼之所謂可慟哭者將以銷漢七國
之亂於未形也至今讀左丘明春秋傳及
班孟堅漢書者未嘗不稱包胥之忠而服
誼之先見噫翱之心豈異於二子者哉向
使景定咸淳之際國無儉人翱豈不能效
誼陳可慟之策以救宋於未亡四隣之國
有如秦之疆者翱又豈不能效包胥之哭
以興宋於既滅惜乎天命已去翱無所施
而徒為無益之慟於銅駞荊棘之餘此有

識之士所以不能不悲也吾嘗讀公傳公
客如杜滸等皆牽聯得書而翱獨不與焉
惜哉括王騎識

宋有天下三百年人主之馭下率以禮義
故廉恥之風不忘迫其衰也臣子之慕義
者一何多邪文公之盛蹟著在當世固不
待贅一辭至其門人故吏亦往往為之守
志不移放浪山水間悲歌慷慨烏乎宋之
得人何其盛哉金華葉留

皐羽此記讀者皆稱其感知已之遇而多
文公之得士然記作於至元中辭旨隱約
時已不能盡曉況傳之愈久乎予友張丁
乃釋之如燭照數計秋毫無遺所以圖其
不泯者至矣噫張之存心抑何厚歟吳郡
吳植

右文一首粵人謝翔記哭文丞相之作今
國學録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歳月爲之
註嗚呼古稱晰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翔者
似之矣蓋義而有俠氣者歟此等人閲已
志之欲伸甘殺身而不悔顧生世之不遇
獨一讐而無誰與語故當青春白日潛行
曲江西遊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
焉得而知之也哉嗚呼使天下士皆不負
丞相如翔者時事未可知也嗚呼翔沒後
又幾年天生我
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智謀勇力抵
大業掃故宮電行幽冀隨其九廟恭南遁
逃穹廬滅跡珍寶圖籍輦歸中土廓天地
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雪諸臣之積憤雖
胡王之見辱翔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
不可立致也歟余又聞蒙古之臣楊總統
者毀宋渡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牛馬骨
至彼易之負歸瘞樂邑寺冬青樹下惜不
得士人姓名豈不可與翔同傳也哉或曰
士人會稽唐珏也安成劉夏題

題謝羽皐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
護萬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痛臺前月色爲君
好斷港馳嘯蕙花老酪羝羊炙試招魂一片
丹心向晴吳郡鄞枕冷泰山秋海樹不着人
家愁晞髮陽阿向天籟鳳凰作使追靈脩紫
霧黃塵窺下土清都仙人半空語汝楸十九
春鬼長玉鷄土綬鬬扶桑

西臺慟哭詩　　括蒼劉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

下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
哭非狂痴衶奔鬼透天地革龍魚貓虎三辰
黑黐裳玄衮換氈裘靴唱虜歌滿中國生也
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管
仲沒孤根弱質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
血沾臆却共再建荊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
號徹帝閽飛霜六月淒燕山空將泪灑荒岡
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杞梁之妻善哭
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大晦冥哭聲
搖動虛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
洞庭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銷心不改應
將寃鬼化精衛銜取南山塡北海

又　義烏傅藻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淒
凉江上路何人重爲薦溪毛

又　金華潘闕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
門資畫諾運籌幕府異能爲漳江此日初云

別大廈當年已不支秪道開邊同所誓可憐
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賜
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哭有餘思同
心肯學哥舒翰抗節能儕介子推吳越傷心
非舊土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纔見文章在一
代仍嗟氣運衰南士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
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史有誰
遙睇西臺堪墮泪清風穆穆子陵祠

又　渤海高啓

峨峨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
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
節有身耻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
雲暮飛來恍如載忠寃所哭豈途窮中抱千
古寃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凉當世事
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
畏衆驚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
聞頑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徃墮燕山隅一
灑宿草根田疇去已遠兹道不復論作歌悼

徃事庶使薄俗敦

又　豫章涂頴

炎精昔年淪海底天下兵戈猶未已南冠宰相獨羈囚壯士悲歌咸義起謝翺皐父古遺直僻種冬青向蘭沚時從嚴瀨俯高臺慟哭無言悚憤耻杲卿廵遠徃來處涕泪秋風別知巳山川荏苒變星霜岐路蒼茫暗榛杞誰憐宗廟盡禾黍鳳杳龍沉天萬里金鍾大鏞世所重喬岳泰山人仰止綱常千古在扶持

忠義一誠那可比燕雲回首生愁絶楚些招魂空徒倚乃知亳社屋竟成三百餘年若流水當時南北莽空濶大運由來有興否申甫云亡返嶽靈傅巖歸去騎箕尾丁君慷慨思前哲珍重遺編襲緗綺群賢鉅筆等長杠競以文章誇侈靡嗟予拙朴才力薄高揖清風酹芳醴烟雲浩渺江海空徒使作詩傳信史

又　雲易宣邑

朔風卷地氣冥冥山色江南失舊青弔古登臺惟慟哭寒墟隕絶少微星

鄠郢丘墟社稷傾包胥晝夜哭秦庭當時自藉扶顛力今日憑虛涕獨零

又　豫章揭槃

忠義夙所尚殺身良已悲淄澠可穿石此志寧肯移死者既與國哭者將爲誰倪馬念疇昔五內斯如摧高臺聽茫茫浮雲莽西馳掩冉蔽寒日于以增所思疇言百年後識者猶泪滋尚其作青鑑播以爲聲詩

又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絶鼓藍田璽玉沉厓浦廬陵忠肝一斗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頹有客歌上嚴光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寃來不來南風又凋灤河水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睢陽季葉孫箋簡能裨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于會試之對讀所

書西臺慟哭記後

謝皐父先生宇宙奇士也傷罔之亡悼知己之死其忠憤之情悲傷之意見于登西臺慟哭記詳矣先宗達學士篁翁所集宋遺民録而皐父之作并諸大家傳述題跋之語凡有攸繫者捜輯不遺可謂深知皐父者矣率溪確齋宗丈於篁翁有師生之義欲終篁翁之業猶皐父之於文山也録凡十五卷而皐父之文居其四未有刻之者因命工全刻之以助其成百世之下欲知皐父者當有賴於此云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後學臨溪程思柔謹識

宋遺民録卷之四

謝皐羽三

宋鐃歌騎曲序　英桑

自宋之南遷説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爲外屏然而禹蹟所及但自蜀江而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濆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無慮百數江南惟吴越楚三國楚之始封篳簬藍縷以啓山林吴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國大江以南半爲山海險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衰於古而僻盛於今也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務哉春秋之世吴最強越乘其弊而蹙吴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説而欲霸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吴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蹙巫黔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又一折而盡輸於秦爭女王帛犀兕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天府陸

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爲財賦之淵藪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科過於古乎抑不及也誅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爲虞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弃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紹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鑒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戕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敝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爲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沒山東十數郡奄爲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靑齊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督歲

幣道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況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米烈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靑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敝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列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祲十有餘年不散南偏江凄然淚下已而彗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翶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爲鐃歌騎吹等曲文句煒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孼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

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
失職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
晉宋及肆樂府今翺又擬宋宗元者也鐃歌
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
至卹吏謁故主凡十篇云

宋鐃歌鼓吹曲　粵謝翺

太祖嘗微時歌日出其後卒平僭亂
謳於日爲日離海第一

日離海青瞳矓沃以積水浟蒼蒼兮神光隱豹
霧空氣呼吸爲蛇龍亦雲衣紫霓從吹臼衆
宿歌大風天昊遁清海宮

右日離海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二句
句四字

宋既受天命爲下所推戴懲五季亂
誓將整師秋毫無所犯爲天馬黃第
二

天馬黃產冀方龍爲馬白照夜氣汗雲聲龔
野備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閏之餘刪
以霸閏八姓聯代謝駐祥靈入君獲皇上帝
監于下誓無譁出既禡市日中不易賈坐明
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右天馬黃二十六句句三字

宋既有天下李筠懷不軌據壺關以
叛王師討平之爲征黎第三

黎之墟彌蒼莽迤壺關爲上黨有雄矯健曰
余宿將于故之忠泣示厥像倚孽狐勢方張
辨臣獻議勸下太行趁懷孟虎牢計之上爭
洛邑以東鄉王師奄至扼其吭帝授方略中
厥狀獸窮駭突死卒以煬脅從已逮孥肆放
凱歌回皇威暢太行依吳棫讀如常行之行

右征黎二十六句十四句句三字十一
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上親征李重進至廣陵臨其城拔之
爲上臨墉第四

上臨墉戈耀日蘇韋指鑕流電疾皋止其魁
不及卒其熙則顧曰予號自出坐于轅門斧

以率歸子往諭泣股栗語中其肝至畢述待
不及昇沮回適鞠投于燎甘所即皇仁閔下
焉仔如上蹕貔貅徹篭歸數實獲其棘矢納世
室

右上臨墉二十四句十二句句三字十
一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湖湘亂命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
平賦出軍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爲軍
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烏鷹隼北來龍蛇夭矯帝有初
命奉致討臨于荊妖孽旣掃胡黠而孕稚入
蒼莽以保王旅長驅飈振槁以仁易暴戒擊
剽惟荊衡及郴士如林礫其節蝨春葩秋陰
我有造于南𡉏 式敷德音

右軍澧南二十句七句句三字九句句
四字四句句五字

王師拯湖湘道渚宫高繼沖懼出迎
悉以其版籍來上爲鄰之震第六

鄰之震震于戶戒登陴徹守御神威掩至不
及拒沿楚以南菁茅宿莽獻于王吏奉厥土
天子有詔度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
節拜降王秦戈犖甲期韜藏晃旒當中垂衣
裳

右鄰之震二十句十一句句三字九句
句四字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諜六師征
之昶至以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
母以酒酹地因不食亦卒爲母思悲
第七

母思悲母于歸母聞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并
土蜀壁茫茫奄失其疆初帝謂母于昶來小
者侯大者王有疾其肌截栗于創畢有下土
方歸母于鄉天不女奪朕言不忘

右母思悲十六句五句句三字十句句
四字一句五字

劉鋹亂嶺南爲象陳以拒王師象奔

踶反踐俘鋹以獻爲象之奔第八

象之奔斯惟迹蹶蹶魚麗鴐空雲烏潰南草浮浮順于貔貅焚其行賁弇厥飯皇風播千膂霧星辰起皆北走唐季以來逆雛來味嶺海肅清無留後于汴獻囚凱歌奏

右象之奔十八句八句句三字十句句四字 播協畢后 反走音奏

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人衆咸聽命爲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 禡同 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頷頷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溪視于丁寧苦羽不飲 于声 取其鎛磬 声 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右誓征二十四句二十三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錢氏奄有吳越朝會貢獻不絕于道

至是以版圖歸職方爲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昔服跗注脩戎行帝錫之旃龍鳥章酌獻命與胥今上及秦王及臣拜稽首笑頷帝色康畢同軌來于梁華雲奕奕敖重光頓止匑履覲帶宴四海臣妾配虞唐

右版圖歸十八句九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于天子至是籍其國封略來獻爲附庸畢第

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遣進表九門望日旋頓齒鄒與郳自達天子庭四鄰凋霸業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蛋俗通聲明歸其所隷州乞身奉朝請 音清 帝命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右附庸畢十六句句五字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遣太宗率成其志爲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鑣士飽力捊鼓轟騰罕山北餘刃恢恢軍容肅穆王畿主辰参後服神継聖代功卒扼以偏師斷北狄矢菔鳴房蜩集的質于援絶親銜璧弁俗頫頫附于化以安得其所産歸帝閑四夷君長來綠藩禴節衷樂示子孫

右上之回二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

宋騎吹曲

親征曲第一

雲屯列竈駈貔貅殿前殺馬奈蚩尤勾陳蒼蒼太白濕賊帳麥鷹繞營日軍呼萬歲摧太行華留東抹流電光重華継堯坐垂拱弁土再駕無𮪍疆

回鑾曲第二

建隆親征回鑾二之一

徂暑黎陽車駕歸掃清氛翳兵𤴓太江都朔雲車駕出凱歌消氷供尚食都人引領望翠華征人一月俱還家

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沉竈無飛鳥從征鹵簿拜上恩太常朝上回鑾表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望氣歸瑶闕星掃茸頭落參伐西人冉冉留紫雲六飛擁日歌回軍

遣將曲第三

平荆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内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畧斬將奪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荆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詔書爲築先臣墓

下劒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駈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峡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諗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天同鬼授契若符坐𡻕眾𡈽遙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鐃鼓殿前歌

破陣

歸朝曲第四

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産芳草錦韉道賜帶盤鵰方物南來進龍腦頒陪郊祀依日先供張歸朝親奉表勲階邑食及隸人移鎭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四海爲家皆故鄉

吳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吳月令牽牛中（妃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翟茀來風來闕宮隨王劒履朝上殿黃門夜趣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內朝龍衮當中開雉扇宴罷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宮作湯沐先王忝晉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諭歸朝曲第五

淮南草濕網蟲露家在先朝父尚主眞人御極四海歸偃蹇不朝稱節度夜持鐵券爲爾賜上恩特遣儀鑾使神離魄奪取族夷功臣效命錫龍旂

李侍中妾歌第六

李筠愛將惟儋珪美人姓劉筠侍兒城危搶攙不得力雨損鉛華帳下啼擁髻前言馬有幾猶說閨中郍問此赤龍從東乘日車火繞城門內蛇死英雄際會風雲奔婦人思報羅裳恩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薄蠶叢士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

母恩許歸劒閣弁門無處所（一作如雨淚）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于汴州道回腸酹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食追爾冤鹵薄臨門拜上恩

南唐奉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重童子請行忼慨期緩師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遡風車北首便殿蒙恩引天袖泣肝有血不濺衣寸舌欲存建王（炎）奇肖如江湧崔嵬慟哭不得天

顔囘

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黄作衣裡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緑夜桂寒不收緑此洗藍濟露木外間學染因得名不省歸朝爲國氏他年寄生産鴟尾空憶宮中烏銜子

邸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詐相見南橈欲載遠遊冠衛士盜船去不還夢見隨俘上江邸道謁妻京唯故吏自言嵒邸本先王方物入朝緣此至聞言含咽涕灑江况乃園人舊姓麗淚辭嶺海無歸處家忍祇向江陵住

古釵嘆

刑徒鬼火去飄忽息婦擁前殯齊發白烟淚濕樵叟來拾得慈獻陵中髮青長七尺光照地髮下宛轉金釵二持歸薰沐置高堂包裹恐爲神所將妻兒朝拜復莫拜冉冉臥病不得瘥省知天物厭凡庸夜送白龍潭水中扣頭却顧祈免死求入幽宮伴龍子

秋風海上曲

秋風吹水龍上天龍女抱珠海底眠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繭絲孔巨鼇贔屓鼉鼓隨赤魚鱗鬣亂陳旌旗海人見此失操綱歸對妻兒月下紡自言移家來磧中十載秋風潮不上老夫一人語門前見此已是開皇年

結客行

結客衛京師弃家南斗陸沉看各意氣欲取遼陽歸事左脫身去豈爲無所爲家藏楚王子手執五陵兒泣奉先主令白旄鄉天揮鞭屍雖必報函首捷終馳力盡志不遂以死謝漸離

擬古寄何大卿

山人食木實竹實以飼鳳鬪此來空烟三載脫塵鞚不見玉笙音唯聞溪鳥弄西臺憶故人野祭忽如夢仰視浮雲馳不覺哭之慟

寄所知

何處識君面青天雲霧䄂携琴上衡霍玄髮
向風梳別去看流水三年此躊躇偶同海鳥
夢爲致空中書

哭所知

總戎臨北粤花鳥瘴江村落日失滄海寒風
上薊門雨青餘化血林黑見歸䰟欲哭山陽
笛隣人亦不存

哭廣信謝公

自爾逃名姓終喪哭水濱海僧疑見貌山鬼

原缺

宋遺民録卷之五

謝皐羽四

金華游録　謝翱

翱傳云所著有浙東西遊録九卷此特
其一也

己丑歲正月謝翱皐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
十一日辛卯韶卿攜子肖翁入邑與皐羽及陳
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韶卿夜賦詩示同遊者
十二日壬辰陰寒韶卿拂曉取道上洛之吴溪

過吴似孫續古約俱行至横溪訪柳時聲父子
君用不至帝臣從五路嶺先過門皐羽繼至會宿
時聲居
十三日癸巳枕上聞雨是晚以雨宿柳明府新
居各賦一首
十四日甲午陰未曉即行午度太陽嶺晚泊上
坦欲訪雙巖鄭子有子有闢之先至旅邸邀宿
陵雲山房城友龔謹審言適相遇於陵雲約翌
日同至赤松是夕丁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

生遺墨及父近諸賢書帖共觀至夜分韶卿書
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
十五日乙未曉聞窓外蕭聲疑雨起而視之則
霽既飯詁良父子有之姪復留飲凝香閣晚抵
赤松自源口入一里許萬松蒼翠有亭跨中路
扁赤松山舊樞密濟齋王公埜書今住觀唐元
素易以他書矣沿溪入橋亭扁金華福地郡人
潘繼先篆過橋入三門勅賓積觀額大中祥符
元年所賜與殿中四錦旛及獻花四木孩俱今
猶存入門而右有堂臨池上為濯纓堂默成先
生潘待制良貴書入而為松遊亭又入而為枕
流亭觀之前為卧羊山即皇初平叱石成羊處
也道士王元台謝天與欵宿謁冲應養素二真
祠二真初起初平兄弟也松下有遇仙石坐其
上相傳往年唐公李度有目眚寓觀中嘗憩茲
石遇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祝曰後十
八年當相見郴州及唐登第授郴教有二道士
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亦記松下治眼時語
乎既而邀之不知所適方知為二仙云時韶卿
病目甚故道士言之為詳回宿王謝房各賦上
元遊赤松詩
十六日丙申微陽道士水竹唐元素妙虛王德
厚竹泉倪守約房中觀羊石臯羽作觀羊石記
云金華洞為皇初平叱石處予髫而聞之髮種
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
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為寶積觀觀旁祠二仙二
仙即皇初平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
詭譎宛然如羊形多為樵牧及好事者取去道
士拾其餘蓄觀中余得借而觀者三處其一在
天井東僅十數角蕲然群伏且起復無詭觸意
苔蘚背若草藉地可近而玩其一並曲池之岸
纍若為山參布伍列犬牙其上卧者十八九伏
者十七詭者蹶者十五傾險而跂者十三倚而
齕跪而乳者十一若觀古彝尊之跡于石形不
求全而意自足其一積小坻位置加密跂伏齕
乳抵蹴與前變態畧同復有栱而人立者奇崛特

甚非前所有道士易以他名使不與群羊伍余曰是不可易左元放之遇曹瞞共化而為羊與茲羊之化為石是或一物也今而後觀茲石馮而遊若脫而休茫乎日與之對而泊不知所求其有不復化為是物乎道士顧笑衆皆沈寂起立若植以余言為然故書以啓後之遊者其所觀三處道士曰倪守約唐元素王德厚云石去初平仙後若干年為樵牧好事所取又若干年道士悉能言之於遊者非有繫故不書妙處石旁有方竹一叢蕭疎可愛堂名蕭閒樓有減筆隸物化二字極佳水竹留飲饍王倪各為煮茗倪之徒石泉趙元清所發腦絶愈未接客入小桃源路口有小桃源物外洗耳三石刻奇古皆餘杭虞似良仲房八分書未過橋為物外亭過橋有亭泉上有臺名滄浪溪石皆磊磈水激射為峭峽為盤渦道士徐南華攜酒肴并青密王易所書趙元清夢游小桃源四時詩來青密即故樞密王公之孫名進思官惠院號淳齋善書而好吟以避世立兄子為子使出贅復分田送其妻歸母家而自為道士於此南華酌酒滄浪臺榭陰下行至岩扉閒新構小亭名別有天地復酌亭上岩扉有諸公題墨新種桃梅夾道道士周雲岩世昌要會酌樓上石泉之徒王德謙益之攜琴鼓而行午從觀右登丹山行窮林巨石間觀丹竈及丹石相傳其年丹光見石上有道人養雞見雞啄丹取之丹即飛去今立祠與菴祠前舊有老樹並其一中斷倒架上半於其一附著而生下半則僵立不相接狀甚怪奇今為改祠道士伐去曾遊者以為言丹山而左稍下有丹井泉極甘冷一徑出小桃源之上抵二仙祠回宿寶積觀中西廡石刻赤松山三大字李陽冰篆偉甚以赤字從大下作火揭之有火災故實不用而存其刻云

十七日丁酉雨欲往三洞不可遂入城泊禪

符寺待齋取道智者以往
十八日戊戌雨留祥符皐羽有塔影霧中深
之句韶卿足之
十九日己亥陰入寶婺觀謁星祠登八詠樓
寶祐丙辰歲郡守謝奕修攺創潛齋王埜書
扁今易以他書矣時犖丁夫急所帶奚奴不
敢出市衢韶卿自同皐羽訪美蓉盛太慱共
[illegible]談世故晚歸祥符

二十日庚子新齋約審言自蘭溪門會于北
柵韶卿父子續古審言登七寶寺塔樓拂塔
院至道年碑石過且庵徐玉汝於盧士安卜
肆韶卿皐羽甚欲留訪諸老以雨餘得齋重
於妨衆遂行既出城遇栁齋劉權院梅居邵
深道成齋王玉成於菱塘之東王謝二道士
自赤松來西鹿田寺僧懷玉留而相蕉韶卿
賦北山道中衆客皆和晡至智者寺山路有
亭扁北山唐乾元二年八月縉雲縣令李陽
氷篆書入而為倚松亭過橋有亭扁靈源小

憇亭上又潛齋王公書靈源勝地四大字寘
之雲堂後廡寺僧莫之貴也日夕過鳳凰山
法清院山形如鳳凰舊為法朗石晋開運二
年為國泰今攺法清山西有一怪松偃蹇如
盤龍院僧圓矩云昔潛齋王公嘗護以闌楯
遊憇其下是夜宿院中
二十一日辛丑有徐生館法清酒狂七也號起攜詩
見贈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聮中又以畊田
鹿化石羊為對臨別密謂審言曰余以鹿比僧

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途中述其語
衆皆絶倒從法清而西過故康懿秦國長公
主墳園未至觀半里有岐徑行五十里至余華觀登山可至九龍
寺上有劉先生講堂劉孝標讀書處也三洞
上為朝真中為氷壺下為雙龍三石扁皆飛
帛書立下洞口觀有天下名山四大字觀之
左為椒亭所從入洞路也以山下平地言之
則此山巔然而迢遰寬衍觀之前居民成聚則
此乃洞天之趾尓雙龍洞口石室明浄坐可

三二百人仰視石室紺碧其隱約可名狀者爲雲物爲仙桃爲道人比肩而立龍首見其左而尾懸右石壁上又懸石垂地獨黄色俗呼呂先生戴身霞衣挂其旁有北斗星竅洞穴如蓋順水淙淙從中出即流入右偏暗出洞外溪澗衆東炬傴僂踏水入內洞凡三數丈首皆擦石舊以小舟而入今徹漏閣水際既入復虛曠如外洞水從右流莫測其淺深執炬者一一相指告見蜂窠石水蛙

石石鍾手槌之鍾聲仙珠纍纍貫岩上石門限雪山山前雪山後雪粱之皎然仙笠懸岩石石鼓槌之鼓聲有形蜿蜒頭角鬚尾九二屈蟠隱見爪尖皆白石如玉所謂雙龍也猶一獅子一頭足尾具額有珠大龜黑色白蚍斜繞其背首入甲下許其筆格一霜崖槩如蟹霜有卷石小竅指面大有水正滴竅中名仙人硯滴候片時纔一滴仰視洞中他無漏泉獨此爾浴室石櫺三足蟾懸鍾宝蓋如名

刹講臺上所設而加高大海角虎蹲立雲霞五色欲飛極裏從暗處俯伏遠望洞口水中所從入處僅一小隙透明如十五夜月名仙人望月又大象足二小一仙桂水波石粼粼然大者如浪轉雪山後而左爲消壺爲池爲田畦町高下可數仙人挂衣横十數丈衣綿素袪褭𥿄摺皆天成又仙人眠石方整可臥仙人帽日月二官復從洞口踏水而出凡洞中所見不假一毫鐫鑿而形狀自然其妙處

殆不可言也登山幾半里至中洞洞口視深處乃暗穴但聞潺潺水声束數炬相後先若入井然稍斜向內衆魚貫而下石滑且險約三十丈至水簾自高岩噴出下有巨石盛之即不知水之所往水簾出處前有懸石如鐘又如飛鳳視水簾以下復沉沉深黑人多不敢復入阜羽毅然揚炬而前韶卿續古從之由水簾之右轉而深入巨石無數回視水簾乃在目前愈入愈深下復無水有石筍入空

曠中高可三四丈色瑩如玉從石筍而下極
底有石室燦潔嘗遊者留題在焉回至水簾
漸可望明而上不如入之險也然不能深入
則不得盡其奇來遊者率望水簾而止亦又
登山二里部卿父子皐羽續古倩兩山童貫
竹箭束炬至上洞入洞而右為觀音洞從岩
罅越石限而入展轉愈高扳援至觀音前其
石像天成垂衣伸一足如土偶者但高入岩
罅以炬燭之僅得其半而臂與面莫盡見也

旁有潭深不可近名觀音井又名龍潭復路
出從大洞正面而入歷三數坡陀其石上雲
霞波浪霜雪屋室之類皆不減下洞所見洞
口天日之光斜射洞中石崖上淡如月色奇
甚內有石梁高挂深可二三十丈白龍護其
左蒼龍護其右又入有天池深廣四畔峻壁
不可下池之裏有崖如兩扉而啓其一極黒
暗中遠望石扉啓處天光下燭蓋洞天漏明
而人莫知其處名一線天既隔天池不得復

深入也雙龍洞口題名石上部卿賦三洞云
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髫欲往今華顛春風吹
衣兩洗履瘦節忽挂蒼山炯山高地平走幽
澗根絡石上森楠梗茨從飛橋瞰石洞犀色
閱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
右旋就中暗穴如纂順急水瀉碧鳴媧絃遡
流束炬照徒涉有背擦石行拳攣水窮路夷
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蹙波湧浪接
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為獅子虎犀象瑣碎亦

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
堅窮龜負甲色深黒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
鐘聲鼓能鼓不假樅簴知誰懸直檽斜檻藏
漏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呹
盡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寂深窅伏身低眺
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
恠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巾中
左岩架衣頗横亘疊摺衆皺垂翩躚自餘神
洞外視石井闐潺潺入深路險思攬綆長竿

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棹到此十九歸
言巡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
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
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却易進
玉筍妓地脩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
蘚題新篇同遊疑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
眠林幽風起日巳晩猶晩高洞山之巔嶄巇
可買樵我尊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右壁入
深圻如鐵戶限瓊爲榜儼然海相挂珠絡熟
視豈信非吾傳左爲朝真正面入便想笙鶴
遨群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
欵然條梁架岩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望中極
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
內知此明鎼從何穿窗深壁峭不可往安得
揷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驟歷辭
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是
夕僧懷玉同歸西鹿田寺止宿寺丈室後有
奇石峭立鎼圻間可行林泉幽勝特甚默成

先生潘公大書其處云余往來南北兩山餘
二十年獨未曾至鹿田紹興七年四月十七
日同智者長老法銓來於崎嶇險隘之中得
虛曠寬閒之地脩篁喬木巨石瀑泉氣象雄
偉此蓋未之見不獨甲於金華也自是評吾
鄉山水以此爲第一云其丈室遂榜第一軒
上爲思賢閣是夜聽雨軒中
二十二日壬寅曉霽過東鹿田寺廊廡列詩
石內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中二聯云
水花分塹弱山木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同
惠遠遊又憎舍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題詩
中一聯云雲暗雨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
春潛齋王公峕和其後行數里至潛齋所營
山橋穆陵御書山橋書堂四大字下有懶瓚
岩岩上有亭亭之西有石筍又傍岩臨溪爲
亭臺遠望州城城中之塔鑽小雙溪如篆紋
路口有亭扁北山今亭臺皆蕪廢既下山王
謝道士登山取別徑歸赤松至潛岳寺前帝

臣審言同入城部卿皐羽續古肖翁取赤松源口虎頭岩下道遇雨抵上坦旅宿

二十三日癸卯曉霽近午度太陽嶺晩宿柳時聲居聖傳之蘭溪留詩以待續古先歸

二十四日甲辰過松岩陳粹翁午與皐羽別晩復雨

二十五日乙巳部卿父子回抵吳氏書塾客有問金華勝遊者部卿以詩叙其槩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西港晴來汀

草長北岩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鶴夜歸歴覧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皐羽歸後作金華洞人物古蹟記

跋

吳士諤

右金華遊錄一小帙蓋岩南方先生晞髮謝先生與諸老幷先伯父續古同游之所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歳然觀諸老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巨細詳悉不遺寫出北山勝槩宛然在目中信非諸老不能作也然要之己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歳而不書年者亦猶靖節不書宋初之例耳後之觀斯帙者庶幾識前人忠厚之風云

又

方部卿浦江人號巖南先生元黃文獻公溍柳文肅公貫皆出其門先生宋時未及仕而宋亡遂抱其遺經隱仙華山往往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托物發爲歌詩以寓麥秀之遺意龔聖

予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謝皐羽建寧人號晞髮先生宋相文天祥開府延平先生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遂流匿民間之浙水東日以吟詠爲事每遇談宋事輙悲咽泪下宋景濂先生謂其詩直遡盛唐而上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核峭勁餘若陳帝臣吳續古等亦皆時之高士文章巨家也共爲此卷夫豈易得哉然惧

世遠而莫之知予故手録一過而畧述二先生之行槩于後餘亦不復考矣北山泉石雖自若而寺觀消毀過半欲究其遺蹤亦尚頼此卷之存云天順庚辰十月朔後生郭霖述

宋遺民録卷之六

唐玉潜

唐珏傳

金華張孟兼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宫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爲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内爲諸浮屠及梟陵骨雜馬牛

粘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眞之他存也亡何沐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洒泣翺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

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唐義士傳

羅靈卿

辛亥秋友人端安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頓詳告我安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揔江南浮屠者楊璉眞伽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屯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盡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狂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有一少年曰

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雲霧李何唐曰余固
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窾以易誰復知之乃
斲文木爲匱複黄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
某陵分委散遣之瘞地以藏爲文而告誥旦
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揔
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
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
陵骨之猶存也禍滛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
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渚江馬山

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
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潮八月之濤名雖
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
燈歸忽坐屛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
吾見黄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
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
殿上數黄衣貴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
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
丘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

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
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禁中爲子求
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署賓館一日問曰吾渡
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于豈其宗耶左右
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
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
情好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
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田以給左
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

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貢一一
自袁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
之曰二公眞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
立頎頎允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
咄怪事乃如此唐瘞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
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
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
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恠
事蜿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
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後有夢中詩四首
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轅寧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
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
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

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客錢唐久熟悉
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卿孰具聞始末謂端旁
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
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
塾一木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
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獝狘煦育亡國
遺偷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
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
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

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
士何歟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
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雅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
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
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
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不行通神明捷於
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
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

嬰公孫杵臼強育其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
潛匿藏其眞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
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記待編野史
者采焉

跋　董幾重

釋骸熏天戮毒毋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勢
張威禰孰攖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藉陽和
生育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
義集儔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髑

之中身首兎畢處支體脫烈皦視漆身隕鉞者盡
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
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又　詹載采

嘗疑武王伐商斫鉞斬𦵏事竊意王者之師
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大白
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
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亙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

商辛之雪不幸而遭焚祟當時曾無一人動
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
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
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于中毀家取義為
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
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
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
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
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

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耳不然
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
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義其人下車
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
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
彝好德之真微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微治
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
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年夏
五月題

冬青樹引別玉潛　謝翱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翺之所作也宋故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璉真伽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遂策莫夜使人收對遺骸骨瘞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翺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乃古忠臣義士所見畧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烏皆墮唯一日焉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為寃今九日居上枝者寃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唐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爲諸浮圖造白塔于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爲此渾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言其必有不利於時者矣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恒星者常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者在位人君之象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日夜食之數七度未詳山而已見上與鬼戰未詳碩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華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

故援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荊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君臣之義乎靈禽即烏也杜甫拜蜀鳥之寃者良有是乎

予既注皐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攷而自質焉適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傳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殯宮之金玉故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脩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殯尔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骸骨而瘞上種冬青樹爲識此歌詩之所爲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諸鄙見於傳君矣故未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改定姑録一通寄傳且書來言于此以問

該洽者庶幾予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

丙午正月十日張丁識

浦易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翶爲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詳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并疏之于卷末且以交宋遺骸事爲唐珏及王脩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詩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珏收

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
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蓋
先生乃王脩竹門客先生與珏所爲王
蓋與知之矣夫謝皐羽在文公之門傳公
者曾不及皐羽非張君茲述殆泯滅不傳
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
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
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洪武四年二
月十日孔希普識

清明日　　孔希普

萬花正開風雨惡曉起新晴花正落老夫忝
起失芳期賞心但覺隨年薄今年花落明年
開去年看花人不來死生榮悴俱可哀綠陰
滿地成蒼苔

穆陵行 有虞

宋理宗葬永穆陵傳祚未幾而國亡
元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古建言毀宋
會稽諸陵江南總攝夏人楊輦眞伽
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惡奏發諸陵
金寶以其遺骸營白塔於錢塘舊內
基上且截頂骨爲飲器此皆戎狄禽
獸所不忍爲而爲之者也太祖臨御
之時盜發鳳翔古帝王諸陵有司上
聞即命禮部復改葬國亡陵寢豈期至
此　大明洪武二年正月　皇上手
敕相國李　遣使北平追索飲器於
西僧汝訥既至即命瘞京之南門高
座山八月復返會稽故陵四年六月
予以儒忝徵因感其事作穆陵行云

君不見漢文在昔晏駕時霸陵儉葬盜莫窺
又不見嬴秦當日天位棄侈葬驪山盜遄至
一時總抱萬乘材修德行仁邈難擬宋南渡
後稱理宗禮樂制作宣皇風朝廷有道邊境
謐擊壤康衢歌歲豐漢文可師秦可監龍駕
賓天淚盈頷羽衛匆匆靈相從先永穆陵頭瘞
弓劒國祚衰微社稷亡有元朔漠曆數當山

河一統混夷夏諸番琛貢朝明堂豈期奸僧

矣發諸陵會稽上壘成白塔貯殘骸

立故宮增感愴玉魚金盌輦載歸設心禽

獸猶或稀理宗之理謚莫比道統丕闡天人

微奸僧肆奸志截頂爲飲器終天之憤痛莫

伸誰料今逢

大明世大明天子坐紫宸手敕相國言諄諄

西僧驚悚遠函獻差日㾗瘞施至仁既擇山

座高復返會稽壤精神魂魄得全歸聖筭睿

謨咸戴仰緬思古陵發鳳翔勑葬禮服尊前

王寘寘報復信不爽千載史書昭耿光

又

至元中胡僧楊璉眞伽利宋諸陵寶

玉因倡妖言惑主盡發殯宮之在會

稽者斷理宗頂骨爲飲器璉敗歸內

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

詔宣國公求之得於僧汝訥所乃命葬

金陵聚寶山立石以表之奈感而賦

詩一首

六陵草沒迷東西冬青花落陵上泥黑龍斷

首作飲器風雨空山魂夜啼當時直恐金棺

腐鑿石通泉下深固一聲白鴈度江來寶氣

竟逐妖僧去金屋猶思宮女侍玉衣無復祠

官護可憐持比月氏王寧飼烏鳶及狐兎眞

人欻見起江東鐵馬九月踰崆峒百年枯骨

却南返雨花臺下開幽宮流螢夜飛石虎殿

江頭白塔今不見人間萬爭安可知杜宇聲

中淚如霰

唐義士事備載……及諸題詠名曰義

士信不誣矣鄉先達學士程公編入宋遺

民錄中義士之名千載藉以不朽義士無

所為而為者亦豈計其名之傳不傳哉然

心同具此理者不能不一表章之愚刻此

卷蓋亦竊慕前人而為之役耳晚學休寧

隆阜戴勉謹識

張毅父 附録一

張毅父遺事　陶九成

張毅父先生別號千載心廬陵人而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九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啓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須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束縛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妒其死獄中齋題曰月烱烱兮疎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曾閱斯人不在世間

書集杜詩前

是編作於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元日文天祥書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後鄧中齋撰督府忠義傳劉申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即序中所稱千載心者）自燕以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刻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録藏之

張千載

收骨燕山白日寒梟卿髮尚直衝冠誰將千載交游義著入文山傳裏看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

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求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往遂以宋故官管求江西省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馬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幷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鋸木斷其子心動毅然必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尔且髮尔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繩見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賛于文山像後曰閒居忽忽萬里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緡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頳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

宋遺民録卷之八

方韶卿附録二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柳貫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干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禄大夫諱楊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好覽常欲貧之以昭德孫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纘吾業者何必吾宗蹻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閤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聞士於書無不通

冤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益用為文以應有
司後乃東其輿觀群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
體裁純密聲節婣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
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
渭因與其伯兄弟闢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
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間晚善括
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翱皐羽序其倡答諸
詩曰風雨集以識皐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
喪為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間歲西遊訪遺

攬古興愴增欷自陵陽牟公獻之新安方公
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
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滕無逸
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使來歸山中
如有德色然嘗遊京口泝江至建業又東南
出括[illegible]行尋鴈蕩大龍湫抉摘景物率藉為
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
彼豈知我哉　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誦尤
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

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
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
年八十又二夫人李氏先卒於貫為從表姑
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
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
南東子男二人樗梓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
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
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裒其道路所得求
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追茲齒士獲

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
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
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
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見老人
欹側態方意其雖聾豈遽衰者萊還而趙録
事以訃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葬
矣琢辭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
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
不蹟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譙有

鞳鐘鏞槼若釜鬻鼓間出聲震轟嚴〻喦之
碩者則罔不兼先生中身退然絜無殄北和
音不濫不沾不薦廟郊卒死于淹歸〻仙宇
越人所瞻〻之維何匪乎用占有玎斯降如
車如幨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方鳳小傳　縣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卿唐玄英處士干之後
遠祖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
末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楊遠以文章震
耀一時亦中元祐二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
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歿贈太中大夫至
鳳凡七世鳳有才學嘗遊杭都所交皆名士
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
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
二子大登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昆弟
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之雖不能聽奏補
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恩受
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鳳善歌
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
涼激切臨歿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
忘也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二子樗
梓皆能詩無愧於鳳云

方先生詩集序　黃溍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
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
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
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詩社已屋風不
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
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
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
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物改抱其遺經
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
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
間往往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托物
發為聲歌凡日用動息居遊合散耳目之所
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

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絶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懼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輙以遺藁示人栁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游先生門最早爲其不朽計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採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置縣齋以潛幸甞及先生之門伻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與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卿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諸墓銘此不著

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壬辰門人柳貫謹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緇茍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㝡精者爲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醨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駕方騁而遂蹶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户牖以泉石爲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瞧瓊璣惟游輿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

於龍雲上下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
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
治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睎釣瀨之風漪舉
匏樽而往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伉慨或
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玆鄉閭
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颷風欻其夕興駟玉
虬而驂雲蟜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
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裳美而為

銘亦既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膚廬并陳
土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
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遡
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覆碁細風晨與月
夕魂彷彿其來娭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淹
於蔡檉不揚于列星則燕為菌芝眇方來之
未涯庶不朽其如斯 貫夙親覯鑊竊仰光儀
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
初併矢心以薦卮來格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雨夜呈韶卿　謝翶

相看隴上雲一夕幾回分預恐今宵雨他年
獨自聞野花同楚越江鳥雜朝曛不得鋤芝
朮逢樵却寄君

寄韶卿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
憐諸老盡雨燈動是十年疎休官陶令長思
友陋巷嵇康懶報書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
無地可耕漁

寄方韶父先生　黃溍

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
夢中香遂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
淚滴破綠蘿裳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也知往
事如流水秖想重來是後身樽罍官河風色
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
滄江一問津

喜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峩百年珍重斯文寄跰𧿹脩程可柰何

和韶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掩書坐中宵堦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燈夢秋館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勗我歲寒情

棲遲憐繫瓜夢寐追飛蓬去去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政復佳有酒無用湑

江瑶配荔枝勝處終不近好醜宜勿爭天道有定分

龔丞遂已矣日斷千山重煙霞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華亮復榮東籬幾殘陽蟠桃亦何好千年期一嘗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盖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遊仙華山　　方鳳

仙華矗萬仞我乃廬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踏玲瓏起左信奔鹿當前任啼狨大嘯厓石裂一覽天宇空蒼松飽風雨絶壑掛老龍樵斧不得睨撫根憩吾躬邈哉軒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悲遺弓猶傳少女靈錬玉於馬宮山林重帝胄香火明民衷我來重懷古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磊磈胷

仙華山招隱

軒后悲蒼梧神娥下玉霄攀髯冉初失夢遺蜕

尚陵歒碧墮升栫影青分產桂笛山精依鹿
竹天雨濕鷄翅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豢
龍要姓氏使鶴誤軒軺冉冉將終老冥冥不
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遊寶掌山寺

茲辰欲有適軒車偶來臨斷谷北村南看竹
晴窓陰接語未及久相邀詰叢林澗行任詰
曲岩眺經嶽巒于時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
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伊余夙好遊忽忽老
見侵孤興尚衡霍遐思或巫黔況此近居里
而能盍朋簪累石發悲嘯沿流引清斟捫蘿
復忘疲古洞窮幽尋豈無聲利痼見笑山水
滛人生本來浮世故未易任蘇崖拂前題倪
仰已昔今我法茹用我睠言屬同襟

仇仁父詩序

山村仇君過余說詩余觀其年甚茂才識甚
高處紛華聲利之場而冷淡生活之嗜混混
盆盎中見此古罍洗令人心醉及披華帙標

格如其人蓋得乾坤清氣之全者也余謂作
詩當知所主久則自成一家唐人之詩以詩
爲文故寄興深裁語婉宋朝之詩以文爲詩
故氣渾雄事精實四靈而後以詩爲詩故月
露之清浮煙雲之纖麗令君留情雅道濂筆
氷甌其熟之從仇君曰近體吾主於唐古體
吾主於選融化事往往於融暢圓美中忽而
悽楚蘊結有離騷三致意之餘韻然後知嚮
之所以爲仁父者窮而故在也今夫水雖萬
折必東焉鳥獸大者喪其群過鄉翔回焉鳴
號躑躅焉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
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發而不
念儀髮望白雲而不思親州西門聞山陽笛
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而尚復有詩哉此余
於仁父之詩獨證其不爲窮所移又明年復
相見乃序而歸之人當有因余言而深知仁
父之心者世之人不有知其心則仁父自知
之余知之後世亦必有知之者矣交人東陳

郡遺民方鳳韶父

宋遺民錄卷之九

吳子善 附錄三

吳思齊　任士林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人父邃龍川陳氏所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爲鄉人嫁兄弟之孫無歸者穀其鄰之兒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輙聾不聞人事頹不與世接獨與婺方鳳閩謝翺睦方韶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號全歸子全歸子生頴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邃仕負郎當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爲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婿禮不衰終不

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
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
思齊以書曷之曰吒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黙
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爲太府少卿留
丞相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
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
此惟自强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
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
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

固也何全爲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
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横空之參耿耿生
白察曙色者有徵惜乎其自閟者深其根於
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及觀俟命録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
矣哉

賛曰余識謝翶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
以二李其傳卞遇方鳳道謝翶已死葬於
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
出所書全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鄰
畸窮孫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
信者夫

又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
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邃武學博
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邃
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

授以所學遂用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
監臨安府新城稅頃歷試漕司中舉上禮部
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
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户讞問凡株連
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
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開部使者
黙之郡有盗攘盗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
由吏教因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
贓不問則得矣應因者如其言民有負人之

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
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
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
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
上也辭尋監户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
復徽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
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即城徒厲民耳其役
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
禮部侍郎文及翁從上之崔沅且中止思
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黙也未幾遷饒
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
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有勲籍浙劾
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
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
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
思齊弗顧也俄不碩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
盧婦翁方登宵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
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孫

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
以斂手足者棺之官游十年田無半畮之增
後值宋改物家益窶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
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
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
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𢯰謝翱睦方壽
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
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遥望隕
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
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
有是非不知有毁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
之方鳳評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
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
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録〻成賦詩別諸友遂
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
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州碑魏司馬孚貧汲
社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
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若干卷未就子三人

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〻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遊〻輙連日夜或酒酣氣欝時每扶携向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柰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歎而不移其言信矣

弍

九日前于善來會山中　謝翱

朝尋寒露枝莫摘不盈把風吹西南雲幽情誰與寫有客來縉州遺我古盞箏中有鶯鶯文色如銅雀尾浮以欝金麴蒼蘚藉其下此物寧足感聊用助歌者

雪中方四隱君訪宿有詩憶鹿田風雨舊遊奉和併呈吳六贊府　翱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靜竚鹿田在其顛胏石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蹴君語謂此定何聲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於醉者呼不應愁者自爲苦空檽寄孫余屐輾如巢樹濕歌散餘悲以足柎柱礎俯來又七年欲至因羈旅傳聞老棄門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中鉢空其聚乃知入世間何者爲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遥相望各抱不售賈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况有期輿馬不待假倘規宿山中畸人不應舍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楊仲弘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亦自焚材高初偶得音苦竟誰聞天海空遺操米霜見裂紋中厨方煑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餘舊臧漆痕微有字芸草寂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

棄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綫紋虛綠潤雨氣失玄陰乏礫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璧土半模糊蛺蝶飛疑去波濤蹔漸無良工今豈有爲爾一長吁

舊劒

憶啓蛟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泣人息歲月銅花澁雲焇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暗銷魂

塵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蟲網暗珠匣土花浮莫笑塵埃滿曾令鬼魅愁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廢檠

不解照珠婁早同文字竝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宿高齋夢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衾

龔爾亦已久霜風雨袖穿甘從稱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前古深期在暮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休然

斷碑

零落秋風臥何年廢廟碑圖經愁莫載耆舊說頻移野燒龜趺失荒苔鳥跡疑遥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簴久摧折塵埋奈爾何明氏誰睥睨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歇銘文幾字訛斜陽荊棘裏長伴舊銅駝

跋吳善父哀辭　黃溍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

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予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

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

以泄其覊孤感欝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言笑樵兒牧豎或戯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夭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碩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

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爲辭以相之姑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吳賛府挽詩三首　黄溍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冥冥方獨往已已竟長終莫掛還鄉劍眞隨厭世弓向來曾慟哭不是爲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晃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雲縹緲愁絶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
死遺經客杜荒春汐鄉山隕夜星夕陽隣舍
笛悽切可堪聽

宋遺民録卷之十

陽湖孫道甫鍰梓

龔聖予 附録四

龔聖予小傳　姑蘇志

龔開字聖予號翠岩山陽人嘗寓於吳博學好古負才能尚節氣而甚邃於經術間爲詩文皆清勁古雅遊戲翰墨爲山水人物尤卓絶不凡時多尚之嘗爲韓蘄王孫亦顏作清凉居士圖清凉居士即王也凉帽野服拄一

長耳二三童子相後先遨遊湖山間且題曰王有補天浴日之功而自逃於佛乘有驅貔貅洗河洛之志而自晦於驂鞍之上悲夫想像其布置及所題之辭槩可見矣居吳之日高郵龔璛爲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方虛谷嘗称其詩老筆有骨議論典刑平生長鬚及腹行走如飛意氣令人感動

桑海遺録序　吳萊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栝

蔡炎思齊于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歸蔡義徒𠵼咻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梆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棄聊撮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宗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逸收集亡散無兵無粮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

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龔開所作文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宋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以爲治終不足以壹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堠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爲固久之南北交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敵剗襄受圍鄂渚有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然亦未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九闈中逐鹿無復有潛藏蹈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士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情忠激烈誠有在於天

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浿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骭蘭筋偘藍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爲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

爲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録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之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洶洶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

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托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先呈稾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忌避似道怒使臺臣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

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
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
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
葬起復揔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尚書
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
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
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
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
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

軍皐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
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
十日詔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
臣吳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
散二月八日　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
二十日　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
滸及厮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
日　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苗再興以閫府

令命紿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
維揚不見內從者四人亡去趨高沙道遇哨
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墻得
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閫府
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溫州謁景炎新主
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劒州入汀
州移漳州龍岩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
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

月戰雩都秉勢遣兵攻贛吉新汀州僞天子
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與國黃州新
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
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
國太夫人其九月丁齊魏國太夫人憂起復
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十日　北兵追
及所將兵潰被執己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鎮
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
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

諤者問德祐尔君何爲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德祐旣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衆皆哄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旣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

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滅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入何須博羅丞相又曰旣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與亡且三年矣宋瑞因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爲俘

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龔開曰僕見青原人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俻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爲傳與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

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無識爲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名而遄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抒君之急云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可

到汴既入叚兵何施盖是時梁朝虚內重兵
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登
至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
嗚呼似者尚可取鑒況身親之以此知兵力
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符爲用也

宋陸君實傳

陸君實諱秀夫字君實一字實翁楚州塩城
人生三歲父母携抱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免
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

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
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
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
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
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琰居京口負時望
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李祥
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嘗欲[illegible]而同年
進士錢淳甫真孫於制使有連姻又殿撰贅
壻於是相携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

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
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
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閤叟以主賓情接爲貴
而君實過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閤有
集尉持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過制使以
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驟以舉格改合
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
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甍詔李制使改
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在行襄陽失守李制

使投閑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
踈爲少後客爲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
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楊閫治大敵壓
境人心易揺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
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
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
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
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
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叅議官兼淮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
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
因之望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
臣令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
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叅贊都督軍
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
間歷請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
心贊助之期能于濟未幾又不合以言者被
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

才有限動輙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
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遷海上
君實遂執政事海濵誅茅捧土爲殿陛遇時
節朝會君實端笏威服如立文石班未嘗少
怠既罷則望海山凄然至以朝服揾淚悲動
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畧君實隨宜裨補盡心
力而爲之死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
軍大舟三百拖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
前鋒而以中部居宸扆中堅反居其後前鋒

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
實出倉卒仗劒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
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
躰用黃金磓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
月六日癸未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青
原人鄧中甫光薦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
足下若後死以此册傳故人僕嘗托黃唐佐
主從中甫取册不得姑以所聞輯爲此傳用
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

寧朋從賦詩或謂僕合疏一傳存公之大躰
勿以詳略爲拘僕聞之泣下既而嘆曰吾郡
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
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
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
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
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
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
托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

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踠之事時世齊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介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傳節斯為可愧焉耳文陸二傳以陶南村李弇私傳校正

文丞相傳補遺

淮陰龔開作文丞相傳序其事甚備予每讀之未嘗不廢卷流涕也丞相少以英才茂學射策冠多士踐服中外官政歷歷有稱以勇於為義不為權臣所喜起輒蹎及德祐初始

拔以大用而國已不可為矣王師至吳門一日間超遷至右丞相奉命來使講解足未及轅門而大臣以國降矣既非丞相之志遂挺身而竄崎嶇險阻危者數矣獲至於閩丞相將以有為也而陳宜中忌之防之甚於防姦卒於以無成與國俱滅噫宋間天亡之也否則丞相之志豈特一死而已哉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夫吾天也夫既執尚安可顏藉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也遂自剄死丞相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乎既美龔氏能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義故書之以補其闕文云爾

輯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死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寓至情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疎

久近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出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親疎為間蓋知哀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呼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尚無間於親

疎久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立本而絕無僅有之事乎是固大忠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吊而不敢輕爲懼傳聞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聖予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莘侍郎來莘侍郎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刋刻以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畧已見鄙文或曰厓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也非雖然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爲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二十八日淮陰龔開序

悼陸君實　方回

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沉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杯土魚腹瘞君臣

又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鼇背舟中國龍鬚水底天鞏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又　龔開

數闗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餓史書猶日臼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吕圖

跋

書龔聖予所撰文宋瑞陸秀夫二傳後

文字不關於綱常特一藝耳若龔聖予所撰文陸二公傳事有根據言無支蔓此等文字當與天地古今同為不朽百世之下

一展卷之際尚能使人酸楚悲憤不能已已者何邪亦以秉彝好德之心千載一時不容泯滅故也程確齋校刋宋遺民録甚是盛舉予助梓龔聖予一卷以足之觀者自當知所輕重矣

嘉靖甲申春三月上浣休寧後學陽湖孫
志道甫謹識

宋遺民録卷之十一

汪大有 附録五

汪水雲遺事　陶九成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元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題汪水雲詩集後　迺賢 南陽人

水雲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三宮留燕甚久世祖常命琴奏因賜為黃冠師南歸後數往來匡廬彭蠡之間若飄風行雲世莫能測其去留之蹟江左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像至今有存者余至京師因徐君敏道得水雲集詩凡若干首多記其亡國時事讀

而哀之成二律以識其後
三日錢塘水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弦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鉄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服閒雲一釣蓑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汪水雲詩敘

杭汪水雲以布衣携琴渡易水上燕臺侍禁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狼犢所為之作拘幽以下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昔者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縶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孰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復不如旁觀者之悲也汪氏之琴天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容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雪其心之所謂也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殆泊與淡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着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於江湖迹者名入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何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蹟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之孰不遊也以琴遇少琴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許之而不勝其嘆賛也則復使之進琴焉廬陵須溪劉辰翁會孟書

書汪水雲詩後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訪予於幽燕之國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遊嗟夫異哉乃為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一百

五日廬陵文山文天祥履善甫

又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尋見余且臥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戚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藁求余為序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為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又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立再嫁婦人望故夫之壠神銷意在而不敢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晩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姚委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撾鼓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噫水雲之詩真能使人至如是至如是其感哉渡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慨易水之風烟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喜古盱義山周方方叔

又

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illegible]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於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青塚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紀于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嘆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為詩幽憂沉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與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羞與千古恨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君悲也及為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兒[illegible]豎子採樵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illegible]涕焉承睫周引琴而鼓之孟嘗

君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况余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泫焉承臉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為先生鼓之何如余拭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青山趙文儀可

又　李珏

往時讀泣血録為之淚下因歎徳佑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録也一日吳友汪水雲出示類藁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録所可並也元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也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綴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鬓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鶴田李珏元輝

續琴操哀江南 四章　謝翶

宋季有以善鼓琴見上者出入宮掖間汪姓忘其名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汪從之宿留薊門數年而文丞相被執在獄汪上謁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及歸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釃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再行淚雨下悲不自勝後竟不知所在嘻汪蓋死矣客有感之者為續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

我赴薊門四之一

我赴薊門我心何苦我本南人我行北土睠被翼軫客星光光自陪輦轂久涉戎行靡歲不戰何兵不潰偷生有感就死無罪奔奔黃沙依依翠華我皇何在忍衂我家

睠彼江漢四之二

睠彼江漢截淮及楚起兵海隈亡命無所枕戈待旦憤不顧身我睠王室誰非國人噫嘻

昊天使汝纍絏𢽾黨心寒健兒膽裂黃河萬
里氷雪峨峨尔死得死我生謂何

我操南音四之三

我操南音妥酌我酒風摧我裳氷裂我手薄
迻于野爲云同歸自貽伊阻不得奮飛持此
盈觴化爲別淚昔也姬姜今焉憔悴山高水
遠無相見時各保玉體將死爲期

興言自古四之四

興言自古使我速老麋鹿是遊姑蘇荒草起

秫我馬裴回舊鄉江山不改風景忽亡誰綱
塵埃不見日月梨園雲散羽林鳥沒吞聲躑
躅悲風四來尔非遺民何獨不哀

跋　吳萊

右續琴操哀江南者四章章四解或傳粤人
謝翱作讀其辭甚悲因其辭以推其心則其
所悲又有甚於此辭者謂非翱作不可也當
宋季年元兵壓境兩宮且以琴酒自娛故老
言度宗在宮中常以壺觴自隨盡日不醉權
臣秉國江上之師不服一戰反以捷聞盖必
有以壅塞其耳目蠱惑其心志而然嗽否則
慄慄危懼之不卹而又何樂於酒藉令長江
天塹北軍不能飛渡安能坐守東南數郡爲
一龜茲國哉梁蕭繹時江陵戒嚴百官戎服
聽講老子中既輟講諜者言魏軍不出四境
帖然又復開講一日以至力屈就擒身困縲
幕雖援刀斫案不得悔噫宋季然矣夫人者
乃能以善鼓琴見上吾意其不爲鄒忌必爲

雍門周縱不能一悟主聽使之少有更張亦
能使之立若破國亡邑至闃寂風飛鳥之聲
窮窮焉固無樂已及大事已去獨其心怏怏
犇走萬里若不釋然者嘻亦晚矣天寶盛時
歌者李龜年恩遇無比祿山亂龜年流落江
南每歌數闋四座莫不嘆息泣下又况天地
顛然山河頓異使夫人者尚在庸不有以泣
龜年者泣之乎予謂琴操多出於憂愁窮苦
之人而有所守者爲之於辭適契焉故錄之

若曰南風不競則自古見之矣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王麟兒曾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窻
前窺面日太眞膝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
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
誰與鑄鍾期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霓裳忍按新闋杜鵑枝上
東風晚點點淚痕凝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
曾識關山月怨絃易絕柰笑罷顰生曲終愁
在誰解寸腸結　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
簪聊寄華髮乾坤桑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
刼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花送
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

送汪水雲入湘　吳仁傑

碧水波翻海亦摧奮身鰲背護蓬萊忍隨天
上紅雲散却馭闕中紫氣回天道有常須變

化玄關無鑰任敲推携琴更拜蒼梧野　想
南薰入調來

宋遺民錄卷之十二

梁隆吉 附録六

梁先生詩集叙

先生姓梁諱棟字隆吉其先湘州人曾祖諱翼字羽之祖諱琛字仲玉父諱定字安道皆仕金國金亡安道公過江南尚鄂州先生以壬寅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鄂後遷鎮江弱冠領漕薦戊辰登龍飛第初選寳應簿丁父憂壬申再調錢塘仁和尉碎入帥幕一時聲名張甚甲戌避地庭上丙子宋亡歸武林閑處守道安貧濟如也弟諱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先生從爲庚寅遺詩禍自是名益聞卜居建康時往来茅山中江東人士從學甚衆乙巳歲七月七日無疾坐逝壽六十有四葬城南鳳臺西鄉先生平日好吟詠藁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藁答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藁在可謂名言惟先生淸風峻節無愧古人世罕知其詩抑末耳先生豈欲以是名世頎詩無傳孝子慈孫不忍也乃裒集門人所記者得古律絶若干首樂府若干首并録其平生出處大槩以俟後之君子云皇慶癸丑上元金華胡廼書

大茅峯　梁棟

杖藜絶頂窮追尋青山世路爭嶇嶔碧雲遮斷天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上天寶劔化小龍入海明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頂洼誰念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六砚昱暗惱仙鬼空學離騷吟我來俯仰一慨慷山川良昔人民今安得長杠撑日月華陽世界收層陰一聲長嘯下山去草木爲我留清音

四禽言 四首

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佳處不如歸去

又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織盡寒機無得

裁可人不來蔗叔度脫却布衫

又

行不得也哥哥湖南湖北春水多九嶷山前叫虞舜奈他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又

提葫蘆年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家私誰問醒三閭提葫蘆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周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王業口說只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夢過錢塘荊墳檜宅依然在留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盃碧梧自老鳳凰臺登覽吾亦僅如許李謫仙今安在私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勝暮潮來小留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許事亦烏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誰許只堪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蒲萄綠還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題寅叔八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年脩竹三間屋幾樹開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月下高源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二首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濕無處避牀牀不得乾僵立兒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晴霽

少年不學稼老大生[illegible]入山採黃精窮冬
一尺雪虎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
心吾飢何足恤

贈嘉興徐同年

憶昔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
尹空書晉執戟郎君盡美新萬事不醒中酒
聖一貧無奈訟錢神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
求仁要得仁

野水孤舟

前村雨過溪流亂行路迷漫都間斷孤洲盡
日少人來小舟繫在垂楊岸主人空有濟川
心坐見門前水日深袖手歸來茅屋下任他
鷗鳥自浮沉

登鳳凰臺

挑寒流碧縈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
詣爲主磨滅謫仙吟墨愁思秉待說與山靈
還又羞拈起簫韶已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
瘦景物變新麗　江山在謎得劉郎阿寄年
來聲譽休廢英雄不博臙脂井誰念故人褒
猝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厭頻遊此興亡過
耳任北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夢和醉

右調[illegible]

黃葵

乾坤有正氣間色皆爲臣名葩據中央紅紫
誰敢鄰傾日不忘君衛足恐傷身莫然無知
識忠孝出本眞林林天地間蕺蕿而爲人明
靈秀萬物挽不得君親嗟嗟叔季後利欲汩
天倫邈哉惟帝國產此瑞世珍九夏不趁炎
三月不爭春高秋風露冷孤標出清塵背時
還獨立攬芳淚沾巾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
了平生事閑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宜喚
酒西風天地正愁人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
園林是小春

淵明携酒圖

淵明無心雲繞出便歸岫東皐半頃秫所種不常有苦恨無酒錢閒却持盃手今朝有一壺携之訪親友惜無好事人能消幾壺酒區區謀一醉豈望名不朽閒吟籬下菊自傳門前柳試問劉寄奴還識此人不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中絮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種偽竹蛙江南寒食無烟火白晝沉沉似月華

春夢　念奴嬌

一場春夢待從頭說與旁人聽着卷畫溪山紅錦幛舞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猶道看承薄雕香剪玉今生今世盟約　須信歡樂過情閒嗔冷妬一陣東風惡韻白嬌紅消瘦盡江北江南零落骨朽心存恩深緣淺忍把羅衣着蓬萊何處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年胡爲在遠道遊子悲故鄉王孫怨芳草有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

貧賤有餓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漁西山采無薇四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鄭所南 附錄七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爲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爲萬世之大變

聖人書狄以爲之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爲大競詒不然也當世無不慽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爲夷狄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識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若眼空闊清風萬古讖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識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濟鍊文一帙後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十一字云大宋五十空經臣歐血三斗書此後有具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葬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以南爲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爲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人故宋史無傳余故僣而爲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侈肆之後豪右爭相誇尚石洛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晉王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哀之徒
歟嗚呼自有
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
閑也通國者胥其狷介又孰知有決不為者
亦
聖人之決取乎

鄭所南小傳　　姑蘇志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
祖咸卒於於江縣主簿父震字起號菊山淳
祐道學君子為和靖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
於吳葬長洲縣甑山母樓氏妹為比丘尼名
普西公太學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
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闕上太皇太后幼主疏
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
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
子一身念念不忘君形於言詩文中如過徐
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
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

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
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
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又云古
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
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下知不識之天也養身
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
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
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
僻不以為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
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
自更祚後為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
故則云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不欲與
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峰禪林之
白眉聞公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
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所南何不說
法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
博學老子公即曰世法和尚趙子昂才名重
當世公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絕之子昂數

徃俟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貸其所居得錢則遍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為衣食資語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謚不以家為矣自是無定跡吴之名山禪室道宫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畫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絶年七十八蓋公之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洪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黄自称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澁如瘦詞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具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與菊山先生詩集并行於世

題鄭所南行録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吴門唐謙自牧所纂録也録成以示予予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爲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録此其有關於世教哉蓋先生亡國一太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禄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諉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卧未甞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益凛乎其不可向迩矣故其發也平日之靦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於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於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掇拾纂綴得不至於盡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於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録此有關於世教也歳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題宋太學鄭上舍墨蘭 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咸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闕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目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遇歲時伏臘輙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精墨蘭不妄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宰奇而釋之又嘗詩題蘭云玉珮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齊子芳書塾云天函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類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舊傳獨行老康成文物衣冠魯兩生甘與秦民潛避世恥為殷士祼如京天池水淺鯤南息衡岳峰高鴈北征三百運終遺民在秋風九畹不勝情

鄭所南宅

樂橋東條坊巷 所南遺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產業寄身僧舍常面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菊花詩有曰寧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弃與誰人問充生亟濟否國亡何用念家為

林景曦 附録八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

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絶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

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翳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跋　　陶九成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涕下盖雲溪羅先生所撰

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蹟有五詩與前所録微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瘞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則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　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邪審如此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

耶抑得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必知會理固有之矣載考之周草窗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月又絶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大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啚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惡與妖髠就戮群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

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晩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就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序白石樵唱

霽山林德暘前釋褐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鋭之氣無所於託如水發洪源木梗石捍而借詩以鳴之有一編偶朋友胡汲古鮑致石峽山中請予評予惟詩所以道情性蓋直洩其中之蘊而無待乎外者然而騷人文士之得意處每曰神助殆思與景遇而草木禽魚皆吾情性所寄以發唐張燕公守岳陽而詩益悽惋得江山助也德暘自鴈蕩游會稽禹穴荒寒雲愁木慘凭高西望而錢塘潮汐之吞吐吳山烟霏之舒卷紛感互發凡以寫吾欝陶者何限故其詩悽惋而悠以博微以章宛然六義之遺音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於詩家門户當放一頭因書卷耑以歸蛟峰居士方逢辰君錫序

題白石樵唱

先生諱景熙字德暘姓林氏溫之平陽人也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轉從政郎時異事殊遂不復仕乃棲隱故山以詩書自娛既而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歲晏之盟於是先生往來吳越間殆二十餘年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迄庚戌冬終于家時年六十有九先生少工舉業有塲屋聲時文既廢倡爲古文發爲騷章往往尤

臻其奥晩年所著雜文十卷外有詩六卷題曰白石樵唱行于世愚嘗熟玩其詩大抵皆託物比興而所以明出處繫人倫感世變而懷舊俗者至矣卷首數篇尤爲親切其他題詠酬倡雖有不同然而是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讀者倘以是求之則庶乎不失其本領而有以知其詩之不苟作也至於造語之妙用字之精法度之整而嚴格力之清而健又未易以名言今輒爲之註釋云峴陽後學章

祖程和父題

註白石樵唱

詩自三百篇楚詞以降作者不知幾人求其關國家之盛衰係風教之得失而有合乎六義之旨者殆寥乎其鮮聞也惟陶淵明以義熙爲心杜子美以天寶興感爲得詩人忠愛遺意霽山先生之詩蓋祖陶而宗杜者也熟味之可見矣抑嘗思之詩固出於人之情性然非發之以句法之清英詰之以音節之和暢融之以趣味之悠遠則亦枯淡淺促而不能以入妙寧保其不使人玩之易厭索之而易竭也哉善乎先生之爲詩也本義理以爲元氣假景物以爲形質濯冰雪以爲精神翦烟雲以爲態度朱弦疏越而有遺音大羹玄酒而有遺味其眞詩家之雄傑歟予嘗伏讀而竊愛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於是童課之暇不揆僭踰妄輒推闡爲下註脚間有見其意之所指義之所在亦輒爲之發揮而不敢

隱焉第冐無積學家無儲書其間援据尚有未盡明者姑蒖講問以備其全一日予安儀中二友生請曰夫註草堂詩者數百家註雪堂詩者亦不下百餘家迨今猶不能無遺憾而況以一人之見乎盍欽之以竢後賢予嘉其言因出此藁俾錄以示初學固未敢傳諸作者惟博雅君子訂其舛訛補其疏略使霽翁之詩久而不墜則於風雅亦未必無少助云元統甲戌鞠月後學章祖程謹書

書白石樵唱註

鄭僖

吾鄉霽山林先生前朝遺老很和蹈貞晚年英氣詘折爲詩其立言命意欲厲風節蓋彷彿草堂翁忠愛之餘思也今宜竹章君和父獨喜其詩爲之箋註誠以其所作有關世教民彝非特尚其聲液句度之清妍亦非自示其掇擧故實之贍詳而已昔李善輯註文選後据該博而無其義子邕能補其缺章君所註辭義兼得而其學識之正尤有可觀者曩年君嘗與予翰札辨論河洛圖書性復數四予固巳知其學有根柢別後久客湖海齒載侵尋彊與年少爭一資半級于端簪澤笏中每用自愧念欲東歸與君行葦追逐雲泉襄羊文字之樂何可得也重念鄉山家流文物稷孫章君乃獨能慨慕前脩之流風發揮遺藁之芳韻必使光塵遠暢有求以傳等而上之復將有大著述以迪後儁余又當拭目云

至元元年歲在乙亥十月一日鄭僖書于赤

霞城

白石樵唱

林霽山

南山有孤樹先生之居南對崑岩上有老松常有烏集故因之成詩以寓出處之意

南山有孤樹寒烏夜遶之驚秋啼耿耿風撓無寧枝託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畢飛觸葦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復支

秦吉了邵氏聞見錄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作人語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貧欲賣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不食而死

爾禽离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孫供奉幕府宴間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止有弄猴人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之緋袍號孫供奉朱溫篡位取此猴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溫徑趨其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

緋衣受天恩曰瞻唐殿駕朱三爾何爲欲使兩膝下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詩意以秦吉了孫供奉二物特禽獸耳尚知服節死義不忍事非其主而李馮二公以堂堂將相一則偷生異

城一則甚隸累頭是誠何心哉

雲門即事（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今名淮熈）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瀟洒山光秋入畫清寒花氣晚侵衣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在會稽東南一百里）

聲斷薰弦萬壑幽三千年事水空流衮衣剝落星辰古野廟淒涼鹿豕秋孝友風微惟故井神明冑冷尚荒州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斑斑楚竹愁

寄林編修（名千之字能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尚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雲散弓劒橋山落照空東魯有書藏古壁西湖無樹挽春風巾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暮鴻

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

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沙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家野水平菰葉春風足棟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眉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逕花誰惜影落沙泉鶴自看碧眼野僧知我意素琴携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衮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逐風去渺流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窻疏雨寒食天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冉冉青烟斜麥飯洒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粟暮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留題夢回殘

月蒼梧曉家在春風秀麥西萱草堂深衣屢
寄桃花觀冷酒重携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
寒猿照影啼

太學同舍徐應鑣誓義沈井後十年衆
為營墓立碑私謚正節先生

高名不與䰟俱沈魚腹孤忠耿至今翠碣已
書身後謚寒泉猶照死時心神遊舊月山河
改夢斷踈槐風雨深埋骨誓終從武穆棲霞
嶺樹隔秋陰

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丙子春伯顔兵至杭州則堂家鉉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燕申祈請之議國亡守志不仕䝉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濱死孤臣雪滿顛氷氈嚙盡偶生全衣冠萬
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
鶴古䰟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
離離夕照邊

荅柴主簿二首（名杰號觀齋臨安人）

相隔雲江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
遂鹿麋性風雨空愁葵藿心老氣十年看劒
在秋聲一夜入燈深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
西樓待鴈音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
斗心空老夢跨蟾蜍肉不飛錢唤江帆和鴈
渡長歌巖户見雲歸何須化鶴千年後城郭
人民半已非

別方槐庭山人一首

半生書劒孤心老萬里山川兩眼醒空向西
陵問佳氣舜田禹穴草青青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游命予賦（王公諱英孫號脩竹會稽人仕至將作監簿素與先生友善聿命後先生遊越多居其庄子上）

秦望諸峰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
逈三千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清珠佩
濕明河影落玉簫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
蓬萊跨紫鸞

東山渡次胡汲古韻（汲古名儒號天放嚴州人）

客來持灑酒烟霏空想高風意欲飛老洞藏
雲安石卧孤舟載雪子猷歸一川白鳥自來
去千古青山無是非欲上危亭愁遠眺廢陵
殘樹隔斜暉

山窻新糊有故朝封事藁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
紙防秋疏却與山窻障北風

雜詠二首酬汪鎮卿名昇號桐陽平陽人

垂垂大厦顛一木支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

化荆棘英風傲几碪濱死猶鐵脊血染沙場
秋寒日亦爲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權臣坐傴月棄官如飄蓬及茲顛沛秋翻然
挺孤忠一死未得所網羅挂秋鴻渡淮已不
食蚘稿夷齊風何人續遷史表爲節義風

天台隱者

俗駕不曾到歿節時復携肺肝清酒飲鬓髮
老巖棲野巷猶雞犬春城自鼓鞞未應人世
外別有武陵溪

讀秦紀

琅琊臺上晚雲平虎視眈眈臨八埏萬里不
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璧沙丘
近威動神鞭海[illegible]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
圯上漢功名

元日即事

宿霧沈城海日遲十年冉冉鏡中絲江湖舊
夢衣冠在天地春風鼓角知杜曲桑麻歸已
晚尚平婚嫁愚何時野人問我行藏事自向

庭前采柏枝

輓浙西提舉李公公錫字宗禹永嘉人

文獻凋零半壟雲荆花舊宅冷溪濆欲知禮
樂千年事曾寄行藏八表身旌節自天驚隔
世衣冠入地見全人鵠袍猶憶談經處風雨
宮槐暗落新

重過虎林虎林山在錢塘治北半里亦曰武林今爲郡稱

漠漠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
過西州泣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

水寂寞自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ゝ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宗烟深凝碧樹草沒景陽鍾愁見花軃月荒秋咽亂蛬

辟雍 天子學宮之名

冠帶百年夢昔遊今重嗟璧池春飲馬杷市暝藏鴉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錐不火歲ゝ長苔花

禮闈 禮部貢院也

楓陛將親策蘭宮此並馳凡鱗風雨化簷壘鬼神司染柳春衣淨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夢戊屋草離ゝ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矌西子笙歌醉北人斷後三竺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水濱

拜岳王墓 岳飛葬西湖之棲霞嶺

寥落一抔在英雄萬古冤孫忠懸白日遺恨寄中原樹老殘霞簷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哭猿

葛嶺 宋度宗賜賈似道第于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坤膽落氷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何言

次翁秀峰 湿州在城人

花柳湖西別比翁十年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和帖楚水夢聞長樂鐘黃嬭秋燈餘舊癖素侯野服拜新封世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ゝ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烟景竹節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氷下流泉鳴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寄十山人 平陽州治北五里有七星山鄭初心先生隱居于此稱爲

十年踈髮爲誰斑天借儒冠日月閒欹枕寒
生雙瀑潤閉門春滿七星山鶴歸尚覺遼城
是鵠老空聞蜀道難欲覓九還憑寄語青牛
何日度函關

端午次韻懷古或疑屈原曹娥死非正
命是不知殺身成仁者也併爲發之

葵榴入眼明得酒慰悲懷胡爲浪自悲懷古
淚紛委湘江沈忠臣越江沈孝子沈骨不沈
名清風兩江水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
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哭父天爲驚憂君國
將燬於馬偷吾生何以哉戮履脩短在百年
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
病過春天涯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
在心銜要俟戴仁

五日次韻

客鄉弔古重登臨隔水斜陽鳥語深賜葛尚
餘唐闕典須葵猶抱楚臣心蒲邊朧釀供華
髮棟後春風在綠陰桃印靈符何必佩乾坤
正氣古猶今

喜監簿得陶山舜田

耕隱山中久卜鄰愛奇不厭買山勤重華事
往人何在萬古春深鳥自耘閒拂巖花尚陵
谷獨懸茅屋管烟雲滿林刻竹供揮洒天壽
斯文正屬君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淒然離亭落
日馬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揮鉄
夢山林猶有著書年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
南枝寄老仙

答金華王玉成（金華婺州郡稱以其地有金華山也）

詩吞楚澤沙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
程驚落羽三千年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
裏金粟荒愁杜宇前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

照洛尚依然

夢中作四首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僧人時號楊總統盡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瘞浙江築塔于宋故內明舊址其餘彩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相率爲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賄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在元時作詩不敢明言其事但以夢中作爲題下篇冬青花亦此意也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敝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抔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竺國經獨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前幾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冬青花 冬青一名女貞木一名萬年枝漢宮嘗植後世因之宋諸陵亦

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宋遺民録卷之十五

宋遺事 附録九

讀虞集所草庚申君非周王巳子之詔有作 此詩似是節文 余應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嘯據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咲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

跋 何喬新

此詩敘元順帝為瀛國公子迺閩儒余應所作也其詩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汝老相傳順帝北道殂于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廼西江月二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矣後十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于吐番又二十八年為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遁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妥懽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史又云文宗以上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江南召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不言

順帝爲何人之子盖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
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古樂府一帙內有沙
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科舉之
業不暇録但記其篇末云吁嗟乎鳳爲雞龍
爲魚三百年來龍鳳裔竟隋左衽称單于又
識其後云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
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亂舉族北
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
年爲元所滅而瀛國之子陰纂元緒世爲漠

北主夫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應合
近考鐵崖樂府無此篇豈出於假托邪抑有
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録此詩示予因具疏予
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旹成化丁亥冬十有
一月朔椒丘子識

記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
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
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諜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
尊太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札顏之
地諂周王（即明宗）見瀛國后罕禄魯氏郡王阿
兒斯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之未幾生妥
懽帖睦尔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
之時素謂非已子遂兩從高麗海島尋移廣
西文宗崩丞相燕帖木兒請於文后卜荅失
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
亦憐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

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
帖睦尔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
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鐵木兒既見且
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尔幼且畏之一無所
荅於是燕鐵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
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稱政一年燕帖木
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
臣及學士巙巙等定議立姪妥懽帖睦尔爲
帝且詔尊文后曰燕帖古不兒猶懷兩端迁延

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
爲心親挈大寶畀于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
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唵嗒餓殍
才忘㤅六知我家事㤥驚懼長明帝立之八年
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
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
早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文后母
子被害夫宋待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
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

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粮此待之
薄甚迨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
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
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
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息哉國祚之歸于
大明可必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
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
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
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

復也永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
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
士百戶徐英觀之上咲謂忠徹曰宋太祖以
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
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
徹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

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　賜老田里得以歷
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
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
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竢
秉筆者補之
按此說似是而不得其實今以史考之宋
恭帝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二
年爲至正戊子學佛法于吐蕃又二十八

年爲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與恭帝相見實在此時而順帝以元統癸酉即位時年十四其生當作延祐庚申審如此說以爲明宗奪恭帝之后而順帝乃遺腹子則其生當在丙辰丁巳間矣以史之年証之則卄安有遺腹子踰四五年者宜以余詩爲是

贈虞伯生詩　無名氏

盖世文章凌日表驚人風采動朝端窮經白首討論易草詔丹墀潤色難憂國淚多雙眼暗歸田計早一身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

右詩得於傳聞而末句之意有不可解者故老云伯生嘗私于文宗妃故贈者因以諷之不知其果然否也

西江月詞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

月者鋟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間即此詞也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豈待龍蛇繼(作雖)一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瓮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右詞近世皆傳爲太保劉秉忠所作而陶宗儀記之如此未知孰是(或曰元主皆娶瓮吉剌氏爲后而此云指望瓮生涯蓋陰罵順帝非瓮吉剌氏所出之意也)

元史順帝紀畧

順帝名妥懽貼睦尔明宗之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鉄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

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之時素謂非其己子移于廣西之靜江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而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是爲寧宗十一月壬辰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安懽貼睦尓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長子禮當立之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于靜江至良鄉具鹵簿以迓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議未決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於燕鐵木兒奏文宗后而行之俄而燕鐵木兒死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

故事諸王宗戚奉上璽綬勸進四年六月己巳帝即位于上都六月丙申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其略曰昔我皇祖武宗皇帝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寖偏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啓大事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以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弗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慊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

坐怙其勢敢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
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
扶朕踐位國之大政屬不自遂者詎能枚舉
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
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容復緩永惟鞠育
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
可勝誅其命太常撤去脫脫木兒在廟之主
不荅失里本朕之嬸乃陰構奸臣弗体朕意
僭膺太皇太后之號迹其閨門之禍離間骨

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
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
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
月魯不花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㑹明正
典刑監察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
不報

虞集傳畧

先人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
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
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
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
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
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
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月巨大
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祁常使
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文宗在
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剌爲皇太子乃
以妥歡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

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
旨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弥
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
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
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誣集遂
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
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
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
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先師呂文懿公嘗謂予言順帝即位後京師有為十七字之詩者置于虞文靖公之門曰昔謂非其子今日作天子說與老虁子該死虞因此懼遂謝病而歸然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云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蔚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虁子該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親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揩書此與宋晏殊

撰李宸妃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書宋遺民録刻後

宋既亡文山被執天下盡為胡元有矣當時之士若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輩忠憤激烈於其所知或愛助之而欲全其名節或傷悼之以招慰其精爽或感惻傾貲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骸而不顧於禍患蹈其所為固有不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他若張毅父之致愛于文山間關遠道而無死生之間方韶卿之重傷於國亡獻歎歌笑而有黍離之思吳子善甘於凍餓而不肯再仕龔聖予撰二忠傳而紀述甚核汪大有之幽憂沉痛發諸詩梁隆吉之守道安貧終其世鄭所南之勁節峻行志向寔過於王東林徳暘之深匿遠遯而髙潔可繼於靖節若宋遺事之附載而天不亡宋之意亦隱然見於言外又足以慰數子者之心于九泉之下焉其有関於天理民彝豈淺淺哉予先師篁墩先生官翰苑府有感於數子者之事彙次成編為十有五卷先生沒且久曾忘其固陋因所訂卷目鈔次而校之以卒先生之業予族弟士儀乃倡刻之陽湖孫道甫隆阜戴以立繼之久未克就緒而臨溪宗人思柔及先生猶子本一復命工以終之嗚呼微先生之萃録則諸子之事無以著微諸君之繡梓則是録之傳無以永是皆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秉彝好徳千古同情不於此可徵哉刻完謹綴數語于末簡以諗觀者如此

嘉靖乙酉冬十月初吉休寧率溪程曾謹識于獨善園之草堂

宋遺民錄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此書前列王炎午謝翱唐珏三人事蹟及其遺文而後人詩文之爲三人作者並類列焉七卷以後則附錄張宏毅方鳳吳思齊龔開汪元量梁棟鄭思肖林德暘等八人第十五卷紀元順帝爲宋瀛國公子引余應詩袁忠徹記實之至謂虞集私侍文宗之妃說殊支離所引亦自相矛盾蓋文宗時嘗下詔書稱順帝非明宗之子斥居靜江好事者因造爲此言其荒唐本不待辨敏政乃從而信之乖謬甚矣

尊鄉錄節要四卷

〔明〕王弼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七年盧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尊鄉錄節要四卷》提要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楩楠豫樟雖不能不產於窮山絕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賁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寖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僅一

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秘書乃得所謂賁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稡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節要

孟子論尚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蓋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愧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竊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爲贊以識吾私嚮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尊鄉錄節要卷之一

二徐先生 八行先生名中行諡節孝臨海人其子名庭筠諡溫節八行避居黃巖遂爲黃巖人

一

八行之父都使公有道識聞胡安定講學蘇湖門其徒各以經轉相授受遂使之遠遊至京師謁范忠宣公公爲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劉彝赴召因從彝得安定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儀合以處其所爲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名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蔑冠疇昔 陳忠肅公八行先生事畧

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守李諤偕僚吏躬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避之黃巖委羽山中一日會親友酒數行取平生文稿悉焚之謂之曰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以八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用是避非要名也 事畧宋史本傳

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先生每一聞命未嘗不淚下 本傳

陳忠肅公瓘謫台謂先生曰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瓘

之不肯深有愧於仲舉先生不以罹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與 事略

温節先生將入試時秦檜當國科場尙諂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嘆曰此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先生曰吾欲不妄語敢欺君邪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 宋史本傳

孝宗初嗣位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先生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中言岳廟冗祿無用言雖不達心旣非之可躬蹈邪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 本傳

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事無大小必誠必敬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儆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推以濟人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康節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先生皆笑而不願 石南康墓志

淳熙中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于台特拜墓下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賦詩云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淸一壺水家富五車書其見景慕如此 赤城續志

贊曰湖學未興孰啓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思實踐爲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八行有科公謝不起鎭此頹波維公有子是曰温節特立以行克遵先烈白首僦居以困爲榮不受祠祿不須中興東甌二徐道學千古考亭大書笑齊袞黼高山峩峩大江沄沄孰謂公沒不在斯文

南康石先生 名墪字子重大父某自新昌避庚子之亂徙居臨海先生遂爲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知南康軍

先生初爲同安丞歲旱民饑縣白府請蠲租如故事守怒檄先生杖主吏先生曰杖一吏細事耳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守益怒先生爭益力部使者聞之遂以其事委先生先生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十九於是府不得變其說吏無所逞其姦而民獲濟矣 晦菴墓志

先生知常武進時常守爲寓客治第而厲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先生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捃摭無所得會先生以親嫌求罷民數千人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 墓志

史丞相再入薦一時名士先生與焉有旨召對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墓志

晦菴先生曰君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爲人外和内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爲迂回避就之計讀書没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頼君知所向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乎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予與君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悲夫墓志

贊曰宋旣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驂台學之傳實自公始早登考亭上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郡邑大惠我民視民渴饑悉爲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容亦入陛對上悟帝衷不爲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不留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爲空亦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爲公御

訥齋趙先生名師淵字幾道乾道八年進士官至太常寺丞號訥齋黃巖人

先生嘗歷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通判溫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邑志

先生嘗從晦翁先生游得其旨要晦翁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閑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亦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曰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惟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强而附之然亦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欲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頼幾道爲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又曰綱目想閑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朱子大全集 綱目凡例

贊曰箸述之學考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書集傳惟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峯之蔡史有綱目春秋是宗發凡授例舉以屬公先後八耆往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贊既薦從班亦主太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益驗所學孰謂吾儒虛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則不幸公何慽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仰止

二杜先生 南湖先生名㷀字良仲嘉定元年進士 方山先生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俱黃巖人

南湖先生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

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宂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税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宂長掃盡而學成矣 玉峯宂槀

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于南康石公石公以致之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公之德卽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諸清獻公可知也清獻所謂降志精思鞭辟向內者其親反躬力索豈有二說哉 宂槀

方山先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雕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歎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其伯氏反復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乃遂大棄科舉絕意榮進自號方山友民示忠也 黃志

贊曰力索反躬斯學之術既去宂長乃歸專一彼此相梗起見生疑終身窘步税駕何時維南湖公與其仲氏惟日孳孳必得所止考亭之門先後十年見知眞切口唯心傳寤寐六經搜剔四子窮理求仁曰道在是學成不用以授諸孫巋然清獻德業愈尊猗昔河汾啟唐相業公俯視之孰爲乙甲世降學絕旁走羣猜不愧于公公寗不哀

清獻杜先生 名範字成之嘉定元年進士 累官右丞相諡清獻黃巖人

先生生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行事親以孝事兄如其父訓孤幼處

族黨以至與少賤童奴皆有思意未嘗疾言遽色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旣覺書於坐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其素學行於夢寐者蓋如此黃震戊辰修史傳

史館檢閱黃震曰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李忠定趙忠簡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輙易然則尙何望哉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邇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於乎其所關繫何如哉

尃陽王遂作南陵學記有曰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典州事進六縣諸生而教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又曰杜公之學接師友之聞而得諸文公朱子學者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

臨川危太樸作文獻書院記有曰方朱文公弭節黃巖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者以爲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

贊曰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淸獻惟淸獻公知之益眞益擴而大底于精純守之以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尙友千古南渡以來相者幾人紛紛鄙夫匪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壞公起扶之衆賀以拜衆方仰成天實奪之天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絜德校功孰居公右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道之宗

玉峯車先生名若水字淸臣號玉峯黃巖人

初先生之祖敬齋臨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臨軒隱居讀書玉峯之下所著有五經論間居錄先生亦

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峯先生本淸獻文集

先生少事篔窗陳先生耆卿學古文時荆溪吳子良爲同門友聲譽方峻諸彥皆頴脫篔窗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言語排間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生之祖臨軒先生不悅也旣數年杜淸獻公自御史來歸先生往拜之覩其談議始大悔前日之爲不但去道日遠而古文初亦不如此因剷焚殆盡并疎筆硯久之乃大有得遂造極性理之學本宄稾序

先生嘗欲取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

簡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乃著大學沿革論以實之先生又嘗述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有經有傳有史魯齋謂其照耀萬古與天地相與始終世間所未有也（本王文憲公集）

先生又著宇宙畧紀若干卷卷有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魯齋爲之序而歎曰富哉書乎人見其圖與詞之贅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王文憲集）

先生嘗作敬齋記有曰周衰古人之學湮失往往騰

說而行不掩聖人嘗置宰我於言語之科旣而悔不觀行豈獨聖賢之觀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問事於是確然如親覩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聞而所學自眞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騷然矣又嘗作晦翁語錄序有曰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遠有喜於坐忘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於乎有是哉任己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淸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議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又嘗跋程氏遺書有曰學者必信聖人之言不信無學信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其害甚於不信苟非高明特起之資惟當取必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他書姑置焉可也（宂槀）

淸獻先生答先生書有曰顧（某）不敏之資復已衰墮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旣已自得之益鞭辟向內深求爲己樸實工夫則所得益進所見益新他時將願有請焉（淸獻文集）

贊曰玉峯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闡淵

源師友淸獻魯齋直遡閩洛洙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爲侮鞭辟者誰力求爲己亦有頓悟是曰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轍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費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喧啾何爲

壽雲黃先生（名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

先生與玉峯車公同時往來金華王文憲公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所著有周易通義元至治間卒賜諡曰康敏其諡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斐

肅華冑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案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邑志

贊曰六經之理易為最玄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溺於虛卑或滯數閩洛未興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闡遡洛通義以名下極彖爻上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吸雷迄宋歷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險德之否玉峯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沒有顯謚公德在人延于世世

遜學方先生

先生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將相形貌即有願學之心十四五時侍濟寧公北游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迹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為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遜志齋集

先生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遊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太史公深為器之以為莫之與京遜志集序

宋太史公稱先生之父濟寧公之學謂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以及杜良仲氏兄弟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迨今猶有未泯若濟寧守愚菴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宋潛溪集

先生嘗曰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拜揖飲食言動有其時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因列所當勉之曰為箴二十揭於座隅以攻己缺遜志集

先生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于宗人曰尊祖曰重譜曰睦族曰廣睦曰奉終曰務學曰謹

原缺第十五葉

行日修德日體仁精確詳盡疏數千百言又作家人
箴一十五條敎古人自修以爲刑家之本遂志集
先生之學本於身行諸家而達之天下嘗作雜識三
十八章其言曰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
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敍故賢者由學以
明不肖者廢學以昏又曰學術之變四嚻害之也文
支弊言撫近事窺伺時勢翹俍投隙以富貴爲志此謂
利祿之學耳剽口術詭詞浮包非聖賢而自立果敢
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學鉤摭
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爲莫我及也更爲異義
以惑學者是爲訓詁之學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

以爲新奇鉤摘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爲
文詞之學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
見諸政敎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又曰爲政
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又曰古之治
具五政也敎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
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又曰貧國有四而凶荒
不預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
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乎上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
財不預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
儉而尙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又曰仕之道有三誠以
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又曰

在作者

右台州十大儒

數先生者自南康以下其於朱子之學雖有遠近聞見之異要其道德勳業言論風旨亦皆與有得焉二徐雖非其派然首倡台學而爲朱子之所景慕表章是吾台之儒誠未有過之者也夫儒者之學自窮理修身達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可所謂大臣勳業固其分内事也然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故數先生者若遯學今固不敢復論自餘皆窮約終身沈困下僚得大臣之位以行其道者惟清獻公一人而又不究其用噫此固儒者之命抑亦吾民之命雖然三代而下儒者之不得於命也久矣獨數先生哉獨吾台也哉

尊鄉錄節要卷之二

學士吳康肅公名芾字明可紹興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直閣士謚康肅仙居人

公自幼莊重凝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早歲即以氣節自負游太學人目爲豪吳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讀者至爲感泣朱子神道碑

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專政士大夫趨附日衆公在秘書獨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寒暄而已秦已疑之會宣撫使鄭剛中薦公自代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高自標致豈長者之爲乎風言者論罷之碑

金亮將渝盟公爲監察御史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强弱之勢不同而勝負之形已見願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爲憂喜事之緩急爲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缺失隱之心而有合乎天地發之政而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悦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進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

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即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居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乘此機會决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歌未改旣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跂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計也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

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是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切竟不能奪至今惜之碑

時天子臨御旣久專以文德厚下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强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有人矣碑

公以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爲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碑

公居常慷慨謂直道必可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旣歸十有四年而卒蓋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憂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碑

晦菴先生曰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老於澗山之下極登臨游泳之樂者十有餘年天下莫不高之

贊曰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爲羞中

興廟謨誰贊其决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檜上通于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西湖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爲公御懦立頑廉

學士陳獻肅公名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謚獻肅臨海人

公早孤事母孝游鄉校以謹愿莊重爲人所稱賞讀書務通大指爲文慨博有氣晦菴行狀

公以吳公芾薦擢監察御史時金亮敗盟旣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以來歸我其義不可以

不納然若許其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
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
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
者在陛下聖志何如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
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
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
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 行狀
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
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
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
今欲舍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

府不得專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
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
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
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極陳
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
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
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
土虜盜據屬耳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
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
乎旣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
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栻

自北來其縱迹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
變而爲之所上向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
又言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
爲唯喏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
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
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無
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不戒疏三上
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
上下皆喜以爲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
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
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

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請復山陵又必
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
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一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乃欣
然開納旣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奪其官獨仲賢
至泗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
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因擅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
可以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
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
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意決
郤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日且虜要我罷四郡屯
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
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

陵寢而後爭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决而之望
進行恐其辱不止於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
决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
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
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私詔
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備邊四事利害以聞
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
以示臺諫公因復申前論上乃從之旣而昉及由義
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
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
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

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
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
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
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
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
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寧
取椎頓樸實之人緩急猶有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
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
法也公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
是王之望爲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
寧府越二日有詔張公罷兵退朝又兩月張公竟罷

相印去而和議遂定悉如思退等之策矣行狀
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
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
其弊將無不至夫飢餓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
何計之爲哉公敬孫誠懇非欲以大言誇世者而其
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
行狀

晦菴朱子曰公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
廷直言正色遭値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
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
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閒以去比其復來

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
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贊曰和議誤宋日醉以狂屹爲國計惟胡與張繼
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殫不遺力隆興恢
復允也其時天不祚宋百方閒之落落平生公
之大節考亭有書袞衣斧鉞我欲誅檜思退以
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侍郎方巖王公 名居安字資道淳熙十四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黃巖人號方巖先生

韓侂胄之誅也公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
胄以預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

鼠籍於宮庭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罪宜萬死且又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品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權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荊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與陛下言者且與蜀將吳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兵權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

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尙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旣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之戒 宋史本傳

初韓侂胄箝天下之口使不議己大府丞呂祖儉以論死布衣呂祖泰亦以直言流之遠郡公皆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聽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庭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本傳

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公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

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徹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公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卽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畢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 本傳

公居閒十有一年嘉定中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

耶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公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盍思當時所以失言極切至 本傳

初公守莆中會下詔大舉北伐以鄧友龍爲宣撫使有詔公鄧甚推敬時不可失彼若以近上地位見處便可與同功名公曰此舉大可憂事關生靈宗社鄧伯允亦非經濟才略使出意招致猶當避之况可求乎未幾符離兵潰郭倬奔敗鄧乃安置莆中聞其言者無不歎服 年譜

宋史論曰居安宅心空明待物不貳又曰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吳荊溪曰公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乾湻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間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傑不以譏忌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湻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 文集序

贊曰方嚴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飢踏大姦亦掃羣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憸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風嗟嗟在史人中之龍

丞相杜清獻公

端平初公爲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攬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寖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潤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澄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罰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勑事不

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或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墮或者淸談之誚上然之 宋史本傳

公自入臺屢丐祠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目耳目之寄輙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以用之即勉以行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夫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無好諫之實天下豈有慮可以蓋實者哉蓋公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本傳

嘉熙四年公自甯國還朝首言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凡此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决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宰位者無能

改於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倚仗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公去國於是凡四載帝撫勞之備至還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時方久旱復言陛下膺嗣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遣女冠請謁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狥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

則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輙行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未幾遷禮部尚書 本傳

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公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執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未幾遷同知樞密院事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公不屑與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勑諸城門不得出太學生亦上書留公而斥鳴復公始得遂其行 本傳

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其家

拜爲右丞相公遜遊佀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宮闈曰擇人材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恩澤公引前朝杜衍例皆封還之復乞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淸中書之務人初以爲不便未幾赴調選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缺衆始服焉 本傳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上十二事曰公用舍曰儲材能曰嚴薦舉曰懲贓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閫計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復方田曰治邊務時孟珙擁衆兵久居上流朝

廷紊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公復之云古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撐柵且以重兵綴合淝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公命維楊鄂二帥各調兵策應卒以捷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 本傳

公薄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其爲公相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以爲休戚至比之司馬公云 戊辰修史傳

宋史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

而沒豈不專可惜哉

贊曰壽皇中興思治如渴比之匪人衆弊膠轕端平大壞漫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下僚高風盛德候公出處天下休戚既老而相八十日終天下痛之如司馬公儒者之澤久不克濟我衷我民痛公百世

丞相葉信公 名夢鼎字鎮之嘉熙元年上舍釋褐累官右丞相封信國公甯海人號西澗

淳祐中公爲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介直又因雷變進康濟五可畏之說未幾遷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姦臣奇衺蠱媚於宮闈薰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既而遷司封員外郎復因轉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者稍犯人主之所難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閒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前後數千萬言語皆切直 宋史本傳

寶祐中以集英殿修撰差知顧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公登朝卒辭謝之遂改知建甯又知隆興景定初召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尙書簽書樞密院事懇辭不允與丞相賈似道爭造關子行公田法以爲厲民事

得中寢既而進權參知政事以彗星變力言正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允 本傳

理宗崩朝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公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公力辭賈似道懇留之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山陵事畢遂引疾歸田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咸淳三年再詔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越與台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既死其子愬求恩澤公則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牓其姓名于朝公怒曰我斷不爲

陳自强卽求去似道之毋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
食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
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
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稍悔悟而公求去益力屬
策妃楊氏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公以笏揮之趨出明
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尋有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
事公言祖宗重牧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以察其人
品乃面諭以律己愛民之意使至郡得以延見吏民
具宣上德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
甚非立法之本意尋進少保公引杜衍單車宵遁故
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安撫大使進封信

國公不拜 本傳

咸淳九年援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公引疾力辭宰
掾曹郎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
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
重賑恤扁舟還歸使者以禍福告公曰廉恥事大生
死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風臺臣奏從歸田
之請仍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致仕公
亦不請祠祿 本傳

張元帥石招討兵經甯海素聞公德方三十里禁軍
士無犯其境 邑志

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公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
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于家 本傳

宋太史公題公五帖後有曰先生屢挫權姦直言峻
節無讓古人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 潛溪集

孫志先生與金景文書有曰吾郡間人三百年來如
黃巖杜清獻公鄞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類
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吾輩而言學問於二公之前
眞可恥矣 遜志齋集

贊曰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爲萬鍾弗顧朋
姦作相誤國實多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
輕死生廉恥寧忤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
百年中不辱淸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

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

右台州五大臣

所謂大臣者必德稱其位功被於時以一身之進
退爲天下國家之輕重而後可此其人當治世則
以道事君而天下陰受其賜一或不幸必不至愛
身以負其國所謂忠者蓋其所有事也噫安有蒞
隨患失於平時而能委身致命於危難者哉

尊鄉錄節要卷之三

僕射屈公（名晃三國時仕吳爲尚書僕射晉經云郡人）

吳主權欲廢太子和公與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詣闕請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等無事息息公與據固諫不止權大怒牽人杖一百（吳志）

公又嘗自入門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不納斥遣田里及和子皓立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其子緒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吳歷）

贊曰龍有逆鱗鋒不可觸孰不愛身死以爲國國本搖動賁生衆疑力諫以死臣職之宜惟古忠臣不欺以犯視死如歸追恤適貶老臣雖死猶生之年我誦公語再拜凜然

右史郭正肅公（名磊卿字子奇宋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右史謚正肅仙居人）

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者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宰相史彌遠門下彌遠希楊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芳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公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騏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則迹於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公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行狀大一統志）

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當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論言其惡公疏已具俟召對奏之曰爲嵩之耳目所得亟自歸上明日除公起居郎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几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公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

時公與丞相杜公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上亦念其忠不已乃特賜謚正肅命浙東提舉鄭雄飛爲立正諫坊於邑之市橋以表其節（行狀邑志）

公自少即岐嶷不凡嘗取庭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榦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爲浙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訥齋趙公方山南湖二杜公皆從之遊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行狀文獻書院記）

贊曰滔邸舊恩孰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擊三
世相位炙手可焚孰訟其惡冒死以聞不爲起
居寀爲右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肅正
諫有坊宋道益降我心孔傷

司農杜公名滸字貴卿累官司農卿諸獻從子黃巖人

公少負才氣性剛猛好游俠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公時宰縣集民兵得四千人以進當國者不之省乃見文丞相天祥西湖上文嘉其志獎異之既而文公奉行詣北軍講解其客陳志道等贊之公斷斷不可爭之力志道等遂去之文公果見留及北行諸客皆散獨公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文公偕走淮

甸由海道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督府參謀官尋往溫州招集兵財福安陷與文公相失遂趨行朝久之奉命復入文公幕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文公移屯潮州公議趨海道文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公懼力單徑趨崖山兵潰被執以憂憤卒宋史本傳

初公在京口欲脫文公時與文公曰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文公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辦匕首挾以俱不濟則自殺公亦請以死自劾討逆定既而眞州守苗再成奉制司指揮遣張徐二路分送文公將加害焉公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審之遂與二人以賜金百兩得辭去明日至揚州公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郵由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以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文公遂決渡海之策文山集

文山先生謂公曰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鄰平生交游皆自何在貴卿眞天下義士吾之異姓兄弟也既死因集杜句哭之曰昔沒賊中時中夜間道歸辛苦救衰朽微爾人盡非又目高隨海上查予豈無扁舟白日照執袂埋骨已經秋文山集

贊曰獨松既破皋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侯王一
旅煢煢痛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間關海
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易歸公
不可作拜公者誰不愧不怍

博士王公名珏咸淳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

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以太學博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公赴泮橋水死之公之門人杜文甫以咸淳進士歷瑞安軍節推入元翰林學士趙與票薦之郡守邑宰親爲勸駕力以疾辭侍御史程文海尋奉旨宣召終不起其同時有陳天瑞楊珏亦咸淳進士陳

師事王魯齋爲金華令楊號簡齋爲機督官入元俱
終身不仕杜陳楊三公皆臨海人也 邑志
遜志方先生曰宋德祐景炎之後搢紳先生往往竄
匿山谷或服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喪
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夫富貴之過貧賤也遠矣
使義可以處之而無愧奚爲區區蹝其所難而不顧
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
公輔林先生曰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之亡其民不忍
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相戰守至力盡則闔門就死
而不辭及易冠裳皆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負時闕終
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是哉以民之

不忍忘宋如此則當時之受其祿者不言可知矣
贊曰宋德祐初天下爲夷將臣相臣厥角恐逝惟
王博士卒殉以死寧與國亡不奉后旨亦有文
甫天瑞簡齋屹然不仕與公爲儕我思若人涕
淚盈把我觀我台可識天下
分教葉公 名伯巨字居升洪武初以國子生分教平遙縣甯海人
公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不顧人知
其無他終亦不恨也洪武初由縣學生入國子學適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公得汾州平遙縣待諸
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 遜志齋集
公在平遙 朝廷以星變求直言公奮然曰天下有

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
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
明詔乎卽爲萬言書以進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
煩也求治太速也大略謂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
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
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離之餘猶理絲
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
理矣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
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哉此三者人皆知其
不可然非敗之根也至於分封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

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乘乎上蓋所以强幹弱
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 國家裂土分封諸王
秦晉燕齊梁楚閩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
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復賜以甲兵衞士
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眷顧之甚或者告以日月五星相刑之象與此人所
未見所謂爲患大而難知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
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
吾兒邪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公至丞相

乘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遜志齋集

贊曰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識或不言曰非我職長沙年少非漢大臣流涕痛哭歷數以陳公教一方諭天下事剴切萬言知禍必致仗馬一斤日食晏然噫公可作吾為執鞭

修撰王公名叔英字原采官至翰林修撰黄巖人

洪武中公為漢陽尹 太祖皇帝晏駕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强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為經濟遠略云靜學集

永樂初公以修撰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絶命詞一首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顚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其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靜學齋集

陽文貞公士奇實公所薦公既沒文貞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又曰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論者以為公當之不愧其言云東里集

贊曰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甙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吕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右台州六忠臣

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謂非必委身致命而後謂之忠然天下之事不難於常而難於變若死諫死國則變之大者而其忠益顯矣故於所謂忠臣者獨以此歸焉難之也非謂事君之忠為止於此也

尊鄉錄節要卷之四

郭孝子 名琮黃巖人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有司應諸道州縣采節義孝行以聞黃巖士庶陳贇等四十人詣縣言琮事母張氏極備恭順遣妻子寢處母室者三十年不飲酒茹葷日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以七十餘萬計祝母壽今張氏已一百四歲矣聽視不衰飲食無恙郡縣以聞轉運使親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久之遂奏于朝詔旌表其所居地曰孝行坊仍復其家科役 宋史孝義傳

贊曰於乎五季之衰蕩無人紀宋興未四十年郭孝子遂以孝旌爲我台之始或疑孝子疲心力從釋氏以祝其母壽爲非禮吾聞之淸獻公孝心爲上禮次之原其心而略其禮亦固君子之所與乎不然德色誶語世方溺焉而莫知所止矣

杜孝子 名詵黃巖人官至贊善大夫

孝子性敦篤尙信義事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孝子恒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初喪母踰月復喪其父號哭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仙村山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骭雖大雨雪不少止手足皸裂流血至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止日一飯不茹葷夜虎狼之迹交於廬側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並山之民居廬田墓漂壞甚衆而獨不及孝子邑人數千迹其事以聞天子下詔獎慰賜粟帛 宋史孝義傳

贊曰詩稱永言孝思上本世德之作求而下足昭茲于來許杜孝子爲正獻公之族子其所漸染於家庭者厚矣故其錫類之祉有若南湖方山淸獻三先生之德業以至司農公之忠而殉國以死於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於此又安得不重歎而深美之也哉

宣和二孝子 江仲明臨海人余元卿黃巖人

宣和中呂師囊寇台州仲明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於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屈奮起罵賊卒死之 大一統志

師囊之亂元卿亦負母以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退欲償前誓母力止之然一指以謝天既閭里欲上其事元卿止之曰吾非干名者也後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 邑志

贊曰於乎宣和之亂不可爲已方師囊之煽禍台之不亡者無幾矣仲明竟以母故不屈而死元

卿雖不必死然焚身一念之孝其不愧仲明猶爾也噫當是時小大之臣苟充是心以事君尙安有直降棄國若彼恬然而不恥者哉然則忠孝之道廢而欲家國之久存世寧有是理也邪

德祐五孝子 陳思孝陳參生昔黃巖人 鄭憲顧文玉吳處仁昔仙居人

思孝家貧善養親宋德祐間元兵擾攘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哀慕不已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鄰人李氏有母不能養思孝常邀與其母同飯復數以酒食啖其子而勸激之李亦感悔遂成孝子及母卒居喪三年嘗在苫塊負土以葬鄉里稱嘆因其濮州得母咸呼爲陳濮州而不名 邑志

憲遺腹子在娠已聞啼聲生而岐嶷後爲太學博士德祐間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寧殺我遂俱遇害 邑志

德祐中元兵至台文玉之父被執文玉奮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 邑志

處仁之父亦爲元軍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貸死處仁聞之卽趨軍詒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旣得釋及發窖則已爲人所得矣乃告軍曰銀無存者吾戴吾頭以代父死其弟因又欲代之衆愕然義之俱獲免 邑志

元軍至參生之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各宜求生地旣而賊大至火延于鄰參生負母避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涕泣不忍舍遂爲賊所殺 邑志

贊曰於乎世至德祐天下之變極矣自古夷狄之禍未有若是其慘且棘者思孝雖不必若四人者之死衞其親然方之朱壽昌其爲孝固不得而差擇也噫此其當陵夷頹敗之餘造次顚沛之際而各求自盡之爲得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亦何嘗一日而息哉

洪武六孝子 陳圭黃巖人朱煦仙居人危貞昉臨海人趙溥陳昂陳蟠俱寧海人

圭父叔弘與其鄉人爲讎圭常諫之不聽洪武初爲讎家所訐罪當死圭詣通政司自陳曰圭不能諫父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罪當死願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尙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謫其父隸兵雲南聞者莫不嘆而惜之靜學王先生曰於乎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靜學集

煦宋世儒者母傷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詞色少不

如指必笞撃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終身無所忤其父季用知福州洪武十八年詔盡革有司官吏爲民害者福州視事僅五月亦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輸罪作城役嚴債重日費數十緡福州不禁勞苦且病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取吾骨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福州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陰與其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吾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情於　上上察之遂赦福州而復其官時以煦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福州謝曰微君

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煦以疾死十四人者皆哀臨猶己子福州感傷病益甚亦死靜學王先生曰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於乎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靜學集

貞昉通周易兼善唐人詩性剛直每讀古人忠孝事輒歛衽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是爾洪武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川丞坐法謫役江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沮之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上道伏闕願乞代父且曰臣父筋力向衰臣犬馬齒足任勞劬况臣大母春秋高臣父懼成終天之痛使得歸養臣即死不恨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即日解儒衣欣欣然就役無難色然體質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日而病卒宋太史公曰於乎死生於人亦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歉于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潛溪集

溥之父仲年爲臨城令御史公廉每庭辱吏吏後抵法誣臨城與知不能辯謫役江浦會當徙邊溥痛父非辜且垂老遠謫爲書詣執政自陳執政格弗奏下吏治之溥亡走闕下撾登聞鼓御史以聞　上怒召問狀已三日不食且受提曳喘甚不及對　上以爲

僞妄下大都督府詰問都督武人不察其情且阿執政旨搒掠之誣伏狀奏杖一百徙邊扶出死年二十五洪武修史事實

昂父濬凱爲桂林稅課大使爲吏搆坐累亦謫役江浦又自江浦徙京師昂從行代執役手足或瘢痕而事父無違色日食不給則傭作于市寒裂膚襦不及頸日負任至暮得升斗粟歸以養父有兼日儲則又代父執役如是四年父閔之謂曰吾老分且死奈何累汝汝歸養而母徒俱死無益也昂泣曰昂有死耳歸將何爲父亦泣不復强遣竟相繼以没年二十一修史事實

蟜父國華爲南甯守在職清慎無過會部使者好摘
人過失以爲功捃摭無所得乃夯其淹禁罪囚律應
死蟜聞之悲號不勝哀感行路既而奮曰吾父且死
吾生奚爲乃擊登聞鼓自言願代父死御史以聞
上賜試之詞色不變而執益堅　上由是曲赦之修
史事贊
贊曰於乎死生之際豈非命哉圭與蟜皆願代父
死圭死可憾而蟜竟以情聽浦與照皆力恕父
冤浦斃都督而照卒死於病貞昉與昂皆代父
執役貞昉以死得免其父而昂則子父共罹於
阱六人者之死不死雖殊要其心則固同歸於
孝而莫不順受其正也然當立國之初而吾一
郡之所謂孝者已若是其盛則我　太祖再
造綱常之功所以見於勸善懲惡之際者固可
得而仰窺其　聖矣於乎是亦豈非所謂命
也哉

右台州十五孝子

孝雖首百行在吾儒問學中固其一事也然擴
而充之其極可以感天地通神明光四海大臣
之忠蓋亦由此焉出則孝又豈一家之私行也
哉故錄以是終焉而不敢缺

尊鄉錄拾遺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贊之後蓋感發懲創
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
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
以油然於吾心將有不能自已者故雖一事錯出
而異義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
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
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塹守之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
窮蹙赴海其妖黨從之死者以百數晉書大明一統志
隆安亂賊勢蠭起八郡三吳盡風靡誰若中流海
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圮刺史之
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爲宰相與褚遂良諫立武
后高宗怒俱出爲刺史濟得台州尋移庭州會突厥
入寇奮拒以死曰吾罹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責唐書一統志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願宰相生願爲
刺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無幾台州不死庭州
死宰相之責吾塞矣

孝女湖　在甯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嫁孝
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水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沒

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 赤城志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
底

陳長官祠　五代時吳越王鏐欲增州縣賦長官爲
縣令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今祠焉在寧海縣學西
赤城志

我聞昔陽守不肯爲繭絲昔國卒有難倉卒以爲
歸嗟嗟吳越鏐虐民故爲嬉長官不加賦竟爲民
死之吳越已無土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囊之亂牧守皆遁滕戶曹
膺獨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勅賜其廟曰義靈
台人至今祀焉 邑志朱子大全集

劇寇徧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逝閫帥不敢
當戶曹膺如斗勇氣勃以張鳩兵作忠義誓與城
存亡竟亦挫睦臘何止礫師囊我台實再造此德
焉可忘惟應義靈廟百世奠椒漿

金鼇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建炎中金
人入寇高宗航海幸焉 赤城志

海浪高拍天神州半沈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
日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悅奏請置酒延諸
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上遣中使遣上尊覼
焉悅附奏之時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
大夫坐客爲之愕然 潛溪集

獨不至客輟觴樞密劾奏强侍郎獨不至夜已闌
天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
可柰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翁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
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 邑志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丁嗟奈由一毫芒
爝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真廟皇帝力皡皡民
皆忘

我獨行　杜大卿滸嘗糾義人文丞相幕丞相使北

軍被執諸客莫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
于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督府忠義傳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
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
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
夫昂昂七尺身何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
在只識田橫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文丞相自揚州浮海至城門鎖張哲齋家
約其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
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爲宋民死爲
宋鬼何怪我爲遂遇害 文山集

犖開檄海上語直爲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旅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泮橋水　進士王珏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泮橋水死之　邑志

泮橋水風教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泮橋水

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年而京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邑志一統志

莫殺我殺我從姑地下我姑喪未殯我夫身已寡弟有妻妹有姐地下貞魂結爲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共禦之戰于白楓河死者幾百人賊勢益張仲廣憂憤成疾而卒　邑志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盪摩蛟龍夜泣愁黿鼉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兩岸高峩峩君不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銜冤石

待隘盜　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刼屢以大義勸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譖于谷珍使盜待諸隘而殺之　邑志

鴟鴞張悲鳳凰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君不見棘門盜能殺春申黃又不見賀應盜能殺輔國王于嗟爾盜何不解殺樞密郭更殺丞相方百世與爾誰流芳嗟嗟先生今不亡

剖瓜刀　王撰爲潞府教授訃聞妻董氏方剖瓜輒引刀欲自殺衆力救之因慟哭潰亂不食而卒　邑志

瓜剖不復完夫死何時還夫死妾亦死不死竟何俟持刀君莫遮君不信有如此瓜

首躍地　詹烈婦鄭氏元末遇兵欲汚之婦曰寧殺我吾豈從汝也賊遂斬之其首至地凡三躍　邑志

烈氣死不滅上與青天薄君看砟頭女及地更三躍

色不變　齊義妻郭氏天台人義以罪當流于廣郭度不能返送之郭門外籲天以哭竟赴水死收其屍端坐水中顏色不變

籲天急赴水端坐色不變乃知烈女心能與頹波戰

倭登岸　洪武中倭登岸民皆竄匿陳顏母萬病且老顏負母走山谷中力不勝追及之母曰我死在旦夕汝無戀我顏不忍遂俱遇害　邑志

倭登岸母登山母足不任兒力艱兒死在前母在後于嗟萬古日只照江革不照陳顏

好秀才　郭士淵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廿

某所忌縉殺之我　太祖旣而覽其文恨之曰把我好秀才都壞了遂追戮甘備極慘毒

好秀才都壞了甘老姦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盡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爲悲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吞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通海西山不可俄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弘治甲寅後學王弼

刊于興化之郡齋

四庫全書提要尊鄉錄節要四卷明王弼撰初謝鐸著尊鄉錄四十一卷弼以已意節其大略末附拾遺晨按謝氏赤城新志作五卷益以拾遺爲一卷但言王太守弼刻板在興化又尊鄉錄詳節十卷刻板在書坊今四十一卷及十卷之本並亡各家書目惟錢遵王述古堂有之而作一卷未知即此書否求訪絫年始從翰林院中得汪啟淑進呈元本亟命照鈔攷是書乃謝公自撰以新志所載各書例觀之可知提要偶誤耳頃臨海盧平階炯請付梓人以詔來學予嘉其意因識數語于後黃巖楊晨

尊鄉錄節要四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弼撰弼黃巖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興化府知府初謝鐸嘗著尊鄉錄四十一卷載其鄉先達事實弼復以已意節其大畧取十大儒五大臣六忠臣十五孝子各爲之贊卷末附拾遺二十事事各爲詩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明〕宋端儀撰　薛應旂重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林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提要

考亭淵源錄序

中丞念堂林公奉
命撫吳，飭吏，執民，帖然定矣。曰：其俗未易也。乃進而教之以禮。居一年，屏偽去奢，翕然同矣。曰：其心未格也。思進而教之以學。出故提學宋公所緝考亭淵源錄初藁，屬提學薛君成之。薛君於是倣朱子所為伊洛淵源錄者，為加潤色，增其所未備，凡為卷二十四，以復於公。公將鋟梓以傳，俾階為序。階按字書：源也者，言水之所出也；淵也者，言水之

所止也。夫水出於山。分而為四瀆。播而為百川。合而匯於四海。此其為淵源者然也。儒者之於學。其得諸師傳。流衍洋溢。有其源之義焉。其朋友之相發明。門弟子之轉相授受。涵浸漸被。有淵之義焉。此朱

子伊洛淵源所由名也。然階聞之。儒者之於師。非徒習其說之難也。其以會友。其以傳諸人。亦非徒說之貿也。固必有體諸身。措諸事業。卓然可以紹前哲。而準天下後世者。夫然後無所愧於淵源之稱。

在昔虞夏史臣紀載堯舜禹之事。自精一執中數語外。皆其行與政也。孔子之教門人。既示之詩書禮樂矣。慮其徒騖於口耳也。故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其高第弟子。亦知孔子之教不

專以說辭也。故於鄉黨述其身教者詳焉。蓋孔子而上其所謂淵源者如此。朱子之編伊洛淵源錄也。畧於周程諸大儒之言。而詳於其行與政。殆虞夏史臣之指。而孔門紀鄉黨之例歟。自朱子歿學者

溺於訓詁詞章。弟子之於師。以為能習其說足矣。朋友之會聚。以為能講明其師說足矣。轉而傳之其徒。又以為能不失其所聞於師者。足矣。貿貿焉不知堯舜禹孔子之學。乃在夫行與政。而非徒說辭

之謂也。宋公之緝考亭淵源錄。抑亦朱子之為心歟。近時士大夫敢為高論而或外於彝倫。喜為空談而不務求諸實踐。其弊蓋有甚於前者。林公之欲格民心也。固宜自士始。欲格士之心也。固宜自辯

其所謂淵源始。今而後讀茲錄者。考見夫朱子之行與政如是。又觀於其師友。徧及其門人。而見夫延平。籍溪。象山。南軒。諸先生。勉齋。西山。諸君子。之行與政如是。惕然反諸身。求以紹前哲而準天下後

世。則於公嘉惠之意。庶無負矣乎。階少從事於學。然以愚且惰。迄今既老。而行猶不足信於人。政猶不足及於物。中夜深念。未嘗不赧且汗也。輒論敘學之淵源。以及所自愧悔者。書諸首簡。使後學之彥

有所戒勉焉。宋公名端儀。林公名潤。俱莆人。薛君名應旂。武進人。錄梓於隆慶巳巳正、月十日。成於四月十日。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序

重編考亭淵源錄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嘗編考亭淵源錄。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藁。無何而公卒矣。今御史中丞念堂林公。與公同邑。謂是編關繫匪輕。而一時草創。尚未竟公之志。乃出以示旂。刪潤且屬序諸簡端。旂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倣復先儒。林公表章墜緒。無非為斯道計也。旂不類。竊有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絕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訛[illegible][illegible]其集諸儒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證[illegible][illegible]未免焉。方其在淳熙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

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窺堂與者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益又難言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但已也旂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稿稽諸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考訂刪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

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復切磋反覆論難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

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咸未之錄余悉為增入仍倣濂溪之例發端于延平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派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之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為衆言之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編成敬復

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為序

皇明隆慶戊辰冬十二月朔旦後學武進

薛應旂謹序

重編考亭淵源錄目錄

鍾震　黃卓

吳振　林至

李杞　呂勝己

鄧絅　李文子

祝穆 弟癸　李東

彭蠡　余元一

熊節　宋斌

呂喬年　詹淵

潘友文　彭方

陳宇　李儒用

卷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八人

卷二十四 此卷考亭叛徒

趙師雍　傅伯壽

胡紘

書考亭淵源目錄後

考亭淵源錄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覽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蓋云衆矣其號爲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的傳也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原于天而畀於人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得者是難與口舌爭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真切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旂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於學二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分句析漫無歸宿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闖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纆縛而舒手足披雲霧而覩青天喜躍不勝時發狂叫遂以爲道在是矣如

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遇事未見得力及徧視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轉于衷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恐終無所得而虛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賴天之靈恍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心者二言性者一克己復禮唯以告顏子而一貫之傳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行九思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

如蔡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己成物之心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秘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具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泛以語之則人將藐玩猶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永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橫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

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凡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微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為夫子[illegible]積實藏盡為孟子掀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詔[illegible]憂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illegible]故耳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顏曾閔冉卓然為殊絕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氏

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已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衆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為近裏着己精思實踐之功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命之教率皆視為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鮮有所得此其理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南之士羣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黃直卿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脩己治人之道化民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茲録者具

在史冊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真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晩年定論似若考亭有得於象山今觀象山晩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具在録中學者當自得之其諸一二叛徒固孔門之伯寮程門之邢恕也何足論哉仍存初藁亦可為求鑒云

隆慶己巳春正月既望後學薛應旂謹書

考亭淵源錄卷之一

後學莆陽宋端儀初藁
後學武進薛應旂恭修
後學莆陽林潤校正

延平先生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别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侗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其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揺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市自理訟厖有貧不能昏嫁者則爲經理賑
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
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
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
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
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

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
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
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
而不自知也嘗以黄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胷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
顧謂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
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
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
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
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
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
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
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
能無失耶侗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
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
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
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
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

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
熹卒得其傳沙縣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
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資
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
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
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
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備遺

晦庵曰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問延平先生言行晦庵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祛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敎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

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

籍溪先生胡憲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

人知一日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彥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廸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猶不起郡守魏矼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

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郡人程元以制行稱龔何以廉飾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冊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為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憲為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憲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群賢稍復進用白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

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浚錡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為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

浚鑄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
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
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㮚然如槁木之枝而
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
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
十家復抆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草稾藏于家平
生與劉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子翬與之遊更
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既病且
没遂因以屬其子熹於憲及致中子翬之門而熹事
憲爲最久憲葬時其子親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

乃屬熹使狀其行

備遺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
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
咸令精熟

屏山先生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
辟真定府幕屬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
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入閩境子翬與郡
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

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以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
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
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
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
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
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
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
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
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

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别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
指示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
求道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
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備遺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
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
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
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
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

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傳。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與稱俗。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熹蚤以章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熹竊窺見其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其

後屬疾。熹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蹟。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熹。末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熹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先生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為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秦。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為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翬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為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為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

同列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劉子翚為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蓋如此既至會秦檜已顓國柄為共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兼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行即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夫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勉之者亦皆

廢錮不復用於是竟不及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勉之學本為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寅蚤出為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勉之獨為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為數歸省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沒深以後事為寄

屬其子熹往學焉松歿勉之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撫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亹亹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為建寧府勉之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葬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戊午熹為表其墓

考亭淵源録巻之二

考亭先生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招松為屬辭罷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疏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勲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説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虚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
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
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
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
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
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

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
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
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請郡學引進士子與
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
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
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
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
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
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
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
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
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
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
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
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
巢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
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
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
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
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
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
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
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
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
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
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
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
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
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
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
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
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
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
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
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
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

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
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
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
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
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
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
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
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省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
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
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
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
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
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

友者紛然援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

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史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
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
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
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
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
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
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
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
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
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

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
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
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
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
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
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
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
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

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
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
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
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
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
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
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
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
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
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
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
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
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
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
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
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
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
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
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
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袤雜進之害
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
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
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
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
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
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
是以選擇之際常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

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
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
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
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
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
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烝銷鑠使陛
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
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
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

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
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
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
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
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
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
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
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
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
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
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
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
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
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
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
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
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

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蔪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

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

須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允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允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

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

老之年紆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慈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

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
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
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
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
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
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
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
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
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
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

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
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
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
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
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
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
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
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
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
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遂廢臣竊痛

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
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
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
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
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
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
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
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
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
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

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
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
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
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
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
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
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
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黃脩注官劉光祖鄧
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醮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

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

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

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

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

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别録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備遺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論辨極造其微侗因此追求有所省發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

認來所以好說話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隆興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當

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四年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無微不燭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

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舉子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為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復白鹿書院紹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言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

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

乾道十五年冬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三書解義以授

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寘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日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迨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禮職罷祠者。先生累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依然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先生自言。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熹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

義。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都不使一毫杜撰。只順他去。熹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旣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熹覺今年方無疑。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嘗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
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
工夫直簡是不同

自得其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
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
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頴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
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
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
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録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
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
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
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
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覆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誠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雖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栻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
貫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盜
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栻亦以爲
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栻曰今
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
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
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不忘織絍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
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
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
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
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
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栻在朝未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聞栻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
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
與之栻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詔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䟽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卒時年四十有八

備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己常踈闊狃於訐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排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競競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

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詠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
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
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
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
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
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
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而其所以默
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

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
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
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
學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
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
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
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
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
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
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
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
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
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
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
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
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
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
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
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
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
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
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
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
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

爲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儒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

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爲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駮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

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殁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寛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

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
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
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
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
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
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
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
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
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又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

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
會積累經歷講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略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
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
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
蓄方始收拾得上
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
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
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
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
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纖析毫分而不害乎本
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裒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
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
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
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

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
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
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
發裒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
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
此至論也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
處不曾仔細研究如闗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治字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治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懼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師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刼者過其門必相戒
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濵大江俗
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
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
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
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
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
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
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内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
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

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
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
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
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
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
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
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兄九韶弟九淵

備遺

考亭餞東萊至鵞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
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
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
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考亭聞
之謂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既而象山和
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
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須先辨只今最後考
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
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
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柬考亭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
以鵞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
識中甚難得考亭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
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鵞湖講論時氣勢
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
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說之善前後說者連莫見
乎隱一滚說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別却見使
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
常警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備遺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

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

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卹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
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
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
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
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
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
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
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
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
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莫皆得造于庭復令

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
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
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
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
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
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
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
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
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
荊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
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
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
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荊
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
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
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
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
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
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

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
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累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
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
稱荊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
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
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廼沐浴更衣
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
淵嘗與朱熹會鵞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相謂曰未嘗承欵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鵝湖之會呂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覧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覧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纒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靜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

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

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
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廪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
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
講之熟安能不有所愉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
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為
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
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
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
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

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
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
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
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
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
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
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
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

宗之先生納去二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
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
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
何病耶語圓意活渾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
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奬譽之厚俱
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
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
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
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
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
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
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為
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
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
使亩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

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晚先生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俟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懇闢架鑿之功益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包顯道侍晦翁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腳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諸君未可以輕議之也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爲民所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傅子雲錄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氷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周清叟錄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著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說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

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思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錄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包揚錄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即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

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此說雖詳多只恁滾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
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
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訃帥門人往寺中爲位哭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應鄉舉繼入太學爲
人才氣超邁以虜仇未雪爲國大恥孝宗朝六達帝
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
下望會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
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既而帝欲官之
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
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
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
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
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
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
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
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家疑事
由亮聞于官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
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
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
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
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

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
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
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
云紹熙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
判官次年卒年五十有五詳具宋史儒林傳中

備遺

公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
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
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

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
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
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
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
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
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
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
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
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

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汩沒
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
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
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
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
正色而辨明之亮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
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
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
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竪高下清濁黑白一
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

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亮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
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
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
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
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
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
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
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
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亦人道

泯只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
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書畧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
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
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迹太
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
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
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
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
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

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
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
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
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
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
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所壞
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
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
長正自不須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
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
爲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
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
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
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
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
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

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
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
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免三族之令一時
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
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擧其
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
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
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

言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

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

江西之學只恐流於禪永康之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晦翁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與言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擿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輙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鬢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朝蹟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月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

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備遺

晦翁問滕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語？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秦，但書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貶？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傳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爵。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

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是學得那大拍頭。

考亭淵源録卷之五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仕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正道著聞瑀没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切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鎭訪以兵事

榦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榦名德辟爲荊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二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館曰四齋上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

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斲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筭授之役其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柞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斡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斡祈輙雨或未至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斡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撤

至吾郡鞫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斡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斡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

為毀抹蹤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
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
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
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
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
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
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
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
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方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

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曰
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
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
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
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
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
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
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守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
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榦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
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麥以五萬
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
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
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
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
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
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
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

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荊湖幕
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
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
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倜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
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
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舉起擠之榦
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
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借鄰寺以處之
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
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

郎。既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備遺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潘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世。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訓釋諸書。以惠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

陳安卿與陳宓書曰。勉齋終始親寄師門。得本末之備者。惟茲一人。

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篤也。

慈溪黃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卜筮而發。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

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宰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

之女終之官親命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
安肆暢達步趨嚮應嚮應不爲講義而勉齋講義三
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
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
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
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
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
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
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
先令訪燔候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
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
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
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

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珏漕使王補之交
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燔徐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
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
皆民矣帥漕以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燔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澇燔白于漕帥修之
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

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
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
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
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毋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
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
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爲
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請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
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
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眞德
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嘗[illegible]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熵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叅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熵自謂居間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蕃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熵對且曰熵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熵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賓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熵心事有如秋月熵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熵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熵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

備遺

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

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

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瑳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

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來有可望者

黃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傳

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與禮樂欲強甲兵當倣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
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
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
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
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
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
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
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
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

黠其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
官祗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
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盗聞之自伏民有
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
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
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
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賣籍吏者州之巨
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
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
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
罪之家也君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
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閱獄中榜笞聲蓋
獄吏受財求聞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
日以上于郡縣之湖南鄰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
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
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
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
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
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

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
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
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脩
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
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
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
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
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
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
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

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
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
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
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
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閒不
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嚬蹙憂不樂及聞一君子
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
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
李燔葉味道李閎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
李埴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
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
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文集子榕樺賜同進士出身

備遺

晦翁答黃直卿曰中庸首章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
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
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

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即
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

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
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
臣父子兄弟上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
晦翁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
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
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
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
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
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
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
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
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
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
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
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沖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沖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

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

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卹宗族之喪無歸者侶鄉不沽名狥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

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備遺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

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晦翁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

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而然後為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自伏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啟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

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鄭悌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宮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肯綮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

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舉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没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訶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備遺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禀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爲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

又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考亭淵源録卷之七

黃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舎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藺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毁廬屋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慼然時有

旨倚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請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没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備遺

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説今月所論讀易之説真無欲之説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閲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

答黃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爲人師爲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爲然

黃榦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禀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祲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殁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赴投閒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慶元初收召四方名士君亦駸駸向用矣使得究其藴豈但文詞之足稱哉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沈皆躬耕不仕

備遺

晦翁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

爲定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先生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季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復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

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爾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晦翁曰康節之歷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恐當絕勝諸家也

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晦翁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

其源流皆有成法

晦翁答季通書曰昨辱書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

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脫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然規矩中卻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爲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片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儱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然觀近年一種淺

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寛舒有議論者與看爲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爲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爲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

徐子達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辦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孤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仔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憒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通書注修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黄中書大爲康節數學横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

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寛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輩今亦可拚按也一笑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堀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册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輙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介

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爲氣之所爲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

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爲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於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爲道心而欲據之以爲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諭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蔡沉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

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辭不

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
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
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後以子抗執政推恩贈太師榮
國公

備遺

真德秀誌先生墓曰君於尚書洪範二書闡發幽微
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又曰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瞭然有以見天地
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
予欺也

又曰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
然學者鮮闚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無
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少刻志
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
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
必僞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
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

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
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
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
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
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爲講官乃授太學博
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
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
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
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
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

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
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於是爲之立
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之而神莫不寧矣蓋
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
味道進議狀以爲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
餉日迫民益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
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
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
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

輒其表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崇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謚謚曰文脩

備道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叙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只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蹤著了

味道問體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熹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咤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一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熹終曉渠意不得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
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
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
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
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
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
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
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
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

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
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
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
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
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
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
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
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

公讀論語還當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
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
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沒
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魁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爲仙
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
爲尤甚天下大抵皆爲公鄉里一變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
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
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
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
潯州有幹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狥
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
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
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
明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
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
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道韶韶人懼德明燕笑

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宣布威信部落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柘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諸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梧溪集行于世

備遺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

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

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

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

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驁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已上做工夫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荊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折已是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此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

德明書問曰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晦翁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
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
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
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
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
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
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
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
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
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

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
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書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
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
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恐至
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
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
為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
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
孔氏教人求仁為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
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
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
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
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
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
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
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

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
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著此
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
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
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
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
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
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
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

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陽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陰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

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
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
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
未嘗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
不散非類人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
饗與不饗盖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
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
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
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
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

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
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
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
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
魚俱壞憒不知其所存也
答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
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
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
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
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

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
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
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
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
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
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
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
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
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
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

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
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
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
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
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
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
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
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
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

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壘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

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書問曰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理今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内灑

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内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暫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擯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則寂然不動

有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

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諭德明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為鳶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闡其失德明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徑以鳶魚為性分為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以為鳶魚之私蓋

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竊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德明守莆即縣南為舍一區牓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

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illegible]
性頴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
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大學
傅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
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
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
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
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
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父之疾
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熊趙汝愚且上疏
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
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
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
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
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
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
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

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
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
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
能伏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
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
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鸞輿
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頼不幸
輿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悦尋除起居舍人入
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
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
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
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
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
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言幸玉津園龜
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
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
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
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
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叩額父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
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
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
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日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
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
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
辭今月但當謹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
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
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

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
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荊棘立朝廷尚可以
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
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
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
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
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
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
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
情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

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
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
巘京鏜黃文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
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
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部
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館
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
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
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
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
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
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
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
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
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
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
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脫既投閒悠然自得
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
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榜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
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
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
經解奏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作肯淋林大中要論皆
行於世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
諡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
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
士而推用其子歟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
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
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
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
發自然莫非眞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
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
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喩偕復言之以爲
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贄御之箴而學日
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所喩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
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爲事世間利
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
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
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爲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
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爲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
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爲言如大學之序始
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爲本亦此類也隱
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
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

不曾分君以爲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
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爲盡善若如來喩則仁字
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
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
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
者以爲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
又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
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
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
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林文說子壽評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
大憾於道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李
彌而安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翚游
爲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
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
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
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
入爲太學錄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

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
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
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
帥北去京師千餘里若北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
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
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
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
倫天理有間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

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
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
厥疑猜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敘彝倫以
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
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說以開廣聖意孝宗
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
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
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
爲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密贊汝愚之力
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
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
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
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
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
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侂胄躐躋大官至是
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
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
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
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賑救而

復以聞佐胄建議開兵。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嘗問體仁當號為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備遺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吾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永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欲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

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乎穩耳。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脩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卒。贈少師。謚宣獻。

備遺

一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抗廢此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惕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恭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倡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爲國子錄上䟽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䟽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䟽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

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常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孝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

容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灾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陛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今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

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朶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備遺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有序即發去莆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指授

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爲幸或有餘力得爲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闢湟鄯父彥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志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討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向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鎭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廼駐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脩[illegible]者整廢者復敝以葺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同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劍閣魏有成皐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爲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輒棄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行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幹聞移末州教授

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嘗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由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闕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巳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兌元年辛

備遺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今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遽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強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

皆精當卒章辨荊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荊公力主於内則羣議動揺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贊無異説也幸試思之

又答書曰信州有滴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氊非唃厮囉之子乃盜厮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度正

度正字周卿台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丞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極言之凡獻殄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爲圖其說甚備然其爲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爲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令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爲有負謹爲二說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

因其爲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爲本朝始祖太尊僖祖以爲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中左昭右穆各爲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乎古而宜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

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爲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爲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禧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幙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

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始從後說。亦爲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備遺

文公答周卿書曰。比來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宋史龍景暐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暐曰。正吾黨中第一人。景暐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爲本。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曹彦約

曹彦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熈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歴建平尉桂陽司録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彦約捜訪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州彦約授觀方畧結漁戸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度

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上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脩武郎官其後二人彦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彦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輙應所求輙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歳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困以怒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壊地千里莽爲盜區彦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彦約言今不行討捕曲狥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鄷洣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録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激重賂

彦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彦約固爭之渠不悦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彦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罷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彦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税民賴以濟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横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

意奉之彦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
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咎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
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
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
今廟堂之上忠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
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
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
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
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

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
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
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
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
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
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
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
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
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
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

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
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
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
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彦約
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實謨
閣待制知成都彦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
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彦約力辭提舉明道
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
侍郎兼國史院同脩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
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

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
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若蟊賊其沮撓讜言
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彦約上封事曰陛下諒定
省以事長樂閔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
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
異說猶囂於尺布不縫之謡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
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
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
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
所已行也今若狥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

則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讒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遂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縉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講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擢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専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

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備遺

黄直卿與吳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强外患自彌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嘆恨也

黄㽦

黄㽦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㽦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

猺悍㽦爲詩諭之猺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殷最綱㽦會十年中成賦酌而求之閣免逋負錢額均等獨以餘閒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㽦乃不樂聞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丐外知台州謝艮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㽦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爲濟糶倉爲抵當庫葺民之棲寄暴露者爲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刱安濟方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㽦條目建置

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集

備遺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悲難交至氣血凋瘁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傅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

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
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
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
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
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
立此名字令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
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
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示及疑義比舊益明潔矣但尚有繁雜處且就正經
平白玩味又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脩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
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中其節則其動者乃理之
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脩大學此章或問頗
詳今漫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
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
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
爲務但加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
暖即漸見功効矣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
邽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
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秘書省正字校
書郎乘奨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
迕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
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剴切上嗣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
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
對曰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
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
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
臣不貧陛下迺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
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
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闕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函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近丞相意乃乞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痛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

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備遺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只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閑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荊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為將作監卒

備遺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為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羹仲尼子

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弟寀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禀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聲孝著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裨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厲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靖退自持一紀郎省嫉巧所嗤求乃一陞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禀以濡滯斯行誰之不斷方湖湘之始寇誠才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

遂歷歲而復滋初拔蹤以請訓目紀綱不可以驗佐時論之不然冊居職之非宜泰殊庭之香火伏闕開之恬嬉何國恩秩隆界符竹而不遺群辭榮而忽疾猶剴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遽一疾以頹隤嗚呼哀哉

陳定

陳定字師德侯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五卒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為己之學而不屑為舉

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涵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意旨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执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脩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

既絕矣夫豈不足以煩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蹶其徒豈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砥躬蹈履前覺天不資之以駿其奔淵氷兒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丁卯丁宅執全其歸視此幽刻

備道

晦翁答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詞不費可見其為古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鐫也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

嘉興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宮闈不廢於燁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又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躐躋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道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聚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慨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螟飛蔽天如此其

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
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允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
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
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䟽外其人之遷
是皆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嘗撥
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有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
老奸宿穢以丐請而奔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
諫乎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

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
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
縣之閒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
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
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
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
願陛下惕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
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䟽尤剴
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
軍請史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

丐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
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
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
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
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
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
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
之在朝也李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
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

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
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焴服
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
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
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
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
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
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
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
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劉爚 弟炳附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汚爚而已自以贜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焚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瘞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鈔鹽軍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爚從熹武

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贑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舂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羸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俸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

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奬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說以事

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横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往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

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

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邊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閒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難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擢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韜仲名

炳淳熙戊戌進士趙汝愚帥閩辟轉運司屬官俾相度鹽鈔利害歷應城令官至朝請大夫丐祠閒居號悠然翁

備遺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

文公與呂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爚炳同預薦送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韜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

又曰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考亭淵源錄卷之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illegible]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二千頃陂壞即下流斥港為石陂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禨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十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詔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黷軍政三曰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
棄信與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
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言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比使難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
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名歲以資敵人驅降
附以絶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
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毘命
元龜之語閫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
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
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

思爲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功
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
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冑事不遂則
其家先破侂冑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
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承相
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爭與拜
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二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
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
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
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

乃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
瘞蔵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
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
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爲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
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
蒲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
夫致仕理宗即位拜直學士落致仕予祠賜金帶伯
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
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慼然語所親曰向呂祖
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
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
矣方今内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
廉恥道喪風俗益婾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
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
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
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
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

實皆爲僉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僉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委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鄭性之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

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振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在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廷待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乙

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
謚文肅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
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
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
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
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
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

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illegible]身
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
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
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
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
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興獵
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
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畀祠中外惶
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
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

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浚
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
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為
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戶
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
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
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
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
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荊襄踰湖
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計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
以備進討拔董逵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
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
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荊湖北路安撫
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者
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
計金攻襄陽則荊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
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
林藥山聚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
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

湖城西南遏走馬湖與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稱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開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扼均房

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卒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仁愛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

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荊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閣

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
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
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薦以宣諭使入蜀
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
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
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
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
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
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藥十五卷行于
世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婺
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黃榦誌其墓其
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為鄉閭
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
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
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褁糧入
閩摳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
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
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腳方是

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
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
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
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
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
於此若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
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
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實有志尚可
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
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為人亦可知矣

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
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
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
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
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
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
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挑達市肆以自
汚者有昔嘗親厚恨不麏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
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為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
為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

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陽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少陰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蓍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為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為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

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禀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已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集二十五卷

備遺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同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

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黄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禀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禀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彥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自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快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咏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請益也近略見玉山縣學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

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爾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

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
詳來亦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敘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傅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烏乎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其人有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而於是經玩繹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呂祖謙後卒業于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為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纂疏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別號潛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首句中嘗著其說今亦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任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佯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内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内故也

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訒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昔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類皆人身内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

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

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詐初時須着如此不縱放不欺詐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詐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常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於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中爲國子正録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要投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晩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

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做了七八分却攢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

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甚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

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

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晏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泳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別號桐原。著四書衍說。弟伯履。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遺

泳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

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為後。以戒懼為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泳曰。切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

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柄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尚書解。別號瓜山。

備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

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
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
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
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
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
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
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
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
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

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
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
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己成物之類。神之所為
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
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此文字有疑
幸語及也。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撞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
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
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
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

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
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
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
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榦之
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
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
說附註二卷。

備遺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疏
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
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兌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
州。生鎬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業跡則不復入視側。
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
展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伸。服行不怠。又
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抵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問者語鎬鎬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衆則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鄭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因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頗不悅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備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吳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槩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知

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决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没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

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决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録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説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爲是詭詭也又如説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着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諸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説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説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閎祖　弟相祖　壯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閎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决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辟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説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

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備遺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

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

答處謙書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

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為廬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為錄事參軍龍泉民素嚚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棲于下悃愊以伸於上於是小究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牓曰盡心文公為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

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爲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躐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

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甘節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横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下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横渠
問爲行乞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
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又問顔子不遂復擇乎中庸顔子亦未到此地曰固
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爲延平書院堂長
學悔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

備道

黄直卿曰蔡丈意思歛退就實殊可敬重

陳宓曰蔡丈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
可法

黄義勇

黄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禀豪爽學專行確從
文公遊而卒業黄榦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
禮陳宓知南康軍辟爲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
然爲一時之冠

黄義剛

黄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備道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
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
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爲則天下有無數聖賢
了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
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
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
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内
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
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纎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
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
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
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
上體驗一性之内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
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
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

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
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
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
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誨第二
番莫爲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
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
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繞過。又便猛省
着有欠缺處繞。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
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

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
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須
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
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爲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
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
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
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
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
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
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
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爲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
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
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
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
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
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柰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
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

爲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
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
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晏淵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備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升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先生曰公數千里來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己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己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勢合若恁地時漸漸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

亞夫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襲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節往師為右正言

備遺

蓋卿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友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旨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閒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

黃榦曰夢錫所編朱先生語錄字字皆格言

劉砥 弟礪

劉砥字履之福州長樂人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

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卒其弟礪。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脫藁。爲文醇雅。礪字用之。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黃榦相友善。僞學禁興。志尚愈篤。蔡元定竄道州。兄弟餽贐特厚。卒年四十七。

備遺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埴

陳埴字器之。溫州永嘉人。少穎悟。又從文公游。所見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辦公事。兼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爲潛室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

章句木鍾集

備遺

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竊謂此意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又答書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横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一乘而無得之横渠此語大有功

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蔡淵

蔡淵字伯靜別號節齋元定長子淸脩苦節隱居不仕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備遺

劉爚伯跋元定訓子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

眞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知方

虞知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眞德秀爲之跋曰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靜次復之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

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旣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大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乆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心者局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斁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揭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

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左司疇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備遺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鄜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爲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端叔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容加整實乆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辯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造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内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爲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

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乆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諭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爲潔故群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

此心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說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郞、新明州司理叅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㢘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潘履孫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爲將仕郞。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備遺

履孫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叅攷。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叅攷之意。先生曰：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冠而孤，力學好脩，累舉進士不第。裹糧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相遇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其質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守臨漳，虛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子上不可得。呂祖儉、李孟傳、詹徽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清，竟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爲名士。前後三泰人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德明爲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調選，方信孺時守春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年六十二。所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爲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興，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備遺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眞以此爲事後來槪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有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只爲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若一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其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顔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

顔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爲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爲血氣使先生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之充也但要以義理爲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旣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

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但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云三十七先生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

須已立得一門庭熹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爲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趣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且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綿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嘗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

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辨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

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可學嘗論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可學嘗以書問先生云孔門唯顏子仲弓實告以爲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學者爲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己也文公以其書示楊道夫曰說

得也好言學者克己處亦好

黃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爲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遵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譔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爲買宅以居稱爲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遂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

備遺

士毅初授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説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内外交相養盖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

士毅禀辭請教曰只前數日説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蹊徑難與他説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説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説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蹊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爲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爲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者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略其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盖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略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

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絶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簀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爲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備遺

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先生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録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滿了他底也

林用中 弟允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爲長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偕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𡼏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

備遺

先生說擇之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眞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書曰既不爲老子之無爲又非有所作爲此便是天理流行鳶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辯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

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先生曰擴之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

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

林大春 弟充之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

居法。

備遺。

先生答熙之書曰。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送熙之詩曰。仁體雖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答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何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來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備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論。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三

楊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備遺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熹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跳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慮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耳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爲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如此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卽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辨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

見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
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
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
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
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
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
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
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
況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
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

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
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
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
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
但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
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
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
無以有加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
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以相無遂以爲
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

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
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
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
時欽夫之論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
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即
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
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
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
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

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
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
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
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
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
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
川稱嘆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
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
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
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為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著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著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著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著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略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楊斅

楊斅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驥者，字子昂，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備遺

道夫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其有出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驥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所達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

程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見朱子於婺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居[illegible]

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喪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在太學僚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頗衆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辯質或移書雖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樂蒙縱而賤名檢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且言於上曰是爲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

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備遺

晦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講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辯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鄉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

只據已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具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書曰世學不明異端蠭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啄有之是眞難㨿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晛耳故不必深與之辯

又書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久久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竇從周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沖雅不伍流俗旣厭科舉業日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偕弟澄往見朱子

於建陽及歸築室事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備遺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卽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說先妣不幸從周哀痛無所措身因閱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閒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卽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

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周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

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先生答文卿書曰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
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
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謾也彼以空
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
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
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
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
分却向裏工夫

萬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軍人

備遺

間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
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
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
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
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
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
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

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
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
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蘡與人傑說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
夫處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
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
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
張思叔所記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

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
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
具此理而為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欛柄
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
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
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余宋傑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備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禀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只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看實持守而遽貴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靦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

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介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備遺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

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

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

先生答呂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終是慤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余正父

備遺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幷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

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處

余偶

余偶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遊與呂祖謙黃榦往復講學有克齋文集

備遺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

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
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不易固疑於卑近然原
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非高
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卑易也仁者
愛之理而直以愛為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又之
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
外頭走作也

余範

余範字彝孫古田人

備遺

彝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
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
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於內而無所病則心
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
今以志立氣定為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
節也

林學蒙 弟學履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永福人從文公游後卒
業於黃榦之門築龍門庵講學榦為之記陳宓始作
道南書院於延平聘為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

學履字安卿

備遺

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
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之類曰以熹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
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
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
處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

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
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
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
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
有可玩索

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
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
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
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

乘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得如何安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爲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

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是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楊至

楊至字至之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所編有文公語錄二卷

備遺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書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究其所以然而加滌治之功否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甚癉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至之作二圖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
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人道至
教圖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
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爲說於其後大
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
奸慝便及始爲士而終爲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四

陳易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舉慶元
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祭酌古禮鄉閭化之仕
爲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備遺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
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
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

王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
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備遺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
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
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
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綣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
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

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泛然發問者若此
又率然奉答竊恐秪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
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
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
畧然後復以見諭詳其隱當有不待問而决者矣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
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
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

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
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許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說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
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
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
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
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
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
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安頓
處九經三史皆為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
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
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
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
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
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
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
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
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
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
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
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
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
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於神養真胡塗自己之說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蓋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决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做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不知向來相聚亦嘗微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景陽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說似亦未然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水於千仞之谿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凝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備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

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
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
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
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
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
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
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
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
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所論爲學大意自已得之但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

似恐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
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
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
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
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
之麤跡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恐似打得過正好
相切磋也

徐寓　弟容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備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
先讀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却易爲力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
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
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
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孟子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
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

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
亦定靜亦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
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
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
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爲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
莫要含糊

黃顯子

黃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備遺

敬之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包君定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備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存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

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童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廬，為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雅愛林泉，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備遺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棼絲，見其棼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拏，愈亂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

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心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盡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大雅 弟大猷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時從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錄一卷大猷所著有書會通

備遺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

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

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正叔別先生後得一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决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先生云甚好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馮椅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爲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録合二百餘卷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爲宗學諭正色立朝以言

罷歸宋史有傳

備遺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爲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即爲彖繫爻之辭即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爲說卦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椅祖朱氏刋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註并引[illegible]

氏註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嘗爲福建安撫司幹官。

備遺

文公答書曰。祭禮畧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爲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

諸侯釁廟。次諸侯遷廟。次祼獻。次祭義內事。次中霤。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爲之。只此目中祭義及中霤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禘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

祭法祭義及遷廟附此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爲佳。中霤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皆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倣此。

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南升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備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撥起。得惺

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纔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備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决。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

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黙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麤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眞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麤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已者妄相尊奬致得自處太高將

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躐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爲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

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顏 事見二十卷

備遺

先生曰子顏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

楊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爲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汀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宮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循歷所部發擿姦貪官吏重足而立深

入齋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隕涕所著有寒泉語録人稱為澹軒先生

備遺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子直舊嘗去見以道家作館見教他校正闢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覯也要罵孟子不知道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病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窒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為君子喻於利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晁以道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孔碩

陳孔碩字膚仲福州侯官人徙懷安少小即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縣以聰明慈愛稱改贛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壝置社倉民德之累遷知贛州抑強扶弱贛水濱居民堰舟作堆阻平為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卒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韡募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秘閣修撰所著有庸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為北山先生

備遺

先生答膚仲書曰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稍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决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兼
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
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
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
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
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
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
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

土耦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
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
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
狥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
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
省而改之也。

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
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
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
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纔足以

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
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
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末嘉浮僞纖巧。不美尤
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
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
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
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
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
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爲而卒爲

之。本欲爲而終不能爲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
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
不移易。如是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
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柰何。若然
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
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
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
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
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四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

楊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狥左右干請，以重中旨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靖之操，絶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為悅堂先生。

備遺

先生與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讀向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都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真是別。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

何語

無與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端朝

周端朝字子清，溫州永嘉人。族祖行己師事程頤，仲父夫非，爲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爲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久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嘉定中舉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録，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

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官，久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亟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怵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靖，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有田半頃，盡歸其兄，一室蕭然。寶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滕璘 弟珙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四川制司幹官，知嵊縣，僉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所著有溪齋類藁。珙字德章，亦淳熙中進士，筮仕爲旌德簿。真德秀誌璘墓，其畧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請教焉。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

岐路而不知所從。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

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朱
子自爲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
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
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簡呂子約祖儉沈叔晦煥袁
和叔燮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
子於潭溪之上嘗止四句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
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
而非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爲初余承相端禮將以掌
故處公議未决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
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

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謂之以干進
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
侂胄屈復固辭公初爲論語說朱子亦善之因謂爲
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爲憮然自
是不敢輕有論著公既從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
東嘉又從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
畧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
解駁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
佩服焉

備遺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
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
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
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
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
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
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知彼胡
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
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

底改起便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
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
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
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
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
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
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
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
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

天自然勇猛臨事輒盡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
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
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
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
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覸顏淵公明儀
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
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
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

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
存主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
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
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
一好官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
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
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
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
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
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如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
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
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
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
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
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

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
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
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又答曰延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
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
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
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
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
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石䃂

石䃂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臨海䃂年十八舉進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皆驚服哭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䃂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會䃂有親嫌法當兩易䃂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䃂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二年雖貧

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䃂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䃂至即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問者皆動心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

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旁邦之人皆襁糧來就學䃂視故學宮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與比鄰爲讎敵者爲榜以諭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從與齊民齒民干其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爲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辨代民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使者

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舉善聞其賢薦之朝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丙以䃂對奏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爲人外和內剛平居

悃愊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踈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

備遺

晦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又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歛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

大抵講學雖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

王遇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旣而由轉倅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爲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黃榦祭之曰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爲學骫骳熟爛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

挐右攪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
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
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踔厲潜心道閫涵泳從
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羞齒官途焦勞國事致身朝
列㨿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
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
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
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爲
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幹
亦同門多艱棘也懸懸傾念感君德也緘辭寫哀不
知涕淚之橫臆也

備遺

先生曰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
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
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
無補也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群書一
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

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強橫人稱神
明擢知廣州蠲除苛政一道肅然及代積俸錢七千
緡盡以代下戶輸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敷文
閣致仕理宗初立用眞德秀薦召爲屯田郎中初長
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濟爲之語至是御史梁成
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備遺

先生赴漳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
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
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說長
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爲一
說何如先生哂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
所說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
限何消我寫出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
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
不自此探討力行
眞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
楊長孺守長樂罔便公帑之錙銖皆最爲當世所推

鄭昭先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仕爲浦

城簃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率多中景獻太子薨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爲法廟謨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爲事嘗謂人臣能以文王非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非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以爲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豊衍寔似其爲人所著有日湖遺

藁五十卷

備遺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干淳熙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西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畧曰汝愚既貶死海内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故知南昌縣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讒謗思其功而録其後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本意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進奏院復引陳瓘

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皆謂誣蔑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棄順正續稽古録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

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臣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盡職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憸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

備遺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麤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趙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次子也年十六謁朱子於考亭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

宗正寺事改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崇度在郡爲掌偏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叅留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爲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禧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崇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蓉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記聞

林湜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永嘉之平陽紹興庚辰進士淳熙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熙初遷監察御史未幾補外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司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有盤隱類藁十卷葉適爲作墓誌其畧曰故事臺諫官彈劾論諫必相叅察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爲御史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兄愠於衆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獨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

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功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静江府公再論之上龍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詞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始光宗過重華宫踈濶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内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

謂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以孝宗遺留使虜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郤虜議虜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及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不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伺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廢斥而

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譁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效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備遺

晦翁答書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其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

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羅覗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旣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收悉布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熊武子

熊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詩禮於永嘉徐[illegible]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爲太學生時議函韓胄首畀金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卒同舍生抑關力爭之既舉進士歷知處州俯徇民瘼謹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祐中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圖閣再加秘閣

修撰

備遺

真德秀曰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閒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己

高禾

高禾字頴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公端方而重和易以推色夷氣淸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渾茂叔作倅臨漳朱文公時綰郡符公挈子姪門弟子禮平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得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閫廣之人至今頌之

楊士訓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己卯年五十八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尹叔年尚少已爲儕輩所推重戸部郎中王君遇剛

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君醇靜警敏少刻勵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爲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

傅誠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宣撫司幙官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畧曰臣覩自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況今陛下承中興以來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吳陝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動乎古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

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姦雄桀黠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牽制而寛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大將皆有勳勞於國專兵日久士卒號爲某家將軍校號爲某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號令之乎又自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畧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倸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郭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以磊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鄉人余天錫善天錫嘗館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踈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訓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騏驎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奸邪廁迹於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遂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磊卿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時與丞相杜

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磊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偏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榦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使浙東磊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見之事業如此。

朱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熙辛亥年三十九卒贈中散大夫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書

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巳能輒棄去後來稍親師友意其將之既而雖少慵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為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其時還家決當盡捐去他習紛意為巳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托伏惟憐而許之陳同父祭文畧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

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沒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朱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仲子以廕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黃直卿祭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若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追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殽核清酒羞饌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幹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日夕顧我倉庚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饑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詵詵且訓且誨為昏為姻有疑未決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為子而孝為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晞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備遺

文公與呂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

怪望與鐫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千萬勿以形迹為嫌也埜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路中又聞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埜子父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

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撙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

兒子蒙教篤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奬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強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令嗣朝夕渚叔度相與切磋勢不容懶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

矩未如律令文又自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

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戢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為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常恐其溺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倡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淚不能已

朱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黃榦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問學振紀綱求放心為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

官兼權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郕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注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右侍郎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洵

程洵初字國鈫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內弟以特科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錄事參軍初洵以道問學名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爲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術遺

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辭一義之失也

洵少年喜讀蘇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蘇躬行不後二程之語先生痛箴砭之

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

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衆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說

周謨

周謨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謨資強毅果於爲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自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摳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既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謨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爲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

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狥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歿僞禁方嚴謨冒隆寒戴星徒步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閒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黃榦爲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

先生從學徒解散僅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絕如綫獨張徧開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一集迭爲之主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幹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謀之子䜌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自晦庵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爲

季集亦吾父發之恐歿而無傳敢因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晦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爲之銘

備遺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先生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煩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

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舜弼云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先生答書曰所諭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

含宛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洪慶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備遺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爲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四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論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

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怎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曰子餘留此久適蕭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鉗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悞朋友方着力催儹工夫則渠已有行日矣

錢木之

錢木之字子山晉陵人寓永嘉

備遺

問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煇

李煇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備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未喻後有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意正是爲已存者設。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不用切已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說孝弟爲仁之本因甚孝弟便可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却爲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着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也。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克已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已爲刀子而克之則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

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不可混說也江椽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已得之矣更須涵養爲佳耳。

李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燔之從子。

備遺

答繼善書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篤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劉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辨擬爲之賛從學於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謂看語孟荀揚莊老王通諸書公云須看語孟若荀揚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爲書其字曰近仁與黃榦友善舉嘉定四年進士調漢陽縣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名曰琴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饒幹

飩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母呂氏誓志課節以撫幹稍長遣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為守幹夙與治事暇即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備遺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道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

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汩沒了這箇意思雖縣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黃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縣諸之曰以子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脩飭俛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嘆之

備遺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直翁說中庸人莫不飲食章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先生是之

梁琭

梁琭字文叔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

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

琭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為魂陰則為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如來諭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

昔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備遺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作肅書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處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鑿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論頗爲他慮所牽。不待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呂燾 弟煥

呂燾。字德昭。煥。字德遠。南康人。

備遺

燾問三年學不至於穀。是無所爲否。先生曰。然。

煥將娶。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宅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殿中侍御史。請錄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詔皆從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七

方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孤依母家居邵武軍預鄉薦僅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與時必為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興士繇氣貌蕭疏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即之溫溫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利祿貲產絕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疏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瞭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黨或有不如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其所長亦可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異趣也所著有遠庵詩集

備遺

伯謨初枝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之說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己事所係甚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叢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那箇字猶不到使有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熹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

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趣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illegible]然

亦足以遂追今日詩流也。

張彥清

張彥清字叔澄。溍州城人。紹熙初發策。歷光澤縣。台州教授。安吉縣丞。改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六十四。真德秀爲作墓誌。其畧曰。叔澄從子朱子遊。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弟忠信爲本根。絜廉勁特爲質幹。試士三山。時僞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者。頗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强嘗校文於建。公其所取士及爲僚。邵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叔澄太強項。不可收拾。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孟子訓詁四卷。又考國朝典章。著書上之。命曰綱集。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止述成湯之事。周公告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爲有用之學也。

備遺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熹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恭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閒。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

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道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爲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爲主而以甚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

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

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吳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踈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著問答畧

備遺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

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眼明底越當面熱謾他壽昌因論張敬夫呂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來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李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

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何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玆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陰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學與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君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界暁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様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髪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爲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儘麄疏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

與氏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爲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洒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禀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熹昨日見李宗思語及討賊復讐李云此決無可問爲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沬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黃榦之門歷潮陽尉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爲計院出爲成都帥陛辭之初一絕和好一獎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又遭劾罷祁陽之命

備遺

黃直卿曰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令不合而志於古

趙師哲

趙師哲字詠道黄巖人

備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虚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䁞䁞昧昧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

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歳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緑衣黄裏之轉而爲衆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悞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戸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趙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詠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主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編禮書

備遺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禀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說

問於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夫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

宗嫡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
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
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
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
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
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
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
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
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
惡者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

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
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
生曰此說得之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
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
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
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
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
者但吾不以私智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
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

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
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
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
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
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
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自不揜而失於
狂歟先生曰得之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
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
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
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
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
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
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先生
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
意以爲不特言此但纔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
處之意汲汲遂入於隨時狥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
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
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
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趙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彼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衢南
劒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
坐斥翻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母病添
差通判溫州入王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備遺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
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
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
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
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
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
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
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
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
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唯蘇

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
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
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
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
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
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
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
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脚
已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
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

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
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
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
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
過否若鬧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
書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
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
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何
中界見其意也

開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
少亂日多史書不存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
寔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
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
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不免拜累賢者用功亦不
多也

趙師邦

趙師邦字恭父天台人

備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

曰若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
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
問切己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己私難勝曰這箇也不
須苦苦與他爲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
他喚回來便都没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
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
不得已而從官雖有蹈晦靜默勿大近前爲可免於
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

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
則語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黃自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
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
父不願也已發去此差強人意

杜煒

杜煒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
子重子重以致於文公

備遺

車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
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
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
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
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
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
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
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不同則一語之
砭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為舉子業已而曰是不足為能乃刻意於詩既久又曰是不足為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洪而嘆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伯兄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為究悉乃遂棄科舉絶意榮進

備遺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為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可理

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禀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横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喻敬守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静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目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静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禀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

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内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胡安之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備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恐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

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

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没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季文

備遺

楊道夫問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爲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病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昔非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蔡模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沉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嘗衍文公之書爲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

採顧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幷訪以所欲言。

沈僩

沈僩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備遺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熹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

乃鈍底工夫方得。

僩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

今公撳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曾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

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戸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過所與切磨講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

而當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備遺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晝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為足，則無由明矣。

俞壽翁

備遺

先生答壽翁書曰：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于靜曾扣之否，恐意則以為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對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林揆

林揆字一之。

備遺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觳觫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觳觫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甫之惑也。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薄產粜糶至武夷。參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復往會葬。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備遺

王柏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為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近道不遠處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備遺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些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上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

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游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備遺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此詩若過蘇黃。須提撥得他。

龔郯

龔郯字崇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備遺

先生曰。崇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師孟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黃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王瀚 弟治 漢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嚴介。亦嘗從呂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

匹馬就道。略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荊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虜情。嘗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而賑流民。治狀甚著。終朝奉郎。奉祠。嘉定己未卒。弟治字伯禮。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栝。受學于黃榦之門人何基。

備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

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曾興宗

曾興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入等。爲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興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爲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興宗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惝怳。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僞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急趨往弔。心喪三年。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卧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簀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皷。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參用儀禮。非禮勿爲。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菴稿。

備遺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

始格得物。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顧。福州連江人。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生三山林公遴與呂祖謙爲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爲詩若文。輒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

林憲卿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游。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庵。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爲存齋先生。及卒。黃榦誌其墓。

鄭文遹

鄭文遹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怡然自適。聞黃榦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榦稱文遹襟度夷曠。知識闓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界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榦。以喪禮委文遹。乃爲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

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沒。榦以汲引後學爲己任。貽書云。鄉閭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遹所定。以其素行足以勵衆也。文遹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說。曰。荀楊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別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潘植 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閭之善士輒折單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爲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擺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浼己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誚不顧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礱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咏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

備遺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細繹說過先生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文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蓋惟是見得通透方無間斷

葉湜

葉湜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爲泉州惠安丞知州眞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贛州贛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二年卒年五十九德秀誌其墓其略曰子是堅恂有特操介直甚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爲與所不敢爲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爲詩以贈欲其斂鋒鍔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爲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眞公者也其敢違耶覩君於余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爲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備遺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武

林武字景文永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公講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絅且輯平昔所聞爲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

池州秩滿廣州交代不就性孝友冲約父老跬步不離左右既惟憂毀瘠幾不勝喪歲歉出粟賑貧鄉曲賴之

戴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紹興庚戌用閤門宣贊舍人戴勳廕改名林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服除自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黃度辟察幕外舅汪逵援例以已澤改奏俱不就卒後御史王頡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

陳範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爲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獄範察其冤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就爭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再調撫州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遇疾作即日解印還

邵浩

備遺

浩作卷子疏條目爲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下跪數語先生曰熹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彥忠

備遺

彥忠問居常若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周良

周良字貴卿

備遺

良問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

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懥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實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着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陳公直

備遺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朱飛卿

朱飛卿漳州人

備遺

飛卿問本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有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

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若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又問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劉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清之學。舉進士。筮仕爲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備遺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爲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

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無耶。乎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個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游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備遺

先生答季章書曰。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

如此紆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鄉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為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為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道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曾祖道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靜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碍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事進取何足道先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做一場話說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其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蹶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備遺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

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補

林補字退思。溫州永嘉人。仕爲四川分司茶馬幹官。

備遺

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

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

備遺

先生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濶着步去。

堯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

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道今日一說。明日便領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御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有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方誼

方誼字賓王。

備遺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心性情之說。亦已得之。但性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任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淳熙丁未登第。為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潭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備遺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潑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晩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集。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為佳耳。

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困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徐彥章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己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煅。如此。如何得長進。佛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近實。有受用處也。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謙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備遺

先生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

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
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
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
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
州福清縣。清正有經畧。生平慕趙廣漢為人。以鉤鉅
得事情。而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
子弟不貸。頗以嚴急聞。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
趙閻羅。

備遺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備遺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
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
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

文公。公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
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

趙蕃

趙蕃字昌父。玉山人。初以父陽蔭補官。三調皆不赴。
後為太和主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
守爭獄罷。人以為有。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
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
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之
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晉祠官之考
者三十有三年。理宗即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召。不起。
改承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
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時。猶問學於朱熹。既
老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
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厚。加引薦。
蕃竟不受。寧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存。巍然獨存。
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
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
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嘉定二年。秘閣修撰鄭協請
謚文節。

備遺

呂前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都不如他。

胡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

備遺

晦菴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

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

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

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關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悵悵耳往者先未相識近復得其其徒亦有來此者析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

并大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求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辯亦無由有

歸着矣何名爲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疎畧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黄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衰悴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群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望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合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豈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爲甚易而實是也此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用易適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或言季隨才敏曰只敏不濟事須是慤實有志而才敏方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朱之源 弟之潤 之汪

朱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關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備遺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悵然

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數行便爲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

答潭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

禄。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

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本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葉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士調[illegible]漳浦遂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脩

傅脩字子期隱君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脩居父喪衰服游武夷求銘於文公公許云予觀其冠履衰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辭懇愨情甚酸辛爲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文公卒明年且葬脩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聘不及門者脩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任吉州永豐尉未上而歿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爲制司幹官文公在浙東諮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爲常熟令文言額利終邵武軍通判

備遺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諭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究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陳枅

陳枅字自脩福州長樂人父宋霖爲同安令與文公爲僚友枅因從遊

備遺

枅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曰向自家體分上求

問天理真箇難明己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好幾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

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析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禀之偏自若
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
願學而普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
而正行悠帶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奧
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
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
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
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析曰有公意思好但不原處躲欠工夫要如

此過了日月可惜

汪德輔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備遺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先生曰
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
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隉杌危殆不安尸和
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
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

詞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卻欠了思

姜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

備遺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
慈祥長孺資禀粗厲失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長孺正
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
轉挑着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
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柰他何長孺叔

權皆是為酒所使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
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
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為今工
夫須要靜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汪德輔疑
其已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
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
叔權之靜未是至曰固是

劉學雅 字學裘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爲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學求字傳之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爲解說義理之學移知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赴終中散大夫

劉學古

劉學古玶之子屛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爲臨桂縣令弟學博俱從文公游

備遺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若道

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堯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從文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早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備遺

元卿問看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亢宗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約 弟揚遜

包約字詳道揚字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學于陸子靜既而從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說一卷

備遺

先生曰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先生曰詳道資禀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皆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賜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剝落向盡閒居玩味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

耳。

真德秀跋顯道講義云。紹定己丑。屆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方耒 弟禾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千來。禾。皆自教之。家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耒始至。牒諸保聚稾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備遺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

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捨斷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爲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久

備遺

宜久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爲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逕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備遺

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圳處

則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鄭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

備遺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
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卻是讀
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蹴心都不在裏面
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
當深知。

任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備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備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
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
目之後。

閭丘次孟

備遺

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
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卻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
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
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
孟何敢望康節直望之人爾曰公人卻無許多病公
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
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
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元昭

備遺

先生語元昭且要虛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
各以二字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公命
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摧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道佛
老之非又卻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
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鬭勝知道安
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
飯飣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
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爲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麤除去麤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閒道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没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爲所害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黃立之

備遺

立之問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從

過了

黃達子

備遺

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李伯誠

備遺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坊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琁

丘琁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琁遂謝場屋。

備遺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点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饑。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

江元益

備遺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

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林叔和

備遺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葉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鄭仲履

備遺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備遺

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先生教叔雲曰。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備遺

先生與德英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求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有道理。不曾有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有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

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向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爲此。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林仲參

備遺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某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

揣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劉淮

備遺

淮求教。曰。某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虛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責得他。

許敬之

備遺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脈是如何。一向強辯。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劉淳叟

備遺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先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
坐間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時
來相見極口説陸子靜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若子
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説他此亦見
他輕薄處然熹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
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
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熹向年過江
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
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
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陳寅仲

備遺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
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向到那裏覺得
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説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
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
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
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
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戴明伯

備遺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
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人之心之理且逐段看令
分曉道理自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
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谿只要自
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
心讀書

徐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備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
説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
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
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横説直説
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
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
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

孫吉甫

備遺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

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挪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杜斿 弟檜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檜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名粹裒集，凡十卷。

備遺

先生謂叔高曰：學貴適用。

魯可幾

備遺

先生謂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徐子顔

備遺

先生曰：子顔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或問子顔。先生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郭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備遺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為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煞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頹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陳址

陳址字康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以祖正献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税卒年二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爲之誌其壙

程次卿

備遺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先生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都莫思量道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説閑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吳伯英

備遺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

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虚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説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備遺

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白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道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公今知得便拽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説幾句又漸漸走上來如車水相似又滾將去又曰東坡説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説易説甚性命全然惡模様如説書却有好處如説帝王之典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爲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

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禪。禪云。公所看都是字。吾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

李周翰

備遺

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

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家全不相干。

吳奈

吳奈字直翁。

備遺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禀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底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識得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

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士謙

備遺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

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蓋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

林恭甫

備遺

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某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符叙

符叙字舜功。

備遺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初

符初字復仲。

備遺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辨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符國瑞

備遺

先生答書云。辱書具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吳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備遺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

余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是下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曾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永卿

備遺

先生答永卿書云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縕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横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

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黃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收斂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究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為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道理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為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工夫也

曹晉叔

曹晉叔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號泉州人

備遺

先生答樂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喩推所聞以講學閭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邁

備遺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已甚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足爲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侁

備遺

先生答侁書云患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爲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柯翰

柯翰字國材

備遺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爲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爲仁由己此論爲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劉玶

劉玶字平甫

備遺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讐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黃東 弟杲

黃東字仁卿三山人榦之兄也弟杲字仲卿

備遺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

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潤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尚從容活落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示喻食貧之狀深為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凋瘵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備遺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游衍剔太。如此太深。亦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是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此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

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子約復書云。祖儉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有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

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

曹立之

備遺

先生答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掩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項亦云。傅夢泉者楊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旦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備遺

先生答誠之書云。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讐敵。亦何至如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借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

備遺

先生答季和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

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再想日有倫理學校因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
以聖學門庭令士之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
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
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應仁仲

備遺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非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
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
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
嘗不撫卷慨然也

周叔謹

備遺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
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
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正覺不滿
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
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
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毋勸學者亦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
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備遺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
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
知者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
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
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時子雲

備遺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
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
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
剖析義利處反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
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踈孰輕孰重必不得
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
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
言思前筭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
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

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
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俱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
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
也

吳琪 弟琮

吳琪字仲琪琮字仲方仕爲判院

備遺

先生答琪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
發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兼既以乍到疾病公私
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作遂不得竟其

說至今以爲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
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
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
得之若夫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
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
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
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
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
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

立言則或流於偏蔽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
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
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
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執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
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
也琮謂道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
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
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
亦無用曰且說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

也分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
之道心先生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
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
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
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
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
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
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
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
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罅上見得分明

一字都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

是其效也。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王過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備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麤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内有肉肉内有子子内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辦

周明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備遺

明作問事有最難底柰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奥是紛亂時隱是隱奥也全

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道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兜攬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柰何有合當往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或徇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

蔡懇

蔡懇字行夫平陽人

備遺

先生論讀大學懇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

使箸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游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備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近事尊要說和戎却不至如此穿鑿蓋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

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吉州廬陵人。

備遺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為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

業亦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鑚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若以為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芝

陳芝字廷秀。

備遺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

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

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會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備遺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楊長孺誌其墓。

備遺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嚴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備遺

時亨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爲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

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先生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魏椿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備遺

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柰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鍾震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備遺

先生問日閒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為主人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為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一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黃卓

黃卓字先之

備遺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

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
事當治不治。當爲不爲。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
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
一。如何做得工夫。

吳振

備遺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
重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急也。

林至

林至字德久。

備遺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
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
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
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
然不應爲是耶。

李杞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備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杞往見。首問曾作甚
工夫。曰。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
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
尺。曰。大槩以持敬爲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
綱是如此。凡人爲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爲本。孔子
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
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
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
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呂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尚書祉之子。祉居建陽。卒葬邵武。因
家焉。勝己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
號渭川居士。

鄧綱

鄧綱字衛老。將樂人。與其兄邦老同遊朱子之門。嘉
定中。陳宓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
書院。與李燔林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
恕並爲堂長。

備遺

細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細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虛心玩味兼考聖賢爲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之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籠罩將去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

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

備遺

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穆　弟癸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溫行淳學富文贍與弟癸嘗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爲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黃直卿嘗以書薦諸漕使揚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蠡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獎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其兄名壽亦從文公游

備遺

二彭初見先生問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爲科舉所累

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嶢屼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榦師事文公始見之曰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爲贊間與榦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蘇緘祠於其故居文公甚喜之爲縣以清嚴稱

終池州通判。

熊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僞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黄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寘前列。且爲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黄榦李燔。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斌羈旅困沮。年八十。趙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吳柔勝爲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潘時舉白于長。擢爲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第。調臨安軍戸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羣從。嘉定間嘗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脩道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爲天命全體也。所喩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

彭方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爲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以諸賢論薦。除直秘閣知袁州。召除國子司業。還祭酒。除殿中侍御史。淳祐還侍御史。仍兼侍講。除兵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

陳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宓之群從。文公爲同安簿。宇從師之。丞相留正誌宇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北

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儒用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備遺

先生答輔漢卿書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趣向仲秉逐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同此會耳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二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尚平江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為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徳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倹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堂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着詩文名曰月林醜境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呂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槃澗居士

黄幹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仕為四會令

曹彦純都昌人與弟彦約同學于考亭

朱洓興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黄仲本邵武人知南劒州

金去偽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林恪字叔恭台州天台人
孫自修字敬父宣州宣城人
黄謙字德柄光澤人
潘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
湯泳字叔永丹陽人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
吳杲字叔夏徽州人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
葉任道即味道之弟
輔萬即廣之弟
劉貢字炳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字持志永嘉人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檮字子應宜春人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
陳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陳祖永字慶長會稽人

張彥先字志遠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劉玶建陽人子翔之子文公之甥
魏恪字元作文公之甥
薛康潤字彥禮古田人
魏應仲元履之子
傅定字敬子婺州人
劉黻廬陵人
蒲長夫福州人
饒克明邵武人

林子蒙湖南人
吳唐卿南安人
朱魯叔仙遊人
王春卿建安人
林仁寔永福人
程深父古田人
趙子明開封人
劉子禮建州人
劉叔通建州人
蕭佐南昌人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滋
朱沅字叔元
俞潔己字季清
脩覯字尚賓
吳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黃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道遙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僴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順

劉子晉
劉定夫
黃壽昌
虞洪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陳公在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十四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備遺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密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箒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録去試一觀之或不為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吳生書云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

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筒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實録

遺文三十八卷。

備遺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侂胄蘇師旦。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方僞學之禁。預草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大遜如優小遜如僞等語。文公沒。伯壽適知建寧。又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慮懇款。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治其在我。以俟敵之釁。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何說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百子。滾滾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既極。有力者始推而輓之。則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墨致高位。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既不白於當世。獨其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取於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晦翁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爲汗下。此不知其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擇紘爲監察御史。紘未遇時。嘗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明。汝愚初抵罪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多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美官。紘遂以槀授之。繼祖

論蓋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
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從紘太常少卿使草
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
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二
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屛跡自
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
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幸其
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
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二百
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

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
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
紘言也自是學禁益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
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紘詞不當而罷未幾學
禁漸弛紘亦廢棄死

備遺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嚬蹙云趙丞相謫命出自
胡紘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紘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
記得文字莆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很愎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終　乙丑臘月二日閱訖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宋端儀撰薛應旂重修端儀字孔時莆田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此編仿伊洛淵源錄之例首列李侗胡憲劉子翬劉勉之四人以溯師承之所自次載朱子始末次及同時友人張栻以下七人次則備列考亭門人自黃榦以下二百九十三人其二十三卷則門人之無記述文字者但列其名凡八十八人末卷則考亭叛徒趙師雍傅伯壽胡紘等三人亦用伊洛淵源錄載邢恕例也史稱端儀慨建文朝忠臣湮沒乃搜輯遺書爲革除錄建文忠臣之有錄自端儀始然其書今未見即此書原本亦未見世所行者惟應旂重修之本應旂作宋元通鑑於道學宗派多所紀錄此書蓋猶是意然應旂初學於王守仁講陸氏之學晚乃研窮洛閩之旨兼取朱子故目錄後有云兩先生實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反遂以陸九淵兄弟三人列考亭淵源錄中名實未免乖舛也